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二一册目次

西漢會要七十卷目錄二卷 （宋）徐天麟撰 宋嘉定建寧郡齋刻元明遞修本 ○○一

東漢會要四十卷 （宋）徐天麟撰 宋寶慶二年建寧郡齋刻本（卷三十六至四十配清鈔本） 三三五

西漢會要七十卷目錄二卷

（宋）徐天麟撰

宋嘉定建寧郡齋刻元明遞修本

西漢會要七十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宋徐天麟撰。天麟字仲祥、臨江人。開禧元年進士。調撫州教授。歷武學博士、通判惠潭二州、權知英德府。事蹟附見宋史徐夢莘傳。傳稱天麟爲通直郎得之之子、夢莘之從子。晁公武讀書志則稱爲夢莘之子。考樓鑰攻媿集有西漢會要序、曰徐思叔爲左氏國紀、其兄祕閣商老爲北盟錄。已而思叔之子孟堅著漢官考。次子仲祥、又作漢會要。商老夢莘之字、思叔得之之字也。然則史不誤而晁氏誤矣。其書仿唐會要之體、取漢書所載制度典章見於紀志表傳者、以類相從、分門編載。其無可隸者、亦依蘇冕舊例、以雜錄附之。凡分十有五門、共三百六十七事。嘉定四年、具表進之於朝、有旨付尚書省藏之祕閣。班固書最稱博贍、於一代禮樂刑政、悉綜括其大端。而理密文繁、驟難得其體要。天麟爲之區分別白、經緯本末、一一犁然。其詮次極爲精審。惟所採祗據本史、故於漢制之見於他書者、概不採掇。未免失之於隘。又如輿服門中於司馬相如揚雄諸賦、鋪張揚厲之語、一概摘入、殊非事實、亦爲有乖義例。然其貫串詳洽、實未有能過之者。昔人稱顏師古爲漢書功臣、若天麟者、固亦無媿斯目矣。

西漢會要序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

臣聞興一代之治者必有憑藉扶持之法傳
信者必有會粹總括之書仰惟
國家
稽古右文
歷世一軌聖經賢史均務討論凡帝王心傳於[illegible]之
旨修身體道之要
聖性高明固已
融會於
精神念慮之表至於本數末度宏綱懿事大關於治
道細極於彌文莫不
蒐羅掎摭以備參攷所以
賡
帝學之緝熙
監舊章之粹駁而
集治功於大成者也自
建隆初司空平章事王溥因唐蘇冕崔鉉會要增爲
百卷以
獻
太祖皇帝詔藏史閣溥又採梁開平至周顯德事爲
五代會要亦

獻之治
仁宗皇帝在御始
詔史臣王洙章得象等修纂
國朝會要自
建隆迄于
慶曆爲書百五十卷
熙寧以後設官置局繼續修纂
英規茂矩罔不登載藏之金鐀副在有司真足以
貽萬世之典則
張
聖世之
宏休矣竊惟三代而下言治者必首漢唐今唐有會
要而漢獨未備臣謂闕典臣究心班史垂二十年嘗
觀漢接殷周而興承秦滅籍之餘先王制作漫不可
見高皇帝以寬仁英武統一函夏干戈甫定疇賢東
能協濟康功或次律令或申軍法或定章程或制禮
儀或造新語以至王同姓封功臣彬彬然有三代之
遺意當時號爲規摹弘遠其後惠帝蠲苛法文帝除
肉刑武帝表章六經改正易服昭[illegible]而降藩飾愈備
皆所以昭一王之丕式垂百世之令猷然紀傳表志
第存史法而典章沿革本末雖見是用不量謂溥輒
倣唐及

國朝會要彪分盼析輯成西漢會要七十卷專以班
固漢書本文編次其或典史記互有發明間取一二
以附益之其餘如荀悅漢紀范曄後漢書與夫漢官
儀漢舊儀漢官解詁漢官典儀三輔黃圖之類雖合
採用止附注於班史本文之下井井繩繩不錯不紊
窮以歲月顛末粗備於是西都一代之制燦如日星
與唐之制度紀綱皆得媲
聖朝高文大冊同垂不朽誠非小補噫文獻不足證
而夏商之禮幾於無考太平之書存而成周之法度
可舉而行遡流尋源循末推本則由西都之制可以
求三代禮樂之遺因漢唐之粗可以彰
聖朝文物之盛斯亦
列聖垂摹之本意也故序所爲作之意以冠於篇首
庶其有補於
聖治之萬一爾 臣 天麟 謹序

漢高帝即位之明年尊太公為太上皇越
四年令郡國立太上皇廟終漢之世止稱
太上皇高帝有天下而祖廟不立博士諸
生無能言者其他庶事草創何足怪也司
馬遷作史記具載帝王世系至高帝紀言
太公而不言其名言劉媼而不言其氏班
固從而因之劉氏世系無傳焉固實為漢
史而大事率略如此漢家制度豈能廣記
備言耶徐君仲祥甲科名士采漢故事彙聚
成書目曰西漢會要漢禮樂庶事大略可
睹視遷固二史有功多矣余少不揆嘗論
次漢事補漢百官兵志及續食貨志蔵之
篋笥不知何人持去至今往来于心也仲祥
更因是書稍加潤色成一家言庶幾漢事
得失有所是正二書並行益善矣仲祥既上
其書于 朝大參樓公為之序屬余書其
後顧余何敢而仲祥請益勤姑以平生所懷附
諸卷末云嘉定四年嘉平日永嘉戴溪書

誠聞徐氏西漢會要久矣玆序 奏院公
貽書以其介弟總幹所傳錄經
進別本俾刊于郡齋誠固所願見所能傳
者曰得孰後其間舉宏撮要丕見旁引可
謂用心勞苦一開卷則漢二百年規摹制
度森羅在目自非專門問學相承好古博
雅源深流遠實事求是真積力久安能臻
此然書史傳錄之或誤則鐫工摹刻之必
差一字失其本畫一語從其全文則未免
有害於義理於是訪求正史之善本校對
之果有如前之差誤者既加是正而後命
之鋟梓庶不孤所序昔班氏父子採前史
遺事傍貫異聞續太初以後之書其文瞻
而事詳世稱為良史
本朝公是公非二先生是正兩漢所謂三
劉漢書與所著東漢刊誤漢官儀並傳于
世今 奏院公父子姪兄弟一門儒業
之盛先是有漢官考鋟行廣右其視二班
三劉一家之學可謂有功於漢史俱深矣
今本既盡善學者能考一代之制從而追
復先秦而上三代之文則是書之傳豈曰
小補之哉嘉定乙亥春臣野李誠書

進西漢會要表

臣天麟言
聖統紹隆千載上承於炎運彙章棄集百篇具列於
弘摹祇貢辰猷仰塵
乙覽臣天麟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百王制作幾
蕩於秦灰蠹蝕之餘三代典刑僅見於漢室龍興之
後綿蕝起於高祖初基之日苛禁寬於惠皇甫定之
年雖孝文謙遜而禮樂未遑迨世宗顯設而文章益
煥以至蠲除肉辟肇甘變古之名改定曆元復啓建
寅之統皆所以示與王之丕矩垂奕葉之令猷然表
志雖具而綱要弗明紀傳並列而制度無考匪加裒
次莫備討論是用遵唐臣會稡之遺規體
國朝纂續之本意上緜帝系下迄番夷編摩雖祖於
舊文區別蓋從於今例非特便容臺之斟酌庶幾廣
帝學之緝熙恭惟
皇帝陛下天縱聰明
日新淵懿
有堯舜之性而不倦於兢業
兼禹湯之智而不忘於就將
燕閒之樂寓在簡編損益之宜證諸文獻三五六經
之奧旨固皆自得於
心傳一十二帝之彌文或可參稽於治具臣受材謭

薄際
世休明早知讀於父書粗服勤於史學晚分條目坐
閱歲時竭心力以忘疲綜本末而大備謂食芹之可
獻亟抱璞以直前蓋所期折衷於
聖人奚必俟將來之君子集班史之文而爲類竊畢
宗直之用心條漢家之事而請行願效魏相之報
上臣無任瞻
天望
聖澈切屛營之至所有新編西漢會要柒拾卷目録
貳卷共肆拾冊謹隨表上
進以
聞臣天麟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嘉定肆年玖月拾壹日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表

録白省劄
秘書省狀嘉定肆年拾貳月拾陸日準都省送下從
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徐天麟劄子竊惟三代而下
言治者必曰漢唐七制三宗之治固已炳煥青史至
於典章法度散在紀傳學者每病本末難見自國初
儒臣編類唐會要獻之
藝祖皇帝而唐之制度紀綱粲然易考惟是漢接商
周而興一代彝章號爲近古而獨未有類書頗爲闕
典天麟不量謭薄編成西漢會要柒拾卷目録貳卷
已於玖月拾壹日具表投
進貳部共捌拾冊内壹部乞降付
太子宮壹部乞降付尚書省今已兩月未蒙付出重
念天麟平生勤瘁窮蹙垂三十年凋疲心志僅成此書西
都文物頗爲詳備上可以廣
聖學之緝熙下可以備禮官之考討其於治道不爲
無補天麟所進止本見蒙
留中今別寫到壹部計壹拾冊見在欲望
朝廷取索令來寫到壹本送秘書省看詳施行庶幾
天麟半世編摩之工不爲徒勞後批送秘書省看詳
申尚書省又於拾貳月貳拾貳日準都省送下徐天
麟上表繳
進西漢會要肆拾冊乞降付史館事後批送秘書省

一就省詳申尚書省本省照得所
進文字亦是一書今看詳到徐天麟所
進西漢會要勤於史學總輯有功伏乞
朝廷指揮施行本省元承都省批下徐天麟貳狀繳
連在前并發下西漢會要貳部隨狀繳納見到伏乞
照會施行申聞事乃連西漢會要壹本并副本貳部
共伍拾冊正月貳拾捌日奉
聖旨依奉付秘書省
右劄付秘書省
嘉定伍年貳月參日
押 押

西漢會要目錄上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第一卷
帝系一
帝號
第二卷
帝系二
太皇太后 皇太后 皇后
第三卷
帝系三
皇太子上
第四卷
帝系四
皇太子下 雜錄 皇子
第五卷
帝系五
諸侯王 王子侯
宗室
第六卷
帝系六
公主 王主 和蕃公主
內職 出宮人

第七卷
禮一 吉禮
禮
第八卷
禮二 吉禮
封禪
第九卷
禮三 吉禮
親郊 親祠后土
第十卷
禮四 吉禮
郊議

第十一卷
禮五 吉禮
祖宗配侑 總天神
山川 臘蜡
籍田 親蠶 社稷
明堂
第十二卷
禮六 吉禮
宗廟 原廟
郡國廟

第十三卷
禮七 吉禮
廟議
第十四卷
禮八 吉禮
廟祭 游衣冠 禘祫
祠孔子 禱旱
雜祭祀 幣玉
牲牢 車輅
祭服 受釐
巫祝 尊寶鼎

西漢會要目錄上

第十五卷
禮九 嘉禮
朝會 諸侯朝覲
上尊號 上壽
冊立皇子
第十六卷
禮十 嘉禮
行幸
第十七卷
禮十一 嘉禮
詔令章奏 冠禮

婚禮　鄉射
賜酺　賜姓氏更姓氏
禁踰侈

第十八卷
禮十二 賓禮
封先代後 先賢後附　先代冢墓
禮十三 軍禮
親征　勞軍
田獵　兵祭

第十九卷
禮十四 凶禮
山陵　寢園

第二十卷
禮十五 凶禮
服制　喪葬
恤死事

第二十一卷
樂上
樂舞

第二十二卷
樂下
樂章　角抵

第二十三卷
輿服上
天子車旗 皇后太子附　先驅
奉車　參乘
鑾駕　廐馬
百官車　雜錄

第二十四卷
輿服下
天子冠服 皇后太子附　百官冠服
臣庶衣服　璽
羣臣璽綬 附　符節
關傳

第二十五卷
學校上
大學　辟雍
郡國學　圖書上

第二十六卷
學校下
圖書下 求書附　講論經義 教授附
國史　賜書 [illegible]
黜百家

第二十七卷

運曆上
五運 正朔 服色　曆
改元
第二十八卷
運曆下
天文　權量
時令
第二十九卷
祥異上
符瑞　日食
日月變異　星孛 星隕

亡冰　雷
霜雹　總天變
第三十卷
祥異下
地震　山崩
石鳴　石立
隕石　火災 錢飛
旱　蝗螟
人妖　鳥獸之妖
草木之妖　雞禍蟲異
占驗

西漢會要目錄下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第三十一卷
職官一
上公 四輔師友附
太師　太傅
太保　四輔 師友
三公
丞相　太尉
御史大夫
九卿 列卿附

太常 博士　光祿勳 大夫 郎 謁者 期門 羽林 僕射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以上九卿　執金吾
將作大匠　典屬國
水衡都尉
第三十二卷
職官二
宦官
詹事　長信詹事

大長秋　太子大傅少傅
軍官
大將軍　驃騎將軍
車騎將軍　左右前後將軍
列將軍　護軍都尉
司隷校尉　城門校尉
八校尉　西域都護
戊巳校尉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第三十三卷
職官三
三輔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郡國
諸侯王國　部刺史
郡守　郡掾
都尉　郡國均輸鹽鐵官
列郡置官　縣令長
掾史
第三十四卷
職官四

封建
封功臣　封外戚
封丞相　遣列侯之國
繼絶世　王四夷君長
侯降者　封方士
婦人爵邑　封建雜録
第三十五卷
職官五
加官　爵
舊爵　封君（因重封）
武功爵　賜爵
鬻爵
第三十六卷
職官六
特進　領尚書事
平尚書事　領他官
兼官　行
守　假
宿衞　待詔
上計
第三十七卷
職官七

秩祿　增秩
俸吏祿　班序
蠻夷叙位
第三十八卷
職官八
使外國　行水灾疏民
舉察觀風　興寃獄
雜遣使　奉使矯制上
第三十九卷
職官九
奉使矯制下 矯制附　考課
官稱
第四十卷
職官十
集議一
第四十一卷
職官十一
集議下
第四十二卷
職官十二
告寧 休沐　奉朝請 朝覲等
久任　恩賜

致仕　圖功臣
第四十三卷
職官十三
改官名　省官
戒飭官吏　戒貪吏
策免大臣
第四十四卷
選舉上
賢良方正 茂材異等　博士弟子
試學童　射策
明經　明法
治劇　異科
辟召名士
第四十五卷
選舉下
舉孝廉 孝廉　孝弟力田
任子　貲
郎官　方伎
郡吏　上書
從軍　選舉雜錄
第四十六卷
民政一

戶口 圖引

第四十七卷

民政二

傳籍 更役

銷役 迭役 晉以後

復除

第四十八卷

民政三

置三老 國學 尊高年 賜粟帛

賜孝弟力田錢帛 賜爵 恤鰥寡孤獨 賜粟帛

恤流民

第四十九卷

民政四

徙豪傑 奴婢

治豪猾

第五十卷

食貨一

墾田數 限民名田

代田 假民公田 省苑囿

勸農桑

第五十一卷

食貨二

水利 田租

賜民租賦 算賦

口賦 更賦

戶賦 軍賦

第五十二卷

食貨三

算貲 算車船

算緡錢 租六畜

雜稅 給獻費

以貲爲賦 募民入粟

榷酤 鹽鐵

第五十三卷

食貨四

錢幣 錢禁

白金皮幣

第五十四卷

食貨五

大司農錢 少府禁錢

水衡錢 均輸平準

漕運 倉庾

常平倉

第五十五卷

食貨六

荒政　振貸

釋逋貸

第五十六卷

兵一

南北軍　衛將軍軍

車騎將軍屯兵　右將軍屯兵

期門羽林　衛士

中尉兵　城門兵

司隸校尉兵　八校

佽飛射士　輯濯士

胡越騎　羌騎

材官　輕車騎士

樓船　屬國騎

屯田卒

第五十七卷

兵二

教閱　繇戍

調發（羽檄　虎符）　選募（勇敢　佽飛　奔命　募士）

發謫徒（七科謫　惡少年　亡命　贅壻）　行伍部校

壁壘　京師兵器

郡國兵器　兵器雜錄

第五十八卷

兵三

兵占　軍功

軍法

第五十九卷

兵四

屯田　馬政

第六十卷

備邊

兵五

歸降　捕盜

第六十一卷

刑法一

刑制　律令

第六十二卷

刑法二

讞疑　議貴

矜老弱　贖罪

恤刑　女刑

第六十三卷

刑法三

大赦　赦徙

別赦　赦宥雜錄
獄　斷獄數

第六十四卷
方域一
都邑　郡國沿革
廢郡

第六十五卷
方域二
論形勢　宮
殿　室 堂壇
館　闕
臺觀　樓閣
苑囿　池籞
道路　諸門 城門附
官寺

第六十六卷
方域三
官苑雜錄　街市
鄉里　關
城塞　傳置
亭障　斥候
郵

第六十七卷
方域四
黃河

第六十八卷
蕃夷上
匈奴

第六十九卷
蕃夷中
西南夷　南粵
閩粵　朝鮮

第七十卷
蕃夷下
西域

西漢會要目錄下

西漢會要卷第一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

帝系一

帝號

豐公大上皇父也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范氏爲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大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大上皇高帝父大公也漢六年夏五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大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大公未有號今上尊大公曰大上皇十年秋七月大上皇崩葬萬年

大祖高皇帝諱邦(之字曰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母曰劉媼)(後追尊曰昭靈后)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及壯試吏爲泗上亭長秦二世元年立爲沛公漢元年立爲漢王五年二月甲午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大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帝紀十二年)諡(諡法無以高功為時之名)

孝惠皇帝諱盈(之字曰滿)高祖大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爲漢王二年立爲大子五年爲皇大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即皇帝位明年改元七年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九月辛丑葬安陵(惠紀六年)(高后二十四)諡(孝子…)

丞相相國 ……
太尉 盧綰 周勃
御史大夫 周苛 周昌 趙堯
相國 蕭何 曹參
右丞相 王陵
左丞相 陳平

太尉 闕焉
御史大夫 趙堯
高皇后呂氏諱雉之字娥姁曰父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
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
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呂媼怒
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
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
高祖生孝惠帝魯元公主高帝五年尊王后曰皇后
惠帝即位尊為皇大后大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
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大子惠帝崩大
子立為皇帝年幼大后臨朝稱制四年少帝自知非

皇后子出怨言皇大后幽之永巷五月丙辰立常山
王弘為皇帝八年七月辛巳皇大后崩于未央宮既
誅諸呂大臣相與陰謀以為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
非孝惠子復共誅之著紀八年
大傅 王陵 審食其
右丞相 陳平
左丞相 審食其
御史大夫 任敖 曹窋 張蒼
大宗孝文皇帝諱恒之字曰常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
一年立為代王十七年秋高后崩張晏曰代王之十七年也大臣
迎代王入代邸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陳平等再拜
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當奉宗廟
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西鄉
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奉天子璽符再拜上
代王遂即天子位後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
宮乙巳葬霸陵著紀二十三年壽四十六孝景元年中尉嘉等奏
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大宗之廟制曰可
謚慈惠愛民曰文
改元 前十六年 後七年
丞相 陳平 周勃 灌嬰 張蒼 申屠嘉
大尉 灌嬰
御史大夫 張蒼 圍 馮敬 申屠嘉 陶青

孝景皇帝諱啓之字曰開文帝大子也母曰竇皇后文帝元年
正月立為皇大子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即皇帝
位後三年正月甲子帝崩于未央宮二月癸酉葬陽
陵著紀十六年壽四十八謚布義行剛曰景
改元 前七年 中六年 後三年
丞相 申屠嘉 陶青 周亞夫 劉舍 衛綰
大尉 周亞夫
御史大夫 陶青 晁錯 介 劉舍 衛綰 直不疑
世宗孝武皇帝諱徹之字曰通景帝中子也母曰王美人年四
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為皇大子十六歲後三年正月
景帝崩甲子太子即皇帝位後元二年二月丁卯帝

崩于五柞宮三月丁卯葬茂陵晉紀五十四年壽七十孝宣本
始二年詔尊孝武廟爲世宗廟 謚威武
年號 建元六年 元光六年 元朔六年 元狩六年 元鼎六年 元封六年 太初四年 天漢四年 太始四年 征和四年 後元二年
丞相 竇嬰 許昌 田蚡 薛澤 公孫弘 李蔡 嚴青翟 趙周 石慶 公孫賀 劉屈氂 田千秋
太尉 田蚡
大司馬 衛青 霍去病 霍光
御史大夫 牛抵 趙綰 嚴青翟 韓安國 張歐 公孫弘 番係 李蔡 張湯 石慶 卜式 兒寬 延廣 王卿 杜周 暴勝之 商丘成 桑弘羊

孝昭皇帝諱弗之字曰不 武帝少子也母曰趙倢伃 武帝後元
二年二月立爲皇太子年八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
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戊
辰太子即皇帝位元鳳四年帝加元服元平元年夏
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六月壬申葬平陵晉紀十三年壽二十一
謚 聖聞周達曰昭
年號 始元六年 元鳳六年 元平一年
丞相 田千秋 王訢 楊敞 蔡義
大司馬 霍光
御史大夫 桑弘羊 王訢 楊敞 蔡義 田廣明
中宗孝宣皇帝諱詢之字曰謀 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
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

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
遇害曾孫雖在襁褓猶坐收繫郡邸獄邴吉爲廷尉
監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
宗正元平元年四月昭帝崩毋嗣大將軍霍光請皇
后召昌邑王六月王受皇帝璽綬癸巳光奏王賀淫
亂請廢太后詔曰可光奏議曰孝武帝曾孫病已潛郎
名也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奏可宗
正德至曾孫尚冠里舍洗沐賜御府衣太僕以軨獵
車奉迎曾孫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
已而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元康元年詔更諱詢
黃龍元年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晉紀二十五年壽四
二十初元元年正月辛丑葬杜陵平帝元始四年尊孝

宣廟爲中宗 謚 聖善周聞曰宣
年號 本始四年 地節四年 元康四年 神爵四年 五鳳四年 甘露四年 黃龍一年
丞相 蔡義 韋賢 魏相 丙吉 黃霸 于定國
大司馬 霍光 史高 張安世 霍禹 韓增 許延壽
御史大夫 田廣明 于定國 魏相 丙吉 蕭望之 黃霸 杜延年
高宗孝元皇帝諱奭之字曰盛 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許皇后 宣
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黃
龍元年十二月宣帝崩癸巳太子即皇帝位竟寧元
年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秋七日丙戌葬渭陵
晉紀十六年壽四十三 平帝元始四年尊爲高宗廟 謚 行義說民曰元

年號 初元五年 永光五年 建昭五年 竟寧一年
丞相 于定國 韋元成 匡衡
大司馬 史高 王接 許嘉 王鳳
御史大夫 陳萬年 鄭弘 貢禹 匡衡 薛廣德 韋元成
孝成皇帝諱驁（之字）元帝大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大
子宮生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
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為大子竟寧元年五
月元帝崩六月己未大子即皇帝位綏和二年三月
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四月己卯葬延陵（著紀二十六年壽四十五）
謚（安民立政曰成）
年號 建始四年 河平四年 陽朔四年 鴻嘉四年 永始四年 元延四年 綏和二年
丞相 匡衡 王商 張禹 薛宣 翟方進 孔光
大司馬 許嘉 師丹 王鳳 王音 王商 王根 王莽
御史大夫 張譚 薛宣 尹忠 王駿 張忠 翟方進 王音 孔光 于永 何武
大司空 何武 師丹
孝哀皇帝諱欣（之字）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也（母曰丁姬）
年三歲嗣立為王元延五年立為皇大子綏和二年
三月成帝崩四月丙午大子即皇帝位元壽二年六
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秋九月壬寅葬義陵（著紀六年壽二十六）
謚（恭仁短折曰哀）
年號 建平四年 元壽二年

大傅 孔光
丞相 孔光 朱博 平當 孔光
大司徒 馬宮
大司馬 傅喜 王莽 丁明 [illegible] 傅晏 韋賞 董賢
大司空 朱博 彭宣 王崇
御史大夫 朱博 孔光 趙玄 何武 平當 彭宣 王嘉 王崇 賈延
孝平皇帝諱衎（之字）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母曰衛姬）
年三歲嗣立為王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大皇大后
遣車騎將軍王舜大鴻臚左咸使持節迎中山王九
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帝年九歲大皇大后臨朝
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於莽元始二年更名
（平帝本名箕子今更名衎）告祠高廟五年十二月丙午帝崩于未
央宮（漢注云帝春秋益壯以母衛大后故怨不悅莽自知益疏篡殺之謀由是生矣到臘日置藥酒
中弒帝）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
禮斂加元服奏可葬康陵（著紀五年壽十有四）謚（布綱治紀曰平）
年號 元始五年
大師 孔光
大傅 王莽
大保 王舜
大司徒 馬宮 平晏
大司空 王崇 甄豐
西漢會要卷第一

西漢會要卷第二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帝系二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

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外戚傳）

昭靈后高祖母媼也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大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産高祖高祖即位追尊母媼為昭靈夫人（漢儀注云高祖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呂后七年尊曰昭靈后（以本紀修）

高祖呂皇后（見帝紀）

高祖薄姬生文帝年八歲立為代王出從子之代為代太后文帝即位尊太后為皇太后孝景即位尊為太皇太后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外戚傳及本紀修下同）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呂太后崩廢處北宮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誤置籍代伍中代王獨幸竇姬生景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為太子竇姬為皇后景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取以為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為皇后無子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母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奪金氏納太子宮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兆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會薄皇后廢立王夫人為皇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為皇太后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嫖竇太后女也）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元光五年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後數年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祓霸上還過平陽主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主因奏送入宮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皇后立七年而男立為太子衛后立三十八年巫蠱事起皇后自殺宣帝立乃改葬謚曰思后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

孝武趙倢伃昭帝母也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

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
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進爲倢伃居
鉤弋宮大有寵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
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廼命其所生
門曰堯母門倢伃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因葬
雲陽後上疾病乃立鉤弋子爲皇太子明日帝崩昭
帝即位追尊倢伃爲皇太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受武帝遺詔輔少主昭帝初
立年八歲桀子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因帝姊鄂邑蓋
長公主內安女後宮爲倢伃月餘遂立爲皇后年甫
六歲後桀安謀廢立事發覺宗族既滅皇后以年少

不與謀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
后年十四五云昌邑王即位尊爲皇太后宣帝即位
爲太皇太后凡立四十七年卒年五十二建昭二年
合葬平陵
宣帝祖母戾后本衛太子史良娣也巫蠱事起遇害
宣帝即位追尊曰戾后
宣帝母悼后本史皇孫王夫人也名翁須生宣帝數
月衛太子敗家人子皆坐誅宣帝即位追尊母王夫
人謚曰悼后與祖母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坐論爲鬼薪時宣帝
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寺居廣漢有女平君

原缺

園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王莽之姑也五鳳中獻入掖庭
宣帝選送太子宮生成帝字太孫宣帝崩太子即位
是爲元帝立太孫爲太子以母王妃爲倢伃後三日
立爲皇后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尊皇后爲皇太
后哀帝即位爲太皇太后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
莽爲大司馬共立中山王是爲平帝平帝年九歲常
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踐祚居攝太后力不
能禁及莽即位更命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年八十
四建國五年崩合葬渭陵
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少爲上官太后才人自元
帝爲太子得進幸元帝即位立爲倢伃生定陶恭王

更號昭儀元帝崩傅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恭
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姬太后躬自養視成帝無
繼嗣遂立定陶王爲太子哀帝即位尊定陶恭王爲
恭皇帝傅太后爲恭皇太后歲餘尊爲帝太太后
丁姬爲帝太后後又更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稱永
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
信宮成帝趙后爲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
元壽二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云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
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

以配皇太子成帝即位立爲皇后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后姊爲媚道祝詛事發覺許后坐廢處昭臺宮後九年賜藥自殺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號曰飛燕成帝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倢伃許后廢乃立倢伃爲皇后弟爲昭儀姊弟顓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成帝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昭儀自殺哀帝立尊趙皇后爲皇太后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徙居北宮後月餘廢爲庶人是日自殺

哀帝母丁太后定陶恭王姬也哀帝即位前恭王爲恭哀皇帝丁姬爲恭皇后後又更爲帝太后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令起陵恭皇之園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奏與丁傅罪惡貶傅太后號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又奏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葬又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

孝哀傅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爲定陶王時傅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爲漢太子傅氏女爲妃哀帝即位爲皇后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廢爲庶人自殺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不得已而許之明年遣大司徒宮等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后立歲餘平帝崩莽立子嬰尊皇后爲皇太后莽即真以嬰爲定安公改皇太后爲定安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漢兵誅莽自投火中而死

雜錄

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百官表

成帝即位匡衡上疏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匡衡傳

自上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杜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

有正淑之行則繼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
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
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
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
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
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
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
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
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
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以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
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
憂鳳白之大后大后以爲故事無有欽復重言詩云
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
常怠忽可不謹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
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之端
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禍
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
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
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
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
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
往古則典刑無考求之今則吉凶同卒搖動之則民

心惑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
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
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
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爲漢家建無
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遴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
事而已 杜欽傳
河平元年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詔公卿百僚陳
過失無有所諱光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
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后專
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
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服御
輿駕所發諸官府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
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疏自陳以爲時世異制長
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
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
使妾摇手不得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
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誠不可行唯
陛下省察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
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
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
其萌牙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唯陛下深察焉上
於是采谷永劉向所言災異咎驗皆在後宮之意以

報之且曰吏拘於灋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灋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大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爲右垂則列妾使有灋焉外戚傳

永始元年帝欲立趙倢伃爲皇后先下詔封倢伃父臨爲列侯劉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端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劉輔傳

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爲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尊傅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師丹傳

三宮王嘉傳貢獻三宮師古曰三宮天子大后皇后也

兩宮 五行志兩宮親將師古曰謂太元 家王氏皇后家趙氏故云親屬

東宮 劉向傳依東宮之尊師 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

中宮 哀紀食邑如中宮師 古曰中宮皇后之宮

東朝 灌夫傳東朝廷辯之如 淳曰東朝太后朝也

永信宮中安宮長信宮 傳昭儀皇太太后稱永信宮 帝太后稱中安宮成帝母太 皇太后稱 長信宮

椒房 車千秋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 后所居也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

青蒲 史丹傳頓首伏青蒲 非皇后不得至此

西漢會要卷第二

西漢會要卷第三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帝系三

皇太子

漢二年六月立太子赦罪人 高紀

五年漢王即皇帝位太子曰皇太子 高紀

惠帝即位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 高后紀

孝文元年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慊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有天下者莫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大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為其

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淳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 本紀

孝景四年立皇子榮爲皇太子 本紀

七年正月廢皇太子榮爲臨江王四月丁巳立皇子徹爲皇太子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 本紀

孝武元狩元年夏四月丁卯立皇太子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民爲父後者一級 本紀

征和二年七月按道侯韓說使者江充等掘蠱太子宮壬午太子與皇后謀斬充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死者數萬人庚寅太子亡皇后自殺八月辛亥太子自殺于湖 本紀

武帝末戾太子敗燕王旦廣陵王胥行驕嫚後元二年二月上疾病遂立昭帝爲太子年八歲明日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 昭紀

孝宣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大赦天下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二千石爵右庶長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一級 本紀

五鳳元年正月皇太子冠皇太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大夫人八十匹夫人六十匹又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 本紀

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爲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愼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爲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竟寧元年五月元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 成紀

成帝綏和元年二月癸丑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恨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王欣於朕爲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 紀

孝哀皇帝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也母曰丁姬年三歲嗣立爲王長好文辭法律元延四年入朝盡從傅相中尉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上怪

上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韤係解成帝由此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時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上所幸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軍曲陽侯王根昭儀及根見上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為嗣成帝亦自美其材為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明年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召定陶王立為皇太子謝曰臣幸得繼父守藩為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陛下

聖德寬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後月餘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恭王祀所以獎厲太子專為後之誼 哀紀

雜錄上

高帝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

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為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

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上雖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良疾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謹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傅太子

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大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
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大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
事叔孫大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大子上陽許之猶欲
易之及宴置酒大子侍四人者從大子年皆八十有
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
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
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
而亡匿今聞大子仁孝恭敬愛士莫不延頸願爲大
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大子四人爲
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
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眞迺主矣[illegible]

叔孫通爲大子大傅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大子通
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大子立奚齊晉國亂
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
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大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
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師古曰啗作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
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
吾特戲耳通曰大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
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
從大子入見上遂無易大子志矣叔孫通傳
高帝欲廢大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大子大臣固爭
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

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
可陛下欲廢大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
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大子幾廢
[illegible]
錯文學遷爲大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
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
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
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
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
四者臣竊爲皇大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大子亡
以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

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
大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
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大
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
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
今世者以賜皇大子因時使大子陳明於前唯陛下
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大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大
子大子家號曰智囊晁錯傳
文帝時賈誼上書曰古之王者大子迺生固舉以禮
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
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

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大公爲太師保保其身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衞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大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及大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大子有此具也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漢賈誼傳

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張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 張釋之傳

西漢文紀卷第三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　天麟　上進

帝系四

皇太子下 雜錄下

孝景前三年梁孝王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明年漢立太子前七年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 文三王傳

景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得以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亦薄其官 竇嬰傳

武帝春秋二十九迺得皇子枚皋與東方朔作皇大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受詔所爲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 枚皋傳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禖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恐上晏駕後爲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爲左右皆爲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爲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迺斬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遂部賓客爲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

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
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
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
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
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己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
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
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
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
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
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
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
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
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
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
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
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
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
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
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
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
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臧匿泉

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
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
不得脫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
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鬬
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下詔曰蓋行
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爲邗侯張富昌爲題侯
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
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家
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爲
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
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戾太子傅
宣帝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疏廣爲少
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
子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敬敏而有辭
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奏觴上壽辭
理閑雅上甚驩說頃之拜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特
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
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
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
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
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
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

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
朝廷以爲榮 疏廣傳
太子既壯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
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爲罪而誅
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
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
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
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爲
吾子而王母張倢伃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
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背焉 元紀
張倢伃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倢伃爲
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更選後宮無子而
謹重者乃立長陵王倢伃以爲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
希御見唯倢伃最幸子淮陽憲王欽壯大好經書法律
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數嗟歎憲王
曰眞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倢伃與憲王然用太子
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
子蚤失母故弗忍也久之上以韋玄成遜侯兄經明
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
王輔以推遜之臣由是太子遂安 淮陽王傳
元帝即位史丹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
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
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
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
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
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
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
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
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
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
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
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旣至前不哀上大恨曰
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
謂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
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
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
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
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
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
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
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
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
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

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
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
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
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
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
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卻頓首曰
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浸加恐不得
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
遂爲嗣矣 史丹傳
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
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
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
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
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
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可爲嗣者方
進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
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褒博皆如方進
根議孔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
親弟也以尚書般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
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
遂立爲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 孔光傳
皇子

太上皇四男高祖兄伯蚤卒追封武哀侯高后六年
追封武哀王次兄仲名喜初封宜信侯漢六年立爲
代王匈奴攻代仲棄國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爲合
陽侯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自有傳 以上高紀及楚元王傳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
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
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 高五王傳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皇帝梁孝王武諸姬生
代孝王參梁懷王揖 文三王傳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粟姬生臨江
閔王榮河閒獻王德臨江哀王閼程姬生魯共王餘
江都易王非膠西于王端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
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
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 景十三王傳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倢伃生孝昭帝
王夫人生齊懷王閎李姬生燕剌王旦廣陵厲王胥
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 武五子傳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倢伃生淮陽憲
王欽衛倢伃生楚孝王囂公孫倢伃生東平思王宇
戎倢伃生中山哀王竟 宣元六王傳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共
王康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宣元六王傳

雜錄

五宗司馬遷亦作五宗世家師古曰景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一宗故云五宗也

西漢會要卷第四

西漢會要卷第五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

帝系五

諸矦王

漢興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功臣矦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爲長沙諸矦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矦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吕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矦也然諸矦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折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矦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

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
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
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
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
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
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
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
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
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
漢諸侯王厥角䭫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
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諸侯王表

雜錄

諸侯王金璽盭綬掌治其國 百官表
高帝王子弟大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 文紀
悼惠之王齊最爲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
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塡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
史大夫羣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爲置丞相自吳
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其後諸
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高五王贊
高皇帝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支葉扶疏異姓不
得間也 燕剌王傳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

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
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諸王雖名
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
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
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
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
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
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
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
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
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
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 臣天[illegible]按地字
合作他傳寫之誤 地誤字合屬上句 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
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
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
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
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
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
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 賈誼傳
景帝即位鼂錯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削其支郡

諸侯讙譁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爲名丞相劾奏錯當要斬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見上曰吳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鼂錯傳

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百官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冤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絫欷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喣漂山聚蟁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蚊䖟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眯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中山靖王傳

元狩六年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初作誥武紀

王子侯

主父偃說武帝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主父偃傳

武帝元朔二年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本紀

大哉聖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至于孝武以諸侯王疆土過制或替差失軌而子弟為匹夫輕重不相准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王子表

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盛衰終始豈非命哉元始之際王莽擅朝偽襃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旋踵亦絕悲夫表下

孝平元始元年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為列侯平紀

宗室

高祖七年置宗正官以序九族本紀又百官表云宗正秦官

孝惠內修親親本贊

文帝詔曰諸侯王宗室昆弟功臣多賢及有德者本紀

四年復諸劉有屬籍者家士所與本紀

孝景三年楚元王子藝等與濞等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本紀

孝武元光元年復七國宗室前絕屬者本紀

後元二年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本紀

武帝時劉辟彊以宗室不宜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迺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楚元王傳

孝昭始元二年以宗室毋在位者舉茂材劉辟彊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本紀

元鳳二年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賜宗室子錢人二十萬本紀

四年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賜列侯宗室金帛牛酒各有差本紀

孝宣地節元年六月詔曰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本紀

地節四年劉德以宗正關內侯行謹重為宗室率封陽城侯恩澤侯表

成帝時劉向上封事言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事數不兩大王氏與劉

氏且不並立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母授以政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 劉向傳

建始二年罷博望苑以賜宗室朝請者 本紀

哀帝即位賜宗室王子有屬者馬各一駟 本紀

平帝元始元年詔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其爲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 本紀 師古曰宗室爲吏者皆令舉廉各從本秩而依廉吏遷之爲佐史者則補四百石

四年二月賜宗室有屬籍者爵自五大夫以上各有差 本紀

五年正月祫祭明堂宗室子九百人召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詔曰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睦九族舜厚敘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惟宗室子皆大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其爲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爲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冤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四 本紀

高皇帝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 燕剌王傳

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 景十三王贊

劉德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 傳

肺附 中山靖王勝傳 又劉向傳　同姓末屬 劉向

宗室遺老 上　河間王良宗室儀表 哀紀

宗英 敘傳

元狩五年詔獻侯受坐爲宗正聽請不具宗室耐爲司寇 侯表

西漢會要卷第五

西漢會要卷第六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徐　天麟　上進

帝系六

公主　王主

公主 高紀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

太上皇女

昭哀后 高帝姊初封宣夫人呂后七年尊曰昭哀后

高祖一女

魯元公主 [illegible]

文帝二女

館陶長公主 竇后[illegible]文帝[illegible]館陶長公主[illegible]見竇后傳

景帝三女

公主 [illegible]太子[illegible]

平陽公主 王皇后長女本陽信長公主也為平陽侯曹時所尚故稱平陽公主[illegible]衛青傳

南宮公主 王皇后次女

隆慮公主 王皇后少女 並[illegible]

武帝五女

鄂邑蓋長公主 昭帝姊[illegible]燕刺王傳云蓋[illegible]鄂邑[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不敢[illegible]主[illegible]

夷安公主 隆慮主子昭平君尚之 見東方朔傳

衛長公主 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長主衛[illegible]帝以妻樂大 見郊祀志

諸邑公主 [illegible]志征和二年巫蠱事[illegible]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下獄死

陽石公主 見上又武紀征和二年 公主皆衛皇后女

宣帝二女

館陶公主 華倢伃女名施 于定國子永尚

敬武公主 張臨尚臨死元帝令薛宣尚後王莽白太后賜藥死 見宣傳

元帝三女

平都公主 傅昭儀女

平陽公主 衛倢伃女見中山衛姬傳

潁邑公主 杜業尚

王主 本紀建始[illegible]張晏曰王主王之女也[illegible]主婚故曰王主

雜錄

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宗正 百官表

主傅 東方朔傳[illegible]

中府 東方朔傳館陶公主中府 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

孝惠二年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為太后 本紀

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沒入官 江充傳

衛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

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既貴
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
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
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
之廼詔青尚平陽公主衛青霍去病傳
王吉曰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
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王吉傳
夏侯嬰曾孫頗尚平陽公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
故滕公子孫更為孫氏夏侯嬰傳
博成侯張建坐尚陽邑公主與婢姦主旁數醉罵主
免昭宣功臣表

和蕃公主

高帝罷平城歸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
數苦北邊上患之以問婁敬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
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
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為子壻死
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
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
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遣長
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
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使
敬往結和親約婁敬傳

孝惠三年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本紀
匈奴老上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
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匈奴傳
孝景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單于本紀
孝武元封中烏孫昆莫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為
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納聘然後遣女烏孫
以馬千匹聘漢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
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
盛昆莫以為右夫人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尚公主公
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從其國俗岑陬遂妻公主
生一女少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
主妻岑陬西域傳

宣帝元康二年烏孫昆彌上書欲以漢外孫元貴靡
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
贏各千匹上遣使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
右大將軍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
延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
餘人舍上林學烏孫言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
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未出塞聞烏孫昆
彌翁歸靡死天子徵還少主西域傳
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
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

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
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從送公
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
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燉煌郡惠至烏孫責以
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
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
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
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
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
從其議召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
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之蕭望之傳
甘露三年楚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
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
京師時年且七十賜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
公主西域傳
元帝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自言願壻
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
單于驩喜號寧胡閼氏生一男呼韓邪死株
絫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爲須卜居次小女
爲當于居次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見匈奴傳

內職

漢興因秦之稱號妻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
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倢伃娙娥傛華充
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
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
倢伃視上卿比列侯
娙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
傛華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
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
八子視千石比中更
充依視千石比左更
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
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
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
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
五官視三百石
順常視二百石
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已上凡十四等
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已上外戚傳
諸姬許姬高王字又文紀姬上切淳門姆衆妾之處扇漢官儀曰姊妾數千外戚傳六記古姻戚夫人師古曰姬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多美姬是也
長御戾太子傳長御倚華趙皇后傳宮長李南漢官老云長御即宮長也
材人翼奉傳未央建章甘泉材人各以百數藝文志未央材人師古曰材人天子內官

待詔掖庭 元帝紀學丁待詔掖庭王檣為閼氏應劭曰郡國獻女未御見須命於掖庭故曰待詔

中宮史 許皇后傳曾立

學事史 許皇后傳曾宮

大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 外戚傳

大子中人 李敢女為太子中人

皇孫妻稱夫人 史皇孫王夫人

皇孫妾無位號皆稱家人子 外戚傳

雜錄

元帝既重傅倢伃及馮倢伃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為王上尚在未得稱大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倢伃上昭其儀尊之

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 外戚傳

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謹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匡衡傳

孝成趙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 趙后傳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谷永對曰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

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歟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謹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

魯威脅於齊女社稷以傾滅脩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 谷永傳

其夏復令方正對策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 谷永傳

杜欽對策曰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 杜欽傳

哀帝召董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 董賢傳

五官已下葬司馬門外 外戚傳

出宮人

呂太后時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 竇皇后傳

孝文十二年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 本紀

後七年遺詔歸夫人以下及少使 本紀

孝景後三年遺詔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 本紀

元帝初即位年歲不登諫大夫貢禹奏言古者宮女不過九人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數百誠可哀憐也天子納善其忠 本傳

成帝永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 本紀張晏曰宮人無子乃出嫁也

哀帝即位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 本紀

平帝崩太后詔出媵妾皆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事 本紀

西漢會要卷六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

禮一

吉禮

秦滅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委質爲臣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死陳涉起匹夫驅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儒林傳）

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厭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野外（如淳曰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illegible]）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illegible]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illegible]）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illegible]不欲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九年高帝徙通爲太子太傅孝惠即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奉常（[illegible]）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illegible]）

文帝時賈誼以爲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

襟緣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迺草具其
儀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又志
誼傳云誼乃草具其儀
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
賈誼言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
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
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
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
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
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
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
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
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
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
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
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
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
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
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
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
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
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
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

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
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
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
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
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
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
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
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
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
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
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

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
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
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
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
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
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
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
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
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
所幾幸而群臣眾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

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
揖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夫
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
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曰禮云禮云者
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
不自知也 賈誼傳
武帝即位進用英儁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會
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
策言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善治者
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化則可以善治而災
害日去福祿日來矣時上方征討四夷不暇留意禮
文之事 志
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
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
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
大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 本紀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
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
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
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
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
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

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武帝紀贊
宣帝時琅邪王吉爲諫大夫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
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
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
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
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詐偽萌
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
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
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不納其言吉以病去至成帝
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
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
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
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
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
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
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管弦
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
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
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
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
師有詩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

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謚及王莽為宰衡欲燿眾庶遂興辟廱因以篡位海內畔之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改定京師于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迺營立明堂辟廱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廱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如為山未成一匱止吾止也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寖以不章 志

司徒掾班彪曰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 韋元成贊

西漢會要卷第七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禮二 吉禮

封禪

孝文十五年用新垣平言既郊見渭陽五帝於是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明年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 郊祀志

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 郊祀志

元狩元年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奇木博謀羣臣終軍對曰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 終軍傳

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忠往 師古曰使者姓名也 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其辭曰伊上古之初肇自顥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威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黃帝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審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厖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繈保而崇冠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甫登大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猋逝邇陿游原迥闊泳末首惡鬱沒闇昧昭晰昆蟲闓懌回首面內然后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于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譓諸夏樂貢

原缺

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
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
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
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
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
上大說迺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
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
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
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
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
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

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
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
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迺斷斬非鬼
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
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
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
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
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迺上去
餘小臣不得上迺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
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
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

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
帝議欲放古巡守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
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
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兒寬寬對曰陛下躬
發聖德統楫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
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
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為封
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祗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
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
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
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

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
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兒寬傳
元封元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然後封禪迺
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
涼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以
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
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
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
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
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
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迺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

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
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
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
辯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祠
器視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
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於是上黜偃霸而盡
罷諸儒弗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
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
迺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戶凡
三百封崇高為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上因東
上泰山泰山草木未生迺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
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
者以萬數迺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
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
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
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
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
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閒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四
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
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
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
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

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
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
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閒一茅三
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
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
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
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封元年又曰古者
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
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
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
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迺遂去並
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迺至
甘泉周萬八千里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
有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
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又本紀云春正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
中嶽獲駮麃見夏后啟母石翌日親登崇高御史乘
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
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
之奉邑名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與行遂東游海上
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曰朕以眇

西漢會要卷第九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

禮三 吉禮

親郊

孝文親郊二

幸雍始郊見五帝 十五年四月

郊祀五帝于渭陽 十六年四月

孝景親郊一

幸雍郊五時 中六年十月

孝武親郊十一

幸雍祠五時八 元光二年十月 元狩元年十月 二年十月 元鼎四年十月 五年十月 元封二年十月 四年十月 太始四年十二月

幸甘泉郊泰時三 元封五年四月 太初元年正月 後元元年正月

孝宣親郊六

幸雍祠五時一 五鳳二年三月

幸甘泉郊泰時五 神爵元年正月 五鳳元年正月 甘露元年正月 三年正月 黃龍元年正月

孝元親郊八

幸雍祠五時三 初元五年三月 永光四年三月 建昭元年三月

幸甘泉郊泰時五 初元二年正月 四年正月 永光元年正月 五年正月 建昭二年正月

孝成親郊九

幸雍祠五時四 永始二年十一月 元延元年三月 三年三月 綏和元年三月

幸甘泉郊泰時四 永始四年正月 元延二年正月 四年正月 綏和二年正月

郊祀長安南北郊一 建始二年正月南郊三月北郊

孝平親郊一

郊祀高祖以配天 元始五年春 [illegible]

雜錄

漢王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廼待我而具五也廼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孝文帝十四年以歲比登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疋駕被具 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於民朕幾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朕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

廟同宇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
如雍五畤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
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
祠若光煇然屬天焉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
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明年平使人持玉
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
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
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
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
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
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自是後
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
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武帝時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
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
大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
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
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
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
復有上書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
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皐山山君用牛武

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
而祠泰一於忌泰一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
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
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
風符應合于天也
元鼎中上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
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明年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
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亳忌泰
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
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
殺一犛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
下四方地為餟食群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
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洎
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
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
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
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
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
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
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
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
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一畤壇以明應令太

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壹郊見

宣帝元康四年下詔曰朕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齊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齋祠之禮頗作詩歌（並郊祀志）

孝武祠后土五

親祠后土（北郊一祠）

幸河東祠后土（元封四年三月 六年三月 太初元年十二月 二年三月 天漢元年三月）

孝宣祠后土二

幸河東祠后土（神爵元年三月 五鳳元年三月）

孝元祠后土三（郊祀志云十八祠后土之祠今紀初元所書止有其三）

幸河東祠后土（初元四年三月 建昭二年三月 永光五年三月）

孝成祠后土五

祀后土于長安北郊（建始二年三月）

幸河東祠后土四（永始四年三月 元延二年三月 元延四年三月 綏和二年一月）

武帝元鼎四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荅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郊祀志）

成帝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一作三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言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墜之祠五徙焉（郊祀志莽議）莽又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畤奏可（並郊祀志）

雜錄

元延二年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嶽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揚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揚雄傳）

西漢會要卷第九

從事郎新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禮四 古禮

郊議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陜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殊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于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從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為禮記曰燔柴於大壇祭天也瘞薶於大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大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從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太蔟

瘞咸池以埃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槀稭其器陶匏皆
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
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
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
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
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畤
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
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
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
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
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
寶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
都官耐罪囚徒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
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
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
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
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
逐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
荊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
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皋山山君武夷夏后啟
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罘
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徑路黃帝

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
七十餘人皆歸家明年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
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
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林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
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寶
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
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
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而始納貢
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
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
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
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
祀營泰畤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
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
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
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
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
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
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
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後成
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
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

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燎禋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畤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毆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三月甲子震雷災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證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答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生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憙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哀帝即位寢疾博延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後三年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畤起北畤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迺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二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

其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誼一也天墜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墜配一體之誼也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元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晦以事天墜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尞瘞薶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尞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墜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墜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墜祇皆出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閒天墜之祠五徙焉郊祀志

西漢會要卷第十

西漢會要卷第十一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禮五 吉禮

祖宗配侑

孝文十六年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大祖高皇帝配 郊祀志王莽議

孝武元鼎五年立泰一祠於甘泉亦以高祖配 同上

元封四年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 服虔曰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劉攽曰按王莽議文帝已用高祖配矣何謂未乎

孝平元始四年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本紀

元始五年安漢公莽奏言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墬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 郊祀志

郊天神

高帝初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 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 常以歲時祠以牛 郊祀志 臣瓚按漢志云言祀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

孝武作泰一祠壇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 郊祀志

元封三年夏旱甘令天下尊祠靈星焉 郊祀志上

孝宣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 郊祀志上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已奏復長安南北郊又言書曰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墬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墬后祇兆曰廣畤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墬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畤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墬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勾芒畤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

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以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皥白靈蓐收時及大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郊祀志）

山川

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大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郊祀志）

孝文十二年詔河湫漢水玉各加二（同上）

十五年脩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本紀）

孝武建元元年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脩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本紀）

元封元年上登封泰山用事八神八神者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陽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郊祀志）

孝宣神爵元年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以四瀆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灊山於灊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河於臨晉江於江都淮於平氏濟於臨邑界中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又祠太室山於即墨三户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之罘山於腄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郊祀志）

高禖

武帝年二十九廼得太子甚喜為立禖使東方朔枚皋為禖祝（武五子傳）

臘蜡

高祖十年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本紀　漢舊儀云十二月歲以戌日祠皆大序）

孝武太初二年祠門户比臘（本紀　師古曰冬至後臘祭百神）

嚴延年母欲從延年臘（本傳　注云建丑之月為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

藉田　親蠶

文帝二年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本紀　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

與籍之嘗也臣瓚曰藉謂蹈藉也

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民樂其所矣於是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 食貨志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本紀

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

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 本紀

武帝制曰朕親耕藉田以爲農先 董仲舒傳

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鉅定 本紀 應劭曰齊國縣也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己亥上耕于鉤盾弄田 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藉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爲戲弄也臣瓚曰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宮中師古曰弄田謂宴之田天子所戲弄耳非爲昭帝年幼創有此名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 本紀

雜録

大司農屬官有藉田令丞 百官表

繭館 元后傳黄宮閣疏云上林苑有繭館蓋蠶繭之所也

成帝建始四年谷永對曰皇后桑蠶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廟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以章不鄉 嚮讀曰 宜齋戒避寢以深自責 五行志

社稷

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 郊祀志

漢二年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 本紀 又郊祀志云令縣爲公社

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 郊祀志

武帝立子閎爲齊王策曰受茲青社立子旦爲燕王策曰受茲玄社立子胥爲廣陵王策曰受茲赤社褚

先生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黄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黄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 史記三王世家

平帝元始三年王莽言帝王建立社稷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禮記

曰維祭宗廟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所謂太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世祖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也）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郊祀志又按平帝紀曰立官稷於官社之後是爲一處今更創置建於別所不相害也）

雜録

欒布為燕相燕齊之閒皆為立社號曰欒公社（本傳）

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昭帝時應劭曰社大社王之木也）

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吏伐斷之其夜槐復立其故處（五行志）

明堂

文帝時賈山言願以夏歲二月定明堂（本傳）

武帝建元元年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魯申公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以本紀及郊祀志修）

趙綰王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責上上因廢明堂事（申公傳）

元封元年登封泰山降坐明堂（李奇曰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乃作明堂耳）

元封二年作明堂于泰山下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大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畢燎堂下而上（以上郊祀志及封禪書）

大初元年行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於明堂後每修封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郊祀志）

天漢三年三月行幸泰山祀明堂因受計還（本紀）

大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本紀）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宗祀孝文以配上帝二月王莽奏立明堂（本紀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圜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八窗法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帝謂五帝太昊之屬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商曰陽館）

周日明堂

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召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 羲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廱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皆封爲列侯 本紀 按功臣表平晏劉歆孔永孫遷使治明堂辟雍得曠絕之後各千戶

西漢會要卷第十一

西漢會要卷第十二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禮六 吉禮

宗廟

太上皇廟 三輔黃圖云在長安城中香室街南馮翊府北 關輔記云在酒池北

孝元永光五年毀 建昭五年復

竟寧元年五月毀 孝成河平元年復世世奉祠

高廟 三輔黃圖高祖廟在長安城中西北故城中 漢舊儀云高廟中地六頃三十畝四步祠日立九旗堂下撞千石鐘十枚聲聞百里

孝惠尊高廟爲太祖廟 韋元成傳

孝景元年中尉嘉等奏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天子宜世世獻制曰可 紀

孝惠廟 三輔黃圖云惠帝廟在高廟後

元帝永光五年毀 竟寧元年三月復

五月毀

孝文廟 三輔黃圖云文帝廟在長安城南

四年作顧成廟 本紀應劭曰文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故曰顧成

孝景元年申屠嘉等奏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 紀

孝景廟 西京故事景帝廟號德陽

中四年三月起德陽宮 本紀注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

元帝竟寧元年毀

孝武廟 文紀注武帝廟號龍淵三輔黃圖龍淵廟在茂陵東

元光三年起龍淵宮 本紀

宣帝本始二年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天子世世獻 本紀

哀帝即位孔光與羣臣雜議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劉歆議曰孝宣皇帝既以為世宗之廟建立萬世不宜毀上覽其議制曰歆議可 韋元成傳

孝昭廟 文紀注云昭帝廟號徘徊

悼皇考廟

宣帝元康元年立皇考廟 本紀

成帝永光五年定迭毀禮韋元成奏皇考廟親未盡不宜毀至平帝元始中王莽奏皇考廟本不當立請毀勿修奏可 韋元成傳

孝宣廟 文紀注云宣帝廟號樂游三輔黃圖云在杜陵西北

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宣廟為中宗天子世世獻祭 本紀

孝元廟 文紀注云元帝廟號長壽

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元廟為高宗天子世世獻祭 本紀

孝成廟 三輔黃圖云成帝廟號陽池

共皇帝廟

哀帝建平二年立共皇廟于京師 本紀

平帝即位罷廢共皇廟 師丹傳

孝哀廟

孝平廟

京師自高祖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 韋元成傳

孝景元年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耆欲不受獻罪人不帑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 本紀

宣帝初即位欲襃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

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甌駱兩越東定薉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大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襃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有九皆立廟如高祖大宗焉（夏侯勝傳）

哀帝已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褒猶言師丹議獨曰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寖不合上意建平二年遂立共皇廟于京師平帝即位王莽白太后頗廢共皇廟諸治議泠褒段猶等皆徙合浦（師丹傳）

雜錄

奉常掌宗廟禮儀景帝更名太常（百官表）

惠帝即位徙叔孫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叔孫通傳）

高后時患臣下妄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以無繼嗣又復擅議宗廟之令（韋玄成傳起天鳳之員重建迭毀之議乃在元帝時除此）

（[illegible]）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謝曰法如是足矣今盜宗廟

譬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
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大后言之乃許廷尉當
是張釋之傳
內史府居大上廟堧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南
出鑿廟堧垣丞相大怒爲奏請誅錯景帝曰此非廟
垣廼堧中垣不致於法晁錯傳
臨江王榮坐侵大宗廟地召詣中尉自殺景帝中二年
元鼎二年任越人坐爲大常廟酒酸不敬國除表
大初三年石德坐爲大常廟牲瘦贖論表
後元元年御史大夫商丘成坐爲詹事侍祠孝文廟
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鬱鬱大不敬自殺表

二年魏不害坐爲大常孝文廟風發瓦免表
始元六年江德坐爲大常廟郎夜飲失火免表
甘露元年魏弘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削爵一
級恩澤侯表
四月丙申大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服五日本紀
丙顯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奪爵一級恩澤侯表
韋弘爲大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
賢以弘當爲後故勑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竟坐宗
廟事繫獄韋元成傳
宣帝時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敺旄頭劍挺墮墜
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

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大
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
夜元服入廟居郎閒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
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
梁丘賀傳
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霍光傳師古曰
羔菟鼃所以供祭也
韋元成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
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
關內侯本傳
高廟僕射王莽傳上哀章持金匱至高廟以付僕射

原廟

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閒往數蹕煩民作復道方築
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
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
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
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
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叔孫通傳臣天麟按漢舊儀云原廟
一歲十二祠閏加一祠月游衣冠以廟親食之日
元帝罷原廟未詳年月
建昭五年復原廟本紀

郡國廟

高祖十年令諸侯王皆立大上皇廟于國都 本紀

孝惠即位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本紀

孝景即位詔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大宗之廟 本紀

孝武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遼東 五行志

孝宣本始二年令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 本紀

四年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上以宗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 本紀

元帝初元二年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大上皇廟殿壁木飾 本紀

凡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 韋元成傳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

永光四年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本紀并見廟議

西漢會要卷第十二

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木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哀帝從之迺更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以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朱博傳

哀帝元壽二年五月正三公官分職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為大司馬丞相孔光為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為大司空正司直司隸造司寇職事未定帝崩本紀

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

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群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遜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

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元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爲大祖孝文皇帝爲大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大祖廟寢園皆無復脩奏可議者又以爲淸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淸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淸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明年元成復

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大后孝昭大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元成薨匡衡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

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乃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愼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謚

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大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

帝之意迺敢不聽即以令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
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
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
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
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
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
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
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
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
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
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
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
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
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
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
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
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體
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
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
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
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
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

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
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
復擅議宗廟之命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
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
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
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
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
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
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
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
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
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
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
狁至于大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
伐獫狁荊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
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
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
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
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
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
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

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

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

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大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爲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

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失禮意矣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縣臣愚以爲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爲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爲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爲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爲縣奏可韋元成傳

元帝時韋元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平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乎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大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上納其言下詔復大上皇寢廟園平當傳

西漢會要卷第十三

西漢會要卷第十四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禮八 吉禮

廟祭

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大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月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飧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大后衛思后戾大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韋玄成傳）

叔孫通言於惠帝曰古者有春嘗菓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取櫻桃獻宗廟諸菓獻由此興（叔孫通傳）

高廟酎孝惠廟酎孝文廟酎（景紀注云酎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

孝景元年令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本紀）

孝武元鼎五年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本紀漢儀注云八月飲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黃金也不如法者奪爵）

宗廟羔菟葅蓋（晉灼代傳丞相捕擾宗廟羔菟注云羔菟葅所以供宗廟也）

孝宣地節四年襄陵侯聖坐酎金斤八兩少四兩免（表）

五鳳四年朝侯固城坐酎金少四兩免（表）

鄗侯騎勝然不齋耐為隸臣（表）

衣冠出游

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叔孫通傳師古曰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月一游之（漢制則然）

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大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月一游衣冠（韋玄成傳）

叔孫通言於惠帝願陛下作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叔孫通傳）

元帝時議者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韋玄成傳）

禘祫

孝平元始五年正月祫祭明堂（張晏曰禮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祫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人徵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本紀臣天麟按漢舊儀云宗廟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以十月五年一禘諸王列侯皆會助禘祭）

祠孔子

高祖十二年行過魯以大牢祠孔子 本紀
孔霸以初元元年爲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
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
焉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 師古曰福霸長子也霸前從長安名籍于長安今還其子名籍于魯
奉夫子祀 孔光傳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奉其祀追
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本紀

禱旱

武帝元封二年旱延禱萬里沙 郊祀志
三年夏旱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 同上
昭帝始元六年夏旱大雩不得舉火 李奇曰抑陽助陰也
董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
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
得所欲 本傳

雜祭祀

高祖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
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
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
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
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
秦二世皇帝也各有時日 郊祀志
武帝時求神君舍之上林蹏氏館神君者長陵女子
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 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古謂之娣姒關中俗呼爲先後吳楚俗呼爲妯娌 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
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上即位則厚禮
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
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人
主方 如淳曰主人方藥也 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
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
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
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
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
老人少君延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從其大
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曰
此器齊威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威公
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祠
竈則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
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可見之以
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
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
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
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久之少
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也使黃錘史寬舒受其
方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師古曰游水姓也發根名也）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瘉彊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瘉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曰大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共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畫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憙其事秘世莫知也

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効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嫚故衰耗廼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

帝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名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親禮祠上黃犢焉後至泰山修封東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鄭氏曰延年上謂迎年者）又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云其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之迹爲解天子猶羈縻不絕幾遇其真

許所興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它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它祠皆如故

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爲立祠又以方士言爲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卽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之罘山於腄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京師近縣鄠

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僊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襃使持節而求之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秘之方令尚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詔皆罷

成帝建始二年匡衡張譚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

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
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
皆罷能祀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荊
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
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皐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
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罘成
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徑路黃帝天
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
十餘人皆歸家 郊祀志

哀帝即位寢疾博延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者
盡復前世所常興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
千祠云 郊祀志

平帝元始元年禁淫祀 本紀

牲幣玉

文帝十三年詔廣諸祀壇場珪幣 本紀

十四年河湫漢水玉各加二 郊祀志

武帝郊見泰一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 同上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

天漢三年幸北地祠常山瘞元玉 同上

牲牢

高祖祠豐枌榆社以羊彘

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

十年有司請令縣祠稷以羊彘

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
祇以大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
併祠五帝而共一牲

文帝立長門五帝壇祠以五牢

武帝祠泰一日一太牢七日

解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
馬泰一皐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
一牛郊雍獲一角獸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

元鼎四年祠后土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

五年郊泰畤泰畤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
屬殺一犛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
其下四方地爲腏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
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
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

大初二年有司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迺令
祠官進畤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寓馬代駒云及
諸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獨行過親祠迺
用駒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復長安南北郊莽又頗改其
祭禮曰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
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

元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畮以事天地山川先古

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瘞薶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於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 郊祀志

水衡都尉爲宗廟取牲官 漢舊儀

欒布子賁坐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欒布傳 按功臣表云坐犧牲不如令免

蕭何之後嗣侯壽成坐爲太常犧牲瘦免 功臣表 蕭何傳 百官表云坐犧牲不如令

石德坐廟牲瘦贖論 表

車輅

文帝十四年詔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畤畦畤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 郊祀志

祭服

文帝郊見五帝祠衣皆上赤 郊祀志

武帝祠后土祠衣皆上黃 郊祀志 如淳曰尚黃者土之色也

泰一祝宰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上同

受釐

文帝受釐坐宣室 賈誼傳 應劭曰釐祭餘肉也 師古曰釐福也受神之福也

巫祝

太常屬官有太祝令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爲祠

祀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曰廟祀 百官表

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 郊祀志

文帝十三年詔曰秘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郊祀志

十四年詔曰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本紀

寶鼎

文帝後元年新垣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 郊祀志

武帝元鼎四年夏六月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至中山晏溫有黃雲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之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年豐廡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

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鬺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祜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廼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視宗禰廟臧於帝庭以合明應

制曰可 上同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弘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廼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 吾丘壽王傳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爲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斄公劉發迹於豳大王建國於郊梁文武興於酆鎬由此言之則郊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于宮廟也昔寶鼎之出於汾脽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蒙豐年今穀嗛未報鼎焉爲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臧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脽上非舊臧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 郊祀志

西漢會要卷十四

西漢會要卷第十五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禮九 嘉禮

朝會

漢七年長樂宫成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職漢書作戟）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叔孫通傳）

九年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應劭曰卮飲酒禮器也受四升）起為太上皇壽（史記高本紀）

中朝（劉輔傳孟康曰中朝内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以下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

法坐（梅福傳師古曰法坐正坐也謂朝之處猶言法宮法駕也）

東朝（灌夫傳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

文帝時申屠嘉入朝鄧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申屠嘉傳）

武帝元狩中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賈捐漢書）

哀帝詔罷樂府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邡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縵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皆可罷（禮樂志）

諸侯朝覲

高祖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本紀）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荊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本紀）

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本紀）

漢之儀注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史記五宗世）

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

王侯朝賀以蒼璧（食貨志）

武帝爲皮幣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食貨志）

宣帝神爵元年詔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本紀）

諸侯正月朝覲天子觀以禮樂饗醴乃歸（匡衡傳）

成帝河平三年楚王囂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本傳）

哀帝對成帝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哀帝紀）

吳王濞使人爲秋請（本傳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自行使人代已發請禮也）

重侯擔坐不使人爲秋請免（王子侯表）

建成侯拾坐使行人奉璧薦皮賀元年十月不會免（王子侯表）

上尊號

漢五年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爲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高紀）

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高紀

群臣迎代王至代邸上議曰丞相臣平大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頃王后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弗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 文紀

上壽

高帝令叔孫通起朝儀會長樂宮成群臣朝十月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畢盡伏置法酒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 詳見上朝會條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高紀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群臣皆上壽 吾丘壽王傳

武帝登封泰山從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 郊祀志

兒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一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丞嘉祀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闓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粲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兒寬傳

昭平君[illegible]主傳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上可其

奏哀不能自止左右譁悉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
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
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
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
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廼起入省中夕時召責朔
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
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
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
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
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 東方朔傳
車千秋爲丞相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
恐懼思欲寬廣上意慰安衆庶廼與御史中二千石
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
和神爲天下自虞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
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
累月廼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
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
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
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
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
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爲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
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 車千秋傳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
上壽 本紀
宣帝幸太子宮太子家令疏受奉觴上壽辭理閑
雅 本傳
元帝建昭四年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羣
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 本紀

冊立皇子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
燕王胥爲廣陵王初作誥 本紀
初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
聽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
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
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
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
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
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
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
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
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
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
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
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

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
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
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群臣
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
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制曰下
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
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
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
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
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
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

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
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
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
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
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
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
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
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
傅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
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
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

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
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酇褒厲群臣平津侯等昭六
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
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
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
臣旦臣胥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
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
有白牡騂剛之牲群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
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
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
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

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
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
之牲群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
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
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
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
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
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
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
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
皇子或在繈緥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

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
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強暴極臨北海
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
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振貧窮減戍卒之
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
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
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
伏孰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
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
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
臣充大子大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所

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
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
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
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
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
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
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
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
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
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
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

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爲齊
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
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
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
如律令史記三王世家下同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
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
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
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
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僁不臧乃凶于
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
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
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
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
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
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廢備非
教士不得從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
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

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廣陵王策

西漢會要卷第十五

西漢會要卷第十六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禮十一 嘉禮

行幸

高帝六年冬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游雲夢十二月會諸侯于陳信迎謁因執之本紀下同

七年冬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二月自櫟陽徙都長安

七年夏四月行如雒陽八年冬上擊韓信餘寇於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二月行自東垣至

八年春三月行如雒陽九月行自雒陽至

九年十二月行如雒陽二月行自雒陽至

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

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
樂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
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母故人日
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
請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
邑西獻上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
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
耳吾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廼
并復豐比沛
文帝三年上幸甘泉如淳曰幸者云天子車駕所至臣民以為僥幸故曰幸蔡邕曰先賜觀縣爵以酒食帛巾之屬民爵有級又或賜田租之半故因曰之幸也
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留游太原十
餘日七月上自太原至
十年冬行幸甘泉
後二年夏行幸雍棫陽宮
四年五月行幸雍
五年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本紀
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
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
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
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
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

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居有
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
勞軍亞夫廼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
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
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
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周亞夫傳
景帝中六年行幸雍郊五時
武帝元年二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六年六月行幸雍
元狩元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元鼎四年行幸雍祠五時自夏陽東幸汾陰立后土
祠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
厲河而還並本紀
六年天子親幸緱氏觀大人迹於是郡國各除道繕
治宮館名山神祠所至望幸矣郊祀志
元封元年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
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
餘里威震匈奴還祠黃帝於橋山廼歸甘泉春正月
行幸緱氏遂幸東海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行自泰山
復東巡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九原五月

迺至甘泉周萬八千里云下紀及郊祀志
二年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
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
四年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
獨鹿鳴澤自代而還幸河東祠后土幸中都赦汾陰
夏陽中都死罪已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
賦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潛
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
樅陽而出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
三月還至泰山增封赦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

寡孤獨帛貧窮者粟還幸甘泉郊泰畤
六年冬行幸回中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大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祀上帝于明堂
十二月禪高里祠后土東臨勃海望祠蓬萊
二年行幸河東祠后土
三年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石閭
四年行幸回中
天漢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
后土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
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

祠常山瘞玄玉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
太始二年行幸回中
三年春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行幸東海獲赤
鴈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稱萬歲冬賜
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四年春行幸泰山祀高祖于明堂因受計四月幸不
其祠神人于交門宮夏五月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
天下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正月還幸建章宮
二年夏行幸甘泉
三年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

四年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
泰山脩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閭夏六月還幸
甘泉
後元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
二年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宮
宣帝神爵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
東祠后土
五鳳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二年行幸雍祠五畤
三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甘露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二年十二月行幸萯陽宮屬玉觀
三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
黃龍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元帝初元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高年帛行所過無出租賦
五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永光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赦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高年帛行所過毋出租賦
四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
建昭元年三月上幸雍祠五畤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成帝永始二年冬十一月行幸雍祠五畤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吏民如雲陽行所過毋出田租
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三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綏和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西漢會要卷第十六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禮十一 嘉禮

詔令章奏

制詔御史 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

制詔丞相 宣帝制詔丞相封丙吉為博陽侯

制詔丞相御史 成帝封丙吉孫昌哀帝改元見李尋傳

制詔丞相御史大夫 元遷守將建起本傳

制詔丞相大尉御史大夫 文帝即位赦天下

制詔丞相大司空 免孫寶為庶人

高帝十一年求賢詔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 本紀

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 王尊傳

高帝下詔豎言至有敢議詔及不如詔旨要斬 吳王濞傳

宣帝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厲 循吏傳

夏侯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於是田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不道下獄 夏侯勝傳

哀帝建平二年詔曰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 本紀

文帝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 匈奴傳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 本紀

元狩六年四月立三王初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願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願定皇子位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家皇子列侯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云云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觀計之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

昭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大漢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
常臣充大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
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
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
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爲諸侯王陛下固辭弗許
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臣請令
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
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大僕臣賀行御史大
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
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
奏臣昧死請制曰立某爲某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
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
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
用者如律令三王世家

御史中丞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百官表

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師丹傳

王嘉曰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章文必有敢
告之字廼下本傳

昌邑王淫亂霍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
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
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
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
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
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
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
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
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
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
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云云臣敞等謹與博
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當廢
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
祝臣一大牢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臣聞皇太后詔
曰可霍光傳

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
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魏相因許伯白去副封
以防雍蔽宣帝善之魏相傳

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藝文志

雜錄

衍簡奏不敕坐挾詔書論耐爲司寇功臣表

武帝時公孫洪奏謹按詔書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
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儒林傳

武帝每爲淮南王報書常召司馬相如視草乃遣淮南王安傳

劉向曰令出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本傳

傅太后遺詔益封高安侯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封還詔書王嘉傳

文帝時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莫不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賈山傳

宣帝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王吉傳

元帝罷朱崖康衡云諸見罷朱崖詔書者人人自以為將見太平也康衡傳

温水侯安國坐上書以為妖言會赦免王子侯表

新利侯偃坐上書謾免王子侯表

冠禮

孝惠五年皇帝冠本紀

孝昭元鳳四年加元服本紀臣瓚按漢儀注云昭帝冠辭曰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

孝宣五鳳元年正月皇太子冠皇太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大夫人八十匹又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本紀

婚禮

宣帝時王吉上疏曰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王吉傳

五鳳二年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〻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本紀

平帝元始三年詔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以禮娶親迎立軺併馬本紀服虔曰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

四年立皇后王氏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豐歆授皇后璽紱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宮前殿群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以下至騶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

三月以禮見高廟（王后傳）

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王莽傳）

鄉射

高帝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習禮弦歌之音不絶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儒林傳）

河閒獻王脩興雅樂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禮樂志）

韓延壽爲東郡太守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本傳）

成帝鴻嘉二年行幸雲陽博士行飲酒禮（紀）

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五行志）

武帝時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吾丘壽王傳）

賜酺

文帝初即位賜民酺五日（本紀 服虔曰酺音蒲 文穎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

十六年得玉杯令天下大酺

景帝後元年夏大酺五日

武帝元光二年令民大酺五日
元朔三年城朔方大酺五日
太初二年祠后土令大酺五日
太始三年令天下大酺五日
昭帝元鳳四年令天下酺五日
宣帝五鳳三年大酺五日（本紀並）

賜姓氏（氏族附）

高祖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項羽傳）
婁敬勸高祖都關中上曰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本傳）
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王嘉傳）
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食貨志）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以休屠作金人祭天故因賜姓金氏云（本傳）

更姓氏

漢興濟北王田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元后傳）
夏侯嬰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為孫氏（夏侯嬰傳）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氏焉（酷吏傳）
馬宮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本傳）
京房本姓李推律自以為京氏（本傳）
車千秋本姓田氏為相年老上優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車丞相（本傳）
明德馬皇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武紀）
灌夫父張孟為灌嬰舍人得幸薦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灌夫傳）
衛青父鄭季與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故青冒姓衛氏（衛青傳）
周公後褒魯節侯公子寬薨侯相如嗣更姓公孫氏後更為姬氏（恩澤侯表）

禁踰侈

漢初定與民無禁（[illegible]）
高祖八年賈人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本紀）
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為吏（食貨志）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

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豈如令定經制使君君臣臣上下有差而後有所持循矣（本傳）

武帝天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本紀 臣瓚曰漢帝年紀大月禁踰後七月 臣城門大搜則搜索踰侈者也 師古曰踰法度而奢僭者也）

二年秋大搜（本紀）

元帝時貢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劒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令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猶復古化在於陛下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本傳）

成帝永始四年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叙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蓄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隷校尉察不變者（紀）

哀帝即位下詔曰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蓄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其議限列有司條奏請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人皆不得名田為吏犯者以律論諸名田蓄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本紀）

平帝元始三年王莽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以今）

西漢會要卷第十七

西漢會要卷第十八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禮十二 嘉禮

封先代後 先聖賢後附

殷後紹嘉侯

成帝綏和元年二月甲子封殷後孔子世吉適子孔何齊為殷紹嘉侯千六百七十戶 表。本紀一云[illegible] 孔吉[illegible] 為紹嘉侯 後六月進爵為公地滿百里 表。本紀作二月

哀帝建平二年益戶九百三十二 表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更為宋公 本紀

周後承休侯

武帝元鼎四年詔封周後孽子嘉為周子南君三千戶 [illegible]

元帝初元五年正月癸巳更封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 表

成帝綏和元年進爵為公地滿百里 表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改為鄭公 本紀

周公後褒魯侯

平帝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 本紀。表[illegible]

闕

孔子後褒成侯

原缺

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康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 漢紀

先代冢墓

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 本紀

禮十三 軍禮

親征

漢五年十二月圍羽垓下 劉項戰爭本末具高紀不詳錄

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

利幾反上自擊破之
七年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信亡走
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黄共立故趙後趙利爲王收
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
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爲匈奴
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使樊噲留定代地
八年冬上擊韓信餘寇於東垣
十年代相國陳豨反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
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爲矣問豨將皆故賈
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募豨將豨將多降豨
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
者斬之
十一年七月淮南王布反召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缶
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
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
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
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
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
越王頭已垂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
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爲匈奴
焉（武帝紀）

勞軍
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
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内守亞夫爲將
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
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
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
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
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
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
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
將軍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
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軍成禮而去既出
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
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
而犯邪稱善者久之（周亞夫傳）

田獵
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道曰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
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
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今從豪
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兎伐狐臣竊
悼之願少衰射獵（賈山傳）
賈誼上疏曰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今不獵

猛敵而獵田豕不搏突冠而搏畜菟詎細娛而不圖
大患非所以爲安也 王吉傳
武帝召見司馬相如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
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
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
義故藉此三人爲辭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
司馬相如傳
武帝建元三年南獵長楊 東方朔傳
司馬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
豕馳逐壄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
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
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
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
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
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
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
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
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
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
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
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
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

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相如傳
元鼎中天子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
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 食貨志
元帝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
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
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
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
甚上即日還 本傳
永光五年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 本紀
成帝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萯陽
宮賜從官 本紀
其十二月羽獵揚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
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
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
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
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
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屮木茂成湯好田而
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
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
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
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
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

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
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御所營尚泰奢麗
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脩
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揚雄傳上）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
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毆漢中張羅罔罝罘捕
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
熊館以罔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
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
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
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揚雄傳下）

兵祭

高祖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 蚩尤庶人之貪者好五兵故祠祭之）而釁鼓（本紀 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為釁）
天下已定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郊祀志）
武帝為伐南越告禱於泰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
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泰一鋒旗（李奇曰牡荊作幡柄也如淳曰牡荊荊之無子者皆音齊之道晉灼曰牡節間不相當也月暈刺之見券以畏病者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大一也斗口三星三公也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泰一鋒旗師古曰李晉二說是也以牡荊為幡竿而畫幡為日月龍及星）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郊祀志）

西漢會要卷第十八

西漢會要卷第十九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 進

禮十四

山陵

萬年陵（太上皇）　長陵（高帝）
安陵（惠帝）　霸陵（文帝）
陽陵（景帝）　茂陵（武帝）
平陵（昭帝）　杜陵（宣帝）
渭陵（元帝）　延陵（成帝）
義陵（哀帝）　康陵（平帝）
小黃（昭靈后）　南陵（文帝母薄太后元始中罷為縣）
雲陵（昭帝母趙太后元始中罷為縣）

雜錄

孝文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本紀贊）
東園匠令丞主作陵內器物（百官表）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
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
於諸陵（地理志）
孝景五年作陽陵邑（本紀）
孝武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本紀）
元帝即位貢禹奏言武帝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
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

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唯陛下深察古道諸園陵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數百誠可哀憐也 貢禹傳

永光四年分諸陵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本紀

陳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然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藏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 陳湯傳

孝成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本紀

二年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為萬歲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為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常侍閎前為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

成侍中衛尉長數白宮上早止徙家反故處朕以長言
下閣章公卿議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閎與主省大費
民以康寧閎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爵關
內侯食邑千戶閎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
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
年燉煌郡 本紀

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劉
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
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
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
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
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
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
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
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
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
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
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効故常戰栗不
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
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
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
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

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
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
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
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
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
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
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
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
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
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
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
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閒穿不及
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
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
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
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
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禮也宋桓司馬爲
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
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
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莊

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
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
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
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
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
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
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
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
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
數年之閒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
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
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
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
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
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
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
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
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
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
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
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
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惽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

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
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
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
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
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
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
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
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
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
爲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
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劉向傳

成帝永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 本紀 張晏曰宮人無子乃守陵也

元朔二年孔臧坐爲太常南陵橋壞衣冠道絕免 百官表

六年周平爲太常坐不繕園陵免 百官表

元狩五年丞相李蔡坐侵賣園陵道壖地自殺 功臣表

綏和二年王況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 外戚表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 孔光傳

寢園

大上皇寢園 永光五年毀 竟寧元年復 建昭五年復 河平元年復

高祖皇帝寢園

孝惠皇帝寢園 永光五年毀 竟寧元年復

孝文皇帝寢園

孝景皇帝寢園

孝武皇帝寢園

孝昭皇帝寢園

孝宣皇帝寢園

孝元皇帝寢園

孝成皇帝寢園

孝哀皇帝寢園

孝平皇帝寢園

昭靈后寢園 永光四年罷竟寧元年罷 建昭五年復

武哀王寢園 永光四年罷竟寧元年罷 建昭五年復

昭哀后寢園 永光四年罷竟寧元年罷 建昭五年復

孝文太后寢園 建昭元年罷五月罷 竟寧元年二月復平帝元始中罷南陵

孝昭太后寢園 建昭元年罷五月罷 竟寧元年六月復平帝元始中罷雲陵

衛思后園 永光四年罷 建昭五年復

戾園 永光四年罷建昭五年復

戾后園 永光四年罷

皇曾祖悼考廟園 平帝元始中改奉明園

孝宣許皇后南園 父戴侯同

薄太后父靈文侯園

薄太后母靈文夫人園

竇皇后父安成侯園

孝景王皇后父共侯園

孝景王皇后母平原君園

趙倢伃父順成侯園

史皇孫王夫人父思成侯園

霍皇后父博陸侯園

孝宣王皇后父共侯園

共皇帝寢園 哀帝建平二年立

雜錄

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 百官表

寢郎 [illegible]

園郎 班伯 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 金敞傳

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 韋玄成傳 [illegible]

丞相以四時行園 張湯傳

人有盜孝文園瘞錢丞相嚴青翟自殺 張湯傳

任宮坐為太常人盜茂陵園中物免 百官表

武帝建元六年二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董仲舒曰哀公三年威釐宮災四月亳社火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災同 五行志

西漢會要卷第十九

西漢會要卷第二十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禮十五 凶禮

服制

孝文遺詔曰：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羅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本紀

孝宣地節四年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本紀

哀帝令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本紀

雜錄

漢王用三老董公言，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兵皆縞素。本紀

田蚡迎魯中公，欲以禮為服制。田蚡傳。師古曰：謂喪服之制也。

灌夫嘗有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廼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灌夫傳

公孫弘後母卒，服喪三年。本傳。臣謹按：文帝之[illegible]後吏民亦不復行三年喪，故公孫弘服後母三年，當時以為難見也。

霍光奏昌邑王罪曰：孝昭皇帝早棄天下，召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霍光傳

元帝初元二年，詔舉茂材，張勃舉陳湯。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下獄論。陳湯傳

成帝時翟方進為丞相，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本傳

薛宣後母病死，弟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脩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薛宣傳

哀帝即位，詔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益封萬戶。本紀

時少行三年喪者，原涉父死，行喪冢廬三年，由是顯

名京師（本傳）

結以倚廬（蜀郡傳注云行服三年也漢律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

服舍（[illegible]室之大也師古曰）

喪葬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丁未發喪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已下棺也）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本紀）

惠帝即位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本紀服虔曰斥上壙上也）

文帝至霸陵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張釋之傳）

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郎中令張武爲復土將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臧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葬霸陵（本紀）

武帝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許昌御史大夫莊青翟坐喪事不辦免（田蚡傳）

元帝時貢禹奏言武帝時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道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崩霍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娶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諸園陵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貢禹傳）

元帝崩有司言乘輿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成紀）

哀帝建平二年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遂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本紀）

平帝元始五年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斂加元服奏可葬康陵（本紀）

孝景中二年令諸王薨大鴻臚奏謚誄策列侯薨大行奏謚誄策王薨遣光祿大夫弔襚祠賵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上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

雜錄

楚元王夫人薨賜塋（師古曰謂爲界域）
霍去病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
爲冢象祁連山（本傳）
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
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
其中當下獄自殺（李廣傳）
張安世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賜塋杜東（本傳）
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
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
畫棺（以朱砂塗而又雕畫）之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
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斂至尊無以加臣請沒入財物
縣官（本傳）
楊王孫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必
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
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
之心又不忍廼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
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
思慮進近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
亡知則已若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爲王
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椁衣衾是亦聖人之遺

至渭陵（本傳）
孔光薨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
輿秘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
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
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轀輬及副各一乘
羽林孤兒諸生各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擧
音以過喪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
軍王鳳制度（本傳）
董賢寵愛日甚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
哀帝崩賢與妻皆自殺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治宅
弟造冢壙放效無極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沙
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
黃腸題湊各一具樅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
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轀輬車黃屋左纛發材官
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
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
奉守如舊法（本傳）
霍禹既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
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
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本傳）
金安上薨賜冢塋杜陵（本傳）
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

謝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吾聞
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
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
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廼今日入而明
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
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
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廼合道情夫飾外以華眾厚
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
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
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
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

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
腐廼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
之葬也窾木為匵葛藟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
殠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
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
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也祁侯曰善遂贏葬

恤死事

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以喪歸 漢夫傳

漢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
家 本紀

八年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槥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
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本紀

文帝十四年餅侯孫單以父卬北地都尉力戰死事
子侯 功臣表

景帝中二年封故楚趙傅相前死事者四人子皆為
列侯 本紀

武帝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
林孤兒 百官表

西漢會要卷第二十

樂上

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己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生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大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氐皆因秦舊事焉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文景之閒禮官肄業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大一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其餘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於後嗣猶得有所祖述昔殷周之雅頌迺上本有娀姜原卨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大

伯王季姜女大任大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
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
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
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
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
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
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時謁者常山
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曄等上書言
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
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大學河間獻王
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
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
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
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
德化至今未成今曄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
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
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
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
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為
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
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

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為定陶王時
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
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
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
淳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
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
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
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
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
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
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
員四人臨淮鼓員二十五人茲邡鼓員三人凡鼓十
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
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
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柎員二人
給盛德主調篪員二人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
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
不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罷琴工員五人三人可
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
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
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
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

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繳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鍾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夫漢繇周以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禮樂志

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為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樂書

雜錄

太常有令有太樂令丞百官表

宮商角徵羽職在大樂律曆志

武帝策董仲舒曰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云云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鐘鼓筦絃之

聲未衰也夫虞氏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董仲舒傳）

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瑟自此起（郊祀志）

宣帝本始四年詔樂府減樂人（本紀）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

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王褒傳）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本紀）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擿投也音持益反）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陳惠李微皆黃門鼓吹）於是上嘿然而笑（史丹傳）

平帝元始元年放鄭聲五年召天下通知鍾律者（本傳）

西漢會要卷第二十一

西漢會要卷第二十二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樂下

樂章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詩曰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廷芬植羽林

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來宴娭庶幾是聽粥粥音送

細齊人情忽乘青元熙事備成清思眑眑經緯冥冥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敕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宗

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轃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

竟全大功撫安四極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臣承德行樂交逆

簫勺群慝肅為濟哉蓋定燕國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

民何貴貴有德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高賢

愉樂民人

豐草葽女羅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

長被無極

雷震震電燿燿明德鄉治本約治本約澤弘大加被

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
都荔遂芳窅窊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元四龍
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隨世我著文章
桂華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
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綽永福 美芳
磑磑即即師象山則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
象來致福兼臨是愛終無兵革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
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

惟民之則
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
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
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
郊祀歌十九章其詩曰
練時日侯有望焫膋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斿垂惠
恩鴻祜休靈之車結元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
風馬左倉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
靈之至慶陰陰相放怫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

旦承靈億牲繭栗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
青黃遍觀此眺瑤堂眾嫭並綽奇麗顏如荼兆逐靡
被華文廁霧縠曳阿錫佩珠玉俠嘉夜茝蘭芳澹容
與獻嘉觴
練時日一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清和六合
制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匽武后土富媼昭明三光
穆穆優游嘉服上黃
帝臨二
青陽開動根荄以遂膏潤并愛跂行畢逮霆聲發榮
壧處頃聽枯槁復產迺成厥命眾庶熙熙施及夭胎

羣生啿啿惟春之祺
青陽三
朱明盛長旉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詘敷華就實
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廣大建祀肅雍不忘
神若宥之傳世無疆
朱明四
西顥沆碭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舊不廢姦偽不萌
祅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
附而不驕正心翊翊
西顥五
元冥陵陰蟄蟲蓋臧屮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邪

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
籍斂之時掩收嘉穀

元冥六

惟泰元尊媪神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
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靁電降甘露雨
百姓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
罔不肸飾嘉籩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
鐘鼓竽笙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

惟泰元七

建始元年丞相康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
休成

天地並況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恭承禋祀
縕豫為紛黼繡周張承神至尊千童羅舞成八溢合
好效歡虞泰一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竽瑟會軒朱
璆磬金鼓靈其有喜百官濟濟各敬厥事盛牲實俎
進聞膏神奄留臨須搖長麗前掞光耀明寒暑不忒
況皇章展詩應律鋗玉鳴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
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鶂神夕
奄虞蓋孔享

天地八

丞相康衡奏罷黼繡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
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
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訾黃其何
不徠下

日出入九

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沬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
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為友

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
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
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
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

天馬十

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

天門開詄蕩蕩穆並騁以臨饗光夜燭德信著靈寖
平而鴻長生豫大朱涂廣夷石為堂飾玉梢以舞歌
體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照紫幄珠熉黃幡比
翄回集貳雙飛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
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神裴回若留放殣冀親以
肆章函蒙祉福常若期寂漻上天知厥時泛泛滇滇
從高斿殷勤此路臚所求佻正嘉吉弘以昌休嘉砰
隱溢四方專精厲意逝九閡紛云六幕浮大海

天門十一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象載昭庭日親以察參侔開闔
爰推本紀汾脽出鼎皇祐元始五音六律依韋饗昭
雜變並會雅聲遠姚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
風生殺殺鐘石羽籥鳴河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酒
布蘭生泰尊拓漿析朝醒微感心攸通脩名周流常
羊思所并穰穰復正直往甯馮蠵切和疏寫平上天
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
景星十二
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効異披圖案諜玄氣之精
回復此都蔓蔓日茂芝成靈華
齊房十三
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物發冀州兆蒙祉福沇沇四塞
徦狄合處經營萬億咸遂厥宇
皇后十四
華爗爗固靈根神之斿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神之
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
縱縱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揄臨壇宇
九疑賓夔龍舞神安坐鴹吉時共翊翊合所思神嘉
虞申貳觴福滂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
泰河莽若雲增陽波徧臚驩騰天歌

華爗爗十五
五神相包四鄰土地廣揚浮雲拓嘉壇椒蘭芳璧玉
精垂華光益億年美始興交於神若有承廣宣延咸
畢觴靈輿位偃蹇驤卉汨臚析奚遺淫淥澤汪然歸
五神十六
朝隴首覽西垠雷電尞獲白麟爰五止顯黃德圖匈
虐熏鬻殛闓流離抑不詳賓百僚山河饗掩回轅鬗
長馳騰雨師洒路陂流星隕感惟風籋歸雲撫懷心
朝隴首十七
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赤雁集六紛員殊翁
雜五采文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
象載瑜十八
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
赤蛟綏黃華蓋露夜零晝晻濭百君禮六龍位勺椒
漿靈巳醉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靈殷殷爛
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
靈禗禗象輿轙票然逝旗逶蛇禮樂成靈將歸託玄
德長無衰
赤蛟十九

角抵
武帝元封三年作角抵戲未詳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

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蓋射御故名角抵蓋雜
技樂也師古曰抵當也

六年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 本紀

孝武之世開玉門通西域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
賓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
戲以觀視之 師古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體輕善緣者也碭極樂名也師古曰巴巴人巴州人也巴俞之人所謂賓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曼延者也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燿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之爲此色也

元帝初元四年罷角抵戲 本紀云用貢禹議

西漢會要卷第二十二

西漢會要卷第二十三

從事郎前揚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

輿服上

天子車旗 皇后 太子附

王車黃屋左纛 高紀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爲之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

文帝初立奉天子法駕迎代邸 本紀按三輔黃圖云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豹尾以前皆爲省中備千乘萬騎出長安出祠天於甘泉備之百官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法駕京兆尹奉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宣帝初立大僕以軨獵車奉迎曾孫 宣紀文穎曰軨獵小車前有曲輿不衣也李奇曰蘭輿輕車也師古曰時未備天子車駕故且取其輕便耳

乘輿副車 張良傳

轄車 張晏曰轄車上平而漢之遺

鸞旗在前屬車在後 賈捐之傳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大駕則陳於道而行

屬車間豹尾中 揚雄傳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豹尾以前皆爲省中

屬車之清塵 司馬相如傳師古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師古曰言清塵者不斥言尊也塵謂行亦起塵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見司馬相如傳

甘泉法從 揚雄傳注云從法駕也

翠鳳之駕 揚雄傳師古曰天子乘車爲鳳形而飾以翠羽也

千乘霆亂萬騎屈橋揚雄校獵

乘鏤象六玉虬張揖曰鏤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鏤其車輅六玉虬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虬子有角曰虬拖蜺旌張揖曰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為旌有似虹蜺之氣也靡

雲旗畫熊虎為旂於旗以雲氣前皮軒後道游皮軒之上以赤文為重蓋天子將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言文軒居前內道游在後以後之後司馬相如傳

乘輿乃登夫鳳凰兮翳華芝師古曰鳳凰車以鳳凰為飾也翳蔽也以華芝為蓋也駟蒼螭兮六素虬駟六駕也螭以龍一名傳流星旄以電

燭兮咸翠蓋而鸞旗也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

乘揚雄傳方生也

張燿日之元旄拂天蓋被雲梢梢與旓同奮電鞭驂雷輜

鳴洪鐘建五旗揚雄傳漢舊儀云皇帝車駕建五旗言四五色之旗也以木牛承其下取其負重致遠

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旃上同

舉洪頤樹靈旗同上共解旗名也

建翠華之旗司馬相如傳師古曰以翠羽為旗上葆也

羽葆韓延壽傳

皇大后御小馬車霍光傳張晏曰皇大后所駕游宮中輦車也漢廐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

綠車金日磾傳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天子有子乘以從

大僕掌輿馬御官有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百官表皇典輿路車又主為小中輦令之小馬曲輿也

中大僕掌皇大后輿馬不常置百官公卿表

高苑制侯丙猜曾孫信坐出入屬車間免功臣表子出入行師古曰屬車而輒至其間

先驅旄頭

旌旗鼓車旄頭先驅燕王旦傳師古曰此皆天子之制又東方朔傳應劭云旄頭以羽林為之髮正向上而長衣繡衣在乘輿前

先驅旄頭劍挺墮墜梁丘賀傳師古曰先驅導騎者若今之武庫隊矣

先驅光祿大夫張猛蕭望之傳師古曰公卿官云車駕出乘輿請室令在前先驅

奉車

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百官表

夏侯嬰為大僕轉為滕令常奉車本傳

霍光為奉車都尉出則奉車本傳

杜延年久典朝政出即奉駕本傳

散騎騎並乘輿車百官表師古曰騎而散從無常職也應劭漢官曰漢置散騎騎從乘輿車常侍名一人聯騎並乘輿車獻可替否

輦郎五行傳十二王莽輦郎

參乘

陳平亡楚來降漢王使參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車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為名義耳

周緤以舍人從高祖常為參乘傳

文帝自代來令宋昌驂乘紀

文帝朝東宮趙談驂乘爰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

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獨奈何與

刀鋸餘人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盎傳）

張釋之為謁者僕射文帝召驂乘徐行問秦之敝具以質言（傳）

衛綰為中郎將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綰傳師古曰言以此時識之）

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傳）

金日磾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出則驂乘（傳）

警蹕

出稱警入言蹕（文三王傳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蹕）（如淳曰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

出稱蹕入言警（韓安國傳師古曰蹕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蹕入言警者互舉之耳）

文帝拜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迺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本傳）

廄牧

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illegible]）

（[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在[illegible]）

漢初天子不能具醇駟（食貨志）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元帝初元元年詔太僕減穀食馬

二年罷黃門乘輿狗馬

五年詔乘輿秣馬毋乏正事而已

成帝建始二年減乘輿廄馬（本紀）

雜錄

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賈捐之傳）

武帝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本紀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

昔以之代土人持勤耕收得此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作天馬之歌史

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樂書

金日磾輸黃門養馬牽馬過殿下馬又肥好拜為馬監本傳

上官桀遷未央廄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忠外戚傳

元帝時貢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廄馬百餘匹方今廄馬食粟將萬匹令民大飢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願減損乘輿服御廄馬可亡過數十匹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大僕減食穀馬貢禹傳

百官車

漢初將相或乘牛車食貨志

景帝中六年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今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illegible]按後漢志云景帝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轓得銅五采輕車吉陽箭中二千石以上右騑三千石以上皂布蓋千石以上象為車赤畫杠其餘皆青六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本傳因攸書大史東宮車駕駟

吳楚誅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高五王贊

黃霸為潁川太守駟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傳

杜延年為御史大夫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賜安車駟馬罷就第本傳師古曰坐乘之車也臣瓚按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斑輪倚鹿較伏熊軾卓畫轓較前畫立鹿於車之前兩轓外也伏前軾前橫軾為伏熊之形也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廣德東歸沛以為榮垂其安車傳子孫本傳

武帝使使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申公傳師古曰以蒲裹輪取其安也

田千秋為相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出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本傳

武帝聞枚乘年老遣以安車蒲輪召乘傳

平帝元始二年王莽奏車服制度紀

雜錄

輜車張良傳師古曰衣車

廣柳車季布傳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轝車為廣柳車鄧氏曰作大崩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穹也皆如鄧說衣柳棺飾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此為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灼二說是也隆穹所謂車輦者耳非此之謂也

軺車百乘牛車千兩貨殖傳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雋不疑傳

蔡義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爲義買犢車令乘之本傳

東平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王尊爲相召敕廄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王尊傳

楊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本傳

韓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蕭望之劾延壽上僭不道本傳

哀帝召龔勝爲諫大夫勝薦龔舍亢父甯壽侯嘉有詔皆召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騁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

韋元成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元成自傷貶黜父爵作詩自劾責曰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媠彼車服黜此附庸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惟肅是履本傳

鮑宣爲豫州牧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爲衆所非宣坐免鮑宣傳

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劉向傳

王莽詔九廟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爲龍文衣著角長三尺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王莽傳

西漢會要卷第二十三

西漢會要卷第二十四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徐天麟上進

輿服下

天子冠服

高祖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八年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 本紀臣天麟按續漢輿服志云劉氏冠楚冠制以祀宗廟諸祀則冠之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為祭服尊敬之至也

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 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 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相國臣何等議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奏制曰可 魏相傳[illegible]曰主一時之思禮故明祭百事

文帝身衣弋綈 本紀又賈誼云帝之身自衣皁綈

孝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 東方朔傳

聖文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 [illegible]傳

昭帝元鳳四年帝加元服 本紀師古曰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

皇太后賜御府衣迎宣帝 紀按少府屬官有御府令主天子衣服

元帝初元五年罷齊三服官 紀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官春獻冠幘縰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臣天麟按貢禹傳禹奏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天子納其言罷齊三服官

百官冠服

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 高紀

景帝中六年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 紀

皁衣 谷永傳曰陛下擢之皁衣之吏蕭望之曰臣備皁衣二十餘年[illegible]傳曰[illegible]五時服至朝皆著皁衣

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 紀

柱後惠文 張敞傳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師古曰其在法吏也一[illegible]柱後惠文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之今御史服之謂之獬豸冠[illegible]一角今冠兩角以獬豸為名耳[illegible] [illegible]反去

郎侍中皆鵔鸃冠貝帶 佞幸傳師古曰以鵔鸃毛羽飾冠[illegible]

貂羽黃金附蟬 [illegible]云侍中之[illegible]

司隸冠進賢冠 [illegible]

仄注冠 五行志李奇曰[illegible]

皮弁素績 [illegible]

方山冠 五行志[illegible]曰方山冠[illegible]祭舞人所服

雜錄

武安侯田恬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 外戚恩澤侯表師古曰襜褕直裾襌衣也 緇

宗博爲刺史敗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

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 傳

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傳

婁敬見高祖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

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 婁敬傳

江充召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武帝許之充衣紗縠

襌衣曲裾後垂交輸冠襌纚步搖冠飛翮之纓 傳

雋不疑見暴勝之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

博帶盛服至門上謁 傳

董偃綠幘傅韝 東方朔傳 師古曰綠幘賤人之服也 韝形如射韝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 傅者著也 韝即今之臂韝也

臣庶衣服

漢初定與民無禁 敘傳 師古曰謂不設衣服之禁

高祖八年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 紀

文帝時賈誼上疏言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

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

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

以被牆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

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

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傳

成帝永始四年詔公卿列侯多畜奴婢被服綺縠重

服過制中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 紀

成帝微行私奴客皆白衣袒幘帶刀持劍 五行志

白衣 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

璽

漢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

降軹道旁 李奇曰又霍光傳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又漢舊儀云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

代王至周勃跪上天子璽 文帝紀

符璽御史 周昌傳趙堯爲符璽御史百官表云其御史尚符璽者有印綬

霍光輔少主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

璽郎 師古曰恐有變故欲取璽 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

頭可得璽不可得也 霍光傳

霍光奏昌邑王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

不封 霍光傳

初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

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

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孫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

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

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

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

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

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乃爲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 元后傳

丞相臣璽綬 印

諸侯王金璽盭綬 盭音戾綠也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駝鈕文曰璽

相國丞相金印紫綬高帝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

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左右前後將軍金印紫綬

御史大夫銀印青綬

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綬

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射御史治書尚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綏和元年長相皆黑綬建平二年復黃綬 百官表

武帝太初元年改正朔數用五 漢舊儀曰丞相列侯至二千石印文曰章中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印文曰印 此云數用五者謂印文若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

揚僕懷銀黃垂三組 組綬也銀印也黃金印也二組三綬也

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 食貨

匈奴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

方寸之印丈二之組 塡撫方內 事

印敳 印之組也

符節

天子符節 符以竹爲之長六寸分而相合 蓋以代信也

命者持之以爲信

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 紀

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 紀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更反

武帝征和二年更節加黃旄初漢節純赤以戾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 劉屈氂傳

少府屬官有符節令丞 百官表

襄平侯紀通尚符節 呂后紀

齊王欲發兵誅諸呂魏勃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 高五王傳

七國敗弓高侯詰膠西王卬曰未有詔虎符擅發兵王其自圖之 吳王濞傳

武帝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 嚴助傳

御史中丞劾馮野王持虎符出界歸家逆免（本傳）
淮南王盜寫虎符（賈捐之傳）
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嚴助傳）
伍符（馮唐傳 伍符[illegible]之肯也）
衛太子擅發兵盧賀坐受太子節掠死（功臣表）
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要斬（劉屈氂傳）
霍光奏昌邑王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從官持節從（霍光傳）

關傳

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紀 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 師古曰古者或用[illegible]）（[illegible]不用[illegible]爲合[illegible]也）
景帝四年復置諸關用傳出入（紀 應劭曰以七國新反備非常）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紀）
寧成詐刻傳出關（本傳）
終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本傳）

西漢會要卷第二十四

西漢會要卷第二十五

從政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學校上

大學

高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儒林傳序）
武帝興大學（本紀 臣天麟按三輔黃圖云大學在[illegible]西北七里有市有獄）
董仲舒對策曰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本傳）武帝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五年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丞相弘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大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

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
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
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
者。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
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
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
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
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
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
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它

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
學之士矣。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
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
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
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
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
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歲課
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
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儒林傳序
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訖于元始，一
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儒林傳贊

元帝初元五年，罷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永光
三年冬，復博士弟子員。紀

辟雍

武帝封泰山還，兒寬上壽曰：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
憤，祖立明堂辟雍。兒寬傳 師古曰：祖，始也。
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景十三王傳 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
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
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
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
容，以風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
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

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謚。及王莽為宰衡，欲耀眾庶，遂
興辟雍，因以篡位。世祖受命，興復營立明堂辟雍。顯宗
即位，躬行其禮，宣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美矣。
禮樂志 臣天麟按三輔黃圖云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之三雍宮即此
平帝元始五年，劉歆、孔永、孫遷、平晏四人使治明堂
辟雍，得萬國驩心，賜爵各千戶。王莽傳 表云

郡國學

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
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
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

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循吏傳）

元帝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儒林序）

平帝元始三年立學官郡國曰學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平紀）

何武爲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武傳）

圖書上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備篇籍藝文志下同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入往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

繇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
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
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
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
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閒獻王好之未得立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
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
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
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
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
而致於天子之說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
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
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
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閒獻王好儒
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
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
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
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
益微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周室既微載籍殘

缺仲尼與左丘明觀魯史記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
罰丘明論本事而作傳及末世口說流行公羊穀梁鄒夾之
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
有書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漢興有齊魯之說傳
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
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
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
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
於世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
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
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凡小學十家三十五篇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
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
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
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
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
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
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漢興閭里
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

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作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召天下通小學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召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西漢會要卷第二十五

西漢會要卷第二十六

從事郎前溫州州學教授徐天麟上進

學校下

圖書下

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

道三十七家九十三篇

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名七家三十六篇

墨六家八十六篇

從横十二家百七篇

雜二十家四百三篇

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小説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

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

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

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
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蓍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神仙十家二百五卷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上藝文志

雜錄

漢元年高祖入關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 本紀
惠帝四年除挾書律 本紀
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 百官表 臣瓚曰按通典云漢氏圖書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
成帝河平三年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本紀 臣瓚謹按劉歆七略云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書
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司馬遷傳
蘇昌為太常坐籍霍山書泄秘書免 百官表 師古曰以秘書借霍山
霍山坐寫秘書自殺 霍光傳
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 本傳

講論經義 附校讎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

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
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
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
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
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
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
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
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
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
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
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

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
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廼
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
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召江公孫為博
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
博士復死廼召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
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廼召五
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
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
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
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

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
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儒林傳）
孝宣甘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論五經同異太子太
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紀）
韋元成拜淮陽中尉受詔與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
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元成傳　三輔黃圖云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礱石為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為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至成帝又於此藏祕書焉天祿閣藏典籍之所漢宮殿疏云天祿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祕書處賢才也）
施讎受王孫易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
異於石渠閣（本傳）

梁丘臨傳賀易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梁丘賀傳）
歐陽地餘傳尚書為博士論石渠（歐陽生傳）
林尊為博士論石渠（儒林傳）
周堪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儒林傳）
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本傳）
張生薛廣德以魯詩論石渠（王式傳）
戴德號大戴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孟卿傳）
聞人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〻）
劉向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本傳注云三輔舊事石渠閣在未央宮大殿北以藏秘書）
五經雜議十八篇　書議奏四十二篇
禮議奏三十八篇　春秋議奏三十九篇

論語議奏十八篇 並見藝文志注天 宣帝時石渠論
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
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
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
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
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
是為博士 朱雲傳
成帝河平三年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
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
柱國校方伎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
而奏之會向卒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
七略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
略有術數略有方伎略 藝文志
班伯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
昵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時上方鄉學
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
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
金華之業絕出 敘傳
揚雄校書天祿閣 本贊

國史

楚漢春秋九篇 陸賈所傳
高祖傳十三篇 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孝文傳十一篇 文帝所稱及詔策
太史公百三十篇 十篇有錄無書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商受詔續
漢著記百九十卷 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漢大年紀五篇 已上並藝文志
史記石室金鐀之書 司馬遷傳
柱下方書 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大常屬官有太史令丞
司馬氏世典周史至談為太史公太史公仕於建元
元封之間 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師古曰談為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淳說非也 太史公既
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
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
風鄉射鄒嶧阸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
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還報命是
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
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
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
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
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

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爾必爲太史毋忘吾
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
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思
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
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
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
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余爲太史而不論
載廢天下之文余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
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
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五年而當太初

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
神受記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
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
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
敢讓焉於是論次其文余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
黃帝始建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
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圖籍散
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
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
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鼂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
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

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
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
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
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
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
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
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
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
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
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
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

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而十
篇闕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劉奉世曰兵書即律書蓋當時有二名爾）遷
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
其書遂宣布焉（司馬遷傳）

賜書（漢書敘傳王附）

班斿進讀羣書成帝賜以祕書之副（敘傳）
東平思王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
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
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

而求諸書非胡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大史公書有戰國從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矦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宣元六王傳

黜百家

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贊本

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勿使並進邪辟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傳

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武紀

西漢會要卷第二十七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

運曆上

五運正朔服色附

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爲行秦謂周爲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也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志郊祀

秦兼天下頗推五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乃以十月爲正色上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矦張蒼首用顓帝歷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云志律歷

高祖立爲沛公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也紀本

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贊高紀

漢興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爲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歷書

文帝時賈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黄數用五帝謙讓未遑也傳本

文帝十六年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

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
正朔服色上黃張蒼以爲漢迺水德之時河決金隄
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公孫臣
言非是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孫臣拜爲
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曆服色事新垣平玉杯
詐覺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 郊祀志
武帝即位天下乂安縉紳之儒皆望天子封禪改正
度也趙綰王臧議草改曆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
儒術使人按綰臧自殺 郊祀志
元封七年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
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迺詔寬曰今宜何以爲正朔
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
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
序文則今夏時也於是迺詔以七年爲元年 律曆志
大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
五 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 定官名協音律 紀
班固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
之儀若迺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于
孝文始以夏郊而張蒼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爲
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爲盛大初改制而兒
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
以爲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漢據土而克

之劉向父子以爲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
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
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
章遂赤自得天統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間于木火與
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
有自然之應順時宜矣 郊祀志贊

曆

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
蒼言用顓頊曆比於六曆疏闊中最爲微近然正朔
服色未覩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
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
大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
大夫兒寬明經術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
以爲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
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
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
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爲三統之制後聖
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
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
明之制爲萬世則於是迺詔御史曰迺者有司言曆
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蓋聞古者黃帝
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

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脩明其
以七年爲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
等議造漢歷廼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
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廼以
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
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
奏不能爲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
漢太初歷廼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
君侍郎尊及與民閒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
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歷其法以

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
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
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
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
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閎平法法一月之日二
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歷
不藉名曰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朔月生陰歷者朔而
後月廼生平曰陽歷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羣
臣便廼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
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歷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復覆
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平爲太史丞後二十七年
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
上帝所爲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
不調宜更歷之過也詔下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
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
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
用狀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
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歷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
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
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歷壽王非漢歷逆天道非
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歷第一

即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壽王及待
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疏闊又言黃帝至元鳳三
年六千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桮育治終
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壽
王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言化益爲
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閒皆不合經術
壽王歷廼太史官殷歷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歷又
妄言太初歷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以故
陰陽不調謂之亂世劾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
儒衣誦不詳之辭作袄言欲亂制度不道奏可壽王
候課比三年下終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遂不更言

訛謬益甚竟以下吏故歷本之驗在於天自漢歷初
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世劉
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
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律歷志
漢興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
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爲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
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
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
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 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
張蒼亦學律歷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
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
歷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
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天部漢書音義曰謂分部二十八宿爲距度而
巴落下閎運算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
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
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蓋聞昔者黃
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應劭曰言黃帝造歷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啟閉分至定清濁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氣物分數皆叙歷之意也孟康曰合作也黃帝作歷歷終復始無窮已故曰不死瓚曰清濁律聲之清濁也五部五行也天有四時分爲五行也氣二十四氣也物萬物也分歷數之分也瓚曰黃帝聖德與天合契其應當作於天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宓戲案迮退謂三辰之度吉凶之驗也然蓋尚矣書缺樂弛
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
勝如淳曰以爲上德土勝水今日順夏至黃鐘爲宮林鐘爲徵
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
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
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
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徐廣曰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行月
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歷書
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譽召天下通知鐘律者百
餘人使羲和劉歆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偽辭
取正義著于篇律歷志
漢高祖皇帝著紀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爲火德天下
號曰漢距上元年十四萬三千二十五歲歲在大棣
之東井二十二度鶉首之六度也故漢志曰歲在大
棣名曰敦牂大歲在午
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楚元三年也故殷歷以
爲丙午距元朔七十六歲
著紀高帝即位十二年
惠帝著紀即位七年
高后著紀即位八年
文帝前十六年後七年著紀即位二十三年
景帝前七年中六年後三年著紀即位十六年
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各六年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
朔旦冬至殷歷以爲乙酉距初元七十六歲元狩元

鼎元封各六年漢歷大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大初天漢大始征和各四年後二年著紀即位五十四年

昭帝始元元鳳各六年元平一年著紀即位十三年

宣帝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各四年黃龍一年著紀即位二十五年

元帝初元二年十一月癸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為甲子以為紀首是歲也十月日食非合辰之會不得為紀首距建武七十六歲初元永光建昭各五年竟寧一年著紀即位十六年

成帝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各四年綏和二年著紀即位二十六年

哀帝建平四年元壽二年著紀即位六年

平帝著紀即位元始五年以宣帝元孫嬰為嗣謂之孺子著紀新都侯王莽居攝三年王莽居攝盜襲帝位竊號曰新室始建國五年天鳳六年地皇三年著紀盜位十四年更始帝著紀以漢宗室滅王莽即位二年赤眉賊立宗室劉盆子滅更始帝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 並律曆本

改元

文帝十六年新垣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 郊祀志

武帝建元元年 本紀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劉攽曰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指所書其後二年有司言蓋元狩六年至元狩三年也然元鼎四年乃得寶鼎又無緣先三年而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耳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矣

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今郊得一角獸曰狩云 郊祀志

元封元年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存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 武紀

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廼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闇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

前聖者二代在所也今二代之統絶而不序矣唯陛
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
之制爲萬世則於是廼詔御史曰廼者有司言厤未
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蓋聞古者黄帝合
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
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
七年爲元年 律厤志

宣帝神爵元年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
未燭厥理廼元康四年嘉穀元稷降于郡國神爵仍
集金芝九莖産于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
獲白虎威鳳爲寶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飭躬齋精祈
爲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
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爲神爵元
年 本紀

元帝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虖韓邪單于來朝詔曰
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虖韓邪單于不
忘恩德鄉慕禮義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
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爲竟寧 本紀

成帝河平元年春三月詔曰河決東郡流漂二州校
尉王延世隄塞輒平其改元爲河平 本紀

河平四年火生石中改元爲陽朔 紀

哀帝建平二年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
曆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曰漢興二百載
曆數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
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
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
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八月詔曰待詔夏賀良
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過聽
賀良等言冀爲海內獲福卒亡嘉應皆違經背古不
合時宜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
反道惑衆下有司皆伏辜 本紀

西漢會要卷第二十七

西漢會要卷第二十八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運曆下

天文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
三年秋大白出西方有光幾中乍北乍南過期廼入
辰星出四孟
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
十二年春熒惑守心
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
孝文後二年正月壬寅天䜛夕出西南其四月乙巳水木火三合於東井八月天狗下梁埜其十一月戊戌水合於危其七月火東行行畢陽環畢東北出而西逆行至昴即南廼東行
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其七月乙丑金木水三合於張其二年七月丙子火與水晨出東方因守斗其十二月水火合於斗是歲彗星出西南七月天狗下
三年填星在婁幾入還居奎
四年七月癸未火入東井行陰又以九月己未入輿鬼戊寅出
中元年填星當在觜觿參去居東井其三年正月丁亥金木合為觜觿其三月丁酉彗星夜見西北色白長丈在觜觿且去益小十五日不見其五月甲午金木俱在東井戊戌金去木留守之二十日其六月壬戌蓬星見西南在房南去房可二丈大如二斗器色白癸亥在心東北可長丈所甲子在尾北可六丈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且去時大如桃壬申去凡十日
中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火合於虛相去一寸
四年四月丙申金木合於東井其五年四月乙巳水火合於參
後元年五月壬午火金合於輿鬼之東北不至柳出輿鬼北可五寸
孝武建元三年三月有星孛于注張歷太微干紫宮至于天漢
三年四月有星孛於天紀至織女
六年熒惑守輿鬼
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見于房
元光中天星盡搖
元鼎五年太白入于天苑
元鼎中熒惑守南斗
元封中星孛于河戍
太初中星孛于招搖

孝昭元始中蓬星出西方天市東門行過河鼓入營
室中後太白出西方下行一舍復上行二舍而下去
後太白出東方入咸池東下入東井後太白入太微
西藩第一星北出東藩第一星北東下去後太白入
昴後熒惑出東方守太白後流星下燕萬載宮極東
去
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間
五年四月燭星見奎婁間
元平元年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焱風亂鬊
轉出西北東南行轉而西有頃亡
二月甲申晨有大星如月有衆星隨而西行乙酉牂

雲如狗赤色長尾三枚夾漢西行
三月丙戌流星出翼軫東北干太微入紫宮始出小
旦入大有光入有頃聲如雷三鳴止
孝宣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辰星與參出西方其
二年七月辛亥夕辰星與翼出皆爲蚤其後熒惑守
房之鉤鈐
四年七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是日熒惑入輿鬼
天質
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熒惑在角亢其
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又居左右角間東南指長可二
尺色白其丙寅又有客星見貫索東北南行至七月

癸酉夜入天市芒炎東南指其色白
黃龍元年三月客星居王梁東北可九尺長丈餘西
指出閣道間至紫宮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
二星東可四尺
二年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可五尺青白色炎
長三寸
五年四月彗星出西北赤黃色長八尺所後數日長
丈餘東北指在參分
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燭
地長可四丈大一圍動搖如龍蛇形有頃長可五六

丈大四圍所詘折委曲貫紫宮西在斗西北子亥間
後詘如環北方不合留一刻所
四年七月熒惑隃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時
歲星在關星西四尺所熒惑初從畢口大星東東北
往數日至往疾去遲
四年十一月乙卯月食填星星不見時在輿鬼西北
八九尺所
河平二年十月下旬填星在東井軒轅南耑大星尺
餘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從
西方來填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貫輿鬼十
一月上旬歲星熒惑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

陽朔元年七月壬子月犯心星

四年閏月庚午飛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

永始元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地滅

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餔時天曜晏殷殷如雷聲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色從日下東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雞子燿燿如雨下至昏止

綏和元年正月辛未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長數十丈二刻所息

二年春熒惑守心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讙如雷一刻而止名曰天狗

十二月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廁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十餘日去

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

元壽元年十一月歲星入太微逆行干右執法 漢天文志

權量

張蒼定章程 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

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

致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豪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其法在算術職在太史羲和掌之

聲者宮商角徵羽也職在大樂太常掌之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為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

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

為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鍾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忖為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為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為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鍾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為五則規者所以規圜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

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 並律曆志

時令

文帝元年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如何其議 以振貸之 本紀

宣帝時魏相表采易陰陽及月 堂奏之曰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 忒聖王以順動

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
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成各有
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大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
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
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
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
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
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
雹明王謹于尊天重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
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
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
麻遂艸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
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
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
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
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
天地而觀於先聖高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
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
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
子大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
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
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

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
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
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
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
大夫朝錯時爲太子家令奏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
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
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
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魏相傳
元康三年六月詔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
飛鳥具爲令紀
立春行寬獄使者出續志
元帝初元三年詔百官勉之毋犯四時之禁本紀
永光三年十一月詔曰迺者已丑地動中冬雨水大
霧盜賊並起吏何不以時禁各悉意對本紀師古曰時禁謂月令所當禁斷者也
甘延壽陳湯上疏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
街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月令
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
商以爲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盛夏首足
異門而出宜縣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陳湯傳
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
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

追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
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紀）
成帝陽朔二年春寒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
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
以陰陽爲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
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
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紀）
鴻嘉元年二月詔曰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
舉三輔三河弘農冤獄（紀）
哀帝即位李尋對曰辰星主四時四時失序則辰星
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加以號
令不順四時閒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
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
行封爵其月土溼奧恐後有雷雹之變古之王者尊
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
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
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傳）
梁王立殺人遣廷尉大鴻臚雜問對曰冬月迫促貪
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徼幸得踰於須臾（師古曰冀得踰冬而死）
謹以實對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本傳）
孫寶以春月作詆欺免爲庶人（本傳）
王溫舒爲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大者至族小者乃
死會春溫舒頓足歎曰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本傳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
張敞收絮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晝夜（驗）治竟
致其死敞使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
命乎（本傳）
劉向坐鑄僞黃金得踰冬減死論（本傳服虔曰踰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
（死罪）
諸葛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廼制詔御
史豐前爲司隸不順四時專作苛暴其免爲庶人（本傳）
孫寶以立秋日補侯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
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本傳）
冬月治詔獄（于定國傳）
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嚴延年傳）
平當爲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本傳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
（先賜爵關內侯）
孔光等請尚者召王嘉詣廷尉詔獄永信少府猛等
十人以爲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
和（王嘉傳）

西漢會要卷第二十八

西漢會要卷第二十九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祥異二

符瑞

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 紀

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 紀

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 紀 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

文帝十五年黃龍見於成紀 紀

武帝元狩元年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二年夏馬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馴象能言鳥

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

四年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

元封二年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

太始二年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洼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蹏以協瑞焉因以頒賜諸侯王

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大液池中公卿上壽

宣帝本始元年鳳皇集膠東千乘

三年鳳皇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

四年鳳皇集北海安丘淳于

地節二年四月鳳皇集魯郡羣鳥從之

元康元年詔曰迺者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協寧百姓承天順地調序四時獲蒙嘉瑞賜茲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驕色內省匪解永惟罔極書不云乎鳳皇來儀庶尹允諧其赦天下賜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貸勿收

三年春以神爵數集泰山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郎從官帛各有差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翺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摘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爲令

四年三月詔曰迺者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時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于德厚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二匹鰥寡孤獨各一匹

神爵元年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迺元康四年嘉穀元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九眞獻奇獸南郡獲白

虎威鳳爲寶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飭躬齋精祈爲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

二年二月詔曰迺者正月乙丑鳳皇甘露降集京師羣鳥從以萬數朕之不德屢獲天福祗事不怠其赦天下

四年二月詔曰迺者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爲百姓蒙祉福鸞鳳萬舉蜚覽翺翔集止于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帝嘉鄉海內承福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冬十月鳳皇十一集杜陵十二月鳳皇集上林

五鳳三年詔曰朕飭躬齋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並見或興于谷燭燿齋宮十有餘刻甘露降神爵集已詔有司告祠上帝宗廟三月辛丑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中木上飛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朕之不敏懼不能任婁蒙嘉瑞獲茲祉福書不云虖雖休勿休祗事不怠公卿大夫其勉焉減天下口錢赦殊死以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五

日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甘露元年黃龍見新豐

二年詔曰迺者鳳皇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茂神光並見咸受禎祥其赦天下減民算三十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三年詔曰迺者鳳皇集新蔡羣鳥四面行列皆鄉鳳皇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賜民爵二級毋出今年租

成帝鴻嘉元年冬黃龍見眞定

元延四年甘露降京師賜長安民牛酒
平帝元始元年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 並紀

日食

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度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虛三度
九年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既在張十三度
惠帝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在危十二度
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幾盡在七星
高后二年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
七年正月己丑晦日有食之既在營室九度
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婺女一度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二度
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在虛八度
後四年四月丙辰晦日有食之在東井十三度
七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景帝三年二月壬午晦日有食之在胃二度
七年十一月庚寅晦日有食之在虛九度
中元年十二月甲寅晦日有食之
二年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三年九月戊戌晦日有食之幾盡在尾九度
元年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在軫七度

後元年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十七度
武帝建元二年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在奎十四度
三年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在尾二度
五年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元光元年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
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八度
元朔二年二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在胃二度
六年十一月癸丑晦日有食之
元狩元年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在柳六度
元鼎五年四月丁丑晦日有食之在東井二十三度
元封四年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太始元年正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四年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在斗十九度
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亢二度
昭帝始元三年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在斗九度
元鳳元年七月己亥晦日有食之幾盡在張十二度
宣帝地節元年十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在營室十五度
元鳳元年十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在婺女十度
四年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在畢十九度
元帝永光二年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在奎八度

四年六月戊寅晦日有食之在張七度
建昭五年六月壬申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因入
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在婺女
九度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東井
六度
三年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在房
四年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在昴
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在胃
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日有食之
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

三年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
四年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元延元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哀帝元壽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
營室十度
二年三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平帝元始元年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在東井
二年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既
凡漢著紀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朔
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 並五行志

日月變異

武帝建元二年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 紀
元帝永光元年四月日色青白亡景正中時有景亡
光是夏寒至九月乃有光
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
見
河平元年正月壬寅朔日月俱在營室時日出赤二
月癸未日朝赤且入又赤夜月赤甲申日出赤如血
亡光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燭地赤黃食後乃復三
月乙未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 並五行志

星孛 天文志所載已見天文類五行志所載別見于此

高帝三年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旬餘乃入

文帝後七年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其本直尾箕末指
虛危長丈餘及天漢十六日不見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有星孛于北方
八月長星出于東方長終天三十日去是爲蚩尤旗
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元狩四年四月長星又出西北
元封元年五月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
宣帝地節元年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去大白二丈所
成帝建始元年正月有星孛于營室青白色長六七
丈廣尺餘
元延元年七月辛未有星孛于東井踐五諸侯出河

戎北率行車秦大微後日六度有餘晨出東方十三日夕見西方犯次妃長秋斗塡蠡炎再貫紫宮中大火當後達天河除於妃后之域南逝度犯大角攝提至天市而按節徐行炎入市中旬而後西去五十六日與蒼龍俱伏（並天行志）

星隕

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五行志）

亡冰

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

昭帝始元二年冬亡冰（並五行志紀作六年）

雪

文帝四年六月天雨雪

景帝中六年三月雨雪

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

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

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

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

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並五行志）

成帝建始四年夏四月雨雪（本紀）

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五行志）

霜雹

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木

元封三年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

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二十人蜚鳥皆死

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九月二日隕霜殺稼

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鳥死（並五行志）

雜天變

惠帝二年天雨血於宜陽一頃所（赤眚）

武帝建元四年有風赤如血（紀）

元光五年七月大風拔木（紀）

天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月八月天雨白氂（毛之彊曲者）

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風從西北起雲氣赤黃四塞天下終日夜著地者黃土塵也（志）

十二月大風拔甘泉畤中大木十韋以上（本紀韋與圍同）

哀帝建平四年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

平帝元始四年冬大風吹長安城門東屋瓦且盡（並五行志）

西漢會要卷二十九

西漢會要卷第三十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徐天麟

祥異下

地震

惠帝二年正月地震隴西厭四百餘家（五行志下同）

高后二年正月武都山崩地震至八月廼止

武帝征和二年八月癸亥地震厭殺人

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壬寅地震河南以東四十九郡
北海琅邪壞祖宗廟城郭殺六千餘人

元帝永光三年冬地震（五行志）

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其夜未央殿中地震（本紀）

河平三年二月犍為地震積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動（本紀）

綏和二年九月丙辰地震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
餘壞城郭凡殺四百一十五人（五行志）

山崩

高后二年正月武都山崩殺七百六十人

文帝元年四月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發大水
潰出（五行志）

成帝建始三年越巂山崩（本紀）

河平三年二月丙戌犍為柏江山崩捐江山崩皆壅
江水江水逆流壞城殺十三人

元延三年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壅江江水逆流三
日乃通（五行志）

石鳴

成帝鴻嘉三年乙亥天水冀南山石鳴聲隆隆如雷
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雞皆鳴石長丈三尺
廣厚略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
石鼓鳴有兵（五行志）

石立

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
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
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處有白烏數千集其旁（五行志）

隕石

惠帝三年隕石緜諸壹

武帝征和四年二月丁酉隕石雍二天晏亡雲聲聞
四百里

元帝建昭元年正月戊辰隕石梁國六

成帝建始四年正月癸卯隕石槀四肥累一

陽朔三年二月壬戌隕石白馬八

鴻嘉二年五月癸未隕石杜衍三

元延四年三月隕石都關二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隕石北地十其九月甲辰
隕石虞二

平帝元始二年六月隕石鉅鹿二

自惠盡平隕石凡十一皆有光耀雷聲成哀尤屢（五行志）

火災（附鐵飛）

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叢臺災

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丙子織室災

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罳災

景帝中五年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

大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宮柏梁臺災

昭帝元鳳元年燕城南門災

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災

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

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

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陵園東闕南方災

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皇考廟災

鴻嘉三年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

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災戊午戾后園南闕災

四年四月癸未長樂宮臨華殿及未央宮東司馬門災

六月甲午孝文霸陵園東闕南方災

哀帝建平三年正月癸卯桂宮鴻寧殿災

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己亥高皇帝原廟殿門災盡

武帝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

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爲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並五行志）

旱

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絕

文帝三年秋天下旱　後六年春天下大旱

景帝中三年秋大旱　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

元朔五年春大旱　元狩三年夏大旱

天漢元年夏大旱　三年夏大旱

征和元年夏大旱　昭帝始元六年大旱

宣帝本始三年夏大旱東西數千里

神爵元年秋大旱　成帝永始三年四年夏大旱（並五行志）

蝗螟

景帝中三年秋蝗　武帝元光五年秋螟

六年夏蝗　元鼎五年秋蝗

元封六年秋蝗

大初元年夏蝗從東方飛至燉煌

三年秋復蝗　征和三年秋蝗

四年夏蝗　平帝元始二年秋蝗徧天下（並五行志）

人妖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

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
二月兒嗁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嗁
聲母掘收養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斂棺
積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二十七不當死
六月長安女子有生兒兩頭異頸面相鄉四臂共匈
俱前鄉尻上有目長二寸所
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
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
虒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尚
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
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小冠
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
組結佩之招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
收問褒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稾或棷一枚傳相付
與曰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踐或
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歷
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
陌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
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
秋止

鳥獸之妖

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雌雞化為雄毛衣變
化而不鳴不將無距 雞禍
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
鳴將
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
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鬬楚國呂縣
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 白黑祥
昭帝元鳳元年有烏與鵲鬬燕王宮中池上烏墮地
死 黑祥
昭帝時有鵜鶘或曰禿鶖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
殺之 青祥
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𪃟焚其巢
燃盡墮地中有三鷇雛燒死 黑祥
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
登堂而鳴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
馬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
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
去
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
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圂壞都竈銜其
鬴六七枚置殿前

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
中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
日一夜死 黃祥
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上
民冢柏及榆木上為巢桐柏尤多巢中無子皆有乾
鼠矢數十
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
見
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還過枳道見物如蒼狗橶高
后掖忽而不見 犬禍
文帝後五年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
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與彘交
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
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為狗走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
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
月乃止
鴻嘉中狗與彘交
成帝綏和二年二月大廄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
二寸
哀帝建平二年定襄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飲食 溫
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溫
陵井中至乙亥夜去

武帝元鼎五年蛙與蝦蟆羣鬭
大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鬭孝文
廟下邑中蛇死 蛇孽
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于信都長五寸以下
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
哀帝建平二年東萊平度出大魚長八丈高丈一尺
七枚皆死 漢書五行志
草木之妖
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華棗實 五行志
文帝六年冬十月桃李華 本紀
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
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文昌邑王國社有
枯木復生枝葉眭孟以為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
民間受命為天子者
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
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
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
茅鄉社有大槐吏伐斷之其夜槐復立其故處 漢書五行志
成帝建始四年秋桃李實 本紀
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木生支如人頭眉目須
皆具亡髮耳
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支

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頿髮稍長大凡長六寸
一分

建平三年零陵有木僵地圍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
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木自立故處
元帝永光三年天雨草而葉相樛結大如彈
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並五行志）

雜變異

景帝三年十二月吳二城門自傾大船自覆
宣帝時大司馬霍禹所居第門自壞
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牡自亡函谷關次
門牡亦自亡

哀帝時大司馬董賢第門自壞
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
少府趙玄為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
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並五行志）
元壽元年九月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紀）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
旦衣在外牀上寢令以聞用太牢祠（紀）

占驗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
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
其旤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
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擥仲舒
別向歆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
行事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五行志敘）

（不錄）

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
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
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
言仿彿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
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
之大戒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結怨彊臣罪辜
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李尋傳贊）

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並藝文志）
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
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
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

西漢會要卷第三十

建寧郡前撫州州學教授徐天麟

職官一

上公 四輔附

大師 古官。平帝元始元年[illegible]

大傅 古官。高后元年初置，金印紫綬。後省。八年復置，後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

大保 古官。平帝元始元年初置，位次大傅。[illegible]

四輔

[illegible]平帝元始元年，復四輔之職。[illegible]

師友

成帝時，張禹以特進為天子師。[illegible]平帝即位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金氏友。[illegible]

三公

丞相

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illegible]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illegible]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臣天麟[illegible]

丞相徵事 [illegible]

丞相史 [illegible]

丞相少史 [illegible]

東曹掾 [illegible]

西曹掾 [illegible]

集曹掾 [illegible]

奏曹 [illegible]主簿陪賜故君奏曹

議曹 李尋見翟方進傳

主簿 魏相傳主簿陸賜

大車屬 鄭崇為丞相大車屬

丞相屬 地理志朱贛

侍曹 陳遵傳

從史 [illegible]從史之[illegible]

掾史 翟方進傳[illegible]

宰士 [illegible]

計相 張蒼為計相[illegible]

詩者

太尉

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 表爰盎傳云本兵柄

高帝二年太尉長安侯盧綰五年罷太尉官十一年

周勃爲太尉後官省 司馬遷將相表

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呂勃爲太尉 本傳呂太[illegible][illegible]漢及史記世家皆云六年而功臣表云高后四年置太尉又將相表云高后四年置太尉官絳侯爲太尉世家及兩表其文自相抵牾今止從世家

孝文三年罷太尉官屬丞相 本紀

孝景三年置太尉官 司馬遷將相表及漢書周亞夫傳

七年罷太尉官 本紀

孝武建元元年置太尉二年罷太尉官 史記將相表

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 師古曰冠者加於其上共爲一官也

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

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大司馬印綬官屬冠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有長史秩千石 百官表

大司馬司直 平帝召金欽爲大司馬司直漢舊儀云武帝元狩五年初置

大尉史 漢孟康張戍廣儀注大尉史秩四百石

功曹 大將軍王鳳除蕭育功曹

西曹掾 [illegible]

大司馬掾 孝平本紀

議曹史 大司馬史高辟東閣爲議曹史

門下史 大司馬車騎將軍召揚雄以爲門下史

主簿 大司馬商除杜鄴主簿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 茂陵書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 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綬祿比丞相置長史如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侍御史有繡衣直指 服虔曰指事而行無阿私也師古曰衣以繡者尊寵之也 出討姦猾治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 百官表

御史中執法 韋昭曰中執法中丞也

御史中丞從事 于定國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

符璽御史 周昌傳趙堯爲符璽御史 御史治書尚符璽者有

印綬 表

治書御史 見上

監軍御史 胡建傳

御史大夫掾 何並大司空掾嚴延年爲御史掾

西曹掾 大司空何武除鮑宣爲西曹掾

莫府
衛將軍舍人 史記衛將軍舍人田仁以壯勇爲衛將軍舍人
衛將軍掾 衛由
前後左右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
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長
史秩千石 百官表
莫府
右將軍史 溝洫志部右將軍史韓牧言
列將軍 別將并莫府附
上將軍 高后七年以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見本紀
游擊將軍 功臣表高帝初韓說以游擊將軍別定代
將屯將軍 文紀後七年令屬國捍爲將屯將軍
復土將軍 文紀後七年以武爲復土將軍 軍如淳曰主穿壙填瘞事
復土都尉 哀帝崩董由爲復土都尉 元后傳守復土都尉
驍騎將軍 武紀元光元年李廣
驍騎都尉 功臣表齊受驍騎都尉又史記功臣表董爲驍騎都尉
護軍將軍 韓安國傳元光二年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
輕車將軍 武紀元光三年公孫賀爲輕車將軍
輕車都尉
材官將軍 武紀元光二年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
騎將軍 武紀元光六年騎將軍公孫敖出代下文云代郡將軍

大史掌故 儒林傳兒寬
史書令史 藝文志
待詔 律曆志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曆
大典星 律曆志射姓
治曆 律曆志鄧平
望氣 李尋傳望氣王翔
望氣佐 郊祀志武帝遣望氣佐候蓬萊
高廟僕射 王莽傳上哀章持金匱至高廟以付僕射
廟郎 功臣表江德坐廟郎夜失火免
寢郎 馮參
園郎 翟方進傳云故事丞相皆爲園郎
禮官大夫 儒林傳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
尚書令長 孟喜
寫書官 武帝置寫書之官當屬大史故附于此
博士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千人武
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
十二人 百官表
楊何易　歐陽書　后蒼禮
公羊春秋 以上武帝立　施孟易　梁丘易
大小夏侯尚書　穀梁春秋　大小戴禮 以上宣帝立
京氏易 元帝立　左氏春秋　古文尚書

毛詩 逸經以上平帝立

博士弟子五十人 儒林傳武帝置

歌吹諸生 儒林傳

光祿勳 大夫 郎 謁者 期門羽林

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 應劭曰光者明也勳者功也 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 百官表

掾 光祿勳于永擧王嘉爲掾

主事 張安世爲光祿勳郎辟主事白行治

大夫

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 百官表

文學光祿大夫 夏侯勝

郎

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千石 百官表 如淳曰主車曰車郎主戶衛曰戶郎 漢儀注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戶郎也

外郎 東觀外郎滿六歲賜爵二級 蘇林曰外郎散郎也

郎署長 馮唐爲郎中署長師古曰郎署之長 爰盎傳上幸上林郎署長作

衛列傳注 夫人生

車郎 藝文志車郎張豐 漢儀曰主車曰車郎

議郎 劉向

戶衛 功臣表郭蒙

騎郎將 王吸 李廣 師古曰騎郎之將爲騎郎

郎中騎千人 功臣表靳彊

謁者

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 百官表

期門

期門 服虔曰與期門下以微行後遂以爲官名 掌執兵送從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 百官表 師古曰賁與奔同言如猛獸之奔

給事期門 史記功臣表董忠

羽林

羽林 師古曰羽林亦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 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 百官表

羽林黃頭郎

僕射

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軍屯吏、騶、宰、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孟康曰皆有僕射隨所領之事以為號也若軍屯吏則曰軍屯僕射永巷則曰永巷僕射

衞尉

衞尉，秦官，掌宮門衞屯兵，師古曰漢舊儀云衞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衞士於周垣下為區廬區廬者若今之仗宿屋矣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衞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衞士、旅賁三令丞。師古曰漢官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令秩六百石旅賁掌執戈戟賁讀與奔同言為奔走之任也衞士三丞。又諸屯衞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長樂、建章、甘泉衞尉皆掌其宮，職略同，不常置。

未央衞尉 李廣

長樂司馬 [illegible]

衞司馬 谷吉

衞候 馮奉世

長樂屯衞司馬 馮逡

長樂戶將 尹更始

建章監 衞青 李陵

給事建章 衞青

公車大誰卒 [illegible]

執盾

執戟

武士

騶

大僕

太僕，秦官，掌輿馬，有兩丞。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又邊郡六牧師菀令各三丞；又牧橐、昆蹏令丞皆屬焉。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為挏馬，初置路軨。

駿馬監 傅介子

平樂廄監 傅介子

栘中監 蘇武 師古曰栘中廄名

家車吏

廄司御

農官

廷尉

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哀帝元壽二年復為大理王莽改曰作士 百官表又宣紀地節三年初置廷尉平四人

廷尉史 廷尉掾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見兒寬傳又路溫舒為獄史曹掾守廷尉史

[illegible]

奏讞掾 廷尉湯以兒寬為奏讞掾

奏曹掾 廷尉請路溫舒署奏曹掾

掾 廷尉以從史兒寬為之

從史 兒寬傳師古曰只隨官僚不主文書

廷尉文學卒史 兒寬以掌故功次補卒史

書佐 薛宣少為廷尉書佐

大鴻臚

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 應劭曰郊廟行禮讚九賓鴻聲臚傳之也 屬官有行人譯官別火三令丞 如淳曰漢儀注別火令官主治改火之事 及郡邸長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為大行令初置別火王莽改大鴻臚曰典樂初置郡國邸屬少府中屬中尉後屬大鴻臚 百官表

主客 成帝時金參為主客服 又云主胡客屬大鴻臚

大鴻臚文學 平當以治禮丞功次補文學

大行治禮 王莽傳公賓就故大行治禮

王莽改少府曰共工 百官表

蕭望之領尚書事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聽 本傳

成帝建始四年春罷中書宦官 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為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宣帝時任中書官弘恭為令石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專權用事至成帝乃罷其官 初置尚書員五人 漢舊儀云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 並見本紀

尚書郎 史記功臣表王[illegible]元[illegible] 官表云西漢舊置四人

尚書史 藝文志

給事尚書 張安世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

尚符璽郎 霍光傳

大醫監 霍光傳

侍醫 藝文志侍醫李柱國校方 師古曰侍天子之醫

大官獻食丞 陳湯

大官獻丞 張敞傳注云主貢獻物

食監 昌邑王亂大官趣具亡關食監

尚食 惠紀

尚席 周亞夫傳賞賜尚席取箸 漢有五尚 尚冠尚衣尚帳尚浴尚席 尚食 [illegible]

宦者

樂府音監 張放傳音監景武 孟康曰監主樂人

樂府游徼 張放傳游徼莽

令史 張放傳

東織室令史 宣帝紀張赦

中書僕射 石顯

黃門倡 藝文志車忠

倡監 東方朔傳

馬監 金日磾

黃門騎馬 蘇武傳官騎與黃門騎馬争船 師古曰天子騎馬之在黃門者也

狗監 蜀人楊得意爲狗監 師古曰主天子田獵犬

給事狗監 李延年

鉤盾冗從 藝文志李步昌

尚方待詔 郊祀志下

掖庭獄丞 趙后傳籍武

掖庭牛官令 趙后傳

掖庭戶衛 趙后傳

少內嗇夫 [illegible]掖庭主藏之官

暴室丞 [illegible]師古曰掖庭主織作染練之署故謂之暴室取暴曬爲名耳

[illegible]

暴室嗇夫 許廣漢

農官 食貨志云武帝水衡少府皆置農官

中謁者 [illegible]

中校五丞 百官表

典屬國

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屬官九譯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鴻臚 百官表

武帝紀元狩二年 表作三年當考 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 [illegible]

安定 [illegible]　天水 勇士

上郡 龜茲　西河 美稷

五原　已上並屬國都尉治 地理志

宣帝神爵二年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本紀

五鳳三年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本紀

水衡都尉

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圃輯濯鍾官技巧六廄辯銅九官令丞 [illegible] 又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又甘泉上林都水[illegible]

水七官長丞皆屬焉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均輸四丞御羞兩丞都水三丞禁圃兩尉甘泉上林四丞成帝建始二年省技巧六廐官王莽改水衡都尉曰予虞初御羞上林衡官及鑄錢皆屬少府 百官表

虎圈嗇夫 張釋之傳

輯濯士 鄧通傳師古曰輯濯行船者也

農官 食貨志武帝以御少府皆置農官

領護三輔都水 成帝紀[illegible]劉[illegible]參[illegible]

西漢會要卷第三十一

西漢會要卷第三十二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職官二

宮官

詹事

詹事秦官 應劭曰詹省也給也臣瓚曰茂陵書詹事秩真二千石 掌皇后太子家有丞 師古曰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隨其所在以名官 屬官有太子率更家令丞僕中盾衛率廚廄長丞 張晏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應劭曰中盾主周衛徼道秩四百石如淳曰漢儀注衛率主門衛秩千石師古曰掌知刻漏故曰率更自此以上太子之官也更音工衡反 又中長秋私府永巷倉廄祠祀食官令長丞諸宦官皆屬焉 師古曰自此以上皆皇后之官 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官并屬大長秋 百官表師古曰省皇后詹事總屬長秋也

中廄令 [illegible]弘恭為中廄令三輔黃圖云中廄皇后車馬所在

中御府令 霍光傳中御府令高昌又谷永傳[illegible]中御府用度

中少府 王昌[illegible] 師古曰皇后官

舍人 功臣表成[illegible]侯屬信為呂氏舍人

長信詹事

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長樂少府 百官表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名也居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居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也

哀帝即位尊定陶太后曰共皇太后丁姬曰共

皇后各置左右詹事 本紀臣天驥按爲事置左右詹于此

建平二年尊傅太后爲皇太太后稱永信宮丁太后爲帝太后稱中安宮帝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爲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 外戚傳

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 見太僕條

長信太僕 王莽傳長信太僕閎臣天驥按此官即哀帝所置四太僕之一也

長樂衛尉 見衛尉條

長樂長御 王莽傳上

長信庭林表 叙傳師古曰林表官名長信宮庭之林表孟康曰婦人官也

大公家令 附

大公僕 史記功臣表羅設祖

大長秋

將行秦官 應劭曰皇后卿也 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 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常久之義故以爲皇后官名 或用中人或用士人 百官表

太子太傅少傅

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屬官有太子門大夫 應劭曰員五人秩六百石 庶子 應劭曰員五人秩六百石 先馬 張晏曰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如淳曰前驅也先或作洗 舍人 瓚官儀云秩二百石

太子中庶子 史丹金敞皆爲之臣天驥按鄒陽傳奏任大子蒙亡爲也傳號有中庶子則六國時已有此官沈約云漢置六典云秦官皆非是也

太子御驂乘 惠紀

護太子家 元帝紀史丹

軍官

大將軍

高帝拜韓信爲大將軍 本傳

景帝拜竇嬰爲大將軍 本傳

武帝以衛青爲大將軍位在諸公上 史記汲黯傳

元狩四年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爲大司馬 霍去病傳按後漢志云初武帝以衛青數征伐有功爲大將軍欲尊寵之以古尊官唯有三公諸將軍始自秦置以爲將號乃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

莫府

大將軍長史 丙吉自自軍市令遷

大將軍軍中司馬 王鳳奏請王尊補

莫府校尉 霍光請調益莫府校尉

大將軍從事中郎 王鳳奏以陳湯爲之

大將軍軍監 匈奴傳上治衆等四人

大將軍史 王仲翁漢儀注大將軍史秩四百石

給事大將軍莫府 蔡義

票騎將軍

史記衛驃騎

武帝元狩四年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 霍去病傳

莫府

票騎將軍司馬 趙破奴

原缺

驃騎司馬 霍去病傳從破奴

票姚校尉 霍去病爲之 [illegible]作票[illegible]

驃騎將軍史 藝文志朱宇

車騎將軍

高帝八年遷靳歙爲車騎將軍 本傳

宣帝地節三年拜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七月罷車騎將軍屯兵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 張安世傳

車騎將軍王音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爲將軍 元后傳

莫府

車騎將軍長史 趙充國由中郎遷

車騎都尉 [illegible]

從事中郎 [illegible]

車騎將軍市令 丙吉

車騎將軍掾 王尊表奏云敞爲掾

車騎將軍千人 王莽傳上 師古曰千人官名屬車騎將軍

衛將軍

山都正侯王恬啓以衛將軍擊陳豨 功臣表

文帝即位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二年罷衛將軍 紀

張安世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更爲衛將軍 本傳

伏波將軍 元鼎五年路博德爲伏波將軍[illegible]

伏波司馬 功臣表[illegible]

樓船將軍 元鼎五年楊僕爲樓船將軍見南粵傳

戈船將軍 武紀元鼎五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 師古曰船下安戈戟以禦蛟鼉水蟲之害

下瀨將軍 武紀元鼎五年甲爲下瀨將軍

橫海將軍 武紀元鼎六年韓說

橫海校尉 東粵傳橫海校尉福

浮沮將軍 武紀元鼎六年公孫賀

匈河將軍 武紀元鼎六年趙破奴

十二部將軍 武紀元封元年詔曰朕將巡邊垂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

拔胡將軍 元封四年郭昌見本傳

中將軍 公孫敖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見本傳

因杅將軍 太初元年公孫敖見本紀服虔曰因杅地名因所征以名將軍

貳師將軍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見本傳

執馬校尉 武帝拜習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

驅馬校尉

浚稽將軍 武紀天漢三年趙破奴 [illegible]浚稽山在武威北

彊弩將軍 武帝立十七歲李沮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

彊弩將軍長史 韓延壽請徵延年爲長史

彊弩都尉 路博德

度遼將軍 昭紀元鳳三年以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 應劭曰當度遼水往擊烏丸故以爲號

虎牙將軍 宣紀本始二年田順

蒲類將軍 宣紀本始二年趙充國爲匈奴傳有蒲類澤

祁連將軍 宣紀本始二年田廣明爲師古曰祁連匈奴中山名也

破羌將軍 宣紀神爵元年辛武賢

護羌將軍 見王尊傳

護羌將軍護羌校尉 師古曰爲校尉主轄護羌 [illegible] 護羌將軍也王尊 [illegible]

奮威將軍 元紀永光二年以右將軍馮奉世爲 [illegible] 奉世傳作奮武將軍宋祁說誤

建威將軍 永光三年 [illegible]

步兵將軍 平帝元始五年執金吾王駿見百官表

文成將軍 武帝元狩中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見 [illegible]

五利將軍 封禪書元鼎四年拜欒大爲五利將軍 [illegible] 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

天士將軍 見上

地士將軍 見上

大通將軍 見上

天道將軍 封禪書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 [illegible] 立白茅上五利亦立白茅上天道將 [illegible]

天子道天神也

別將

重將 功臣表南安侯宣虎以重將破臧荼 [illegible] 師古曰主將領輜重也

廄將 功臣表留侯張良以廄將起下邳

城將 功臣表東武侯郭蒙入爲漢城將師古曰將築城之兵

右林將 功臣表 [illegible] 三年 [illegible] 許 [illegible] 以羽林將初從師古曰猶言羽林之將

弩將 功臣表清簡侯室中同以弩將初起從入漢

[illegible]英府

軍正 [illegible] 漢

軍正丞 胡建傳天漢中建守軍正丞 [illegible]

部將 [illegible] 上 [illegible] 百人 [illegible] 部 [illegible] 五百人 [illegible]

長部 [illegible] 表 [illegible] 史記作長鈹

軍門都尉 [illegible] 大將

校司馬 [illegible] 校司馬

輕騎校尉 衛青傳 [illegible] 都 [illegible]

營軍司馬 [illegible] 行 [illegible] 請 [illegible] 營軍司馬

軍司馬 [illegible] 大將軍 [illegible] 軍司馬

左司馬 孔聚以左司馬入漢

右司馬 [illegible] 右司馬 [illegible]

騎司馬 [illegible] 侯 [illegible] 司馬從

車司馬 [illegible]

軍司空 杜延年 [illegible] 軍司空 [illegible]

軍司空令 [illegible] 馮 [illegible]

連敖 [illegible] 連敖

軍候假丞 陳湯 [illegible]

將軍舍人 [illegible] 舍人

軍武庫令 [illegible] 大將軍 [illegible] 武庫令

門尉 [illegible] 侯 [illegible] 門尉 [illegible]

壘尉 主壘壁之事

軍匠 [illegible] 侯 [illegible] 成延 [illegible] 軍匠 [illegible]

職志 沈公曰周官為職志應劭曰掌主旗也

駢騎 功臣表索隱以駢騎從師古曰二馬曰駢□□謂並兩騎為軍翼也

說衛 許盎以說衛入漢師古曰說讀曰稅謂軍行初舍止之時為衛

隊率 申屠嘉材官還為隊率

隊史 蘇丘以襄目執盾隊史從

執矛 中邑侯朱進以執矛從並功臣表

護軍都尉

護軍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成帝綏和元年居大司馬府比司直哀帝元壽元年更名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 百官表

護軍中尉 高帝時陳平為護軍中尉使盡護諸將見本傳

護軍射師 藝文志王賀

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元帝初元四年去節成帝元延四年省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為司隸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 百官表

從事 鮑宣傳

掾 趙后傳司隸解光遣從事掾業史望

史 趙后傳見上

假佐 王尊傳假佐放

城門校尉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 百官表 又劉屈氂傳云武帝征和二年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

領城門兵 孔光為太常領城門兵王音為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

城門令史 王莽傳王興者故城門令史

八校尉 中壘 屯騎 步兵 越騎 長水 胡騎 射聲 虎賁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 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

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

越騎校尉掌越騎 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晉灼曰取其材力超越也師古曰宣紀言佽飛射士胡越騎又此有胡騎校尉如說是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 師古曰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以宣曲者

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 師古曰胡騎之屯池陽者也

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 服虔曰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應劭曰須詔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也

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自司隸至虎賁校尉秩皆二千石 百官表臣瓚按中壘歲掌北軍則知八校皆北軍也又都五營即八校之所省者也而後書每稱北軍五校之稱則八校屬北軍又明矣

監北軍使者 劉屈氂傳任安又史記云武帝使任安護北軍

北軍錢官 史記任安為北軍錢官

西域都護

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初置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 百官表又西域傳云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

十八

陽威白虎合騎之校陳湯斬至支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見本傳

屯田校尉西域傳云武帝通西域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置都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

渠犂田官西域傳所謂屯田校尉

北假田官元紀初元五年罷北假田官

伊循都尉西域傳元鳳四年立尉屠耆爲樓蘭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王請曰國中有伊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司馬注見上

護苑使者大司馬音爲長史谷永爲之

戊己校尉西域傳元帝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

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百官表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爲名也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說戊己居中鎮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

戊己校尉史王莽傳中陳良終帶

奉車都尉駙馬都尉

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百官表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爲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

西漢會要卷第三十二

原缺

郡國

諸侯王國

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掌治其國有大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羣卿大夫都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武帝改漢內史爲京兆尹中尉爲執金吾郎中令爲光祿勳故王國如故損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大僕曰僕秩亦千石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大守中尉如郡都尉百官表

成帝綏和中何武爲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不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師古曰與讀曰豫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爲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內史爲中尉何武傳

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諸侯王表應劭曰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

相掾梁平王襄傳

舍人魏勃捧齊舍人門

從史 爰盎傳

內史丞 藝文志河間內史丞王定

內史掾 廣川王傳

侍御史 太倉公傳齊侍御史成

大中大夫 史記年表薄昭

中大夫 太倉公傳齊中大夫病齲齒

中郎將 梁王立傳

中郎 伍被爲淮南中郎

侍郎 王尊傳

衛士長 昌邑王傳

廄長 王尊傳

大倉令 齊太倉令淳于公

宰人 龔遂傳昌邑王嘗與騶奴宰人游戲

私府長 路溫舒傳廣陽私府長 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

中御府長 太倉公傳齊中御府長信 田叔傳云魯王發中府錢 師古曰中府長之財

已出

中謁者 東平王傳中謁者信

黃門郎 師丹傳段猶

大官令 燕王旦傳

食官長 梁王襄傳

尚食監 丙吉傳寓法

永巷長 太倉公傳

宦者 燕王旦傳

中傅 武紀濟川王明坐殺其中傅廢遷房陵 師古曰中傅宦者也 文三王傳作太傅與紀不同

醫工長 燕王旦傳

大醫 太倉公傳

侍醫 太倉公傳

尚方 [illegible] 注云主尚方

少史 河間王妃少史自貴

侍中 霍光傳昌邑王書問侍中君卿

常侍 楚王韓嬰舍人爲常侍

長史 梁十王傳日欲刺傷梁長史

司馬司空 太倉公傳齊淳于司馬 比宮司空

太子師傅 吳王濞傳

大將軍 吳田祿伯爲大將軍

將軍 齊王襄以魏勃爲將軍 丁寬爲梁孝王將軍

關內侯 霍光傳姊夫昌邑關內侯

左右閣都尉 倉公傳齊左右閣都尉

大輿 [illegible] 師古曰主輿之

冗從 枚皋爲梁王冗從爭 師古曰冗散從王者也

內官

夫人 廣川王傳昭信夫人陶望卿夫人

美人 淮南王傳令故美人材人

材人 見上

八子 燕王旦傳以令晝八子秩比六百石

孺子 中山王傳

家人子 景十三王傳

永巷僕射 廣川王傳案其大婢爲僕射主永巷

異姓諸侯王

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劒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表

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韓信 贊

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責平勃曰始與高帝唼血而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 王陵傳

西楚霸王項籍都彭城漢五年誅徙韓信爲楚王六年廢爲侯

衡山王吳芮都邾漢五年芮徙長沙

原缺

臨江王共敖都江陵漢三年八月子尉嗣爲王五年十二月漢虜尉

九江王英布都六漢二年十二月降漢四年漢立布爲淮南王十一年布反誅

趙王張耳都襄國漢元年九月耳降漢十月代王歇還王趙二年十月漢滅歇三年十一月漢復立張耳爲趙王五年耳薨子敖嗣爲王八年敖廢爲侯

代王趙歇都代漢元年十月徙歇王趙以陳餘爲代王號安成君二年十一月屬漢爲太原郡五年以太原爲國王韓信九月反降匈奴

齊王田都都臨菑漢元年四月降楚田榮爲齊王十二月項籍擊殺榮立故齊王田假爲齊王二年二月田榮弟橫擊殺假立田榮子廣爲齊王三年十一月漢將韓信擊殺廣屬漢爲郡四年置齊國王韓信五年徙王楚立濟北王田安都博陽漢元年六月田榮擊殺安屬齊

膠東王田市都即墨漢元年五月田榮擊殺市屬齊

雍王章邯都廢丘漢二年漢殺邯屬漢爲中地隴西北地郡

塞王司馬欣都櫟陽漢元年七月降漢爲渭南河上郡

翟王董翳都高奴漢元年七月降漢爲上郡

燕王臧荼都薊漢四年九月反誅以後九月盧綰爲燕

原缺

部刺史

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 師古曰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淩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祅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 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 百官表

郡守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大守 百官表

郡掾

別駕 黃霸傳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

主簿 朱博傳

書佐 朱博傳又王尊補書佐注云律大守書佐十人

功曹 鮑宣為都尉太守功曹朱博傳為亭長遷為功曹

議曹 [illegible]爲議曹

賊曹掾 薛宣傳賊曹掾張扶通典云主刑法

決曹掾 薛宣傳決曹掾王立又路溫舒決曹史漢舊儀云決曹主罪法事

賊捕掾 張敞傳賊捕掾絮舜師古曰主捕掾

督郵書掾 朱博傳以為督郵書掾所部職辦

都吏 文紀二千石遣都吏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

少府 文翁傳減省少府用度師古曰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

守屬 王尊傳守屬

給事大守府 咸宣以佐史給事河東守府張湯給事內史為甯成掾

司空 [illegible]大守犯法者以律甚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作役官

都尉

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 百官表

關都尉秦官農都尉屬國都尉皆武帝初置 百官表

受降都尉 匈奴傳

宜禾都尉 地理志敦煌郡

護漕都尉 [illegible]

尉史 匈奴傳尉史如淳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

京兆 華陰京輔都尉治　馮翊 高陵左輔都尉治

扶風 郿右輔都尉治　大原 廣武都尉治

東郡 東阿都尉治　陳留 外黃都尉治

汝南 女陰都尉治　南陽 鄧都尉治

南郡 夷陵都尉治　九江 歷陽都尉治

清河 貝丘都尉治　鉅鹿 下曲陽都尉治

魏 鄴都尉治　涿 安平都尉治

常山 南行唐都尉治　勃海 高城都尉治

平原 樂陵都尉治
千乘 蓼城都尉治
濟南 於陵都尉治
泰山 盧都尉治
琅邪 姑幕都尉治
東海 費都尉治
山陽 單父都尉治
沛 蘄都尉治
臨淮 盱眙都尉治
丹陽 歙都尉治
會稽 錢唐西部都尉治 陽羨 鄞 南部都尉治 回浦南部都尉治 會稽東部都尉治
豫章 新淦都尉治
漢中 褒中都尉治
廣漢 綿竹都尉治 陰平道北部都尉治
犍為 漢陽都尉治
越巂 定莋都尉治
牂牁 進桑南部都尉治
金城 孝宣神爵二年置金城 趙充國傳充國西至西部都尉府 孟康曰在金城
張掖 日勒都尉治 居延都尉治
天水 勇士屬國都尉治滿福
安定 三水屬國都尉治 參䜌主騎都尉治
隴西 臨洮南部都尉治 又東部都尉治東部障
酒泉 會水北部都尉治偃泉障 乾齊西部都尉治西部障
敦煌 中部都尉治步廣候官 廣至宜禾都尉治昆侖障 龍勒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
北地 富平北部都尉治神泉障 渾懷都尉治塞外渾懷障
上郡 匈歸都尉治塞外匈歸障 高望北部都尉治 望松北部都尉治 龜茲屬國都尉治
上河 在西河富平 於此為農都尉 師古曰上河地名
朔方 西部都尉治窳渾 渠搜中部都尉治 廣牧東部都尉治
五原 東部都尉治稒陽 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 蒲澤屬國都尉治 西部都尉治田辟

雲中 陶林東部都尉治 楨陵西部都尉治 北輿中部都尉治
定襄 武進西部都尉治 武要東部都尉治 武皋中部都尉治
鴈門 沃陽西部都尉治 平城東部都尉治
代郡 高柳西部都尉治 且如中部都尉治 馬城東部都尉治
上谷 寧西部都尉治 女祁東部都尉治
漁陽 要陽都尉治
右北平 薋都尉治
遼西 柳城西部都尉治 交黎東部都尉治
樂浪 昭明南部都尉治
遼東 無慮西部都尉治 候城中部都尉治 武次東部都尉治
鬱林 領方都尉治
交趾 麊泠都尉治
合浦 朱盧都尉治
九眞 無切都尉治

郡國均輸鹽鐵官

武帝元封元年因桑弘羊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 韋昭曰主鼓鑄鐵 使屬所在縣 食貨志

元帝初元五年罷鹽鐵官永光三年復 本紀

千乘郡 河東 東? 鹽官 均輸官

已上並有均輸官

河東 安邑
大原 晉陽
南郡 巫
鉅鹿 堂陽
勃海 章武
千乘
琅邪 海曲 計斤 長廣
會稽 海鹽
犍為 南安
蜀 臨邛
益州 連然
巴 朐忍

安定 三水　北地 弋居
上郡 獨樂　西河 富昌
朔方 沃壄　五原 成宜
鴈門 樓煩沃陽有長丞　漁陽 泉州
隴西　遼西 海陽
遼東 平郭　南海 番禺
蒼梧 高安　東平
北海 都昌壽光　東萊 曲城揚陽惤當利東牟
已上並有鹽官
京兆 鄭　左馮翊 夏陽
右扶風 雍漆　弘農 宜陽澠池

河東 安邑皮氏絳平陽　大原 大陵
河內 隆慮　河南
潁川 陽城　汝南 西平
南陽 宛　廬江 皖
山陽　沛 沛
魏 武安　常山 都鄉
千乘 郡千乘　濟南 東平陵歷城
泰山 嬴　齊 臨淄
東萊 東牟　東海 下邳朐
臨淮 鹽瀆堂邑　桂陽
漢中 沔陽　犍為 武陽南安

蜀 臨邛　琅邪
漁陽 漁陽　右北平 夕陽
遼東 平郭　隴西
膠東 郁秩　魯
楚 彭城　廣陵
中山 北平　東平
城陽 莒　涿
已上並有鐵官 並地理志
列郡別置官
齊三服官 貢禹傳禹上書曰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十人一歲費數鉅萬

元帝初元五年罷齊三服官 本紀
哀帝即位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作無輸 本紀
陳留 襄邑　齊 臨淄
已上並有服官
河南 郡　南陽 宛
濟南 東平陵　泰山 郡奉高
潁川 郡　河內 懷
蜀 成都　廣漢 郡雒
已上並有工官
雒陽武庫令 魏相傳車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

原缺

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百官表

掾史

縣掾 郭解傳楊季主子為縣掾

門下掾 劉涉傳王前公為茂陵門下掾

戶曹掾史 尹賞為長安令部戶曹掾史

縣史 蕭育以縣史給事侯家

令史 項羽傳陳嬰故東陽令史

獄史 于公為縣獄史

獄小史 路溫舒為獄小史

小史 田冀明傳圖小史

外史 平帝元始元年置外史閭師秩六百石

閭師 上見

校經師 平帝元始三年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庠序孝經師 上見

功曹 朱博傳給事縣為亭長稍遷為功曹

鄉史 尹賞傳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

里正 上見

里監門 酈食其為里監門

求盜 高帝紀應劭曰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

西漢會要卷第三十三

原缺

宜第一然上心欲何爲第一鄂千秋曰蕭何當第一
參次之上迺令何第一（蕭何傳）

十二年詔曰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
與天下之豪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
之王次爲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爲列侯皆
令自致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
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
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功臣可謂亡負矣云
云（本紀）

高后二年詔曰高皇帝正飭天下諸有功者皆受分
地爲列侯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

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臧于高廟世
世勿絶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
臣平等言謹與絳侯臣勃曲周侯臣商潁陰侯臣嬰
安國侯臣陵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陛下加惠
以功次定朝位臣請臧高廟奏可

封外戚

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
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
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
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
太后喜罷朝陵責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而盟諸君
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
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
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
之（王陵傳）

周亞夫爲丞相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曰
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兄長君之子章武竇廣國太后弟）及臣即位迺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
各以時行耳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迺其子彭
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上曰請得與丞相
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
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

也上默然而沮（周亞夫傳）

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劉氏不王
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
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脩侯犯色卒用
廢黜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
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寖廣
博矣（十王侯表）

成帝河平二年六月悉封諸舅王譚爲平阿侯商爲
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
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母李氏更嫁爲河內
苟賓妻生子參太后欲以田蚡爲比而封之上曰封

因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元后傳

哀帝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顓制邪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以禮至于成人惠厚至篤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前追號皇太太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悼焉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哀侯鄭崇傳

封丞相

元朔中公孫弘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本傳

孝武元功宿將略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於是寵以列侯之爵自是之後宰相畢侯矣恩澤侯表

朱博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上書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臣過制願還千戶本傳

平當為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本傳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夏封爵侯日冬月非封侯時

遣列侯就國

文帝二年十月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本紀

下

三年十一月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

景帝後二年十月省徹侯之國晉灼曰文帝遣列侯之國今省之

繼絕

高帝五年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恤楚衆以定其主齊王信習知楚風俗更立為楚王本紀

孝文元年更封蕭延為鄭侯（功臣表）

孝景二年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列侯（本紀）

中元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呂孫子為列侯（本紀）

孝武元光二年封高祖功臣五人後為列侯（本紀）

元狩三年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為列侯（本紀）

孝宣地節二年詔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本紀）

地節四年封故酇侯蕭何曾孫建世為侯（本紀）

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毋嗣者復其次（本紀）

功臣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杜業納說曰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眾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脩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功臣表）

元康四年賜故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又賜功臣適後黃金人二十斤（本紀）

成帝元延元年封蕭相國後喜為酇侯（本紀）

孝平元始二年封故大司馬博陸侯霍光從父昆弟曾孫陽宣平侯張敖元孫慶忌周勃元孫共（漢本傳乃元孫之子）舞陽侯樊噲元孫之子章皆為列侯復爵賜故曲周侯酈商等後元孫酈明友等百一十三人爵關內侯食邑各有差（本紀）

元始中太皇太后詔賜公孫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召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王四夷君長

高帝五年詔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本紀）

十一年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為南粵王

使陸賈即授璽綬它稽首稱臣（本紀）
十二年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世立以爲南海王（本紀）
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
廼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閩粵傳）
武帝建元四年南粵王胡遣太子嬰齊入宿衛元鼎
四年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
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中尉大傅印餘得自置（本傳）
建元六年閩越王郢攻南越越人殺郢降天子曰郢
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廼使郎中將立丑
爲粵繇王奉閩粵祭祀（本傳）
孝昭始元六年詔曰鉤町王毋波率其君長人民擊
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毋波爲鉤町王（本紀）
匈奴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本傳王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
西南夷君長以百入（越本傳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本傳）
傅介子斬樓蘭王頭傳詣闕廼立王弟尉屠耆爲王
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西域傳）
關都尉文忠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爲罽賓王（同上）
西域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
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
十六人（本傳）

侯降虜
昔書稱蠻夷帥服詩云徐方既倈春秋列潞子之爵
許其慕諸夏也漢興至于孝文時廼有弓高襄城之
封雖自外倈本功臣後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
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云云（功臣表下）
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表云唯徐盧）上欲侯之以
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
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廼悉封徐盧
等爲列侯（周亞夫傳）

封方士
欒大見武帝言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
得僊人可致也上廼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
印得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詔以二千戶封
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郊祀志）

婦人爵邑
高帝封兄伯妻爲陰安侯
高后二年封蕭何夫人爲酇侯（蕭何傳）
樊噲妻呂須爲臨光侯
列侯夫人夫人（文紀七年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爲列侯不得稱也）
孝文十二年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本紀）

武帝尊王皇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外戚傳）
王皇后前夫金氏女封脩成君賜湯沐邑（上同）
宣帝地節四年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以博平蠡吾
兩縣戶萬一千爲湯沐邑（王夫人傳）
金當上南大行爲大夫人（文穎曰南當母名也上名狀求大行）
王莽母賜號曰功顯君（王莽傳）
平帝賜三妹謁臣號脩義君哉皮爲承禮君鬲子爲
尊德君食邑各二千戶（衞姬傳按本紀云賜帝女弟四人號皆爲君今傳云三妹與紀不同當考）
王莽白尊大后姊妹君俠爲廣恩君君力爲廣惠君
君弟爲廣施君皆食湯沐邑（元后傳）

封建雜錄

列侯所食縣曰國（百官表）
高帝十二年詔列侯皆令自致吏得賦斂女子公主
爲列侯食邑者佩之印賜大第室（本紀）
列侯賜餐錢奉邑（百官紀應劭云諸侯四時得湯沐餐錢）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衣稅率戶二百千戶之君
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貨殖傳）
孝武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
法奪爵者百六人（紀漢儀注云諸侯以戶口酎黃金於高廟）
孝宣地節四年襄陽侯聖坐酎金斤八兩少四兩免

五鳳四年朝侯固城坐酎金少四兩免
楊丘侯坐出國界耐爲司寇（列侯坐罪奪爵者多矣畧舉數條以爲例）
終陵侯華祿坐出界耐爲司寇（表）
祚陽侯仁坐擅興繇賦削爵一級（此類甚多皆不具載）
孝景中二年令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策列侯
薨大行奏謚誄策遣大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
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亡過三百人畢
事（本紀）
平當爲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本傳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時且以賜爵關內侯也）

西漢會要卷第三十四

西漢會要卷第三十五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

職官五

加官

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騎並乘輿車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大夫皆秦制（百官表）

西域都護加官（見下卷本傳）

爵

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皆秦制以賞功勞徹侯金印紫綬避武帝諱曰通侯或曰列侯改所食國令長名相又有家丞門大夫庶子（百官表）

高帝五年詔曰軍吏卒會赦其七大夫吕上（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皆令食邑非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本紀）

又曰七大夫公乘吕上皆高爵也爵或人君上所尊禮異日秦民爵公大夫吕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且法吕有功勞行田宅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吕重論之

八年令爵非公乘吕上毋得冠劉氏冠

孝惠即位爵五大夫吕上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上造吕上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本紀）

武帝時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於是除五大夫千夫為吏（食貨志）

舊爵

上聞（古爵呂氏春秋曰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

樊噲自公大夫賜上聞爵

執帛（孟氏曰楚爵也張晏曰孤卿也）

夏侯嬰賜爵七大夫五大夫賜爵執帛

曹參自五大夫封執帛號建成君

執珪（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五員者位執珪古爵名也張晏曰侯伯執珪以侯位比之）

夏侯嬰賜爵執帛賜爵執珪賜爵封

曹參封執帛遷為執珪封建成侯

卿

樊噲賜爵五大夫賜爵卿

傅寬賜爵卿

封君 附重封

叔孫通號稷嗣君

婁敬號曰奉春君

侯公平國君

曹參自五大夫封執帛號建成君

樊噲賜爵封號賢成君破南陽賜重封

傅寬賜爵卿封號共德君

孔藂以帝師賜爵號蓼成君

武功爵

武帝元朔六年詔曰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其議爲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紀 武功爵 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〇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食貨志

賜爵

立漢社稷

高帝二年令民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 本紀

即位

孝惠即位賜民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宦官尚食比郎中大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 本紀

立皇太子

孝文元年建太子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 本紀

立皇子

孝景三年立皇子爲王賜民爵一級 本紀

皇太子冠

孝景後三年皇太子冠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 本紀

改元

孝景中元年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本紀

後元年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 本紀

征伐

高帝五年詔曰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 本紀

力役

孝惠五年長安城成賜民爵户一級本紀

募民徙塞

晁錯言守邊備塞事曰募皋輸奴婢欲以拜爵者某不足遞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增至卿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食貨志

郊祀

孝武元鼎四年行幸雍祠五畤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本紀

祥瑞

孝宣本始元年鳳皇集膠東千乘賜吏二千石諸

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賜天下人爵一級孝者二級本紀

帝加元服

孝昭元鳳四年帝加元服賜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本紀

尊廟號

孝宣本始二年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賜民爵一級本紀

褒吏治

孝宣神爵四年潁川太守黄霸以治行賜爵及潁川吏民有行義者爵人二級力田一級正婦順女

帛本紀

災異

孝元永光二年詔陰陽不調三光晻昧其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各二級本紀

匈奴朝

孝成河平四年匈奴來朝赦天下徙賜孝弟力田爵二級本紀

賜民爵瓚曰民賜爵有罪得以贖也

賜民爵户一級師古曰家長受也

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師古曰雖非正嫡但為後者

得爵

賜民長子爵一級元光元年

孝惠六年令民得賣爵本紀

孝文後六年夏旱令民得賣爵本紀

鬻爵

孝惠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見本紀

晁錯說上曰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

差食貨志

又言募民徙塞下募不足及發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上從其言本傳

景帝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食貨志

武帝時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調發之士益鮮於是除五大夫千夫爲吏同上

孝成鴻嘉三年令民得買爵賈級千錢本紀

永始二年詔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爲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本紀

西漢會要卷第三十五

西漢會要卷第三十六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職官六

特進

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外戚傳按續漢志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

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置莫府得舉吏如將軍

傅喜位特進奉朝請

薛宣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

張禹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並本傳

領尚書事

霍光霍山以大將軍領尚書事

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又以衛將軍領尚書事

師丹以左將軍領尚書事

蕭望之以前將軍領尚書事

王鳳大司馬領尚書事

鄭寬中以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張山拊傳

孔光光祿勳領尚書事

張禹光祿大夫領尚書事

霍山奉車都尉領尚書事並本傳

周堪光祿大夫領尚書事 劉向傳
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外典兵馬 毋將隆傳
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匡衡傳

平尚書事

于定國光祿大夫平尚書事
張敬中大夫平尚書事 並本傳

領他官

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 食貨志
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 食貨志
霍山奉車都尉侍中領三輔胡越騎 本傳
孔光爲帝大傅領宿衛 本傳

王譚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 元后傳
金涉爲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 本傳
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 河並傳
劉向以故九卿召拜爲郎中領護三輔都水 本傳
息夫躬以左曹光祿大夫使持節領護三輔都水 本傳
馮參爲諫大夫領護左馮翊都水 本傳
劉向爲光祿大夫領校中五經祕書
劉歆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 本傳

兼官

張安世車騎將軍光祿勳又遷右將軍光祿勳
宣帝徙度遼將軍未央衛尉范明友爲光祿勳
宣帝拜蕭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
趙充國擢爲後將軍兼水衡都尉征匈奴還爲後將軍少府
王莽爲右將軍衛尉
右將軍典屬國常惠馮奉世
王尊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 並本傳

行 官職卑者爲之曰行

張湯韓安國並已御史大夫行丞相事
平陽侯曹窋行御史大夫事 呂后本紀八年劉放刊誤曰按表及張蒼傳高后四年窋爲御史大夫誅諸呂後免則非行也疑此紀誤
大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 三王世家

行大常事大中大夫劉歆 孝平王后傳
汾陽侯靳石爲大常行大僕事
欒延年爲大常行大行令事 功臣表
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
大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
少府忠行廷尉事
王溫舒爲右輔行中尉
留侯張良行大子少傅事
黃霸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
蓋寬饒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
王尊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

劉德宗正行京兆尹事
翟義南陽都尉行大守事
王尊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 並本傳
一守 如淳曰諸官初加皆試守一歲迺為真食全奉
朱雲以六百石秩守御史大夫
光祿大夫劉辟彊守長樂衛尉
守少府蕭望之
蕭育泰山大守入守大鴻臚
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 哀紀
御史臣光守尚書令 三王世家
趙廣漢京輔都尉守京兆尹
龔勝光祿大夫守右扶風
王訢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武帝出駐車拜訢為真
薛宣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
朱博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 並本傳
守丞相長史邊通 張湯傳
守軍正丞胡建
守廷史路溫舒
張敞守大原大守
王尊守京輔都尉 並本傳
茂陵守令尹公 原涉傳
華陰守丞嘉 朱雲傳

假 假攝也
漢二年拜曹參為假右丞相入屯兵關中 本傳
假稻田使者燕倉
趙充國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 本傳
軍候假丞杜勳 陳湯傳

宿衛
漢二年六月漢王還櫟陽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 高紀
高帝崩陳平畏讒因請之得宿衛中 陳平傳
高后二年齊哀王遣弟章入宿衛於漢封朱虛侯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
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 周勃傳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 本傳
終軍曰得列宿衛食祿五年 本傳
王臧上言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 本傳
張安世輔政宿衛十有三年封為富平侯 本傳
昭帝時燕王旦上書願歸符璽入宿衛
宣帝地節二年詔曰博陸侯宿衛武帝三十餘年
陽城侯劉德親親行謹厚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年
魏相奏張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

臣
揚惲與孫會宗書曰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衞
馮參爲黃門郎給事中宿衞十餘年
孔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衞
成帝詔曰車騎將軍王音宿衞忠正勤勞王家
元后益封孔光詔曰博陸侯光宿衞四世世爲傳相
光祿勳豐宿衞三世奉車都尉甄邯宿衞勤勞建議
定策

待詔

尚方待詔 郊祀志
待詔金馬門 公孫弘劉向楊商張子喬華龍何武

待詔公車 東方朔朱買臣公孫弘
待詔承明之庭 揚雄
待詔殿中 韓生以易召待詔殿中
待詔五柞宮 執金吾嚴延
待詔丞相府 劉德
待詔官者廬 東方朔嚴助武劉向翼奉
待詔黃門 李尋梁丘賀
武帝詔求能爲韓詩者召蔡義待詔
伍宏以醫待詔
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
宣帝召見王褒以爲待詔 何武傳

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趙定龔德皆召見待詔
本草待詔 郊祀志
成帝時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 郊祀志

上計

孝武元封五年三月至泰山增封因朝諸侯王列侯
受郡國計 本紀師古曰若今之諸州計帳也
大初元年春受計于甘泉 紀下同
天漢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
大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因受計
孝宣黃龍元年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謾以
避其課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眞僞毋相亂 本紀

臣天麟謹按漢典云漢郡國守丞長史上計事竟遣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簿
嚴助願奉三年計最 本傳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計今躬自欲入奉也
京房爲魏郡太守自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 傳
張蒼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蕭何爲相
國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 本傳
司隸校尉奏丞相衡位三公領計簿而顓地盜土 本傳
郝賢坐爲上谷太守入戍卒財物計謾免 表

西漢會要卷第三十六

西漢會要卷第三十七

從事郎前興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職官七

秩祿

萬石 歲月三百五十斛

大師　大傅　大保

丞相　大尉　御史大夫

前後左右將軍 並表下同

中二千石 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是為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石者舉成數耳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大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執金吾

真二千石 臣天麟謹按外戚傳傛華秩視真二千石在中二千石之下二千石之上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千八百石又按逸注漢顯傳亦云諸侯相秩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臣瓚注舊亦引茂陵書秩真二千石而百官表無之此未可考東京則有此秩矣

二千石 師古曰穀月百二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

大子大傅 荀悅漢紀自大子大傅至扶[illegible]比二千石　大子少傅

詹事 茂陵中書秩真二千石　大長秋

將作少府

長樂少府 建平四年以四大后各置少府秩皆中二千石　長信少府

典屬國　水衡都尉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已上並表後漢志云三輔皆秩中二千石

京輔都尉　左輔都尉　右輔都尉 已上三帝增秩

司隸校尉 荀悅漢紀校尉並比二千石　城門校尉

中壘校尉　屯騎校尉　步兵校尉

越騎校尉　長水校尉　胡騎校尉

射聲校尉　虎賁校尉　諸侯相 初金印見蕭育傳

後改銀印初真二千石在郡守上　郡太守 增秩者為中二千石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

長信中大僕 已上並表　諸侯大傅

諸侯御史大夫 後漢志云漢初傅相御史大夫又諸國皆秩二千石

諸侯中尉 哀帝門相中尉皆國二千石　中少府 [illegible]

左曹　右曹　大郡都尉 [illegible]

州牧 朱博傳秩真二千石　長陵令 呂后六年秩長陵令二千石

大內 見史記景紀

比二千石 歲月百斛

丞相司直　護軍都尉　光祿大夫 綏和增秩

秩者為中二千石　五官中郎將　左中郎將

右中郎將　虎賁中郎將　監羽林中郎將

西域都護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騎都尉　郡都尉 已上並表

千石 歲月九十斛

丞相長史　大司馬長史　御史中丞

將軍長史　大常丞　光祿丞

衛尉丞六典注比千石 大僕丞 大鴻臚丞
宗正丞 大司農丞 少府丞
執金吾丞 廷尉正 廷尉左監
廷尉右監荀綽漢紀正監秩比千石 諸侯郎中令
諸侯僕武帝損郎中令秩千石僕秩亦千石後漢表僕比三千石 萬户縣令[illegible]
相呂上表
比千石穀月八十斛
大中大夫 郎中車將 郎中户將
郎中騎將 謁者僕射 期門僕射
八百石成帝陽朔二年除吏八百石秩李奇曰除八百秩六百
比八百石

諫大夫表
六百石
將作少府丞 詹事丞 水衡都尉丞
廷尉左平 廷尉右平 京兆丞
左馮翊丞 右扶風丞 京輔都尉丞
右輔都尉丞 右輔都尉丞 郡長史
州刺史 郡大守丞 郡都尉丞
萬户縣令侯國相已上表 朔方刺史 大子門大夫
大子庶子已上表注 大常掌故應劭風俗通 武騎常侍司馬
相如傳 公車司馬令漢官儀 大厩令後漢志本
注書有六闕皆六百石令 未央令 家馬令

車府令 路軨令 騎馬令
式道左候後漢志本注 式道右候 式道中候
廩犧令漢官儀六百石 外史 閭師呂后紀
比六百石
博士 議郎 五官郎中
左中郎 右中郎 謁者
戊巳校尉 太子先馬
五百石成帝陽朔二年除吏五百石秩李奇曰除五百秩四百
縣長侯國相
四百石穀月五十斛
縣丞 縣尉

比四百石穀月四十五斛
五官侍郎 左侍郎 右侍郎
三百石穀月四十斛
次縣長侯國相
比三百石
五官郎 左郎中 右郎中
二百石穀月三十斛
左右翊卒史黃霸傳 縣丞 縣尉
比二百石穀月二十七斛
百石穀月十六斛又律百石奉月六百
御史屬律說 左右內史卒史 郡國五經卒史

大行卒史（以上儒林傳）長安游徼 長安獄史（以上趙廣漢傳）

比百石

斗食（師古曰斗食者言一歲不滿百石日食一斗二升）

大司農屬

佐史（漢官名秩簿云穀月八斛）

增秩

汲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

詔增符璽郎秩二等（霍光傳）

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循吏傳如淳曰大守雖號二千石有千石八百石居者功德茂異超得滿秩）

王成爲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下詔曰膠東相成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

潁川大守黃霸秩以八百石居以治行褒揚秩中二千石

召信臣爲南陽大守爲百姓興利又爲河南大守治行第一數增秩賜金

周堪召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此類甚多舉一爲例）

小黃令焦延壽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借留有詔許增秩留（京房傳）

馮野王爲大鴻臚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爲上郡大守班伯遷水衡都尉秩中二千石

蕭咸爲弘農河東大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

蕭由遷江夏大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

陳立爲巴郡大守秩中二千石居（西南夷傳）

平帝元始元年賜吏在位二百石以上壹切滿秩如眞

益吏祿

孝惠即位詔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爲民也（紀下同）

孝宣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韋昭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

孝成綏和元年益大司馬大司空奉如丞相

班序

大師位在大傅上大保次大傅大傅位在三公上

武帝以衛青爲大將軍位在諸公上

漢興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

舊列侯奉朝請者位次三公

元壽二年賜大司馬位在司徒上

御史大夫位上卿

前後左右將軍位上卿

詹事位在長秋上

中大僕位在正卿大僕上

給事中位次侍中中常侍 並表
故事司隷校尉位次司直下其有所會居二千石前
翟方進傳
諸侯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臣次入殿
門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
軍軍吏臣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臣下陳東方西
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引諸侯王
臣下至吏六百石臣以奉賀 叔孫通傳
諸侯王　相國　大師
大傅　大保　丞相
大司馬　御史大夫　大將軍
列將軍兼官　特進　列將軍
列侯奉朝請　大常　光祿勳
衛尉　大僕　廷尉
宗正　大司農　大鴻臚
少府　長信少府　中少府
執金吾　大子大傅　水衡都尉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典屬國　將作少府　就國侯
潁川三河大守　齊楚等相　東海等大守
高密等侯　大子少府　大子詹事
關內侯　丞相司直 與州牧叙則居刺史守相上

司隷校尉 與州牧叙則居刺史守相上　城門校尉
八校尉　驍騎都尉　光祿大夫 在中二千石下
右者叙在三輔都尉下　御史中丞 與刺史守相叙則居其上
丞相長史　三輔都尉　五官左右中郎將
羽林中郎將　護軍都尉　奉車都尉 秩光祿大夫
大者在關內侯下　駙馬都尉　騎都尉
尚書令　西域都護　大中大夫
尚書僕射　尚書　諸侯大傅
十三州刺史 與守相叙則居其上　朔方刺史
郡都尉　關都尉　農都尉
屬國都尉　西域副都尉　郎中車將
郎中戶騎二將　諸侯中尉　諸侯內史
諫大夫　大子家令　博士
九卿列卿丞　謁者僕射　公車司馬令
將軍長史　廷尉正監　長安令
千石令　黃門侍郎　尚書丞郎
議郎　五官左右中郎　從事中郎
大史令　廷尉平　三輔丞
六百石令　五百石長　郡司馬長史
五官左右侍郎　大守丞　都尉丞
三百石長　侍御史　大子門大夫
五官左右郎中　大子庶子　中庶子

大子舍人　大子先馬　縣丞尉

羽林郎

蠻夷敘位

孝宣甘露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義舉國同心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單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禮儀宜如諸侯王稱臣昧死再拜位次諸侯王下大子大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宣紀及蕭望之傳

西漢會要卷第三十八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職官八

使外國

孝武建元中月氏怨匈奴漢廼募能使者張騫以郎應募使月氏張騫傳

元封五年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使絕國者本紀

天漢元年遣蘇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募士斥候百餘人俱蘇武傳

邛莋頗為內臣妾孝武廼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以路西南夷至蜀大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司馬相如傳

天子聞張騫之言欲從蜀求大夏道廼令因蜀犍為發閒使四道並出出駹出莋出徙音斯出邛出僰張騫傳師古曰閒使者求閒隙而行又劉通傳注閒使謂微人伺閒隙而單行

孝昭始元六年移中監蘇武前使匈奴留十九歲廼還奉使全節以武為典屬國本紀

宣帝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趙充國傳

元康元年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

上黨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馮奉世傳）
元帝初元四年衞司馬谷吉使匈奴不還（本紀）
建昭三年使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撟
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冬
斬其首傳詣京師（本紀）
蕭育還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師古曰時呂校尉為使入匈奴而育為之副故謂之副校尉）後復為中郎將使匈奴（蕭望之傳）
蕭咸為中郎將使匈奴蕭由還謁者使匈奴副校尉
金參使匈奴匈奴中郎將（師古曰呂長出使匈奴故拜為匈奴中郎將）

行水災流民

孝武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舉吏民
能假貸貧民者呂名聞（本紀）
元鼎二年九月詔方今水潦移於江南方下巴蜀之
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毋令重
困吏民有振救飢民免其危者具舉呂聞（本紀）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
鑄鹽鐵終軍奏偃矯制顓行非本使體（終軍傳）
孝昭始元二年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本紀）
孝宣本始四年正月詔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
乏（本紀）
孝成建始三年九月詔迺者郡國被水災流殺人民
遣諫大夫林等循行天下（本紀）

河平四年三月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
瀕河之郡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避水
它郡國在所冗食之舉淳厚有行能直言之士（本紀）
平當行流民幽州奏使者十一人為最（本傳）
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關者勿苛留遣諫
大夫博士分行視九月奉使者不稱（本紀）
鴻嘉四年正月詔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衆已遣使
者循行郡國被菑害什四呂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
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本紀）
孝哀初即位詔迺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
廬舍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
（本紀）

舉賢觀風

孝武元狩六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
鰥寡廢疾亡呂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呂為
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召詣行在所士有特招使者之
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
者舉奏郡國有所呂為便者上丞相御史呂聞（本紀）
孝昭始元元年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
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
孝宣元康四年遣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
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本始元年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
風德化
孝元初元元年詔方田作時朕憫蒸庶之失業臨遣
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
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
之化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
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
之士孝成永始三年正月日有蝕之詔臨遣太中大
夫嘉等循行天下存問耆老民所疾苦其與部刺史
舉淳樸謙遜有行義者各一人
孝平元始四年遣大僕王惲等八人置副假節分行
天下覽觀風俗

舉冤獄

治獄使者內者令郭穰 宣紀
孝宣五鳳四年四月日有蝕之詔曰前使使者問民
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
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 本紀
孝成鴻嘉元年詔曰方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
三輔三河弘農冤獄 本紀
成帝初即位孔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振贍
流民奉使稱旨 本傳

雜遣使

吳楚反以爰盎為泰常奉宗、使吳王吳王弟子德
侯為宗正輔親戚使 吳王濞傳
宣帝時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 食貨志
稻田使者燕倉
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 溝洫志
李尋以騎都尉使護河隄 李尋傳
成帝時河決館陶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 溝洫志
鴻嘉四年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許孫禁行圖視方略 溝洫志
馮野王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 馮野王
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為騎都尉領河隄 平當傳
河平三年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孝平元始元年遣諫大夫行三輔舉籍吏民以元壽
二年倉卒時橫斂者償其直
元始二年使謁者大司馬掾四十四人持節行邊兵
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遣使者捕蝗 並本紀

奉使矯制上

武帝即位汲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
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
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
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
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

民請歸節伏矯制辠上賢而釋之（終軍傳）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終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埶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埶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其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召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終軍傳）

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功臣表）

宣帝元康元年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衞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爲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爲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爲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馮奉世傳）

西漢會要卷第三十八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職官九

奉使矯制下

元帝建昭三年使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共誅斬匈奴至支單于於康居始至支單于困辱使者上書驕嫚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至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閒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至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之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眾已集會豎子欲沮眾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遂斬至支單于首

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至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至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至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

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
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
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
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
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
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
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
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
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
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
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
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
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
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
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
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
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
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
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以贍軍用
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
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
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康衡石顯以爲郅
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眞單于元帝取安遠侯
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延封延壽爲義成侯賜
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
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
陳湯傳

矯節 附僞節

周勃欲入北軍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
勃北軍 呂后紀
少帝令謁者持節勞劉章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乃
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 上同
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
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本傳
戾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 戾太子傳
征和二年衛太子擅發兵盛貴坐受太子節掠死 長[illegible]
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
門不肯應太子太子敗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要斬
劉屈氂傳

考課

公卿課羣吏

宣帝始親政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奏事以傅奏
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

加賞賜 本紀
丙吉曰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 丙吉傳
地節四年詔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
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本紀
黃龍元年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謾以避
其課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
實者按之使真僞毋相亂 本紀
孝元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大鴻臚馮野王行
能第一 本傳
陳成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 本傳
班況爲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 敍傳
谷永薦薛宣疏曰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
稱 薛宣傳
光祿第郎從官
孝元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淳厚謙遜有
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本紀
光祿勳舉何武四行 本傳
博士選三科
成帝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爲尚書次爲刺史其不
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 孔光傳
孔光以高第爲尚書 本傳
州課郡
河南守吴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入爲廷尉 賈誼傳
兒寬爲左內史有軍發以負租課殿當免民恐失
之輸租不絕課更以最 本傳
刺史以六條問事 百官公卿表
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 朱博傳
宣帝厲精爲治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厲
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循吏傳
宣帝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黃霸爲潁川太守秩
比二千石居官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召守京
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
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
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郡中愈治上詔稱揚賜爵
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 黃霸傳
朱邑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 朱邑傳
尹翁歸爲扶風盜賊課常爲三輔最 尹翁歸傳
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斷獄大減爲天下最 韓延壽傳
河南太守召信臣治行常爲第一荊州刺史奏信
臣爲百姓興利賜黃金四十斤 召信臣傳
何武爲清河太守坐郡中被災害什四免 何武傳
天水太守陳立勸民耕農爲天下最
陳萬年廣陵太守高第入爲右扶風 陳萬年傳
鄭弘以選淮陽相以高第入爲右扶風 鄭弘傳

郡課縣

秋冬課吏 尹翁歸傳

卜式爲成皋令將漕最拜齊太傅 卜式傳

義縱補上黨郡中令縣亡逋事舉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 義縱傳

趙廣漢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 趙廣漢傳

張敞拜膠東相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 張敞傳

尹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 尹賞傳

何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 何武傳

焦延壽爲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舉最當遷 京房傳

朱博遷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弟入爲長安令 朱博傳

蕭育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 蕭育傳

功次

周仁爲太子舍人積功遷至大中大夫 周仁傳

衛綰爲郎功次遷中郎將 衛綰傳

石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 石奮傳

趙禹以刀筆吏積勞爲御史 趙禹傳

兒寬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 兒寬傳

田廣明以郎爲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 田廣明傳

王訢以郡縣吏積功稍遷被陽令 王訢傳

馮奉世爲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 馮奉世傳

馮野王爲太子中庶子以功次補當陽長 馮野王傳

馮逡爲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 馮逡傳

馮譚以孝廉爲郎功次補天水司馬

薛恭本郡孝者功次稍遷

平當少爲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 平當傳

元帝數召見京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毁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雍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

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乃爲太守憂懼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爲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臣出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房去月餘竟下獄[illegible]

官稱

大府 杜周傳注師古曰大[illegible]翟方進傳又注云大府[illegible]丞相府也二說不同

二府 劉向傳[illegible]丞相御史也

兩府 杜周傳[illegible]丞相御史[illegible]

四府 [illegible]

五府 [illegible]

從官 [illegible]

中都官 [illegible]

中朝 劉輔傳[illegible]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也

外臣 [illegible]

左官 諸侯王表作左官之律應劭曰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

郡將 嚴延年傳[illegible]延年[illegible]師古曰郡守爲郡將以其兼領武事也

郡主吏 [illegible]

府官 [illegible]師古曰謂大守之所

西漢會要卷第三十九

西漢會要卷第四十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

職官十

集議上

議立君

高后四年詔曰皇帝疾久不已不可屬天下其議代之羣臣頓首奉詔 本紀

漢大臣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願稱疾無往中尉宋昌進曰大王勿疑也 文紀 按張武宋昌皆代邸官故與此議

代王入代邸羣臣上議曰丞相臣平大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云云臣謹請陰安侯 頃王后兄伯妻也 琅邪王澤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爲嗣 文紀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郎有上書言王不可以承宗廟霍光承皇大后詔召昌邑王既至即位行淫亂光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羣臣皆驚鄂失色田延年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將軍令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云云臣敞等謹與博士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蒼等議當廢大后詔歸賀昌邑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謀反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皇曾孫光遂與丞相上奏皇大后詔曰可 霍光傳

議儲嗣

文帝元年有司請蚤建大子詔曰其安之有司固請與議不宜上乃許之 本紀

成帝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王根以爲定陶王宜爲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爲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遂立定陶王爲大子 孔光傳

議宗廟

高后七年詔曰昭靈夫人大上皇妃也武哀侯宮夫人高帝兄姊也號謚不稱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宮夫人曰昭哀后 高后紀

孝景元年詔曰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帝廟宜爲帝者大祖之廟孝文皇帝

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宣紀）

宣帝即位詔丞相御史曰孝武廟樂未稱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不宜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夏侯勝傳）

本始元年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本紀）

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天子是其議永光四年廼下詔先議罷郡國廟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元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宗廟在郡國宜亡脩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祖宗之廟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以爲高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皆親盡）廟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廼下詔曰云云其正禮儀元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世而迭毀云云奏可後歲餘元成薨康衡爲丞相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又之遂盡復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哀帝即位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言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可奏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世而迭毀孝武皇帝親盡宜毀大僕王舜中壘校尉

劉歆議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皇考廟本不當立又南陵云陵園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請皇考廟毀勿修罷南陵云陵爲縣奏可（韋元成傳）

漢郊祀

孝文十五年黃龍見於成紀上乃下詔議郊祀（本紀）

元狩二年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毋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云云於是天子遂東立后土祠如寬舒等議（郊祀志）

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

鼓舞樂今郊祀而亡樂豈稱乎公卿曰云云 上同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甘泉泰畤
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頋與羣臣議定奏
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宜如故右
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
宜徙於是衡譚奏議曰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
言當徙八人以爲不宜宜於長安定南北郊天子
從之 上同
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臣謹與太師孔光
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
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
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奏可
後莽又奏言臣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
八十九人議皆曰宜令墜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
畤奏可 上同

議典禮

文帝十五年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
巡守封禪事 郊祀志
武帝建元元年議立明堂 本紀又見申公傳
元朔元年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至闔
郡而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
者罪 本紀

五年詔太常其議與博士弟子負丞相弘謹與太
常臧博士平等議曰云云 儒林傳
元鼎四年六月汾陰得寶鼎迎至長安公卿大夫
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鼎曷爲出哉有司皆言鼎宜
視宗禰廟藏於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 郊祀志
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
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
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對曰云云羣儒既
已不能辯明封禪事上爲封祠器以示羣儒於是
盡罷諸儒弗用 上同
帝議欲放古巡守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
未能有所定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焉褚大
與兒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 兒寬傳
元封七年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
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上乃詔御史大夫寬曰
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
士賜等議皆曰云云遂詔卿遂等與侍郎尊大典
星射姓等議造漢歷 律歷志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爲宜薦見
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上議曰今此鼎細小不
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 郊祀志
石渠論五經同異 見宣紀

司隸校尉涓勲奏言丞相請遣掾史以宰士覆祭
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誖逆順之理頗下中朝特進
列侯將軍已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爲丞相掾不宜
移書督趣司隸（翟方進傳）
哀帝即位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
何府禮光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
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孔光傳）
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群下多順指言宜
立尊號唯師丹與孔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
又內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同上）

議封建

漢五年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以爲燕王荆王臣
信等十人皆曰大尉盧綰功最多請立綰爲燕王
（同上）
六年詔齊其後以爲諸侯及擇寬惠脩絜者王齊
荆地韓王信奏請云云
十一年詔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
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常請立以
爲代王
詔擇可以爲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請
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
詔三相國擇可立爲淮南王者羣臣請立子長爲王

十二年詔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
言沛侯濞請立爲吳王（同上）
詔諸侯王議可立爲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
建爲燕王
武帝元狩六年大司馬臣去病請定皇子位制曰
下御史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
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謹與二千石
臣賀等議制曰更議丞相御史等與列侯臣嬰齊
中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制曰云云
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
列侯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奏留中不下
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制曰
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三王世家）
昌邑王賀廢豫章大守廖言宜以禮絕賀以奉
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曰爲不宜爲立嗣（武五子傳）

議功賞

漢五年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
功最多宜第一關內侯鄂秋時爲謁者進曰羣臣
議皆誤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乃令何第
一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得明於是因鄂秋故所
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爲安平侯（蕭何傳）
高后二年詔曰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臧於列

侯議，廷奏之。丞相臣平言：謹與絳侯臣勃、曲周侯臣商、潁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云云。奏可。（文紀）

馮奉世擊莎車王，自殺。上甚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馮奉世傳）

甘延壽、陳湯斬郅支單于。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宜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爲郅支非真單于。元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迺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陳湯傳）

成帝既罷昌陵，以淳于長首建忠策，下公卿議封長。平當以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當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大守。後遂封長。（平當傳）

西漢會要卷第四十

西漢會要卷第四十一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　臣徐天麟　上進

職官十一

集議下

議民政

文帝元年三月，詔曰：方春和時，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其議所以振貸之。（文紀）

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歲比不登。其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無有所隱。（同上）

武帝時，公孫弘奏言：禁民亡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吾丘壽王對曰：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吾丘壽王傳）

元鼎六年，上曰：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溝洫志）

昭帝始元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紀。詳見鹽鐵門）

元帝時，貢禹言：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稅皆以布帛及穀。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食貨志）

禹以爲宜令民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禹傳）

成帝建始三年京師民言大水至召公卿議大將
軍鳳以爲云云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
必訛言也上乃止 王商傳
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
貧宜可改幣上以問師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
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 師丹傳
議法制
孝文二年詔丞相大尉御史令犯法者已論而使
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朕甚弗取其議丞相
周勃陳平奏曰之愚計以爲如其故便文帝復曰
云云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臣等謹奉
詔 刑法志
十三年制詔御史其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
馮敬言曰謹議云云臣昧死請制曰可 刑法志
景帝元年詔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
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史議著令廷尉信謹與
丞相議曰云云 刑法志
宣帝時京兆尹張敞上書願令諸有罪皆得以差
入穀八郡贖罪事下有司蕭望之與少府李彊議
云云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
敞敞曰云云彊復對曰不便遂不施敞議 蕭望之傳
哀帝即位詔曰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

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其議限列 食貨志
議同姓
淮南王長謀反召至長安丞相臣蒼典客臣敬行
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
福昧死言長當棄市制曰朕不忍加法於王其與
列侯二千石議 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
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宜論
如法
元朔中肥如令郢人此弟上書具言燕王定國事
下公卿皆議曰當誅上許之 燕王傳
淮南王安反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收坐有司請
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
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
皆曰云云膠西王端議曰云云丞相弘廷尉湯曰
開 衡山傳
議大臣
始元四年桑弘羊子延壽過父故吏侯史吳會赦
吳得自出繫獄廷尉少府雜治反事丞相車千秋
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明日千秋
封上衆議大將軍光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
逐下少府廷尉獄
蕭望之劾奏韓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爲延壽

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妄
究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
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
解罪狡猾無道竟坐棄市（延壽傳）

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廼始等六人皆
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
進大司空武議廼始等於法無以解請論孔光議
以為不當坐有詔光議是（孔光傳）

哀帝初薛宣子況賕客楊明殺申咸等下有司御
史中丞衆等奏況明皆棄市廷尉目為皆全為城
旦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光大司空朋曰中丞議
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薛宣傳）

哀帝時丞相王嘉上言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
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
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
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光祿大夫諸吏給事
中龔勝獨書議曰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
日暮議者罷明旦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
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
劾之遂可光奏光等請召嘉詣獄制曰驃騎將軍
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郎衛尉雲等
五十人以為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以為宜奪
爵士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為大臣括
髮關械裸躬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有詔假
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王嘉傳）

傅太后怨傅喜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
朱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博奏請免為庶
人上疑博玄承指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
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親不忠不道臣
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
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蟜望等
四十四人以為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
四人以為晏附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
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
尉詔獄（朱博傳）

議邊事

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宜用征伐
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且無議軍（律書）

四年單于遺漢書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
皆曰和親甚便漢許之（匈奴傳）

景帝時匈奴徐奴等五人降漢上欲侯之周亞夫
曰云云上曰丞相議不可用（本傳）

武帝時匈奴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
親便上問御史大夫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張湯傳）

元光二年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議曰不如勿許御史大夫韓安國曰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馬邑豪聶壹言匈奴可誘以利致之上召問公卿大行王恢對曰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勿擊便恢曰不然擊之便安國曰不然勿擊便恢曰不然擊之便安國曰不然勿擊便恢曰不然云云上曰善遂從恢議 韓安國傳

中大夫主父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云云朱買臣難詘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 主父偃傳

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 西域傳

大初元年李廣利詣宛取馬二歲人少不足以拔宛其夏漢亡浞野之兵於匈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 李廣利傳

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廼下詔曰廼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學者廼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 西域傳

神爵元年趙充國擊羌虜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廼擊之辛武賢奏言云云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廼拜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責充國 充國傳

充國上屯田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 趙充國傳

甘露二年匈奴欵塞詔有司議咸曰禮儀宜如諸侯王稱臣昧死再拜位次諸侯王詔曰其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 宣紀

匈奴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為位在諸侯王上天子采之 蕭望之傳

初元元年珠崖反 本紀作三年 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王商詰問捐之捐之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捐之議是上廼從之 賈捐之傳

甘延壽陳湯上疏斬至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

槀街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
宜勿梟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宜梟著
詔將軍議是 陳湯傳
永光二年隴西羌反詔召丞相韋元成御史大夫
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
馮奉世入議 馮奉世傳
呼韓邪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吏卒天子
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
爲不可許上問狀應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
匈奴傳
河平元年匈奴使者伊邪莫衍言欲降下公卿議

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
欽以爲不如勿受對奏天子從之 同上
成帝時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息夫躬
上奏以爲疑有他變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
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爲躬欲逆詐不可許躬拄
祿曰云云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
罷羣臣獨與躬議 息夫躬傳
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上以問公卿公卿
以爲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
書諫天子寤焉召還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匈奴傳

雜錄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
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爲石慶老
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
下議爲請者 萬石君傳
成帝封淳于長平當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
見上功臣表
孔光爲御史大夫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 本傳
哀帝時爲宮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謚
及元始中王莽發傅太后陵徙歸定陶以民禮葬
之追誅前議者 [illegible]

董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
其家而問之 董仲舒傳
趙充國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
問籌策焉 本傳
張禹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
定議 本傳
西漢會要卷第四十一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職官十二

告寧

告歸 高紀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謁之名也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又曰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予賜皆絕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

至日休吏 薛宣傳日至休吏由來久矣之門至天子宮事從休吏

五日洗沐 鄭當時傳

郎官五日一下 石奮傳

汲黯為主爵都尉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最後嚴助為請告 汲黯傳

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谷永為大司農病三月有司奏請免獨即時免 谷永傳

琅邪太守馮野王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之前也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 本傳

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 師古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 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 師古曰部謂所居之官署 楊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 楊惲傳

孝哀初即位令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本紀

奉朝請 朝朔望

時會朝請 師古曰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

丞相張禹遜位以特進奉朝請

傅喜位特進奉朝請

馮參以列侯奉朝請

杜緩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

關內侯黃霸之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

萬石君奮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

蘇武以著節老臣令朝朔望 本傳

久任

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

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王嘉傳）

武帝即位數歲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平準書）

孝宣地節二年上始親政事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本紀）

宣帝以爲大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化（循吏傳）

黃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耗費甚多皆當出於民（黃霸傳）

丞相

蕭何曹參公孫賀並十三年

張蒼孝文四年十二月相後元二年八月免凡十五年

陳平孝惠元年相孝文二年薨凡十二年

石慶孝武元鼎五年相太初二年薨凡十年

于定國魏相並九年

光祿勳

徐自爲二十六年

王恬啓二十五年　張武二十三年

周仁十三年　于永十六年

大僕

夏侯嬰自高帝爲沛公時常奉車至孝文八年薨凡

廷尉

于定國十八年

大鴻臚

商丘成十二年

大司農

高帝元年執盾襄爲治粟內史至孝景後二年大農令惠凡六十五年（恐表有闕文）

中尉

張歐九年

御史中丞

咸宣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

郎

張擇之爲騎郎十年不得調

揚雄爲郎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

尚書

故事尚書以久轉遷（孔光傳）

大樂

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

刺史

故事刺史居部九歲舉爲守相

郡守

黃霸爲潁川八年

張敞爲京兆九歲

恩賜

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

高帝五年奏位次令蕭何第一賜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

奏事不名入殿不趨

高帝復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户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

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

高帝欲自擊陳豨周緤泣諫上曰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

几杖不朝

吳王濞稱疾不朝京師及後使人爲秋請上賜吳王几杖老不朝

孝武元朔二年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 師古曰安志皆武帝諸父列也

天子旌旗

梁孝王武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

江都易王非以軍功賜天子旌旗

祭酒

吳王濞賜號爲劉氏祭酒

宣帝以蘇武著節老臣號稱祭酒

外繇

卜式持錢二十萬與河內太守以給徙民上還賜式外繇四百人

安車駟馬

薛廣德爲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

杜延年爲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

永始中左將軍史丹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歸第

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安車駟馬

武庫兵

毋將隆曰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

車屏官爵

宣帝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黃霸爲潁川太守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

金

金常賜也今但舉其略

賜張良金百溢 本傳 服虔曰二十兩曰溢 師古曰秦以溢名金若漢之論斤也

賜將軍四斤金 惠紀 晉灼曰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 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

宣帝時郡國有理劾輒增秩賜金

常賜

養牛　上尊酒

甲第　奴婢

錢　繒帛

東園秘器　冢地

致仕

萬石君奮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

周仁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

張歐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

韋賢七十餘爲相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

薛廣德爲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

杜延年爲御史大夫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疏廣疏受父子並爲師傅俱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皆老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數百兩

孝平元始元年令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

龔勝邴漢俱乞骸骨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大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事所以恭遜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爲郎 並本傳

圖功臣

孝宣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帝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凡十一人 蘇武傳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

車騎將軍龍頟侯韓增

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

丞相高平侯魏相

丞相博陽侯丙吉

宗正陽城侯劉德

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

少府梁丘賀

太子太傅蕭望之

典屬國蘇武

初趙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
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揚雄
即充國圖畫而頌之趙充國傳
孝平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
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循吏傳

西漢會要卷第四十二

西漢會要卷第四十三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

職官十三

改官名

秦兼天下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
宜也其後稍有所改表

孝景中六年更命廷尉為大理將作少府為將作大
匠主爵中尉為都尉長信詹事為長信少府將行為
大長秋大行為行人奉常為太常典客為大行治粟
內史為大農以大內為二千石置左右內官屬大內史記景紀

孝武太初元年定官名本紀

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
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
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
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
俗文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
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
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聞師安昌侯
張禹禹以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
而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
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

原缺

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
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
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
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
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
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
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
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
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
進奏罷刺史置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闕
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
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朱博傳
孝平元始五年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位名次
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
不能紀本紀

省官

漢吏員自丞相至佐史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表
孝文後六年大旱蝗損郎吏員本紀
孝武損郎員三王世家
孝昭元平元年詔曰者省用罷不急官本紀

戒敕官吏

孝文十二年詔曰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植而功未
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
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紀下同
孝景後二年詔曰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
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
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
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孝武元狩六年詔曰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
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矯虔
吏因乘埶以侵蒸庶邪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循行天
下存問鰥寡孤獨及宽失職姦猾爲害野荒治苛者
舉奏
孝宣地節三年朕惟百姓失職不贍吏或營私煩擾
不顧厥咎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
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
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
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
最以聞
元康二年正月詔曰今吏脩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
者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
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
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

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
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
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
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黃龍元年詔曰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
其所朕數詔公卿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今吏或以
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
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
繇役減省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
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
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
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無相亂
孝成建始元年詔舉公孜孜帥先百寮輔朕不逮崇
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刻
孝哀元壽元年詔曰朕獲保宗廟不明不敏夙夜憂
勞未皇寧息惟陰陽不調元元不贍未睹厥咎婁敕
公卿庶幾有望至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
假勢獲名溫良寬柔陷於亡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
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錯躬迺正月朔日有蝕之厥咎
不遠在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崇任
仁人黜遠殘賊期於安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

文帝十三年定律曰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
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 刑法志
景帝元年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
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廷尉信謹與丞
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
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
臧為盜沒入臧縣官吏遷徙免受其故官屬所將監
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
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 紀
後二年詔曰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
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
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紀
三年詔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
千石聽者與同罪 紀

策免大臣

宣帝五鳳二年策御史大夫蕭望之曰有司奏君責
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
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
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
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愆
靡有後言 本傳
成帝河平四年左將軍史丹等奏王商位三公爵列

矦親受詔策爲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而回辟
下媚以進其私執左道以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
甫刑之辟皆爲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
若盧詔獄上素重商知正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
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
協和萬國爲職任莫重焉今樂昌矦商爲丞相出入
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
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爲商重
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
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
者收丞相印綬本傳

永始二年冊丞相薛宣曰君爲丞相出入六年忠孝
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
不登倉廩空虛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
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
肱不良也廼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
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鬲絕幾不爲郡
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爲姦侵擾百姓詔君案驗
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
謾欺之辜咎繇君焉有司法君領職解嫚開謾欺之
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
相高陽矦印綬罷歸本傳

永始三年賜左將軍史丹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願
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
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
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本傳
綏和二年賜丞相翟方進冊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
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
君登位于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
死關門牡開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吏民殘賊毆殺良
民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
爲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相嫉妬其咎安在觀
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國穀

雖頗孰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
未甞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僚用度各有
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
賦稅城郭堧及園田過更筭馬牛羊增益鹽鐵變更
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爲不便制詔下
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
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將何以輔朕帥道
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危
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
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
自思彊食謹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

君審處焉(本傳)
哀帝建平元年策免大司空師丹曰夫三公者朕之
腹心也輔善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
明委政於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屢臻山
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
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
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
示君君內爲朕建可改不疑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
乃希衆雷同外以爲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
忍不宣爲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虛僞壞化浸以
成俗故屢以書飭君幾君省過求已而反不受退有
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以爲
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譏匈匈流于四方
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
以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
懷諼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恥之非所以
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以君嘗託傅位未忍考于
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
歸(本傳)
建平二年策大司馬傅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
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咎由君焉其
上大司馬印綬就第(本傳)

策免丞相孔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
統理海內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
重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
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爲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
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
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飢饉父
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
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
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爲是羣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爲
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
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
人其代之於虖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本傳)
策左將軍彭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
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
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
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
綬以關內侯歸家(本傳)
策免大司空何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孝聲不
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
就國(本傳)
建平三年詔御史大夫王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
故踰列次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反[illegible]詐讒

之辭欲以埶奪教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不道
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爲大司農（王嘉傳）
哀帝元壽二年冊免大司馬丁明曰前東平王雲貪
欲上位祠祭祝詛云后舅伍宏以醫待詔與校祕書
郎楊閎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
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
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而宣除用
丹爲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
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朕以恭皇后故不忍
有云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又
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宣吳反痛恨雲

等揚言爲群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
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蓋君
親無將將而誅之是以季友鴆叔牙春秋賢之趙盾
不討賊謂之弒君朕閔將軍陷于重刑故以書飭將
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令嘉有依得以罔上
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其上票
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
哀帝崩王莽使謁者以大后詔即闕下冊董賢曰間
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
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爲大司馬不合衆心非
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

哀帝崩彭宣上書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
歸鄉里莽白大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
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
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彭宣傳）
元始中莽以大皇大后詔賜大師大司徒馬宮策曰
大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陶
共王母謚曰婦人以夫爵尊爲號謚宜曰孝元傅皇
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妄不得體君臣不得敵尊而希
指雷同詭經辟說以惑誤上爲臣不忠當伏斧鉞之
誅幸蒙洒心自新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
輔出備三公爵爲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
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大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
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爲四輔之職爲國維綱
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
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
之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其上大師
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馬宮傳）

西漢會要卷第四十三

從事郎前衡州州學教授臣徐

選舉七

賢良方正

孝文二年詔曰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illegible]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illegible]

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以言

孝武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曰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五年復召賢良文學 公孫弘對

孝昭始元元年閏月遣故廷尉持節行郡國舉賢良

五年六月詔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

孝宣本始四年四月郡國地震詔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地節三年詔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

十月詔曰迺者九月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

神爵四年四月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

孝元初元二年三月詔曰迺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永光二年三月日有食之詔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孝成建始二年二月詔三輔內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建始三年十二月日蝕地震詔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

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元延元年七月詔曰迺者日蝕星隕今孛星見東井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經對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師古曰令公卿與內郡國共舉

孝哀元壽元年正月日有蝕之詔公卿大夫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

雜錄

武帝初即位轅固復以賢良召固老罷歸之

武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公孫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召賢良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對策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

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本傳）

武帝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東方朔傳）

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武帝紀）

孝元舉茂材富平侯張勃舉陳湯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湯下獄論（陳湯傳）

何武爲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武坐左遷楚內史（本傳）

博士弟子

武帝元朔五年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它如律令制曰可（儒林傳）

張湯請博士弟子理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平帝時王莽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爲文學掌故

兒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

文翁選郡縣小吏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

終軍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

蕭望之以令詣太常受業

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

成帝時伏湛以父任爲博士弟子

山陽侯張當居坐爲太常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完爲城旦

試學童

漢興蕭何草律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藝文志）

射策

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儒林傳贊）師古曰射策者謂爲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

何武王嘉馬宮翟方進皆以射策甲科爲郎
房鳳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
匡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本傳
兒寬詣博士受業以射策爲掌故以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本傳

明經

龔遂以明經爲官
袁良舉明經爲太子舍人
孔安國貢禹夏侯勝張禹並以明經爲博士
眭弘翟方進以明經爲議郎
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

明法

鄭崇父賓以明律令爲御史
薛宣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

治劇

何並陳遵皆舉能治劇爲令
尹賞舉能治劇徙頻陽令
原涉舉能治劇爲谷口令

異科

元封五年名臣文武欲盡詔今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孝昭始元五年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元鳳元年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
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
地節三年詔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元康元年詔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元康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
孝元初元三年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循行天下舉茂材特立之士
孝成河平四年三月日有蝕之遣光祿大夫博士行舉瀕河之郡舉淳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陽朔二年奉使者不稱詔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鴻嘉二年詔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
元始二年正月日有蝕之臨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與部刺史舉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

召勝曰竊見國家聘醫巫常為駕聘賢者宜駕為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為駕

孝平元始五年詔見上異科條

西漢會要卷第四十四

西漢會要卷第四十五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選舉下

舉廉 附孝弟

孝文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已上率百石者三匹 師古曰秩二百石已上每百石加三匹也

孝景後二年詔曰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迺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並本紀

董仲舒曰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故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本傳

元朔元年冬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本紀

孝宣黃龍元年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

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効其賢材自今
以來毋得舉昭曰吏六百石不得復舉為廉止
孝平元始元年令宗室其為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
趙廣漢爲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
朱博以大常掾察廉補安陵丞
蕭望之察廉爲大行治禮丞
薛宣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
光祿勳于永除王嘉爲掾察廉爲南陵丞復察廉爲
長陵尉
張敞補大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
黃霸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南大守丞

尹賞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
王吉以郡吏舉孝廉爲郎
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
京房以孝廉爲郎
師丹孟喜並舉孝廉爲郎
劉輔舉孝廉爲襄賁令
平當察廉爲順陽長

孝弟力田

孝惠四年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本紀下同
高后元年二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孝文十二年三月詔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
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

任子

父任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
蘇武以父任爲郎
劉向以父任爲輦郎
孔光子男放爲侍郎
董恭爲御史任賢爲大子舍人
蕭育以父任爲大子庶子
史丹九男皆以丹任爲侍中
汲黯以父任爲大子洗馬
伏湛以父任爲博士弟子

史丹馮野王皆以父任爲大子中庶子
杜延年以三公子補軍司空
辛慶忌以父任爲右校丞
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
兄任
霍去病任光爲郎
楊惲以忠任爲郎
爰盎兄噲任盎爲郎中
族父任
成帝時侯霸以族父任爲大子舍人
宗家任

趙兼淮南王舅子甞以宗家任為郎

致仕

元始二年遣龔勝邴漢策曰其上子若孫若同産

同産子一人所上子男皆除為郎

董仲舒曰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

未必賢也

宣帝時王吉上疏曰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

皐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

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

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王吉傳）

哀帝初即位除任子令（本紀）

貲

張釋之以貲為騎郎（本傳）

孝景後二年詔曰今訾算十以上迺得官廉士算不

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

四得官（本紀）

司馬相如以貲為郎（本傳）

董仲舒曰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本傳）

鬻官

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

選舉陵遲廉耻相冒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府庫

益虛迺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

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元朔五年）置賞官命曰武功爵

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

廢（元狩元年）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

多賈人矣（元鼎二年）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食貨志）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

鬭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迺召諸犯令相引數

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弘羊又

請令吏得入粟補官（食貨志）

黃霸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産有罪劾免後復入

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

官不署右職（霸傳）

方技

衛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

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

周仁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

吾丘壽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

荀彘以御見侍中

武帝時寵初以方士侍祠

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

武帝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

士咸得自効絶倫超奇者為右亡所阿私（龜策傳）

丞相魏相[illegible]

待詔

伍宏以醫待詔

成帝時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 郊祀志

本草待詔 郊祀志師古曰方藥本草而待詔

郡吏

趙禹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

咸宣以佐史給事河東守

魏相為郡卒史舉賢良

王吉以郡吏舉孝廉為郎

尹齊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

朱邑少時為舒桐鄉嗇夫遷補太守卒史

鮑宣為縣鄉嗇夫補束州丞

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

尹賞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

焦延壽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

趙廣漢為郡吏州從事舉茂材

陳萬年為郡吏察舉至縣令

龔勝為郡吏楚王聘為常侍

王訢以郡縣吏積功稍遷被陽令

丙吉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廷尉右監

王尊為獄小吏給事太守府補書佐

尹翁歸為獄小吏除補卒史

于定國為郡決曹補廷尉

上書

武帝初即位詔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東方朔傳

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迺盡詔拜以為郎朔上書曰可以為天子大臣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 漢書

朱買臣隨上計吏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

主父偃元光元年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迺拜偃樂安皆為郎中

終軍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

枚皋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

宣帝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蕭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 望之傳

元帝初即位賈捐之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

哀帝初即位息夫躬上書召待詔

從軍

周勃材官引彊 師古曰彊其兩反服虔曰引彊弓弩官也

申屠嘉以材官蹶張遷爲隊率 師古曰弩以足蹶者曰蹶張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 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 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 地理志

公孫賀北地人少爲騎士從軍

李廣隴西人以良家子從軍

趙充國隴西人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傅介子北地人以從軍爲官

甘延壽北地人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

馮奉世上黨人以良家子選爲郎

張次公以勇悍從軍 衛霍傳

常惠應募隨蘇武使匈奴

鄭吉以卒伍從軍

傅介子斬樓蘭王士剌王者皆補侍郎

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食貨志

選舉雜錄

孝惠高后時市井子孫不得仕宦爲吏 平準書

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 景紀詔

入財爲官不補右職 貢禹

宗室不宜典三河 劉向

王國人不得宿衛 龔勝 鮑宣

王舅不宜備九卿 馮野王

弟犯法不得宿衛 蕭望之

賈人不得爲吏 哀帝詔

執金吾韓立御史大夫張譚並坐選舉不實免

丞相張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姦利上以爲責

張勃舉陳湯司隸奏湯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削戶二百

何武所舉方正槃辟雅拜坐左遷楚內史

山陽侯張當居坐爲太常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完爲城旦 表

元始二年大理役坐除吏不次免

河平四年宗正劉順坐使合陽侯舉子免

建平二年邛成侯王勳坐選舉不以實罵廷史大不敬免

元延元年詔舉方正直言之士 紅陽侯立舉陳咸對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丞相方進奏咸不當蒙方正舉劾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

嚴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入身延年選舉不實貶秩

司隸奏杜業爲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

平帝初即位詔曰選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爲難保廢而弗舉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材之義諸有臧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勿案驗令士厲精鄉

進士　八疏姑大才

西漢會要卷第四十五

西漢會要卷第四十六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

民政一

戶口

自高祖訖於孝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此據志師古曰漢之戶口當元始二年最為殷盛故志舉之以為數

京兆尹元始二年戶十九萬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左馮翊戶二十三萬五千一百一口九十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二右扶風戶二十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口八十三萬六千七十弘農郡戶十一萬八千九十一口四十七萬五千九百五十四河東郡戶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九十六口九十六萬二千九百一十二太原郡戶十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三口六十八萬四百八十八上黨郡戶七萬三千七百九十八口三十三萬七千七百六十六河內郡戶二十四萬一千二百四十六口百六萬七千九十七河南郡戶二十七萬六千四百四十四口一百七十四萬二百七十九東郡戶四十萬一千二百九十七口百六十五萬九千二十八陳留郡戶二十九萬六千二百八十四口百五十萬九千五十潁川郡戶四十三萬二千四百九十一口二百二十一萬九百七十三汝南郡戶四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七口二百五十九萬六千一百四十八南陽郡戶三十五萬九千三百一十六口百九十四萬二千五十一南郡戶十二萬五千五百七十九口七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江夏郡戶五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口二十一萬九千二百一十八廬江郡戶十二萬四千三百八十三口四十五萬七千三百三十三九江郡戶十五萬五十二口七十八萬五百二十五山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濟陰郡戶二十九萬二千五口百三十八萬六千二百七十八沛郡戶四十萬九千七十九口二百三萬四百八十魏郡戶二

原缺

三口六十六萬八千八十信都國戶六萬五千五百五十六口三十萬四千三百八十四河閒國戶四萬五千四十三口十八萬七千六百六十二廣陽國戶二萬七百四十口七萬六百五十八淄川國戶五萬二百八十九口二十二萬七千三十一膠東國戶七萬二千二口三十二萬三千三百三十一高密國戶四萬五百三十一口十九萬二千五百三十六城陽國戶五萬六千六百四十二口二十萬三千七百八十四淮陽國戶十三萬五千五百四十四口九十八萬一千四百廿三梁國戶三萬八千七百九口十萬六千七百五十一東平國戶十二萬一千七百五十三口六十萬七千九百七十八魯國戶十一萬八千四十五口六十萬七千三百八十一楚國戶十一萬四千七百三十八口四十九萬七千八百四泗水國戶二萬五千二十五口十一萬九千一百十四廣陵國戶三萬六千七百七十三口十四萬七百二十二六安國戶三萬八千二百四十五口十七萬八千六百一十六長沙國戶四萬三千四百七十口二十三萬五千八百二十五

漢興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及至文景四五世閒流民既歸戶口亦息高惠文功臣表

孝文即位躬勸農桑減省租賦蓄積歲增戶口寖息刑法志

文景務在養民武帝贊

孝昭承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閒匈奴和親百姓充實昭帝贊

王成爲膠東相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後或言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本傳

黃霸爲潁川守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本傳

召信臣爲南陽守百姓歸之戶口增倍本傳

哀平之世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食貨志上

風俗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張禹使屬潁

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于篇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埜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

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誖逆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屮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

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爲郡土地肥美有江山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僮西近邛莋莋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阸景武閒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故孔子曰有教亡類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爲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

略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illegible]吳札觀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夫之至也其周舊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illegible]

西漢會要卷第四十六

西漢會要卷第四十七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民政二

傅籍

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 本紀 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高帝紀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乃免為庶民就田里今對漢初民在官三十有三年也今景帝更為異制令男子年二十始傅則在官三十有六年矣

更役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二十倍多於古也更音工衡反 漢興循而未改 食貨志

[illegible]

更賦 昭紀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

文帝偃武行文丁男三年而一事 賈捐之傳 師古曰[illegible]一事時丁民多故三歲而一事

吳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 吳王濞傳

漢民常有更賦罷癃咸出 食貨志王莽下令云云 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算

昭帝元鳳四年詔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 紀

鄉役

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禁徼循盜賊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百官表 漢官儀曰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弓弩戟楯刀劍甲鎧鼓吏赤幘行縢持楯被甲習射十里一亭亭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二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盜

泛役 著外繇附

景帝三年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五年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亦三十日罷 並紀

武帝元狩三年發謫吏穿昆明池 紀 師古曰吏有罪者罰而役之

成帝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為著外繇六月 蘇林曰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戍六月也著謂著於簿籍

後二歲河復決作治六月乃成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 溝洫志 平賈謂也其受平賈者不在著外繇之數

哀帝建平二年葬帝大后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 紀 按漢世力役非一此類皆以見役法之繁興

雜録

文帝時晁錯說上曰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食貨志上）

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得休息（賈誼傳）

信武侯靳歙坐事國人過律免（功臣表師古曰事國謂役使之也）

復除

從軍

漢二年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高紀下同）

五年詔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軍吏卒賜爵非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十一年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三歲

六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皆復終身

十二年詔吏二千石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

豐沛

高祖十一年四月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

十二年以沛為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請復豐乃并復豐比沛（並本紀）

民產子

高祖七年民產子復勿事二歲（本紀）

三老

漢二年置鄉三老擇鄉三老為縣三老復勿繇戍（本紀）

孝弟力田

惠帝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本紀）

武帝元朔元年詔曰朕旅耆老復孝敬（本紀）

高年

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賈山傳）

武帝建元元年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本紀）

四月詔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養之事（本紀）

邊郡

晁錯說文帝募民守塞皆賜高爵復其家（食貨志）

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賈誼傳）

舊都

文帝三年幸太原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本紀）

守家

高祖十二年詔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無與他事（本紀）

給祠

武帝登禮中嶽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崇高為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郊祀志）

宗室

文帝四年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與（紀）

功臣後

宣帝地節二年詔曰博陸侯功德茂盛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紀）

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毋嗣者復其次（上）

博士弟子

武帝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儒林傳序）

通經

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上）

車騎馬

晁錯疏曰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食貨志）

入奴婢

武帝府庫並虛迺募民能入奴婢者得以終身復（食貨志）

買復

晁錯疏曰令民入粟至五大夫乃復一人耳（食貨志）

桑弘羊請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食貨志）

武帝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調發之士益鮮（上）

繇役（紀）

元帝永光三年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

流民

宣帝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且勿筭事（紀）

本始三年大旱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紀）

執喪

宣帝地節四年詔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紀）

宮人

景帝遺詔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紀）

節婦

平帝復貞婦鄉一人

西漢會要卷第四十七

史121-228

西漢會要卷第四十八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民政三

置三老 賜帛附

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 高紀

文帝十二年詔以戶口率置三老常員 本紀

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 百官表

武帝元狩六年遣謁者循行天下諭三老孝弟以爲民師 本紀

賈山曰天子之尊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 賈山傳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羽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 高紀

武帝遣司馬相如諭告巴蜀責三老以不教誨之過 相如傳

戾太子發兵誅江充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上怒甚 [illegible]

壺關三老茂上書以爲云云書奏天子感悟 戾太子傳

王尊爲京兆尹坐免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 王尊傳

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請以身填金堤水波稍卻白馬三老奏其狀制詔秩尊中二千石 同上

黃霸守潁川吏民興於行誼賜三老孝弟及帛 黃霸傳

韓延壽守馮翊有昆弟訟田延壽[illegible]在馮翊移病不聽事令丞嗇夫三老亦自繫待罪 延壽傳

賜三老帛

高祖以十月賜酒肉 見上

文帝十二年遣謁者勞賜三老帛人五匹 本紀 下同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賜縣三老帛人五匹鄉三老人三匹

宣帝元康元年加賜三老帛

四年加賜三老帛人二匹

甘露三年鳳皇集新蔡賜新蔡三老帛有差

元帝初元元年賜三老帛人五匹

五年賜三老帛人五匹

永光二年賜三老帛

建昭五年賜三老帛

成帝建始元年賜三老錢帛

綏和元年賜三老帛

平帝元始三年賜三老帛

尊高年

文帝元年詔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
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
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 本紀
[illegible] 豈稱養老
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
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
匹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
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
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本紀

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 [illegible]
[illegible]

武帝建元元年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
四月詔民年九十已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
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武帝元狩元年詔曰朕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
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有冤
失職使者以聞

元帝初元元年遣使存問耆老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
下存問耆老

成帝永始二年臨遣大中大夫嘉等存問耆老 本紀

賜高年帛

武帝元狩二年遣謁者賜年九十以上帛人二匹絮
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

元封元年加年七十以上帛人二匹

二年賜高年米人四石

宣帝地節三年加賜高年帛

元康二年賜高年帛

三年賜高年帛

神爵元年賜高年帛

四年賜高年帛

五鳳三年加賜高年帛

甘露二年賜高年帛

元帝初元四年賜高年帛

永光元年賜高年帛

成帝鴻嘉元年加賜高年帛

永始四年賜高年帛 本紀

賜孝弟力田錢帛 [illegible]

孝文十二年遣謁者勞賜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
二匹 紀下同

後七年遺詔賜孝弟力田金錢帛各有數

武帝元狩元年賜孝弟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人三匹

宣帝元康元年加賜孝弟力田帛

四年加賜孝弟力田帛人二匹

甘露二年鳳皇集賜新蔡孝弟力田帛

元帝初元元年賜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

五年賜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

永光二年賜孝弟力田帛

建昭五年賜孝弟力田帛

成帝建始元年賜孝弟力田錢帛有差

綏和元年賜孝弟力田帛

哀帝即位賜孝弟力田帛

宣帝神爵四年黃霸治行尤異潁川孝弟力田皆以差賜爵（黃霸傳 紀云[illegible]）

成帝建始三年賜孝弟力田爵二級

河平四年賜孝弟力田爵二級（並本紀）

恤鰥寡孤獨

文帝十三年賜天下孤寡布帛絮（賈山傳[illegible]）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存問致賜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縣鄉即賜毋贅聚

六年遣博士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業者貸與之

元封元年加孤寡帛人二匹

二年賜孤寡家四石

五年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

六年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

大始三年賜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宣帝即位賜金錢鰥寡孤獨各有差

地節三年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教吏謹視遇毋令失職

元康元年加賜鰥寡孤獨帛

二年賜鰥寡孤獨帛

三年賜鰥寡孤獨帛

四年正月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

三月加賜帛鰥寡孤獨各一匹

神爵元年賜鰥寡孤獨帛

四年賜鰥寡孤獨帛

五鳳三年加賜鰥寡孤獨帛

甘露二年賜鰥寡孤獨帛

三年鳳皇集賜新蔡鰥寡孤獨帛

元帝初元元年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

五年賜鰥寡孤獨帛二疋

永光元年賜鰥寡孤獨帛

二年賜鰥寡孤獨帛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人

成帝建始元年賜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差

鴻嘉元年賜鰥寡孤獨帛

永始四年賜雲陽鰥寡孤獨帛

平帝元始四年賜鰥寡孤獨帛 並本紀

恤流民

漢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高紀

五年詔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 同上

漢興大城名都民人散亡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 功臣表

景帝即位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本紀

武帝元狩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天子遣使振貧民尚不能救又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 本紀云七十二萬五千口 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費以億計 食貨志

元鼎六年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令飢民得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使者冠蓋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 同上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石慶上書稱歸丞相御史印上報曰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爲流民法以禁重賦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 石慶傳

宣帝本始三年大旱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 本紀

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 本紀

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 本傳

成帝河平元年流民入函谷關 天文志

四年遣博士嘉等行舉瀕河之郡避水它郡國者在所冗食之謹遣以文理毋令失職 本紀

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 本紀

鴻嘉四年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理 本紀

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罷安定呼池苑以爲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犂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 本紀

西漢會要卷第四十八

西漢會要卷第四十九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民政四

徙豪族

高帝罷平城，使婁敬往結和親。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illegible]傳）

高祖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紀）

十二年，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紀 [illegible]）

（[illegible]）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以彊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游俠通姦。（地理志）

孝武建元三年，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紀）

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上從之。（本傳）

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

太始元年，徙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雲陵。（紀。師古曰：時未有雲陵 [illegible]）

（[illegible]）

孝昭始元三年，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紀）

孝宣本始元年，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徙平陵。（紀）

二年，以水衡錢為平陵民起田宅。

元康元年，徙丞相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以上者杜陵。

陵

孝元永光四年，上為初陵，詔勿置縣邑，使天下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

孝成鴻嘉二年，徙郡國豪傑訾五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陵。

昌陵，永始元年，罷昌陵及故陵勿徙民。

哀帝建平元年，為初陵，勿徙郡國民。

長陵（[illegible]）　安陵（[illegible]）

陽陵（[illegible]）　茂陵（[illegible]）

雲陵（[illegible]）　平陵（[illegible]）

杜陵（[illegible]）

昌陵（[illegible]）

高祖令民得賣子 食貨志

五年詔曰民以飢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 本紀

文帝務勸農桑帥以儉節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 食貨志

賈誼曰今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食貨志 注云賣爵級又賣子也

鼂錯勸文帝募民徙塞下募民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 鼂錯傳

文帝時女子緹縈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罪 刑法志

後四年免官奴婢爲庶人 本紀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

董仲舒說武帝曰宜去奴婢除專殺之威 食貨志

其後府庫並虛迺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

及楊可告緡徧天下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上同

往延年坐官奴婢乏衣食免官

元帝時貢禹言官奴婢十餘萬游戲亡事稅良民以給之宜免爲庶人 貢禹傳

成帝永始四年詔曰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多畜奴婢被服綺縠其申飭有司以漸禁之 本紀

哀帝即位詔曰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其議限列有司條奏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諸名田畜奴婢過品者皆沒入縣官官奴婢年五十以上免爲庶人 本紀

平帝元始三年王莽奏定民奴婢田宅之品 本紀

雜錄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納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賈誼傳

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 司馬相如傳

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鮑宣傳

家僮 傳　臧獲婢妾 司馬遷傳

僮使 王莽傳　奴客 傳

僮騎 傳　侍婢 王吉傳

私奴以千數（王溫舒傳）　僮手指千（貨殖傳）
白衣（兩龔傳）　父御婢妾（傳）
庸保雜作（傳）　騎奴（何武傳）

治豪猾

濟南瞯氏（酷吏傳）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
於是景帝拜郅都為濟南守至則誅瞯氏首惡餘皆
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郅都傳）
（王溫舒）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
不拾遺（義縱傳）
王溫舒（酷吏傳）為廣平都尉遷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
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
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
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
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
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
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
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酷吏傳）
趙廣漢（本傳）守京兆尹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
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
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
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

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
之（本傳）
廣漢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為
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
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
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
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
吏以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傑大姓
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讎姦黨散落
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
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本傳）
尹翁歸（本傳）為東海太守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為姦猾亂
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埶變詐自解
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
東海大治（本傳）
王尊（本傳）為安定太守出教告屬縣曰太守視事一月矣
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
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
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又輒繫獄數日
死上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
入傍郡界（本傳）
嚴延年（本傳）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

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
畏避之莫敢與啎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
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
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
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為兩
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已
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
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
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
郡中震恐道不拾遺嚴延年傳

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
通輕俠臧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
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
詔書召捕久之廼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
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
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
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
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
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
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
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
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
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
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
數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楬著
其姓名百日後廼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
哭道路皆歔欷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
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賞所置皆其魁宿或
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
貰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
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
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闚長安江湖中
多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
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
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尹賞傳

西漢會要卷第四十九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 徐 天麟 上進

食貨一

墾田數

漢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漢極盛矣 地理志

限民名田

董仲舒說武帝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 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名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 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 食貨志

元光中令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 食貨志

哀帝即位師丹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廼可平文帝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者俞困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賈人皆不得名田爲吏犯者以律論名田過品皆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食貨志

代田

武帝末年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 師古曰併兩耜而耕 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 師古曰能讀曰耐 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 鄧展曰九夫爲井三夫爲屋夫百畮於古爲十二頃古百步爲畮漢二百四十步爲畮古千二百畮則得今五頃 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 師古曰縵田謂不爲甽者也 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 大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 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犂 古曰換功作也 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

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韋昭曰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為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優之也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食貨志

假民公田省苑囿

二年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高紀下

武帝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師古曰舊苑之先禁百姓芻牧今罷之

昭帝元鳳三年罷中牟苑賦貧民

宣帝地節元年假郡國貧民田

三年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又令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元帝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六月省苑馬以振困乏

二年詔罷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田假與貧民

永光元年令民各務農畝無田者假之

哀帝建平元年太皇大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賦貧民

勸農桑

漢興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食貨志

惠帝即位減田租復十五稅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中間廢今復之也見本紀

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本紀

高后元年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本紀

文帝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今背本而趨末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躬耕以勸百姓全文見疏

二年正月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本紀

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本紀

鼂錯說上曰今海內為一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

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
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
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
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
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
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
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
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
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
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
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
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
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
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
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
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
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
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
而民利者也 食貨志
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
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吾詔書數
下歲勸民種植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
不明也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力田為生之
本也其以戶口率置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
道民焉 本紀
十三年二月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
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本紀
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而有
租稅之賦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本紀
景帝後二年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
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
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
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
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 本紀
三年春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
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閒歲或不登意為末
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
食物 本紀
孝景婁敕有司以農為務 食貨志
武帝之初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
廩庾盡滿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
而不可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
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
則書之今關中之俗不好種麥願詔大司農使關中

民益種宿麥毋令後時 食貨志

親耕籍田以爲農先 董仲舒傳

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 本紀

征和四年上耕于鉅定 本紀

仲舒又言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幷兼之路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食貨志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上耕于鉤盾弄田 本紀

六年正月耕于上林 本紀

元平元年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省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其減口賦錢 本紀

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蓄積 食貨志

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石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民便之 食貨志

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 同上

元帝建昭五年三月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按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 本紀

成帝陽朔四年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 本紀

平帝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部一州勸農桑 本紀

龔遂爲勃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本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使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 本傳

召信臣守南陽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溉灌至三萬頃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田畔郡中莫不耕稼力田戶口增倍 本傳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一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

食貨二

水利

魏文侯時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下同溝洫志）

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名曰鄭國渠（[illegible]）

武帝時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漕山東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上以為然令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

元鼎六年兒寬為左內史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卬之田迺減御史稻田租令平繇行水毋使失時

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云云

雜錄

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水司空都水長丞（百官表）

武帝時河東守番係言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上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不利（[illegible]溝洫志）

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上令張湯子卬發數萬人作褒斜道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於是發卒萬人穿渠引洛水至商顏下鑿井深者四十餘丈井下相通行水穿得龍首故名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

劉向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領護三輔都水（本傳）

息夫躬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彊兵今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勢水泉廣溉灌之利哀帝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大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迺止（本傳）

召信臣守南陽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本傳）

田租

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

見稅十五（言貧人無田假耕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田主也）漢興循而未
改（食貨志董仲舒疏）

漢興天下既定高帝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
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食貨志）

惠帝即位減田租復什五稅一（紀 漢初什五稅一中間廢今復之也）

文帝十三年詔除田之租稅（本紀）

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食貨志 本紀）

武帝元鼎六年上曰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
民未知其利今內史稍田租挈重（挈 約令也）不
與郡同（ ）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
勿使失時（溝洫志）

昭帝始元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本紀）

王莽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
罷癃咸出厥名三十實什稅五（食貨志）

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
漢氏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彊富人占田逾
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之一稅民輸太半之賦官
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彊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
通威福分於豪彊也文帝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
適足以資豪彊耳

賜民租賦

文帝二年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武帝元封四年祠后土賜三縣及楊氏無出今年租
賦

五年修封禪所幸縣無出今年租賦

天漢三年修封泰山行所過無出田租

昭帝始元年年詔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宣帝本始元年鳳凰集膠東千乘租稅勿收

三年郡國傷旱甚者毋出租稅

四年郡國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稅

元康二年令郡國被災甚者毋收今年租賦

神爵元年幸甘泉所過毋出田租

甘露三年以鳳凰集新蔡毋出今年租

元帝初元元年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

二年郡國被地動災甚者毋出租賦

永光元年幸甘泉行所過毋出租賦

成帝建始元年郡國被災什四以上毋收田租

鴻嘉四年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
出租賦

永始四年幸甘泉河東所過毋出田租

哀帝即位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

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

平帝元始二年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並本紀）

算賦

漢四年初爲算賦（高紀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

孝惠六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惠紀注云漢律人出一算賈人與奴婢倍算）

文帝民賦四十（賈捐之傳常賦百二十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

武帝下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本紀又蕭望之傳張敞曰先帝征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

武帝建元元年詔民年八十復二算（本紀如淳曰復二口之算也）

元封元年行所巡至縣無出今年算（本紀）

宣帝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且勿算事（本紀）

宣帝甘露元年減民算三十（本紀一算減錢三十也）

元帝時貢禹請民年二十乃算（本傳）

成帝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本紀注云本一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爲八十）

口賦

昭帝元鳳四年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昭紀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元平元年詔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本紀）

宣帝五鳳三年減天下口錢（本紀）

元帝時貢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貢禹傳）

更賦

漢民常有更賦疲罷咸出（食貨志）

昭帝始元四年詔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皆勿收（本紀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戶賦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貨殖傳）

軍賦

惠帝即位令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本紀）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一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二

從事郎臨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食貨三

算訾

訾算（[illegible]服虔注云訾萬錢算百二十七）

算車船

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車（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

時公卿言異時算軺車有差請算如故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軺車皆令出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食貨志）

算緡錢

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緡錢（本紀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臣瓚曰[illegible]）

公卿言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illegible]）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illegible]）率緡錢四千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食貨志）

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本紀）

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師古曰縱放也）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廼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氐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食貨志）

楊可方受告緡義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義縱傳）

元鼎四年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食貨志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illegible]）

租六畜

武帝租及六畜（[illegible]）

昭帝元鳳二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本紀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

翟方進請[illegible]馬牛羊（[illegible]）

雜稅

武帝太初四年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本紀[illegible]）

鐵市租（[illegible]）

市籍租（[illegible]）

桑稅（[illegible]）

海租 [illegible]

海稅 [illegible]

給獻費

高帝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紀本

以粟當賦

昭帝元鳳二年令三輔大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illegible]

[illegible]

六年詔穀賤傷農其令三輔大常穀賤以菽粟當今年賦 紀本

[illegible]

募民入粟

鼂錯說文帝曰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廼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 食貨志

武帝通西南夷道悉巴蜀租賦不足以供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 [illegible]

[illegible]

榷酤

文帝後二年詔曰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 [illegible]

景帝中三年夏旱禁酤酒 紀本

後元年夏民得酤酒 紀本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 [illegible]

[illegible]

昭帝始元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秋七月罷榷酤官賣酒升四錢 本紀 按食貨志云 [illegible]

鹽鐵

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食貨志

孝惠高后時吳有豫章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吳王濞傳

班固贊曰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以使其衆逆亂之萌自其子與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

文帝後六年弛山澤本紀

董仲舒說武帝曰宜少近古鹽鐵皆歸於民然後可善治也食貨志

元狩中兵連不解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五年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元鼎六年拜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買之延因孔僅言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皆仰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終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

舉小與言與貨反若不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爲
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
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
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
名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
請下御史召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
夫 終軍傳
元封元年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
下鹽鐵延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
往置均輸鹽鐵官 食貨志
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
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
下爭利視以儉節弘羊難以爲國家大業所以制四
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 食貨志
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召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
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毋與天下爭利御史大
夫弘羊以爲此廼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
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
寬次公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
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
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
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

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
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騁其辭齗齗焉
行行焉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
撟當世反諸正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
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彊
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
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
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
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
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
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
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 車千秋傳贊
宣帝地節四年詔鹽民之食而賈咸貴其減天下鹽
賈 紀本
元帝初元五年罷鹽鐵官 本紀
永光三年復鹽鐵官 食貨志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成帝綏和二年賜翟方進冊曰百僚用度各有數君
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云云方進
自殺 翟方進傳
猗頓用盬鹽起
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蜀卓氏用鐵冶富

程鄭亦冶鑄賈椎結民富埒卓氏猗頓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用鐵冶爲業大鼓鑄家致數千金

丙氏以鐵冶起富至鉅萬（並貨殖傳）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二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三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食貨四

錢幣

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匹百金（食貨志）

高后二年行八銖錢（本紀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illegible]）

六年行五分錢（[illegible]）

文帝五年四月爲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illegible]）

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illegible]文）

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並本紀）

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元狩四年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多即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鎔（[illegible]）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令縣官銷半兩

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其明年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周郭其質令不得磨錢取鎔（食貨志按本紀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今以食貨志考之乃罷三銖非罷半兩選監考異亦云紀誤）

元鼎二年郡國鑄錢民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同上）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同上）

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同上）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此以後另具後事不復錄）

雜錄

元帝時貢禹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中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稾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食貨志同上）

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師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師丹傳）

錢禁

孝文五年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

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者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設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上上挾銅積㠯御輕重錢輕則㠯術斂之重則㠯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㠯作兵器㠯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㠯臨萬貨㠯調盈虛㠯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㠯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㠯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㠯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食貨志下

文帝除盜鑄錢令賈山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章下詰責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後復禁鑄錢賈山傳

景帝立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深竟案盡沒入之佞幸傳

中六年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本紀

武帝元狩中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食貨志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

其後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毋得行而民之鑄錢益少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食貨志

白金及幣

武帝元狩中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贍用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迺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爲皮幣（按本紀元狩四年造白金及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其後官鑄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食貨志）

元鼎二年罷白金（武紀）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三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四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食貨五

大司農錢（都內錢附）

武帝之初七十年閒國家亡事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食貨志。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

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勿私以屬大農佐賦（食貨志）

帝比歲擊胡大司農陳臧錢經用既竭不足以奉戰士乃令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同上）

孝武之世開玉門通西域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西域傳贊）

元帝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王嘉傳）

漢武庫兵器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毋將隆傳）

少府禁錢

漢興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食貨志）

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食貨志。百官表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

共養勞賜一出少府（毋將隆傳）

武帝出禁錢以振元元（食貨志）

西羌之役大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 [illegible]

元帝溫恭少欲少府錢十八萬萬 王嘉傳

水衡錢

初大農斡鹽鐵官布多故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揚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 食貨志

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錢為平陵民起第宅 [illegible]

元帝溫恭少欲水衡錢二十五萬萬 王嘉傳

均輸平準

大司農屬官有均輸平準令丞 [illegible]

元狩中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漢連出兵三歲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 食貨志

元封元年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 [illegible] 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 [illegible] 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一歲之中諸均輸帛五百萬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上

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 食貨志 [illegible]

漕運

漢二年築甬道屬河取敖倉粟 [illegible]

蕭何留收巴蜀使給軍食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 [illegible]

漢初轉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食貨志

劉敬說高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劉敬說是也 [illegible]

武帝元光六年鄭當時爲大司農言異時漕關東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得以損漕省卒上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 溝洫志 按武紀元光六年

穿漕渠通渭

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艱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堧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毋復漕上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溝洫志

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饟率十餘鍾致一石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食貨志上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繇此日麗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迺足 上

元封元年桑弘羊又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 上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 紀

三年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毋漕 上

宣帝即位歲數豐穰耿壽昌言故事歲漕關東粟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漕事果便 食貨志

倉庾

太倉 百官表司農屬官有太倉令丞 三輔黃圖云太倉蕭何造在長安城外東南

武帝之初國家亡事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食貨志

長安倉 宣紀本始四年以一切當入穀輸長安倉 三輔黃圖云細柳倉嘉倉在長安西渭北石徼西有細柳倉城東有嘉倉

甘泉倉 泉發穀甘泉倉長

河南郡滎陽有敖倉 地理志音義云敖本地名臨河有大倉

河東郡根倉溼倉 地理志

河內倉（汲黯矯制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

郡國諸倉（百官表司農屬官有郡國諸倉長丞）

常平倉

宣帝即位穀石至五錢農民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粟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蕭望之奏壽昌未足任上不聽更東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其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食貨志按宣紀五鳳四年設常平倉）

趙充國曰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爲逆（趙充國傳）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及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罷之（食貨志按元紀初元五年罷常平倉）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四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五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　上進

食貨六

荒政

漢興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食貨志）

漢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紀）

文帝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紀）

六年大旱蝗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紀）

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見食貨志賈誼疏）

景帝元年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

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毄畜或地饒
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
聽之 紀
中三年夏旱禁酤酒 紀
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
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 食貨
後二年令內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 徒隸衣
七緵布 止馬舂 為歲
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
三年詔曰間歲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
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
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紀
武帝即位河內失火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臣過
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
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
上賢而釋之 傳
元狩三年勸有水災郡種宿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
者以名聞 紀
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
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
捄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

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
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 食貨志
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
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
遣博士中等分循行告諭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
捄飢民免其戹者具舉以聞 紀
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
天子憐之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使者
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 食貨志
昭帝始元二年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
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紀
宣帝本始三年大旱郡國傷旱甚者民毋出租賦三
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盡四年 紀
四年正月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
大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
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
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紀
元帝初元元年詔曰間者歲數不登民多困乏其
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
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飢
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令諸宮館希御幸者
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紀

二年六月關東飢疫死人相食秋七月詔曰歲比災害民有菜色慘怛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衣公卿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 上

三年夏大旱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 上

五年詔曰迺者關東連遭災害其令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毋乏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 上

永光二年詔曰間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又亡成功困於飢饉亡以相救朕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 紀

成帝永始二年詔曰歲比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為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 紀

哀帝即位詔曰迺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廬舍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 紀

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為百姓困乏獻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斛受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賜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犂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 本紀

振貸 冊府

文帝元年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紀

文帝出帛十餘萬匹以振貧民 賈山

後六年大旱蝗發倉庾以振貧民 食貨志

武帝元狩三年有水災郡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 紀

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相救迺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 食貨

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吏民有振救飢民免
其厄者具舉以聞 本紀
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
千里天子憐之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
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 食貨志
河內傷水旱汲黯矯制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 汲黯傳
昭帝始元元年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 本紀
元鳳三年詔曰廼者民被水災朕虛倉廩使使者以
振困之 本紀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
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
安倉助貸貧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本紀
地節三年詔曰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 本紀
元帝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
振業貧民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臨遣光祿大夫
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
職之民又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今年租賦江海
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六月以民疾
疫省苑馬以振困乏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飢或
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本紀又食貨志云天下大水關東十一郡尤甚
歲饑中存五百人導穀水貸困之
二年詔以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篽
池田假與貧民六月關東飢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
曰歲比災害民有菜色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
賜寒者衣 本紀
永光元年赦天下令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
食如貧民 本紀
成帝河平四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
瀕河之郡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其為
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槥櫝葬埋已葬者
與錢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謹遇以文理
無令失職鴻嘉四年勃海清河河溢被災者振貸之 本紀
永始二年詔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
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
右更欲為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
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
租賦三歲萬以上一年 本紀
哀帝即位河南潁川郡水災賜死者錢三千 本紀

擇逋貸

文帝二年民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
武帝元朔元年詔逋貸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
聽治
昭帝始元二年詔所振貸種食勿收責

元鳳三年詔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

宣帝元康元年所振貸勿收

神爵元年所振貸物勿收

元帝永光四年所貸貧民勿收責

成帝建始三年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

河平四年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

鴻嘉元年逋貸未入者勿收

四年逋貸未入皆勿收

永始二年所振貸貧民勿收 此並本紀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五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六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徐天麟

兵一

南北軍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刑法志

高祖崩呂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張辟彊說丞相陳平曰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如此則太后心安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

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我即崩必據兵衛宫謹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祿產頗兵秉政因謀作亂大尉勃令酈寄紿祿曰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大尉祿然其計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計猶豫大尉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迺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復令說祿祿遂呂兵授大尉勃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勃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宫欲爲亂殿門弗內朱虛侯章斬產殺之還入北軍復報大尉勃云云 見呂后紀及外戚傳臣天麟按史漢以南北軍北衛以周勃以北軍安劉氏

文帝入未央宫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 紀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 百官表

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劉向傳[illegible]漢儀注中壘校尉[illegible]南[illegible]一人[illegible]

吾者獄上帝大公卑有不如法者以中尉軍北軍尉以法治之

軍正丞 各有軍正正又置丞

武帝使任安護北軍 史記

戾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

軍門不肯應太子 劉屈氂傳

北軍錢官 史記任安傳 北軍錢官小吏

江充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

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

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

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

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

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 江充傳

公孫敬聲坐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下獄 本傳

大司馬霍光薨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

陵以送其葬 本傳

張安世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 本傳

黃霸爲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 本傳

胡建守軍正丞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

斬之上奏以聞

衛將軍軍

高帝五年王恬啓以衛將軍擊陳豨 功臣表

衛將軍與京師 衛四夷

文帝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 見南北軍條

二年罷衛將軍軍 本紀

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本紀

車騎將軍屯兵

孝宣地節三年罷車騎將軍屯兵 本紀

右將軍屯兵

孝宣地節三年罷右將軍屯兵 本紀

期門羽林

光祿勳屬官期門羽林皆屬焉 期門

掌執兵送從

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

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

羽林掌送從 次期門

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

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號曰羽林

孤兒 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

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 百官表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期門羽林以材力爲官名將

多出焉

羽林黃頭郎

甘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 甘延壽傳

倫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

霍光鄧肆郎羽林 霍光傳

都郎羽林 王尊傳

衛士

衛尉掌宮門屯衛兵屬官有衛士旅賁令丞又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 百官表

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 本紀

宣帝即位長樂宮初置屯衛 本紀

元康元年冬置建章宮衛 本紀

元帝初元三年罷甘泉建章宮衛 本紀

執循執戟武士騶 惠帝紀

諸廟寢園祭祀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 韋玄成傳

正月行幸曲臺臨饗衛士 王尊傳

蓋寬饒為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願復留共更一年 蓋寬饒傳

中尉兵

中尉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卒皆屬焉 百官表

文帝拜馮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馮唐傳

武帝元鼎六年發中尉卒擊呂嘉 本紀

城門兵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 百官表 師古曰八屯各有司馬

十二城門候 師古曰門各有候 若之為小苑東門候是也

武帝征和二年以太子在外置屯兵長安諸城門 劉屈氂傳

張安世為衛將軍城門北軍兵屬焉 本傳

孔光為大師領城門兵 孔光傳

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 元后傳

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 元后傳

平阿侯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杜鄴傳

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 百官表

七校

武帝平百粤內增七校 刑法志 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

佽飛射士

少府屬官有左弋令掌弋射武帝更名為佽飛 百官表 師古曰佽飛古之勇士入水殺蛟因以材力名官

宣帝神爵元年發佽飛射士詣金城 本紀

元帝永光二年發迹射佽飛射者擊羌 馮奉世傳

輯濯士

水衡屬官有輯濯令丞 百官表如淳曰輯濯船官也

戾太子矯制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 劉屈氂傳

胡越騎

越騎校尉掌越騎 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 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

不常置 百官表 [illegible]

自昭帝時霍山以奉車都尉領胡越兵 霍光傳

元帝永光二年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擊羌 馮奉世傳

成帝時金涉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 本傳 [illegible]

[illegible]

羌騎

宣帝神爵元年發羌騎詣金城 本紀

元帝永光二年發呼速絫嗕種擊羌 馮奉世傳

材官

[illegible]

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刑法志 [illegible]

高帝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本紀

惠帝七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 本紀

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本紀

晁錯上言兵事曰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 本傳

爰盎以材官蹶張遷為隊帥 本傳

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紀

本紀

武帝元光二年大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擊匈奴

王恢擊匈奴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

中 匈奴傳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

金城 本紀

大司馬霍光薨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

陵以送其葬 本傳

輕車

惠帝七年發車騎詣滎陽 紀

[illegible]

馮唐拜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本傳

晁錯上言兵事曰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 本傳

宣帝本始二年調關東輕車銳卒救烏孫 紀

發材官輕車送霍光葬 霍光傳 [illegible]

騎士

高后五年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紀

武帝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 本紀

宣帝神爵元年發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

士擊羌 趙充國傳

黃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

樓船

外有樓船（刑法志）
枚乘說吳王曰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也遣羽林黃
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
鄧通以濯船爲黃頭郎（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郎皆著黃帽）
吳王伐江陵之木以爲船
伍被說淮南王曰有尋陽之船（伍被傳）
閩越王入燔尋陽樓船（嚴助傳 師古曰漢有樓船）
武帝建元三年嚴助浮海救東甌（嚴助傳）
武帝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
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元鼎五年南越反因
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之（食貨志）
元鼎五年南越王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
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橫浦歸義越
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爲下瀨將軍下
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
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本紀）
卜式願與樓船習船者擊南越（卜式傳）
武帝欲伐南越淮南王安諫曰越處谿谷之間篁竹
之中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令發兵
挖舟而入水水道上下擊石死傷者必衆前時南
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擊之會天暑多雨樓
船卒水居擊棹未戰而疾死者過半（嚴助傳）
元鼎六年東越王反攻殺漢將吏遣橫海將軍韓說
中尉王溫舒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紀）又
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
居（紀）
東越數反朱買臣爲會稽太守詔到郡治樓船備糧
食水戰具（朱買臣傳）
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朝鮮傳）
屬國騎
武帝遣破奴將屬國及郡兵數萬以擊胡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
貳師取善馬
屯田卒
武帝元鼎五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
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食貨志）
孝武征四夷開西域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
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
使外國者（西域傳）
宣帝地節二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將免刑罪
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憙發城郭
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
（西域傳）

趙充國至金城，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至春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本傳。詳見屯田條

元帝建昭三年，甘延壽、陳湯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誅斬至支單于。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六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七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兵二

教閱

武帝太初二年，令天下膢五日。本紀。如淳曰：漢儀注立秋貙膢。[illegible]

[illegible]

霍光都肄郎羽林。事霍光傳

都郎羽林 [illegible] 大會試之 [illegible]

九月都試 [illegible] 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

[illegible] 延壽為東郡太守，都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鞪居馬上，抱弩負籣。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及治飾兵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蕭望之劾延壽上僭不道，坐棄市。韓延壽傳

繇戍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食貨志。又昭紀如淳注云：天下人皆

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
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
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
之二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漢初因秦法
而行之後遂改易有
謫乃戍邊一歲耳
高后五年初令戍卒歲更 本紀
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 晁錯傳
文帝減外繇 賈山傳
十三年除戍卒令 史記大事記
景帝後二年省繇賦 本紀
武帝賜卜式外繇四百人 卜式傳 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
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
元狩三年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 本紀
天漢元年發謫戍屯五原 本紀
昭帝元平元年減外繇 本紀
宣帝五鳳四年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 本紀
淮南之地縣屬於漢其吏民往來長安者自恐而補
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 賈捐之傳
甚者或鬻身爲司隸子弟常步行戍邊 本傳
調發 羽檄 虎符
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 本紀 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號
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疾速也
文帝二年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 史記本紀 [illegible]
齊王欲發兵誅諸呂魏勃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

驗也
御史中丞劾馮野王持虎符出界歸家遂免 本傳
淮南王盜刻虎符 本傳
武帝建元三年東甌告急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
符發兵郡國乃遣嚴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
法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指意遂發兵 嚴助傳
戾太子以節發兵 武紀征和二年
七國敗弓高侯詔膠西王卬曰未有詔虎符擅發兵
王其自圖之卬遂自殺 吳王濞傳
公孫敖爲上黨太守發兵不以聞免 功臣表
段會宗爲西域都護以擅發戍己校尉之兵乏興有
詔贖論 本傳
黎扶爲東海太守坐擅發卒爲衛侍斬 大臣
選募 出征 亡命 伉健 募士
武帝天漢四年發勇敢士出朔方 本紀
戰士彭祖頃從田中爲致擊匈奴 傳
李陵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 本傳
昭帝始元元年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犇命擊益州 本紀 [illegible]
灌夫伐吳王孫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 灌夫傳
宣帝本始二年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
軍 本紀

神爵元年發應募詣金城本紀
趙充國請罷騎兵留弛刑應募本紀
元帝永光二年發募士萬人擊西羌
平帝元始二年募汝南南陽勇敢吏士三百人[illegible]
江湖賊本紀

發謫從 [illegible]

高帝十一年征英布赦天下死罪令從軍本紀
惠帝三年發諸侯王徒隸二萬人城長安本紀
武帝元狩三年發謫吏穿昆明池本紀 [illegible] 古曰吏有[illegible]
元鼎五年呂嘉反遣路博德等將罪人馳義侯遺
別將巴蜀罪人咸會番禺本紀
[illegible]
元封二年四月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遣楊僕[illegible]
及將應募罪人擊朝鮮本紀
六年赦京師亡命令從軍本紀
大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郡國惡少年數
萬人期至貳師取善馬李廣利傳
大初元年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本紀
天漢元年發謫戍屯五原本紀
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本紀 [illegible]
[illegible]
昭帝元鳳元年武都氐人反發三輔太常徒皆免刑
擊之本紀

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本紀
六年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本紀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詣金城本紀

行伍部校

什伍俱前 [illegible]
李廣無部曲行陣 [illegible]
將軍皆五部校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馮唐曰士卒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illegible]
韓延壽試騎士五騎為伍傳本
[illegible]
什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諸校 [illegible]
校司馬 [illegible]
部勒行陣 [illegible]
王莽以吏為部曲會赦免 [illegible]

壁壘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 [illegible]
文帝勞軍細柳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illegible]

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周亞夫傳）

李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本傳）

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斬之遂上奏曰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建傳）

京師兵器

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illegible]）

中尉屬官有武庫令丞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丞（[illegible]）

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子為令（[illegible]）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獨發武庫工官兵以澹之（[illegible]）

戾太子矯制發武庫兵（劉屈氂傳）

哀帝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乳母王阿舍母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臣請收還武庫（[illegible]）

羽林孤兒教以五兵（師古曰五兵謂弓矢殳矛戈戟也）

郡國兵器

高帝八年令賈人毋得操兵乘騎馬（本紀）

晁錯說文帝募民徙塞下曰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illegible]）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澹之（[illegible]）

武帝時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對不便上以難弘弘詘服焉（吾丘壽王傳）

昭帝始元五年罷天下馬弩關（本紀[illegible]）

江都王建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鑄將軍都尉印遣人通越（江都王傳）

膠東康王寄聞淮南王謀反私作兵車鏃矢戰守之備（本傳）

成帝陽朔三年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殺長吏盜庫兵（本紀）

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本紀）

永始三年山陽鐵官徒蘇令等反盜庫兵（本紀）

燕王旦反詐言受武帝詔得領庫兵飭武備（燕王旦傳）

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任橫等盜庫兵攻官寺（本紀）

上郡庫令（[illegible]）

南郡發弩官（[illegible]）教放弩（[illegible]）

雜錄一

文帝時晁錯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屮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屮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卬之閒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晁錯傳

藺石晁錯傳注如淳曰城上雷石也

渠答晁錯傳注蘇林曰鐵蒺藜也

遊弩晁錯傳往來

大黃李廣傳以大黃射其裨將注黃肩弩也

連弩李陵傳發連弩射單于

刀斗李廣傳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刀斗

壘石李陵傳師古曰壘音盧對反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七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八

錢塘郡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

兵三

兵占

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梁王梁策馬車騎滿野天文志

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天文志

見欃雲如牛欃雲如馬欃槍搖皆兵異狀其殃一也必有破國天文志

日方南大白居其南日方北大白居其北為羸用兵進吉退凶天文志

武帝建元六年八月長星出于東方長終天三十日去占曰是為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其後兵誅四夷連數十年元狩四年長星又出西北是時伐胡尤甚五行志

上既悔遠征伐迺下詔曰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

有徐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
大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
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
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
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
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
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
將不吉（西域傳）

兵陰陽者順時而發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
者也（藝文志）

宣帝以書敕趙充國曰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
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
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趙充國傳）

成帝鴻嘉五年天水冀南山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
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壄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
略等旁著岸脇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
鳴有兵（五行志）

軍功

高祖五年克項羽五月兵皆罷歸軍吏卒令赦其亡
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
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
以上皆復其身及户勿事

六年始剖符封功臣（封功臣見侯表）

武帝元朔六年六月詔曰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
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
免減罪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
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
功賞官以寵戰士（本紀）

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千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數不足與此文乖異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
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
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
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食貨志）

李蔡擊右賢王有功中率為樂安侯諸將多中首虜
率為侯者（衛青傳）

李廣出右北平為匈奴所圍軍幾沒罷歸廣軍自當
亡賞

霍去病斬捕首虜過當封侯（師古曰軍失亡之多少與斬捕相當斬捕數多故曰過當也）

馮奉世使大宛以便宜發兵誅莎車王蕭望之以奉
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雖
有功效不可為後世法故不得侯（師古曰漢家之法擅矯命雖有功勞）

不加責也

貳師既伐大宛軍官吏爲九卿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 李廣利傳

左將軍荀彘擊朝鮮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 武紀

魏尚爲雲中守上功幕府首虜差六級下吏削其爵罰作之 馮唐傳

軍法

韓信申軍法 高紀

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正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武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兵權謀十三家兵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 藝文志

高后七年朱虛侯章入侍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以軍法行酒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 齊悼惠王傳

繡衣御史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 雋不疑傳 臣瓚曰按漢吏六百石以上有罪當先請是於今言不當詔至於軍興從事則二千石以下亦得誅矣於外懸所之是也至其冬劉屈氂欲斬司直亦以軍興法行之而勝之乃以爲不可故被書而自殺

唐蒙通夜郎用軍興法誅其渠率 司馬相如傳

廣漢郡盜賊羣起成帝拜趙護爲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 薛宣傳

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胡建傳

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 蕭望之傳

棄軍逃亡

多卯將兵追反虜，捐棄兵還，贖罪免 功臣表

景帝三年，詔令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 本紀

蘇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 趙廣漢傳

畏懦後期

博望侯張騫坐以將軍擊匈奴畏懦，當斬，贖罪免 表作[illegible]云坐後期

天漢三年，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懦棄市 武紀 [illegible]

法行逗留畏懦者要斬

將梁侯楊僕坐爲將軍擊朝鮮畏懦，入竹萬個贖完爲城旦 [illegible]

公孫敖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失期，當斬，贖爲庶人 [illegible]

王恢主擊匈奴輜重，單于還去，廷尉當恢逗撓，當斬 韓安國傳

失亡過多

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失亡士卒多，下吏當斬 本傳

李廣擊匈奴，坐亡失多當斬

楊僕擊朝鮮，坐亡失多，免爲庶民

蘇建爲前將軍，與翕侯趙信俱敗，獨身來歸，當斬

虜獲不實

魏尚爲雲中守，上功幕府，差首虜六級，下吏削其爵，罰作之 馮唐傳

高不識坐擊匈奴增首不以實，當斬 表

李順坐擊匈奴益首虜獲自殺 [illegible]敢傳

臨蔡侯孫家坐擊番禺奪人虜獲免 表

武帝責楊僕書曰：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 傳

澅清侯參坐匿朝鮮亡虜下獄 表

爭功

左將軍荀彘擊朝鮮，坐爭功棄市 表

亂屯兵

中郎將卯入至趙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 趙充國傳

迷失道

衛青擊匈奴，從李廣與右將軍趙食其合軍出東道，或失道，後大將軍，廣自殺，右將軍下吏當死，贖爲庶人 本傳

乏軍興

趙廣漢坐擅斥除騎士乏軍興 本傳

蘇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 趙廣漢傳

黃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調馬不適士劾乏

軍與連坐秩 本傳
段會宗擅發戊己校尉兵乏興有詔贖論 本傳
韓延年行大行令事擅留外國書一月乏興入穀
全爲城旦 功臣表

擅興
邗侯李壽爲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誅 表
公孫賀子敬聲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下獄 公孫賀傳
燕王旦上書言霍光擅調益幕府校尉疑有非常
王尊坐擅離部曲免 本傳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八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九

從事郎前建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兵四

屯田

文帝時晁錯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壍中周虎落 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 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民之欲往者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能自給而止上從其言募民實塞下 晁錯傳

武帝元鼎五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饋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 食貨志

孝武征四夷開西域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西域傳

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海内虚耗上既悔遠征伐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以東捷支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十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

泉遮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
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
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
西國輔烏孫為便上廼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
司奏欲益民賦以助邊用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
西於車師千餘里令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天
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西域傳）
武帝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悉巴蜀租賦不足以
更之迺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
（食貨志）
昭帝始元二年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將吏屯
田張掖郡（紀）
昭帝用桑弘羊前議以杅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軍
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西域傳）
元鳳四年鄯善王請曰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欲
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以依其威重於是漢遣
大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後更置
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西域傳）
宣帝地節二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將免刑罪
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憙發城
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
師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收畢復發兵攻車師

王於石城王奔烏孫吉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
師益積穀以安西門侵匈奴於是吉使吏卒二百人
別田車師匈奴遣騎來擊漢田卒少不能當吉上書
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
（西域傳）
元帝時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
鞬披莎車之地（披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上
宣帝神爵元年先零畔逆他種劫略背叛趙充國至
金城計欲以威信招降罷騎兵屯田以待其獘上奏
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
於內不可不謹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
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槀二十
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
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
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故也臣愚以為擊
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
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
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
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
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
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
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

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
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
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
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
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
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
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
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
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
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

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
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
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
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
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
肥饒之墬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
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
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
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
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
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

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
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
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幵小幵使生它變之憂十
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
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
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
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
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
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
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
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幵小幵前言

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
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
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
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
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幵莫須又頗暴略其羸
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
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
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
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
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
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鬭具烽火

幸通埶及并力以逆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

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校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

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計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謹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

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趙充國傳

元帝時馮奉世擊西羌羌破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 馮奉世傳

元帝時復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 西域傳

雜錄

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 嚴助傳

屯田校尉武帝置宣帝時始屬都護 西域傳

戊巳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 百官表

武帝時揚可告緡徧天下得民財物以億計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水衡少府大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 食貨志下

元帝初元三年詔曰珠崖背叛議者之言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飢餓之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其罷珠崖郡 賈捐之傳

馬政

大僕掌輿馬 百官表漢見輿服門廐馬條

漢興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食貨志注云無醇色之駟謂四馬純色

漢初鑄莢錢馬至匹百金 食貨志

晁錯說文帝曰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食貨志

文帝十二年詔大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本紀

景帝中四年御史大夫衛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 本紀服虔曰馬十歲齒下平

景帝始造苑馬以廣用 食貨志臣瓚按天子六廄有邊郡六牧師苑令各三丞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頭

中六年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 本紀

武帝之初七十年閒國家亡事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 食貨志

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 本紀師古曰養馬之苑禁百姓牧今罷之

衛青比歲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 食貨志

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 食貨志

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軍馬死者十餘萬匹 食貨志

兩將軍之出塞塞閱官馬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 霍去病傳

自衛青圍單于後以漢馬少故久不復伐胡 本傳

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 本紀如淳曰貴平牡馬賈欲使人競畜馬

兵革數動民多買復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 食貨志

元鼎四年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 食貨志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

五年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食貨志

大初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本紀

上既悔遠征伐廼下詔曰當今務在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臣瓚按晁錯曰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即馬復令也 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西域傳

昭帝始元四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本紀）

五年罷天下亭馬及馬弩關（本紀 應劭曰武帝令天下諸亭養馬母今罷之 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

元鳳二年詔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本紀）

元帝初元元年省苑馬以振困乏九月詔大僕減穀食馬（本紀）

雜錄

黃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興連貶秩（本傳）

召延坐不出持馬要斬（[illegible]）

任當千以賣馬一匹賈錢十五萬過平臧五百以上免（上）

大原郡有家馬官（地理志）

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張騫始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安言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萬餘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西域傳）

趙充國奏倅馬什二（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

金日磾輸黃門養馬[illegible]年馬過殿下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拜為馬監（本傳）

備邊

漢二年興關中卒乘邊塞（本紀）

五年以右丞相傅寬徙為代相監將屯二歲為丞相將屯（本傳）

陳豨為代相監邊（韓信傳）

豨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盧綰傳）

上破豨還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大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本紀）

文帝後六年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本紀）

武帝元光元年十一月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本紀）

六月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徙益東屯右北平安國既斥疏將屯又亡失多甚自愧益東徙（本傳）

元封四年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本紀
太初三年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廬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匈奴傳
昭帝即位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本紀
始元二年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本紀
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紀
宣帝本始中匈奴常數十萬餘騎南並塞欲入為寇遣趙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充國傳師古曰五原朔方雲中代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充國總領之
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趙充國傳
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本紀
五鳳四年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本紀
平帝元始二年九月使謁者大司馬掾四十四人持

節行邊兵本紀
雜錄
晁錯說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古之徙遠方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為置醫巫以救疾病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又聞古之制邊縣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前死不旋踵矣晁錯傳
武帝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萬口本紀
元狩五年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本紀
元鼎六年置張掖燉煌郡徙民以實之本紀
平帝元始二年募民徙[illegible]安民縣次給食至徙[illegible]

田宅什器假與犂牛種食（本紀）

晁錯說文帝曰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食貨志）

武帝通西南夷道悉巴蜀租賦不足以供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食貨志）

宣帝即位穀石至五錢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以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其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食貨志）（[illegible]）

趙充國曰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爲逆（趙充國傳）

元帝初元五年罷常平倉（紀）

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大夫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胄而距（[illegible]）

（[illegible]）

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司馬相如傳）（[illegible]）

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蕭望之傳）

邊郡發奔命書符赤白囊（丙吉傳）

邊郡有長史掌兵馬（百官表）

大守卒史邊郡一人（儒林傳）

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毋將隆傳）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迺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illegible]志）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九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

兵五

處降

典屬國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屬官九譯令成帝河平元年省併大鴻臚（百官表）

文帝時弓高侯韓隤當以匈奴相國降侯（功臣表）

襄城侯韓嬰以匈奴相國降侯（表）

景帝時匈奴徐盧等五人降漢上欲侯之以勸後周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迺悉封徐盧等為列侯（周亞夫傳）

武帝元狩二年（表作三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屬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illegible]國都尉也）

安定（三水）　天水（勇士）

上郡（龜茲）　西河（美稷）

五原　已上並屬國都尉治（地理志）

宣帝神爵二年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紀）

五鳳三年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紀）

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著內史將令主

（南粵王傳）

越騎校尉掌越騎（百官表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

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師古曰胡騎之屯於池陽者也）

武帝遣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illegible]）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期至貳師取善馬

宣帝神爵元年發胡越騎羌騎詣金城（本紀[illegible]）

羌人內附（[illegible]為之）

杜侯復陸支以匈奴歸義因淳王從驃騎將軍擊左王以少破多捕虜二千一百侯三百戶（表）

眾利侯伊即軒以匈奴歸義樓剸王從驃騎將軍擊左王手劍合侯千一百戶（表）

捕盜

武帝時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閒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

持御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
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廼頗得
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
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
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
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
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 咸宣傳
江充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 本傳
天漢元年正月閉城門大搜 本紀
二年大搜 索姦人也 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
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
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
傑多遠交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本紀
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
一日廼解 本紀
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
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
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
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
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
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
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

也上聞遂對甚說荅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
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
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
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勑屬縣悉罷逐捕盜賊
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
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
海又多劫掠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
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 龔遂傳
尹翁歸守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姦邪
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
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
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
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
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
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 尹翁歸傳
宣帝時勃海膠東盜賊並起張敞上書自請治之曰
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
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鄙駑既無以
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
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
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

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
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
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召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
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
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
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
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
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 張敞傳
張敞守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
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
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
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
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補敞皆以為
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
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
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
稀鳴市無偷盜 張敞傳
敞拜冀州刺史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
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
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吏
逐捕窮窮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
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敞傳吏皆
捕格斷頭垂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
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 張敞傳
建平侯杜緩為大常坐盜賊多免 百官表
王尊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傰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
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
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
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
薦尊召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
盜賊清 本傳
成帝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班伯持節迎於塞下會
定襄大姓石李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
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
于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為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
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
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為供具執
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
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
父師矣延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它
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慄咸稱神明 敘傳
陽朔三年潁川鐵官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
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
捕以軍興從事皆伏辜 本紀

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四年黨與寖廣犯歷四縣衆且萬人拜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大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五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遷護爲執金吾賜黃金百斤本紀

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孫寶爲益州刺史廣漢大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爲亂首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商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爲車騎將

軍所排上復拜寶爲冀州刺史孫寶傳

永始二年丞相薛宣坐西州盜賊羣輩免恩澤侯表

永始三年十一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殺陳留大守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等五人共格殺並等皆封爲列侯本紀

永始三年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大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督趣逐捕汝南大守嚴訢捕斬令等遷訢爲大司農賜黃金百斤本紀

平帝元始二年遣執金吾侯陳茂假以征鼓募汝南南陽勇敢吏士三百人諭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餘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重徙雲陽賜公田宅本紀

三年陽陵任橫等自稱將軍盜庫兵攻官寺出囚徒大司徒掾督逆皆伏辜本紀

西漢會要卷第六十

西漢會要卷第六十一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 天麟上進

刑法一

刑制

夷三族 高后紀元年。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要斬 景紀[illegible]年[illegible]太子[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

磔 景紀。師古曰：磔謂張其尸。

棄市 師古曰：棄市，殺之於市也。謂與衆共棄之。

腐刑 如淳曰：宮刑也。又丈夫割勢，不能生子，如腐木[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宮刑者，[illegible]蠶室。

髡鉗 [illegible]鉗[illegible]束頸也。

完 [illegible]不加[illegible]髡[illegible]也。

城旦舂 惠紀注，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

鬼薪白粲 惠紀注，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爲白粲，皆三歲刑也。

司寇 [illegible]二歲刑。[illegible]一歲[illegible]爲罰作，二歲以上爲耐。

罰作 見上。[illegible]一歲[illegible]

盜械 惠紀注。凡以罪著械者，皆得稱焉。

頌繫 惠紀注。頌讀曰容。容，寬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

笞 景紀[illegible]定令[illegible]笞者[illegible]如淳曰：先時笞背[illegible]臀。

箠 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

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祆言令。刑法志

文帝除宮刑 景紀[illegible]詔曰[illegible]孝文皇帝[illegible]除宮刑[illegible]

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

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
完為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
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
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
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
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
人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
歲皆免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
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城旦舂歲數
以免臣眛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
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
百率多死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
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
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
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
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劉舍御史
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
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
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
刑又輕民易犯之 刑法志
孝景中元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磔 紀

律令

高祖初入關召諸縣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
章耳餘悉除去秦法 紀
高祖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
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
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
作律九章 刑法志云按晉書刑法志云蕭何定律益事律興廄戶篇合為九篇
孝惠四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紀
高后元年詔孝惠欲除三族妖言令 今除之 紀
孝文二年 紀作元年 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
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
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
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
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
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
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
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
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
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
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
之誅 刑法志
晁錯為內史法令多所更定錯所更令三十章 晁錯傳

景帝中六年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紀本
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調發煩數
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
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
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
况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
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九
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
駮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
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刑法志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

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湯奏顏異
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是後有腹非之
法比食貨志
武帝作沈命法注沈匿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曰羣盜起不發覺
發覺而弗捕滿品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傳
孝宣本始四年詔郡國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
奏紀本
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
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
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
夫匿婦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紀本

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
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
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
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
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
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宣帝未及修正至
元帝初立廼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
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
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
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刑法志
元帝初元五年省刑罰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

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紀本
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
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
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
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亡
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習律令
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
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
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宜主恩
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
塞詔而已刑法志

卷終

西漢會要卷第六十二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刑法二

疑讞

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刑法志

議貴

高帝七年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本紀

孝惠初即位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本紀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古者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所改容而禮之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夫嘗已在貴寵之位今而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是時丞相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無事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賈誼傳

昭平君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東方朔傳

吏二千石有罪先請劉屈氂傳

宣帝黃龍元年詔曰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本紀

成帝怒丞相王嘉孔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爲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

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 王嘉傳

平帝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辠耐㠯上先請 本紀

元始四年敕百僚婦女非身犯法詔所名捕皆毋得繫 本紀

矜老弱

孝惠即位詔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本紀

孝景後三年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罹于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鬬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 刑法志

贖罪

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 本紀注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

鼂錯說文帝曰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以粟為賞罰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除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 食貨志

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 食貨志

武帝天漢四年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本紀

太始二年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本紀

宣帝時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僻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而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

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

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強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貣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群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蕭望之傳）

元帝時貢禹上疏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婿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

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自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

姦而得利者和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大平宜除贖罪之法（貢禹傳）

恤刑

文帝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賈山傳）

武帝元朔六年遣博士循行天下治苛者聚奏（本紀）

宣帝即位廷尉史路溫舒上疏言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

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大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大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上深愍焉迺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路溫舒傳及刑法志）

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本紀）

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本紀）

五鳳四年詔曰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本紀

黃龍元年詔曰朕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本紀

成帝鴻嘉元年二月詔曰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弘農冤獄本紀

四年詔曰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朕甚痛焉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刑務有以全活之本紀

哀帝元壽元年詔曰令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埶獲名其愆在百僚尊任仁人黜遠殘賊期於安民本紀

女刑

城旦舂 惠帝紀應劭曰婦人不與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

女徒復作 宣紀李奇曰罪輕男子守邊女子輭弱不任守邊令作於縣官亦一歲故謂之復作 孟康曰復謂弛刑徒也有赦令詔書去其鉗釱赭衣更犯事不從徙加與民為例故當復為官作滿其本罪年月日律名為復作也

平帝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 本紀師古曰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為此恩者所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政於婦人 如淳曰令甲女子犯罪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顧功直故謂之顧山

係官 李褒母繫保宮　內官 東方朔傳昭平君獄繫內官

請室 爰盎傳請淨度反繫請室注獄也　導官 張湯傳廷尉詔居弟繫導官

養室 宣紀注云暴室宮人獄　水司空 伍被傳注云上林有水司空主囚徒官

斷獄數

文帝即位刑罰大省斷獄數百有刑錯之風志

武帝時天下斷獄萬數 賈捐之傳又食貨志云斷獄歲以萬千數

元康中魏相上書言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傳

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志

西漢會要卷第六十二

西漢會要卷第六十三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　麟　上進

刑法三

大赦

高帝二年正月赦罪人（六月亦同）

六月立太子赦罪人

五年正月兵事畢赦天下殊死以下

六月都長安大赦天下

六年以豪傑未習法令故犯法其赦天下

九年正月丙寅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

十一年正月立代王大赦天下

七月征英布赦天下死罪以下令從軍

十二年帝崩發喪大赦天下

右高帝在位十二年凡九赦

惠帝四年皇帝冠赦天下

右惠帝在位七年唯此一赦

呂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八年遺詔大赦天下

右呂后臨朝八年凡三赦

文帝初即位赦天下　七年赦天下

十五年郊見五帝赦天下　後四年日食赦天下

右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凡四赦

景帝元年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中元年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後元年赦天下

右景帝在位十六年凡五赦

武帝建元元年赦天下　元光元年赦天下

四年地震赦天下　元朔元年赦天下與民更始

三年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元狩元年赦天下　三年赦天下

元鼎元年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元封二年甘泉產芝赦天下　五年修封禪赦天下

天漢元年赦天下　三年修封禪赦天下

太始元年赦天下　四年修封還赦天下

征和三年赦天下　後元元年郊泰畤赦天下

右武帝在位五十五年凡十八赦

昭帝始即位赦天下　始元元年赦天下

四年立皇后赦天下　元鳳元年赦天下

二年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右昭帝在位十三年凡七赦

宣帝即位大赦天下　本始元年鳳凰集赦天下

四年立皇后赦天下　地節二年鳳凰集大赦天下

三年立皇太子赦天下

元康二年赦天下　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神爵二年鳳凰甘露降集赦天下

四年嘉瑞並見赦天下

五鳳三年鸞鳳萬舉赦殊死以下

甘露二年赦天下

右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凡十赦

元帝初元元年大赦天下　二年地動赦天下

三年白鶴館災赦天下　永光元年赦天下

二年二月大赦天下　六月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建昭二年赦天下

四年斬郅支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右元帝在位十五年凡十赦

成帝即位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火災大赦天下

河平元年赦天下　陽朔二年大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鴻嘉二年赦天下

永始四年郊泰畤大赦天下　元延元年赦天下

綏和元年大赦天下

右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凡九赦

哀帝即位大赦天下　建平元年赦天下

二年六月改元大赦天下　元壽元年大赦天下

右哀帝在位六年凡四赦

平帝即位大赦天下　元始元年日食大赦天下

三年立皇后大赦天下　五年帝崩大赦天下

右平帝在位五年凡四赦

赦徙

文帝二年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備者皆赦之

景帝中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

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赦所過徒

宣帝元康元年鳳凰集赦天下徒

五鳳元年赦徒作杜陵者

元帝初元四年祠后土赦汾陰徒

永光元年幸甘泉赦雲陽徒

成帝建始二年祀南郊赦奉郊縣及中都官耐[illegible]

三年赦天下　四年單于朝赦天下徒

陽朔元年赦天下徒　鴻嘉元年幸初陵赦作[illegible]

哀帝建平二年赦天下徒

平帝元始元年赦天下徒　二年赦天下徒

別赦

漢五年遣使者赦田橫

八年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

十年太上皇崩葬萬年赦櫟陽囚死罪以下（[illegible]櫟陽縣界）

十二年燕吏盧綰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

惠帝六年八月赦降（司馬氏大事記）

文帝三年七月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
八月赦諸與興居反者
景帝三年赦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六月詔吳王濞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
六年赦鴈門代郡軍吏不循法者
元封四年祭后土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
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
大初二年用事介山祭后土赦汾陰安邑殊死以下
昭帝元鳳元年赦燕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爲庶人其吏爲桀等所詿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
宣帝地節四年諸爲霍氏所詿誤未發覺者皆赦之
元康二年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 紀

赦宥雜錄

元帝時康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 本傳
成帝初即位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云云天子下御史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有詔左遷 王尊傳
哀帝即位令有司無得舉赦前往事 紀
平帝即位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絜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審刑洒心自新之意也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爲虧恩以不道論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紀

獄

中都官獄 宣紀臣瓚按後漢百官志云孝武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名
廷尉詔獄 周勃詣廷尉詔獄
上林詔獄 成紀罷上林詔獄師古曰漢舊儀云上林詔獄主治苑中禽獸宮館事
郡邸獄 宣紀曾孫坐收繫郡邸獄注云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
掖庭秘獄 劉輔繫掖庭秘獄三輔黃圖云武帝改永巷爲掖庭置獄焉
共工獄 劉輔傳徙繫共工獄王考工也
若盧詔獄 王商詣若盧詔獄
都船獄 王嘉致都船獄
都司空獄 竇嬰傳繫都司空又伍被傳焉
居室 灌夫傳劾灌夫繫居室注云後改爲保宮
衛左右都司空沼獄書

保宮 李陵母繫保宮　内官 東[illegible]周昭平[illegible]獄繫内官

請室 爰盎傳絳侯反繫請室注獄也　導官 張湯傳注[illegible]昆弟繫導官

暴室 宣紀注云暴室宮人獄　水司空 伍被傳注云上林有水司空主囚徒官

斷獄數

文帝即位刑罰大省斷獄數百有刑錯之風 志

武帝時天下斷獄萬數 賈捐之傳又食貨志云斷獄歲以萬千數

元康中魏相上書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 傳

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 志

西漢會要卷第六十三

西漢會要卷第六十四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天台徐天麟撰

方域一

都邑

高帝五年西都洛陽齊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于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閒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絶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多言周

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澠倍河鄉雒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婁敬張良傳）

元帝時翼奉上疏曰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為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與天下更始者也書奏天子異其意荅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唯陛下裁赦（翼奉傳）

郡國沿革

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地理志）

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紀）

京兆尹（[illegible]） 左馮翊（[illegible]） 右扶風（[illegible]） 弘農郡（[illegible]） 河東郡（[illegible]） 河內郡（[illegible]） 河南郡（[illegible]）

右司隸校尉領郡七

潁川郡（秦置高帝封韓王信為韓國六年徙國於太原復為潁川郡） 汝南郡（高帝置） 沛郡（故秦泗水郡高帝更名） 梁國（[illegible]） 魯國（[illegible]）

右豫州刺史領郡國五

魏郡（高帝置） 鉅鹿郡（[illegible]） 常山郡

元年，項羽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illegible]耳爲趙王，更屬趙。八年[illegible]除，爲[illegible]置常山郡。[illegible]

清河郡 [illegible]置。景帝中三年立子乘爲清河國。[illegible]武帝建元五年國除，復爲清河郡。

廣平國 [illegible]爲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illegible]宣帝五鳳二年國[illegible]復爲廣平國。[illegible]

真定國 [illegible]

中山國 中山郡。高帝置。景帝三年更爲中山國，立子勝爲中山王。[illegible]

信都國 [illegible]

爲廣川國。[illegible]國除，爲信都郡。宣帝甘露二年爲信都國。[illegible]

河間國 故趙。文帝二年爲河間國。[illegible]

趙國 [illegible]三年國除，爲邯鄲郡。五年復爲趙國。[illegible]

右冀州刺史領郡國十

東郡 秦置。[illegible]

陳留郡 [illegible]

山陽郡 [illegible]

濟陰郡 [illegible]

泰山郡 [illegible]

城陽國 [illegible]

淮陽國 [illegible]

東平國 [illegible]

右兗州刺史領郡國八

琅邪郡 [illegible]

東海郡 [illegible]

臨淮郡 武帝元狩六年置。

泗水國 [illegible]

楚國 高帝五年封韓信爲楚王。六年[illegible]

右徐州刺史領郡國五

平原郡 [illegible]

千乘郡 [illegible]

濟南郡 [illegible]

齊郡 [illegible]

北海郡 [illegible]

東萊郡 [illegible]

膠東國 [illegible]

高密國 [illegible]

菑川國 [illegible]

右青州刺史領郡九

南陽郡 [illegible]

南郡 [illegible]

江夏郡 [illegible]

桂陽郡 [illegible]

武陵郡 [illegible]

零陵郡 [illegible]

廣陵國 [illegible]

長沙國 [illegible]

右荊州刺史領郡國八

廬江郡 [illegible]

九江郡 [illegible]

會稽郡 [illegible]

丹陽郡 [illegible]

豫章郡 [illegible]

六安 [illegible]

右揚州刺史領郡國六

漢中郡（秦置） 廣漢郡（高帝置） 巴郡（秦置） 蜀郡（秦置） 犍為郡（武帝建元六年開）

（六年開西南夷置） 越巂郡（武帝元鼎六年開西南夷置） 牂柯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開滇國以為郡）

右益州刺史領郡國八

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 北地郡（秦置） 隴西郡（秦置）

武威郡（武帝紀元狩二年匈奴休屠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來降以其地為武威郡） 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 天水郡（武帝元鼎）

武郡郡（武帝元鼎六年置） 張掖郡（武帝元鼎） 酒泉郡（武帝紀云元狩二年地理志云太初元年開）

敦煌郡（志云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本紀云元鼎六年置）

右涼州刺史領郡十

太原郡（秦置） 上黨郡（秦置） 上郡（秦置） 西河郡（武帝元朔四年置） 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置） 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 雲中郡（秦置） 定襄郡（高帝置） 鴈門郡（秦置）

郡為

右并州刺史領郡九

涿郡（高帝六年分燕置） 勃海郡（高帝置） 代郡（秦置春秋為代國）

年使趙歇為代王是時陳餘為代王以其地封兄喜為代王以東陽武侯為代王立十年

漁陽郡（秦置） 右北平郡（秦置） 遼西郡（秦置） 遼東郡（秦置） 廣陽國

上谷郡（秦置）

樂浪郡（武帝元封三年開）

右幽州刺史領郡十一

南海郡（秦置） 鬱林郡（故秦桂林郡） 蒼梧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交趾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九真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日南郡（故秦象郡）

右交州刺史領郡七

廢郡

蒼海郡（武帝元朔元年置三年罷） 沈黎郡（武帝元鼎六年置） 文山郡（武帝元鼎六年置） 儋耳郡（武帝元鼎六年置昭帝始元五年罷） 朱厓郡（武帝元鼎六年置元帝初元三年罷） 真番郡（武帝元封三年置昭帝始元五年罷） 臨屯郡（武帝元封三年置昭帝始元五年罷）

象郡昭帝元鳳五年罷分屬鬱林牂柯
初武帝滅南越開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
皆中國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
禁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間
凡六反至宣帝時又再反元帝即位之明年珠厓山
南縣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博謀於群
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
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言
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
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
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
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
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以至于秦興兵遠攻貪外
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當此時斷
獄數百賦役輕簡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
斷獄萬數賦煩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
前子鬬死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
飲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
民眾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
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
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
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

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自古而
患之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
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
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
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
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
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
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
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
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
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
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
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
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
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
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從之初元
三年春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
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
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
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
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
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

旁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賈捐之傳）

平帝元始四年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處之分京師置前煇光後丞烈二郡更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本紀）

西漢會要卷第六十四

西漢會要卷第六十五

從事郎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方域二

論形勢

沛公初入關或說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即來恐沛公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毋內諸侯軍（高紀）

高帝六年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遥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埶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遥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高紀）

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國地肥饒可都以伯（項籍傳）

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韓信傳）

主父偃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於長安（高五王傳）

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酈食其傳）

梁爲大國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文三王傳）

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劫燕趙此四分五

衮之國 鄒陽傳

淮陽天下郊勁兵處 灌夫傳

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內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蔕芥 司馬相如傳

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一 嚴助傳

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 上

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産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 東方朔傳

宮 工史組者不載後放此

長樂宮 高祖五年治長樂宮三輔黃圖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三輔舊事宮殿疏皆曰興樂宮秦始皇造漢脩飾之周回二十里前殿東西四十九丈兩序中二十五丈深十二丈時帝未都長安未有宮室先修秦舊宮以居之也

未央宮 高祖七年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云云

雒陽南宮 高祖置酒雒陽南宮

沛宮 高祖十二年過沛留置酒沛宮

北宮 在未央宮之北見霍光及張后傳

建章宮 太初元年二月起

甘泉宮 吾丘壽王傳薦寶鼎於甘泉宮

林光宮 孟康曰甘泉一名林光秦離宮名見郊祀志

離宮 叔孫通傳惠帝常出游離宮

明光宮 太初四年秋起明光宮在城中

長楊宮 成帝元延二年幸長楊宮師古曰在盩厔

五柞宮 武帝行幸盩厔五柞宮 王傳作五柞

萯陽宮 宣帝甘露二年行幸萯陽宮本紀注云在鄠秦文王所起 東方朔傳作倍陽宮

池陽宮 甘露三年上自甘泉宿池陽宮

章臺宮 江都易王傳

宜曲宮 司馬相如子虛賦注云宜曲宮名在昆明池西

棠梨宮 同上

宜春宮 相如奏宜春宮賦

鼎胡宮 揚雄傳以為在藍田

蘭池宮 揚雄傳注云在渭城

儲元宮 馮昭儀傳黃圖云在上林苑

安陽宮 同上

昭臺宮 霍后

長亭宮 孔光傳

長門宮 東方朔傳 又陳皇后傳

鉤弋宮 外戚傳

長信宮 東方朔傳朝長信宮

永信宮 哀紀

中安宮 哀帝母恭皇后稱中安宮

宋宮 劉向傳 東宮之 太后所居

中宮 哀紀 中宮 皇后之宮

長定宮 唐子長傳 漢許后傳

桂宮 成帝紀太子 初居桂宮

三雍宮 河間獻王獻雅樂對三雍宮

棫陽宮 郊祀志雍棫陽宮

竹宮 禮樂志自竹宮而望拜

步壽宮 宣帝紀 步壽

平陽宮 成帝 平陽宮 郊祀志

德陽宮 宣帝 不言廟

交門宮 太始四年上幸交門宮

萬歲宮 王莽傳

黃山宮 東方朔傳西至黃山注云宮名

首山宮 元封六年作首山宮

思子宮 戾太子傳

犬臺宮 江充傳見犬臺宮

回中宮 匈奴傳回中地名在安定其中有宮

萯陶宮 之上 陶宮

龍淵宮 武帝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 河間館陶宮服虔曰宮在長安西作銅飛龍故以名孟康曰在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刀劍師古曰孟說是

宣防宮 溝洫志塞瓠子河築宮曰宣防

壽宮 郊祀志武帝置壽宮北宮以禮神君

萬歲宮 宣紀神爵元年幸萬歲宮

殿

承明殿 在未央宮中成帝鴻嘉二年有雉蜚集于承明殿

長樂臨華殿 平帝元始四年災

紫殿 成帝永始四年幸甘泉郊泰畤紫殿

甘泉前殿 郊祀志

鳳凰殿 宣帝時鳳凰集作鳳凰殿以荅嘉瑞見郊祀志

武臺殿 李陵召見未央宮武臺殿

白虎殿 杜欽白虎殿對策

顯陽殿 廣陵王傳

椒房殿 上官皇后傳未央宮皇后所居

溫室殿 京房傳公卿朝臣會議溫室主公殿名

高門殿 上

麒麟殿 上

玉堂殿 上

金華殿 見上又敘傳

曲臺殿 翼奉傳

溫明殿 上

駮娑殿 揚雄傳殿名也

丙殿 元后傳

飛羽殿 元后傳

便殿 武帝紀高園便殿火

安妮殿 敘傳

鴻寧殿 王莽傳太后所居也見五行志

殿前 霍光傳 ……天子宮中

室 堂臺

宣室 賈誼傳受釐坐宣室 王命……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 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

溫室 元后傳

凌室 惠帝四年秋未央宮凌室災 藏冰之所

織室 惠帝四年織室災 注織作繒帛之所

作室 成帝紀太子還入作室門

非常室 五行志成帝時男子王褒衣絳衣入北司馬門……入非常室中

長樂鐘室 韓信傳

暴室 見宣紀 暴室嗇夫

畫室 霍光傳止畫室不入

請室 賈誼傳

飾室 元后傳

玉堂 揚雄傳上玉堂 又郊祀志建章宮南有玉堂

璧堂 禮樂志

承明之廬 嚴助傳注在石渠閣

殿廬 金日磾傳 ……殿中所止曰廬

館

長安飛廉館 武紀元封二年

上林虒氏館 郊祀志

長楊射熊館 宣帝紀元康五年幸長楊射熊館 揚雄傳師古曰在盩厔縣其中有

長安飛廉桂館 武紀

大楊館 ……

上林平樂館 武帝紀

甘泉益壽延壽館 上

黃林館 ……

陽祿杯館 ……二館名也

簡館 ……

東館 同上

上林涿沐館 上

長平館 ……在長平坂

甲館畫堂 ……

白鶴館 ……

鴻臚客館 ……

闕

東闕北闕 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

鳳闕 高二十餘丈 見郊祀志

建章闕 ……

長樂宮東闕 ……

臺觀

叢臺 ……趙王宮叢臺災 ……

露臺 文帝紀……

柏梁臺 武帝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

甘泉通天臺 ……

屬玉觀 宣帝紀……

漸臺 ……

神明臺 同上

昆明東觀 ……

武臺 ……

石闕 封巒 鳷鵲 露寒 ……

龍臺 司馬相如子虛賦注云龍臺觀名　細柳 同上觀名

顥天臺 上　歸來望思臺 上

曲臺 翟奉傳　平樂觀 西域傳

河南成皋靈臺 高祖紀　上蘭觀 元后傳 師古曰在上林中 又見揚雄傳等

甲觀畫堂 成帝紀 生於甲觀畫堂　陽雲臺 子虛

蘭臺 藏籍之所　郎臺 東方朔傳 師古曰郎臺

樓閣

宣室閣 甘露三年未央宮宣室閣火 宣紀　石渠閣 在未央宮北以藏秘書 見儒林傳

天祿閣 揚雄傳　麒麟閣 蘇武傳 圖功臣於麒麟閣

井幹樓 郊祀志 立井幹樓高五十丈 師古曰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幹之形也 井幹者井上木欄也 其形或四角或八角 張衡西京賦 井幹疊而百層 即謂此樓也

龍樓門 元帝書 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 注云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為名也

苑囿

上林苑 武帝作上林苑 見東方朔傳　中牟苑 宣帝元鳳二年罷中牟苑賦貧民 本紀注云在中牟縣

樂游苑 宣帝神爵三年起樂游苑 紀云在杜陵西北　水衡禁囿 元帝初元二年以賦貧民

博望苑 武帝為太子作博望苑令通賓客 戾太子傳 成帝建始二年罷　黃山苑 霍雲將賓客從獵黃山苑中 霍光傳

梁東苑 梁孝王築東苑二百里 本傳　宜春下苑 元紀

邊郡六牧師苑 百官表 師古曰漢官儀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邊北邊養馬三十萬頭

漢二年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

平帝元始二年罷安定呼池苑為安民縣 師古曰中山之安國也

池籞

武帝元狩三年將討昆明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 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巂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 食貨志又曰越欲與漢用船戰乃大脩昆明池也

少府佽飛外池 元紀 假與貧民　籞禁池田 同上

大液池 郊祀志 揚雄傳　上林十池 百官表少府屬官有上林十池監

牛首池 司馬相如傳 牛首池名也 在上林苑西頭　安池 霍光傳 安池監

宣帝地節三年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 紀

道路

復道 上居雒陽南宮從複道上見諸將偶語 高紀 如淳曰上下有道故謂之複

輦道 元后傳 輦道也

馳道 成紀 天子所行道也

謂門

未央宮司馬門 成紀 永始四年災　東司馬門 東方朔傳

北司馬門 五行志　殿東門 上

未央宮掖門 高后紀注云兩掖門在兩旁若人之臂掖　北掖門 揚雄傳

璧門 建章臺前有璧門 見郊祀志　高門 未央宮中有高門 汲黯傳

端門 燕刺王傳又周勃傳 師古曰殿正門也　龍樓門 成紀注云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為名也

黃門 元紀　作室門 成紀

尚方掖門 成紀注云掖門者正門之旁小門也　金馬門 公孫弘王褒傳 詔金馬門

長秋門 未央宮殿長秋門 見戾太子傳　東交門 東方朔傳

甍毋門 武五子傳　小苑東門 蕭望之傳

上林延壽門 孝平王后傳　上東門 賈捐之傳 師古曰東面北頭門

十二城門 百官表有十二城門候臣瓚按三輔黃圖云長安城十二門東出第一門曰霸城門第二曰清明門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南出東頭第一門曰安門第三曰西安門又曰便門西出南頭第一門曰章城門第二曰直城門西出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東頭第一門曰高門西頭第一門曰橫門

春王城門 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舊名宣平門見翟方進傳

橫城門 北面西頭第一門見武紀建始三年

覆盎城門 劉屈氂傳注杜門

便門 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見薛宣傳

雍門 趙倢仔傳注云在長安西北出北頭第一門西南

章城門 五行志成帝元延元年章城門門牡自亡

直城門 成紀注云西出南頭第二門

譙門 陳勝傳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譙

鋪首 哀紀元壽元年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師古曰門之鋪首所以銜環者也作鋪首

官寺

官寺 元紀詔設置官寺師古曰凡府廷所在皆謂之寺又楚元王傳注六寺官曹之所通呼為寺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

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方域三

宮苑雜錄

高帝七年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

武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宮名在槐里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

之險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䵷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 東方朔傳

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可以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 郊祀志

元封二年公孫卿曰仙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館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飛廉桂館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適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 郊祀志下

大初元年柏梁臺災越人勇之言於武帝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户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 郊祀志上

元帝延翼奉問以得失奉以爲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不改其本難以末正乃上疏曰孝文皇帝躬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

土恭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
百姓洽足德流後嗣願陛下遷都正本與制將定云
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 貢禹傳
初元元年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 紀
五年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
成帝建始元年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
元延二年十二月羽獵揚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
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
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
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
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木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
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
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
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
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
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
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
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
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御所營尚
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
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 雄傳

註

省中 昭紀長公主共養省中 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 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者皆當察視不可妄也

掖庭 武帝改永巷為掖庭

文石之陛赤墀之塗 梅福傳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 師古曰以丹漆塗地故曰赤墀

法坐 據法坐 師古曰法坐正坐也

內中 武紀 師古曰內中謂後庭之室也

行內 孔光傳 師古曰行內

行在所 武紀 天子以京師為常處故行所在為行在所耳

公車 東方朔傳上書者所詣公車

赤墀青瑣 元后傳 師古曰青瑣戶邊青鏤也天子之制也

青蒲 史丹傳 以青蒲為席 非皇后不得至也

罘罳 文紀未央宮東闕罘罳災 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

珍臺閒館琁題玉英

闌入 成紀 無符籍妄入宮曰闌

往市

長安四市 長安市有四

長安西市 長安西市

東市

柳市 柳市本名細柳

章臺街 長安城中八街九陌 章臺街

槀街（陳湯傳懸頭槀街）

華陽街（皇居第妻梟自華陽街）

鄉里

大率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凡縣道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千六百二十二（百官表）

中陽里（高祖居豐中陽里孝舊儀云中陽里名）尚冠里（宣帝在民閒居尚冠里本紀）

長安戚里（萬石君石奮家長安戚里）陵里（萬石君傳）

關

關中（關中咸陽東函谷關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故咸陽曰關中）

沛公初入關或說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可急使守函谷關（高紀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

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本紀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

武關（高紀應劭曰武關秦南關也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

嶢關（應劭曰嶢山之關文穎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

散關

蕭關（李廣傳匈奴大入蕭關如淳曰在安定朝那縣）

玉門關（西域傳云在敦煌西界）

陽關（同上）

天井關（成紀應劭曰天井關在上黨高都）

五阮關（武紀注代郡）

壺口關（武紀應劭曰壺口在壺關）

壺關（見上）

文帝十一年除關無用傳（紀）

景帝四年復置諸關用傳出入（紀）

武帝太初四年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紀）

霍光曰函谷京師之固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魏相傳）

城塞

漢二年繕治河上塞（高紀又溝洫傳注云秦故塞之塞下秦昭之塞）

六年令天下縣邑城（紀）

惠帝元年正月城長安（紀）

三年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紀）

五年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戶爵一級

文帝時晁錯請募民徙塞曰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本傳師古曰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

武帝元朔三年城朔方城（紀）

太初元年築塞外受降城 紀

三年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廬朐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

昭帝元鳳六年募郡國徒築遼東元菟城 紀

傳置

乘傳 高紀五年田橫乘傳詣雒陽 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者乘一乘傳 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 傳音張戀反

傳置 文紀二年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史記正義曰傳置一也謂乘傳者以傳受 郡縣置者一置取所也傳所置一二十里一置 [illegible]

傳馬 昭紀元鳳二年以前年減乘輿馬 [illegible]

傳車 郊祀志 [illegible]

一封軺傳 平紀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 [illegible]

一乘傳 [illegible]

四乘傳 [illegible]

四馬傳 韓延壽傳

六乘傳 文紀 [illegible]

七乘傳 [illegible]

馳傳 [illegible]

軺傳 [illegible]

疾置 [illegible]

驛置 [illegible] 以傳聞

驛騎 [illegible]

廄置 [illegible]

置亭 [illegible]

傳舍 酈食其傳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

縣次傳 [illegible] 也其義

假軺傳 [illegible]

亭障

高祖爲泗上亭長 [illegible]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 表百官

武帝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 史記大事記 [illegible] 唐蒙通西南夷治 [illegible]

元鼎中天子行巡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 [illegible]

武帝征四夷開西域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 [illegible]

武帝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於是漢列亭障至

玉門矣（[illegible]）

武帝軍旅數起女子乘亭障（賈捐之傳）

太初三年匈奴入定襄雲中壞光祿諸亭鄣（紀）

狄山乘一障（張湯傳。居一障間。師古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障蔽以扞寇也）

宣帝神爵元年趙充國奏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屯田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傳）

郵亭鄉官（黃霸傳。師古曰：郵，行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

都亭（司馬相如傳。舍都亭。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

元帝時羌虜燔燒置亭

平帝置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紀）

斥候

西邊北邊之郡斥候望烽燧不得卧（賈誼傳）

趙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傳）

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揚雄傳）

郎

大鴻臚屬官有郡邸長丞（師古曰：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也。按郡國皆有邸，所以通奏報，待朝宿也）初置郡國邸屬少府中屬中尉後屬大鴻臚（表）

武帝封禪詔諸侯治邸泰山下（郊祀志）

蠻夷邸（元紀。師古曰：若今鴻臚客館也。黃圖云：蠻夷邸在城外藁街）

西漢會要卷第六十六

西漢會要卷第六十七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方域四

黃河

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彊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是以久不復塞也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令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窴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揵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廼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是時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

原缺

今既滅難曰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勢復邪直貫[illegible]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爲算能度功用遣行視以爲屯氏河盈溢所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溢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略疏闊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㮇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爲

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壞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者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鐫之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為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三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

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為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為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眾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眾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

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十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

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適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

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召能治河者以百數依崇空語無施行者溝洫志

西漢會要卷第六十七

西漢會要卷第六十八

朝奉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蕃夷上

匈奴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冒頓殺父自立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焉惠帝高后時冒頓寖驕乃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

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
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
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
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
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今傷痍者甫起而噲欲
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
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
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
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
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
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
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
文即位復脩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
地爲寇於是文帝遣丞相灌嬰將軍擊右賢王走出
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
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
曰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漢與
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
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
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
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
錦袍各一比疏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

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
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
于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
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
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日夜教單于候
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
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
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
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
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爲
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
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
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漢
甚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
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朕與單于皆
捐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和親之後
漢過不先單于其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
單于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
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
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
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
北棘門霸上以備胡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復與匈

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
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
饒給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奸蘭出物與匈奴交易陽
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迺以
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
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入漢塞
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時鴈門尉史知漢謀具告
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以恢本建造
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自馬邑軍後五
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
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
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年李廣出鴈門爲胡所敗匈
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
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
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迺去又
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
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
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
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
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
造陽地以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冬軍臣單于死軍
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稺斜自立爲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

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數月死伊稺斜單于既立其夏
匈奴數萬騎入代郡秋又入鴈門明年又入代郡定
襄上郡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
爲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
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夜圍
右賢王右賢王脫身逃走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
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
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
首虜前後凡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
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趙信兵不利降匈奴
其明年匈奴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驃
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得胡
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
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
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
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
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
將軍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
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
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
將其衆降漢漢已得渾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
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

西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
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令大將軍青票騎
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
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
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
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遂獨與壯騎數
百潰漢圍西北遁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
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
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
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
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
年也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
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
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曰南越王頭
已垂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與漢戰天子自將兵
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北
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
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
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闚匈奴匈奴
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而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
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穹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為
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

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
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
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而
匈奴終不敢以為言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
立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明年春漢使
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期至浚
稽山而還匈奴生得浞野侯兵遂沒於匈奴兒單于
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迺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
賢王句黎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
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
城障列亭至廬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
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
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行壞光祿所
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
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
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
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
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
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
倨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
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　匈奴大圍貳師幾不脫
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又使因杅將軍出西河與彊弩

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
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
人兵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
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
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
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
因杅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
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
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鬬十餘日游擊亡
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
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
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撣不得代更以為日
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
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
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
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
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
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左
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
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
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
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眾

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右大
都尉與衞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貳
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
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
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
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長史
與決眭都尉煇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眾求功
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
邪烏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
師相殺傷甚眾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
大亂敗貳師降單于以女妻之尊寵在衞律上其明
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彊胡胡者天之
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闓大關取漢女
為妻歲給遺我糵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
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留
使者三歲乃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衞律害其寵會
母閼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
言得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
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武帝崩前此者漢兵
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後三
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
鞮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後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曰

嘗發先單于家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
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
以為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
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
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明
友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匈
奴繇是恐以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
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
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
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
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
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
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
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
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
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
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
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
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
老弱奔走敺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
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
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斬首捕虜至候

山百餘級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
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
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
以下三百餘級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
斬首捕虜十九級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
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校尉常
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
王犁汙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
驢騾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衆
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
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
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
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
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
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
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
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
敢取當茲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鞮單于立
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
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握衍朐鞮單于立
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日逐王素
與握衍朐鞮單于有隙即率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

曰逐王爲歸德侯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
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
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
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爲
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
于至姑且水北未戰握衍朐鞮單于兵敗走自殺左
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
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
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
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

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
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
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樓頭爲右谷蠡王留居
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撣兄右奧
鞬王爲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
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户謀共讒右賢王
言欲自立爲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
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户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
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爲車犁單于烏
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
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

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烏藉呼揭皆
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
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
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
耆單于即引西南留闟敦地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
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
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
未至嗕姑地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
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左谷蠡王姑
瞀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
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遬累烏厲溫敦皆見匈

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
溫敦爲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爲單于
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
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
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閏振單于在西邊其後
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
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
至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
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
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
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匈奴

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鬬為國故有威名
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
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彊猶不能兼
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為
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
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
妾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呼韓邪從其計引衆
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至支單于亦遣
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
韓邪單于欵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
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單于正月

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
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玉具劍佩
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
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
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
至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
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
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
斤始至支單于以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
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
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

利目單于道逢至支合戰至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
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
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
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至支亡虜欲攻
之以稱漢乃殺至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
迎至支至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
孫破之因北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
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
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至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
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
二萬斛以給焉至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

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至支殺吉漢
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呼韓邪
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
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
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
于足以自衛不畏至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
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
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其後呼韓邪
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至支既殺使者
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
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

孫素服屬之今至支單于困阸在外可迎置東邊使
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
通語至支至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
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匹迎
至支至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
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至支至支
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
子誠以至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
得至漢今至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
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
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
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
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
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
不可許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王昭君號寧
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立
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陶莫皐立為復株絫若鞮
單于復株絫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
奴侯入侍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皐林王伊邪莫演等
奉獻朝正月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
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絫單于立十歲死
弟且糜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

祝都韓王朐留斯侯入侍以且莫車為左賢王搜諧
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
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
於涂仇撣王烏夷當入侍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車
牙單于立四歲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
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二閼氏子樂為左賢王以第
五閼氏子輿為右賢王遣子右股王烏鞮牙斯入侍
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
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
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
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今單
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匈奴從
此隙矣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
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
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
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民盛壯願從五
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
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告之
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
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
韓況送單于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
留昆同母兄大且方與婦入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

凡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
稱制王莽秉政迺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
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
姑去胡來王唐兜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
降匈奴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
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
多敞長水校尉王歙使匈奴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
當得受今遣之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
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單于遣使
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會西域諸國
王斬以示之迺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
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
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
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付單于令奉
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
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
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
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
答諭厚賞賜焉匈奴志

西漢會要卷第六十八

西漢會要卷第六十九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蕃夷中

西南夷

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
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椎結
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嶲
昆明編髮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
自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
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
西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
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
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
粵南粵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
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
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
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
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
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
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
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
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

將千人食重萬人從巴莋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厚
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
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
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
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
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
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
罷餓離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
耗費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
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
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
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葆就及元狩元
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
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
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
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
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閒
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爲求道
西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
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
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
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

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
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
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
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
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
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筰侯冉駹皆震
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爲粵巂郡筰都爲沈黎郡冉駹
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
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
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勞莫數侵
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
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夷滇
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
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
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
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
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爲犇命萬餘
人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
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
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
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
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鉤町侯亡波

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深爲鉤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後間歲武都氐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頟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廼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説大將軍王鳳曰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大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不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絶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絶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爲牂柯太守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廼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爲民除害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鉤町王禹漏臥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阸

爲壘立使奇兵絶其饟道縱反閒以誘其衆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絶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

南粵

南粵王趙佗眞定人也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旨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粵王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此必長沙王計乃自尊號爲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鎭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廼爲佗親冢在眞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爲大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曰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

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
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
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
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
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
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
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
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
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
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
請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
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
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
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
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
軍往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
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
迺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
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
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
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
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

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曰
文王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璽嬰齊在長安時
取邯鄲摎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摎氏女為
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
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
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興嗣立其
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曾與霸陵人安國
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
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
臣等輔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
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
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
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
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
大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留
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為入朝具相呂嘉
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迺陰謀作亂天子遣千秋
與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迺遂反攻
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
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
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
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

客亡好為誕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令粵
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
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
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
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
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
冬樓船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粵船粟因
推而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
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
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
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
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招
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
伏波營中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
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
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粵郎都稽得嘉南粵已平
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厓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
真日南九郡

閩粵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
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及
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
也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王主命不王也以故不佐
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
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
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
甌世號曰東甌王後數世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
閩粵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
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
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
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
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
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漢
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迺悉與衆
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敢
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
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
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
來誅漢兵衆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滅國乃止今殺
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國全不聽迺力戰不勝即
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
曰所為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迺以
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
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

乃使郎中將立丑為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不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領粵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自兵未往故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軍封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敖為開陵侯封陽為北石侯於是天子曰東粵陿多阻閩粵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弗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臨浿水使馭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度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

天子曰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麾下執縛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唊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王又不肯降陶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迺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巳故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

西漢會要卷第六十九

原缺

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

婼羌國　鄯善國　且末國
小宛國　精絕國　戎盧國
扜彌國　渠勒國　于闐國
皮山國　烏秅國　西夜國
蒲犂國　依耐國　無雷國
難兜國　罽賓國　烏弋山離國
安息國　大月氏國　康居國
奄蔡國　大宛國　桃槐國
休循國　捐毒國　莎車國

疏勒國　尉頭國　烏孫國
姑墨國　溫宿國　龜茲國
烏壘　渠犁城　尉犁國
危須國　焉耆國　烏貪訾離國
卑陸國　卑陸後國　郁立師國
單桓國　蒲類國　蒲類後國
西且彌國　東且彌國　劫國
狐胡國　山國　車師前國
車師後國　車師都尉國　車師後城長國

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恢為浩侯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距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柰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儋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馳傳詣闕懸首北闕下封介子為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

軍百官送至横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塡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絶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廼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爲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絶域不録放其使者於縣度絶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絶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絶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餧山谷之間乞匃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敝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至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已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至支單于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絶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

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
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莎車王弟
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
會衛候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
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還拜奉世為光祿大
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始張騫言烏孫雖強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
公主與為昆弟以制匈奴武帝令騫齎金幣往騫既
致賜諭指昆莫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匈奴
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
公主為昆弟漢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

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
夫人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
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
岑陬代立江都公主死漢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
公主妻岑陬岑陬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復尚
楚主解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
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議欲擊
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
言匈奴復大發兵侵擊烏孫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
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獲單于
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

歸元康二年烏孫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
嗣令得復尚漢公主上乃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
為公主而遣之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
貴人共立岑陬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天子召還
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後翁歸靡襲殺狂王自立
為昆彌宣帝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
自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
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
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
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

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
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
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為可遣屯田
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
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
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
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
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
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明烽
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
其意臣昧死請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

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筮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

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扜彌扜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扜彌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扜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還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驘也絳賓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

吐 往來尤數漢遣之亦甚親密
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為開陵侯將樓
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
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
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凡
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共圍車師
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
帝即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
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耆
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
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

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將
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憙
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
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
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犁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
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
為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
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
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
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憙引兵
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

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犁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
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東奏事
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
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
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
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
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
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盡將渠犁田士千五百人
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
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
也圍城數日迺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

言車師去渠犁千餘里間以河山北近匈奴漢兵在渠
犁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
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將張掖酒泉騎出
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迺得
出歸渠犁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
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
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
耆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犁遂以車師
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
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貴將
詣闕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

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阸車師後王姑句以道當爲拄置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以牛羊賕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謂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爲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國比大種赤水羌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

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至莽篡位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

西漢會要卷第七十

東漢會要四十卷

（宋）徐天麟撰

宋寶慶二年建寧郡齋刻本（卷三十六至四十配清鈔本）

東漢會要四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徐天麟撰。天麟官撫州教授時、既奏進西漢會要、後官武學博士時、續成此書、於寶慶二年復奏進之。其體例皆與前書相合。所列亦十五門、分三百八十四事。惟西漢會要不加論斷、而此書則間附以案語、及雜引他人論說、蓋亦用蘇冕駁議之例也。東漢自光武中興、明章嗣軌、皆汲汲以修舉廢墜為事、典章文物、視西京為盛。而當時載筆之士、如東觀紀及華嶠、司馬彪、袁宏之類、遺編斷簡、亦間有留傳。他若漢官儀、漢雜事、漢舊儀諸書、為傳注所徵引者、亦頗犂然可考。故東漢一代故事、較西漢差為詳備。天麟據范書為本、而旁貫諸家、悉加裒次。其分門隸目、排比整齊、實深有裨於考證。中間如獻帝子濟陰王熙、山陽王懿、濟北王邈、東海王敦、雖為曹氏所置、旋即降為列侯。然既以封建立國、自當著之帝系皇子條下、以表其實。乃因范書無傳、遂削而不書、未免闕漏。又天麟自序中稱劉昭因范氏遺緒、註補八志、而不知其為司馬彪續漢書志、實非范書、晁公武已識之、則亦偶然失檢。然其大體詳密、即稍有踳駁、固不足以為累也。其書世所傳者皆探宋本傳鈔、第三十七、三十八兩卷全闕。三十六、三十九兩卷亦各佚其半。無可考補、今亦竝仍之焉。

唐治不過兩漢唐有會要漢乃闕而未備武學博士徐君仲祥彙集兩漢事類為會要一書會要有書則兩都之制度典章散在紀傳表志間者皆易於參攷既於治道不為無補加惠後學亦非鮮淺前郡侯

已刊西漢會要于郡齋踰十年東漢事會粹始就仲祥父子伯仲俱刻意史學各有書行於世仲祥晚書尤有益於世用其用志亦篤矣亦併鋟太以廣其傳寶慶丙戌良月翔古括葉時書

東漢會要序

臣頃於嘉定四年九月表
進臣所編西漢會要七十卷除遇
寧宗仁文哲武恭孝皇帝稽古
右文
日新
聖學既歷
蝌濩之覽乃十一月丁卯有
旨付尚書省藏之祕閣竊自惟念臣猥以庸愚妄啟
前賢纂輯遺逸
聖明不棄葑菲俾得晉聯廣內之儲豈意書生有此
榮遇當時三館之士被
命看詳聞謂臣言兩漢治効上軋殷周制度文物炳
耀青史今詳於西劉而略於東都豈不猶爲缺典臣
退而自忖所幸精力未疲適因公退之暇繙閱范史
旁貫諸書復加衰次成東漢會要四十卷竊惟炎運
中興禮樂庶事視西都爲加詳建官置兵以節約而
鄉簡雖建武改制事歸臺閣中世失權政移戚官然
猶足以綿延二百年之祚比隆於高文武宣者以紀
綱法度猶有可以憑藉扶持者也自蔡邕作十意補
續前志其文既已湮没范曄亦欲徧作諸志依準前
書然徒懷著述莫究傳功曄又嘗以十志託於謝儼
搜撰垂畢值曄傾敗委棄弗存其後劉昭因曄遺緒
以注補之今八志所述綱目粗備然食貨兵刑學校
選舉之類皆缺弗著學者病焉臣不量踈謬復茲編
緝以備一朝之典
睿聖當極
酌古御今庶有裨於
乙覽之萬分凡八志已詳者今特撮其綱要志所未
備者則詳著本末又間以已見爲之論述使議禮者
參兩漢之治以求三代之遺範則是非得失槩然
在目孰爲可法孰爲可鑒於是攷而證諸其於世教
詎云無補乎寶慶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議郎武學博
士臣徐　天麟　謹上

四

東漢會要目録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上進

卷第一

帝系上

帝號　皇太后皇后

母后稱制

卷第二

帝系下

皇太子　皇子

宗室　公主

内職　諸園貴人

出宫人

卷第三

禮一 吉禮

禮樂　禮儀

光武即位告天　郊

封禪

卷第四

禮二 吉禮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宗廟　禘祫

原廟

卷第五

禮三 吉禮

社稷 云祀　靈星

六宗　祠孔子

高禖　飲酎

雜祭祀　齋

夕牲　迎氣

立春　立夏

夏至　黄郊

立秋　立冬

冬至　合朔

五供　親耕

親蠶　祓禊

請雨　桃印

貙劉　臘 祖

六儺　土牛

卷第六

禮四 嘉禮

行幸　巡狩

朝會　上尊號

上壽　拜皇太子

拜諸侯王公　養老
案比　冠
婚　大射
鄉飲　詔令 璽書 尺一
章奏　封事 皁囊

卷第七
禮五 賓禮
封先代後　封孔子後
禮六 軍禮
講武　校獵
饗衛士
禮七 凶禮
山陵　寢園
上陵　大喪
服制　奪服

卷第八
樂
樂舞　詩頌
四夷樂

卷第九
輿服上 符璽附
玉輅　乘輿

金根　安車
立車　耕車
戎車　獵車
軿車　青蓋車
綠車　皁蓋車
夫人安車　大駕
法駕　小駕
軺車　大使車
小使車　載車
導從卒　車馬飾
警蹕　璽
百官印　節
符　棨
關傳

卷第十
輿服下
總叙冠服　冕冠
長冠　委貌冠
皮弁冠　爵弁冠
通天冠　遠遊冠
高山冠　進賢冠
法冠　武冠

建華冠　方山冠
巧士冠　却非冠
却敵冠　樊噲冠
術氏冠　鶡冠
幘　佩玉
佩刀　佩印
黃赤綬　赤綬
綠綬　紫綬
青綬　黑綬
黃綬　青紺綸
后夫人服　車服雜錄

卷第十一
文學上
帝學　太學
宮邸學　鴻都門學
郡國學
卷第十二
文學中
國史　圖書
經學　五經諸儒
易家　尚書家
詩家　禮家
春秋家
卷第十三
文學下
講論經義　論讖
論浮屠
卷第十四
曆數上
律準　候氣
賈逵論曆　永元論曆
延光論曆　漢安論曆
熹平論曆　論月食

曆元
卷第十五
曆數中
服色　改元
時令　符命
祥瑞　渾儀
卷第十六
曆數下
天文　隕石
五行災異
卷第十七

封建上
封皇子　封宗室
封先代後孔子後（見禮）　封功臣
錄功臣後　紹封
分封　公主子封
宰相封　外戚恩澤侯
宦者封侯

卷第十八
封建下
列侯　關內侯
爵　王侯號

特進侯　侍祠侯
小侯　王主
婦人封號　四夷國
位次　戶邑
國租　茅土
朝賀　奉朝請
就國　王國官屬
侯國官屬　邸舆

卷第十九
職官一
太傅　錄尚書事
右上公
太尉　司徒
司空
右三公
將軍
自太傅至將軍爲五府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右九卿

卷第二十
職官二
執金吾　太子太傅
大長秋　太子少傅
將作大匠　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　司隸校尉
河南尹　刺史
列郡　縣道
郡丞　諸郡別置官
使匈奴中郎將　護烏桓都尉

護羌校尉　西園八校尉

卷第二十一

職官三

品秩　奉祿

官稱　考課

刺舉 舉謠言　世官

久任　行領試守假 爲真

卷第二十二

職官四

集議　侍講

上計　給事中

待詔　圖功臣

省官　官數

卷第二十三

職官五

奉使外國　察行災害 清詔生

班宣風化　戒官吏

旌御義　外戒貴盛

卷第二十四

職官六

宦官擅權

卷第二十五

職官七

黨錮始末　恩賜

休沐　致仕

鬻官　卹典

贈官　雜錄

卷第二十六

選舉上

賢良方正　博士弟子 甲乙科

孝廉 廉吏　至孝

有道　淳厚質直

仁賢　茂才四行

明經　計偕

將帥　耆儒

試尚書　試博士

童子　任子 公孫

卷第二十七

選舉下

公府選舉　公府辟除

州郡辟除　郡吏

上計吏　聘處士

宣陵孝子　選舉雜錄

卷第二十八

民政上

户口　三老

鄉亭長　民伍

孝弟力田　勸農桑

假民田　死喪[illegible]　賜民爵[illegible]

卷第二十九

民政中

賜酺　復除

崇孝行　戒奢侈

荒政上

卷第三十

民政下

荒政下　奴婢

禁厚葬　瘞遺骸

卷第三十一

食貨

田制　租稅

算賦　口賦

更賦　調度

財用　錢幣

鹽鐵　禁沽酒

罷貢獻

卷第三十二

兵上

光武中興　光武平赤眉

光武平漁陽　光武平彭寵

光武平蜀

卷第三十三

兵中

宿衛　衛士

金吾緹騎　北軍五營

將軍領兵　城門兵

黎陽營　雍營

西園軍　郡國兵（騎射　募命）　交趾

募吏徙戍邊　徙民實邊

命將　兵法

兵器　兵符

馬政

卷第三十四

兵下

屯田　亭候（塢壁）

烽燧　障塞

盜賊

禡祭告功　刻石紀功

卷第三十五

刑法上

法令　刑制

贓罪　選舉不實

恤刑　贖罪

卷第三十六

刑法下

中都官獄　斷獄繫罪

律學　赦宥

卷第三十七

方域上

都邑　輿地圖

省併郡國　十三部上

卷第三十八

方域下

十三部下　復九州

宮苑　宮殿門 象魏

雒陽城門　街市

宮苑雜錄　河渠 水利

關梁　傳置

卷第三十九

蕃夷上

東夷　南蠻

西南夷　西羌

卷第四十

蕃夷下

西域　南匈奴 北匈奴

烏丸　鮮卑

東漢會要目錄

進東漢會要表

臣天麟言炎圖紹復偉光皇節約之規彝典彙分做
唐室纂修之體非獨考治原之粹駁抑將觀世變之
盛衰上瀆
離明俯增震懼臣天麟實惶實懼頓首頓首竊以立
經紀而為法則定古聖之宏猷作書志以緯天人蓋
史臣之新例然典章文物或散見於紀傳而兵刑食
貨曾莫究於源流是以
皇朝崇會粹之書端由
列聖篤
緝熙之學必儒臣乃投在編摩之局必宰相乃兼司

提領之權博採旁搜衰次不遺於五閏取近舍遠討
論未及於兩都其在
明時詎非缺典自眊耳分於副墨若何昭揭於汗青
肆加綜輯之塵具列坦明之蘊因班書而為會要已
塵
先皇乙夜之觀即范史而折緗條庶備大漢兩朝之
制雖極鑽研之力寧逃踳駁之譏功適告成理若有
待恭惟
皇帝陛下聖由天縱
道本乾剛
明及時
德業之修
究稽古禮文之事跡
綱維治道
常恪遵
祖
宗宏遠之摹然
參酌舊章必
博攷漢唐沿革之緒
取善不卑於葑菲獻書敢綴於蒭蕘冒塵
清宴之間庶裨涓埃之益臣材能拘譾學識迂疏窮
經不足以探微嗜史乃幾於成癖頃效芹之獻誤

膺
華袞之褒遂茲勉紹於前功冀以兼存於丕式集事
迹而為鑑或可參往牒之言條章奏而請行期有補
當今之務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新編東漢會要四十卷目錄
一卷緫爲成四十冊謹隨表上
進以
聞臣天麟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
寶慶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議郎武學諭臣徐天麟上表

東漢會要卷第一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

帝系上

帝號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人高祖九世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王莽末起兵於宛更始元年兄伯升立劉聖公為天子伯升為大司徒光武為太常偏將軍破莽軍於昆陽更始拜光武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更始至洛陽乃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二年更始遣使立光武為蕭王建武元年即皇帝位于鄗南中元二年二月帝崩年六十二葬原陵有司奏上尊廟曰世祖

謚 能紹前業曰光 克定禍亂曰武

年號 建武三十一 中元二

太傅 卓茂

大司馬 吳漢 劉隆

太尉 趙憙

大司徒 鄧禹 伏湛 侯霸 韓歆 歐陽歙 戴涉 蔡茂 玉況

司徒 馮勤 李訢

大司空 王梁 宋弘 李通 馬成 竇融 朱浮 杜林

司空 張純 馮魴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初名陽光武第四子也母陰皇后建武十五年封東海公十七年進爵為王十九年立為皇太子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即皇帝位永平十八年秋八月壬子帝崩年四十八壬戌葬顯節陵十二月癸巳有司奏宜尊廟曰顯宗

謚 照臨四方曰明

年號 永平十八

太傅 鄧禹

太尉 趙憙 虞延 趙憙

司徒 李訢 郭丹 范遷 虞延 邢穆 王敏 鮑昱

司空 馮魴 伏恭 牟融

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母賈貴人永平三年立為皇太子十八年八月壬子即皇帝位年十九章和二年正月壬辰帝崩年三十三三月丁卯葬敬陵辛酉有司上奏請上尊廟曰肅宗

謚 溫克令儀曰章

年號 建初八 元和三 章和二

太傅 趙憙

太尉 牟融 鮑昱 鄧彪 鄭弘 宋由

司徒 鮑昱 桓虞 袁安
司空 第五倫 袁安 任隗
孝和皇帝諱肇 章帝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竇
后養帝以爲己子建初七年立爲皇太子章和二年
二月壬辰即皇帝位年十歲永元三年正月帝加元
服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帝崩年二十七延平元年
三月甲申葬愼陵尊廟曰穆宗 獻帝元年省去廟號
謚 不剛不柔曰和
年號 永元十六 元興一
太傅 鄧彪
太尉 宋由 尹睦 張酺 張禹

司徒 袁安 丁鴻 劉方 呂蓋 魯恭 張酺 徐防
司空 任隗 徐防 劉方 陳寵 張奮 韓稜 巢堪
孝殤皇帝諱隆 和帝少子也元興元年十二月
辛未夜即皇帝位時誕育百餘日皇太后臨朝延平
元年八月辛亥崩年二歲九月丙寅葬康陵
謚 短折不成曰殤
太傅 張禹
太尉 徐防
司徒 梁鮪
司空 陳寵 尹勤
恭宗孝安皇帝諱祜 章帝孫也父清河孝王慶

母左姬延平元年八月殤帝崩太后使鄧騭持節迎
帝拜爲長安侯詔以祜爲孝和皇帝嗣即皇帝位年
十三太后猶臨朝永初三年正月庚子帝加元服延
光四年二月甲辰南巡狩三月庚申幸宛丁丑自宛
還丁卯幸葉帝崩于乘輿年三十二庚午還宮辛未
夕乃發喪四月己酉葬恭陵廟曰恭宗 獻帝元初一年省去廟號
謚 寬容和平曰安
年號 永初七 元初六 永寧一 建光一 延光四
太傅 張禹
太尉 徐防 馬英 張禹 劉愷 李脩 楊震 司馬苞 馮石
司徒 魯恭 劉愷 夏勤 楊震 袁敞 劉熹

司空 尹勤 周章 張敏 李郃 陳褒 劉授
孝順皇帝諱保 安帝子也母李氏永寧元年立
爲皇太子延光三年廢爲濟陰王明年三月安帝崩
北鄉侯立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及北鄉侯薨中
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即皇帝位年十一建康元年
八月帝崩時年三十九月丙午葬憲陵廟曰敬宗 獻帝初元年省去廟號
謚 慈和徧服曰順
年號 永建六 陽嘉四 永和六 漢安二 建康一
太傅 馮石 桓焉
太尉 劉熹 朱寵 劉光 龐參 施延 王龔 桓焉 趙峻

司徒 李固 黃尚 劉壽 胡廣 趙戒

司空 劉授 孔扶 [illegible] 王卓 張皓 郭虔 王龔 趙戒

孝沖皇帝諱炳（[illegible]）順帝之子也母曰虞貴人建康元年立爲皇太子其年八月庚午即皇帝位年二歲皇太后臨朝永嘉元年正月戊戌帝崩年三歲己未葬懷陵

謚（[illegible]）

年號 永嘉一

太傅 趙峻

太尉 李固

司徒 胡廣

司空 趙戒

孝質皇帝諱纘（[illegible]）肅宗元孫曾祖父千乘貞王伉祖父樂安夷王寵父勃海孝王鴻母陳夫人沖帝不豫大將軍梁冀召帝到洛陽都亭及沖帝崩皇太后與冀定策禁中使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帝入南宮封爲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本初元年閏六月甲申大將軍梁冀潛行鴆弒帝崩年九歲七月乙卯葬靜陵

謚（[illegible]）

年號 本初一

太傅 闕

太尉 李固 胡廣

司徒 胡廣 趙戒

司空 趙戒 袁湯

孝桓皇帝諱志（[illegible]）肅宗曾孫也祖父河間孝王開父蠡吾侯翼母匽氏翼卒帝襲爵爲侯本初元年梁太后召帝到夏門亭將妻以女弟會質帝崩太后遂與兄大將軍冀定策禁中閏六月庚寅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建和二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帝崩年三十六建寧元年二月辛酉葬宣陵廟曰威宗

謚（[illegible]）

年號 建和三 和平一 元嘉二 永興二 永壽三 延熹九 永康一

太傅 闕

太尉 胡廣 趙戒 袁湯 黃瓊 趙戒 [illegible] 袁湯 楊秉 [illegible] 陳蕃 [illegible] 周景

司徒 趙戒 袁湯 [illegible] [illegible] 吳雄 种暠 黃瓊 許栩 [illegible] 胡廣

司空 袁湯 [illegible] 黃瓊 虞放 趙戒 黃瓊 劉寵 [illegible] 周景 宣酆 王暢

孝靈皇帝諱宏（[illegible]）肅宗元孫也曾祖河間孝王開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帝襲侯爵母董夫人桓帝崩無子皇太后與父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禁中奉迎入殿中建寧元年正月庚子即皇帝位年十二四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中平六年四月丙辰帝崩年三

十四六月辛酉葬文陵

謚 亂而不損曰靈

年號 建寧四 熹平六 光和六 中平六

太傅 陳蕃 胡廣

太尉 周景 劉矩 聞人襲 劉寵 郭禧 聞人襲 李咸 段熲 陳耽 許訓 劉寬 孟戫

楊賜 陳球 張顥 橋玄 劉逸 劉寬 段熲

鄧盛 樊陵 馬日磾

司徒 許栩 袁隗 劉郃 楊賜 劉郃 袁隗 許相 劉寬

崔烈 許相 丁宮

司空 宗俱 王暢 許栩 劉囂 橋玄 來豔 陳耽 來豔 袁逢 張濟 劉弘 張溫 楊賜 丁宮

孝獻皇帝諱協 靈帝中子也母王美人中平六年四月靈帝崩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七改元為光熹封皇弟協為勃海王七月徙為陳留王八月辛未改光熹為昭寧九月甲戌董卓廢少帝為弘農王是日陳留王即皇帝位年九歲改昭寧為永漢十二月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復還中平六年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延康元年十月乙卯遜位于魏王丕奉帝為山陽公邑一萬戶位在諸侯王上都山陽之濁鹿魏青龍二年薨年五十四八月以漢天子禮儀葬于禪陵

謚 聰明睿智曰獻

年號 初平四 興平二 建安二十四 延康一

太傅 袁隗 馬日磾

大司馬 劉虞 張揚 李傕

太尉 董卓 周忠 黃琬 朱儁 趙謙 楊彪 馬日磾 袁紹 皇甫嵩

司徒 黃琬 趙謙 王允 淳于嘉 趙溫

丞相 曹操

司空 楊彪 荀爽 趙溫 种拂 淳于嘉 張喜 曹操

皇后皇太后

光武郭皇后諱聖通更始二年春光武至真定納后及即位以為貴人生皇子彊二年立為皇后彊為皇太子其後后寵稍衰十七年廢為中山王太后進后中子輔為中山王二十年輔徙封沛王后為沛太后二十八年薨葬北芒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初光武聞后美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遂納后於宛光武即位以為貴人生顯宗十七年廢皇后郭氏立貴人為皇后顯宗即位尊為皇太后永平七年崩合葬原陵

明德馬皇后年十三選入太子宮顯宗即位以為貴人賈貴人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永平三年立為皇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肅宗即位尊曰皇太后建初四年六月崩合葬顯節陵

賈貴人建武末選入太子宮生肅宗而顯宗以為貴

人肅宗既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貴人不
登極位及太后崩乃策書加貴人王赤綬安車一駟
永巷宮人二百
章德竇皇后建初二年選入掖庭明年立爲皇后梁
貴人生和帝后養爲己子欲專名外家而忌梁氏乃
作飛書以陷竦竦坐誅貴人以憂卒和帝即位尊后
爲皇太后臨朝兄憲弟篤景並顯貴擅威權遂密謀
不軌被誅九年太后崩未及葬而梁貴人姊嫕上書
陳貴人枉歿之狀太尉張酺等奏請貶太后尊號不
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禮臣子無
貶尊上之文其勿復議於是合葬敬陵改殯貴人上

尊號曰恭懷皇后追服喪制
和帝陰皇后永元四年選入掖庭以先后近屬得爲
貴人八年立爲皇后十四年廢遷于桐宮以憂死
和熹鄧皇后諱綏永元七年選入宮八年爲貴人十
四年夏陰后廢至冬立爲皇后殤帝立尊后爲皇太
后太后臨朝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永
寧二年崩合葬順陵
安思閻皇后諱姬元初元年以選入掖庭爲貴人二
年立爲皇后宮人李氏生皇子保后鴆殺李氏安帝
崩北鄉侯立尊后曰皇太后皇太后臨朝少帝薨中
黄門孫程等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遷太后於離宮明

年崩合葬恭陵
安帝母李氏瘞在洛陽城北帝初不知及太后崩左
右白之帝感悟發喪更以禮殯上尊謚曰恭愍皇后
葬北陵
順烈梁皇后諱妠大將軍商之女也永建三年選入
掖庭爲貴人陽嘉元年立爲皇后沖帝立尊爲皇太
后臨朝沖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大將軍冀鴆
殺質帝太后遂立威帝和平元年正月歸政於帝二
月崩合葬憲陵
虞美人者以良家子年十三選入掖庭生沖帝沖帝
早夭大將軍梁冀秉政忌惡它族故虞氏抑而不登
但稱大家而已陳夫人者少以聲技入孝王宮生質

帝亦以梁氏故榮寵不及焉熹平四年乃拜虞大家
爲憲陵貴人陳夫人爲渤海孝王妃
孝崇匽皇后諱明爲蠡吾侯翼媵妾生威帝威帝即
位追尊翼爲孝崇皇陵曰博陵以后爲博園貴人和
平元年梁太后崩乃就博陵尊后爲孝崇皇后元嘉
二年崩合葬博陵
威帝懿獻梁皇后建和元年六月始入掖庭八月立
爲皇后延熹二年崩葬懿陵其歲誅梁冀廢懿陵爲
貴人冢
威帝鄧皇后諱女聖永興中入掖庭爲采女梁冀誅

立后為皇后延熹八年廢后送暴室以憂死葬北邙

桓思竇皇后諱妙延熹八年選入掖庭為貴人其冬立為皇后永康元年帝崩后為皇太后臨朝定策立靈帝時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而中常侍曹節等矯詔殺武遷太后於南宮雲臺熹平元年崩合葬宣陵

孝仁董皇后為解瀆亭侯萇夫人生靈帝建寧元年帝即位追尊萇為孝仁皇陵曰慎陵以后為慎園貴人及竇氏誅帝迎貴人上尊號曰孝仁皇后宮稱永樂及竇太后崩始預朝政帝崩何太后臨朝遣后本國以憂怖暴崩合葬慎陵

靈帝宋皇后建寧三年選入掖庭為貴人明年立為皇后光和元年策收璽綬以憂死

靈思何皇后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拜后為貴人光和三年立為皇后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遂鴆殺美人六年帝崩辯即位尊后為皇太后臨朝董卓入廢少帝為弘農王而立協是為獻帝卓遷太后於永安宮因進酖弒而崩合葬文昭陵

靈懷王皇后以良家子選入掖庭生獻帝為何后所殺興平元年追尊王美人為靈懷皇后改葬文昭陵

獻帝伏皇后初平元年入掖庭為貴人興平二年立為皇后建安十九年曹操逼帝廢后遷于宮幽逼后下暴室以幽崩

獻穆曹皇后諱節魏公曹操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皆為貴人及伏皇后被弒立節為皇后魏氏既立以后為山陽公夫人魏景初四年薨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 並后紀

范曄論曰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謚以為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為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竇二后俱稱德焉其餘皇帝之庶母及蕃王承統以追尊之重特為其號如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謚其安思順烈以下皆因而加焉

雜錄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胡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 胡廣傳

桓帝延熹八年鄧皇后廢而田貴人見幸帝有建立

之議雖泰以田氏嚴戒不可起發於位上正下清門臣
關雎納狄女而王出居于鄭漢成以趙氏以亡後嗣以
絶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失之人
所忌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傳通本
立宋皇后儀尚書令臣囂尚書臣明臣乘臣滂臣謨
臣詣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則坤動合陰陽奉臣大
小成以長秋宮未定遵舊依典章表仍聞歷時乃聽
令月吉日以宋貴人為皇后雖聞不正位羣生化應莫
不式禁易稱一陰一陽祓百福一人慶萬
方妾甚人日以定以請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六常
條列禮儀正處上皇后要無得上壽如故事臣

鼎臣明臣乘臣滂臣謨臣詣愚闇不達大義誠惶誠
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制曰可之維建寧四年
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祇承
宗廟母臨天下故有莘興殷姜任母周二代之隆蓋
有內德長秋宮闕中宮曠位宋貴人秉淑媛之懿體
河山之儀威容昭耀德冠後庭羣寮所咨人曰宜哉
卜之蓍龜卦得承乾有司奏議宜稱紱組以臨兆民
今使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宗正祖為副立貴人為
皇后其往踐爾位敬宗禮典肅慎中饋無替朕命永
終天祿皇后初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
子臨軒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蓋下東向宗正

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拜稱臣妾畢住位
太尉襲授璽綬中常侍長秋太僕高鄉侯覽長跪受
璽綬奏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
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訖黃門
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皇
后秋比同禮威儀赤紱玉璽蔡質漢儀注

母后稱制

章帝竇太后　和熹鄧太后

安思閻太后　順烈梁太后

威思竇太后　靈思何太后

少帝即位太后即代攝政臨前殿朝羣臣太后東面

少帝西面羣臣奏事上書皆為兩通一詣少帝蔡質漢儀
按此即母后臨朝之儀
永和六年皇太后始入宗廟與皇帝交獻后紀
范曄論曰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
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羋太后始
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
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
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
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
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
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

詔書所歎略同一揆 皇后紀

東漢會要卷第一

東漢會要卷第二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

帝系下

皇太子

世祖建武二年立皇子彊爲皇太子母曰郭皇后十九年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郄惲説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莊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中元二年二月即皇帝位是爲孝明皇帝　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爲後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内寵既多嫡子遷位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失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明帝永平三年立皇子炟爲皇太子少寬容好儒術明帝器重之十八年八月即皇帝位是爲孝章皇帝

章帝建初三年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爲皇太子

七年六月廢慶爲清河王立皇子肇爲皇太子
章和二年二月即皇帝位是爲孝和皇帝
和帝元興元年立皇子隆爲皇太子夜即皇帝位是
爲殤帝
安帝永寧元年立皇子保爲皇太子延光三年安帝
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等與中常侍樊豐閻后妄造
虛無譖讒太子九月廢皇太子爲濟陰王明年三月
安帝崩北鄉侯立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及北鄉
侯薨車騎將軍閻顯及江京與中常侍劉安陳達等
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召立諸王子乃閉宮門屯兵
自守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
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即皇帝位年十一是爲
孝順皇帝
順帝建康元年四月辛巳立皇子炳爲皇太子其年
八月庚午即皇帝位是爲孝冲皇帝 並帝紀

雜錄

東宮 班彪傳云東宮初建按震爲長子震東方也故太子所居稱東宮
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
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
不媟黷廣其敬也 班彪傳
拜皇太子儀 見禮斷
世祖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爲衛尉皆輔導
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
國事帝敬重之上以亘榮爲議郎使授太子經使左
中郎將鍾興授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興爵關內
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
耶
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亘榮弟子何湯
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
爲誰湯對曰事沛國亘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
之 亘榮傳
建武二十八年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
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
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
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
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
爲太子太傅以博士亘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
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
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叡之
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
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
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
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
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

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
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
君謹疾加餐重愛玉體亘榮傳
永平十五年上使越騎校尉亘郁郎中張酺授太子
經二人朝夕侍講勸以經學是時太子家頗為奢侈
酺每止諫甚見嚴憚會平陽公主薨太子同生也哀
感過禮酺以為太子舉措宜動合禮度因是上疏曰
臣伏見皇太子仁孝寛明發言高遠卓然絶異非人
所能及也今平陽公主薨悲哀發中形體骨立恩愛
惻隱世希以是願且愚淺不識大體以為宜選名儒
高行以充師傅問訊起居之日太傅時賜讌所以宜
德音以成聖德也侍中丁鴻仁而有遜達於從政謂
者貫悟資性淳篤遂須法度如並侍左右必能發起
微意增廣徽猷者也古紀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有寵肅宗立慶為皇太子竇
皇后寵盛心内惡之日夜毁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
慶出居承禄觀七年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肇肇
梁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
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以奉宗
廟為天下主大義滅親況降退乎今廢慶為清河王
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衽導達善性將成其器盖
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

以肇為皇太子清河王傳
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
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以為聖舍新繕脩
犯土禁不可以御聖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京及中
常侍樊豐王男邴吉等互相是非聖永遂誣譖男吉
皆幽囚死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數為歎息京豐
懼有後害妄造虛無閒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
公卿以下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以為太子當廢
太僕來歷與太常亘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説年未滿
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
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
宿留帝不從是日遂廢太子為濟陰王時監太子家
小黄門籍建中傅高梵等皆以無罪徙朔方歷乃要
結光禄勲祋諷宗正劉偉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丘
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倀第五頡中散大夫
曹成諫議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持書侍御史龔調
羽林右監孔顯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丞樂闔長樂
未央廄令鄭安世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
過龔調據法律明之以為男吉犯罪皇太子不當坐
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
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
而與羣小共為讙譁外見忠直而内希後福飾邪違

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直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時人為之褒慄（來歷傳）

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廷尉張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皓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宜簡賢輔就成聖質奏不省（張皓傳）

順帝擢种暠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為暠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种暠傳）

皇子

光武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荊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

明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七王千乘哀王建陳敬王羨彭城靖王恭樂成靖王黨下邳惠王衍淮陽頃王昞濟陰悼王長本書不載母氏

章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餘四王千乘貞王伉平春悼王全城陽懷王淑廣宗殤王萬歲不載母氏

和帝一子平原懷王勝（本傳）

宗室

宗正劉宗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秩第見百官志）

和帝元興元年宗室以罪絕者悉復屬籍

永元十五年幸章陵祠舊宅會宗室於舊廬勞賜作樂

順帝永建元年宗室以罪絕者皆復屬籍

陽嘉元年宗室屬籍者一切復籍（並紀）

封爵宗室（見封爵門）

公主

南頓君三女

湖陽長公主黃
新野公主元適鄧晨
寧平長公主伯姬適李通
世祖五女
舞陽長公主義王適梁松
涅陽長公主中禮適竇固
館陶公主紅夫適韓光
淯陽公主禮劉適郭璜
酈邑公主綬（一作緩）適陰豐
顯宗十一女
獲嘉長公主姬適馮柱
平陽公主奴適馮順
隆慮公主迎（或作延）適耿襲
平氏公主次（不言所適史闕文後做此）
沁水公主致適鄧乾
平皋公主小姬適鄧蕃
浚儀公主仲適王度
武安長公主惠適來棱
魯陽公主臣
樂平公主小迎
成安公主小民
肅宗三女

武德長公主男
平邑公主王適馮由
陰安公主吉
和帝四女
脩武長公主保
共邑公主成
臨穎公主利適賈建
聞喜公主興
順帝三女
舞陽長公主生
冠軍長公主成男
汝陽長公主廣
桓帝三女
陽安長公主華適伏完
潁陰長公主堅
陽翟長公主脩
靈帝一女
萬年公主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
長公主儀服同蕃王其後安帝桓帝妹亦封長公主
同之皇女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爵為列侯
皆傳國於後（並大紀）

公主所食湯沐曰國（百官志）
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其餘屬吏增減無常（上同）

雜録

威帝延熹中荀爽對策曰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常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覩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呴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池五騠咸備各以其叙矣（[illegible]）

內職

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illegible]）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孝文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illegible]）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彫為樸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寵好合遂忘淄蠹（皇后紀）

鄧太后久臨朝政宮婢出入其耆宿者皆稱中大人

女尚書（宋書傳注云宮內官也）
皇子封王妻數無限別乃制設正適曰妃取小夫人
不得過四十人（百官志注）

諸園貴人

諸園貴人（安紀注云謂宮人擇子者置諸園也）
明帝崩諸貴人當徙居南宮馬太后感析別之懷各
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二千匹黃
金十斤（馬后紀）
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馮貴人策曰朕與
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
今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其賜貴人王青蓋
車采飾輅驂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
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步搖環佩加
賜各一具（和熹鄧后紀）
殤帝延平元年賓太后詔諸園貴人其宮人有宗室
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園監實覈上名太后自御
北宮增喜觀閱問之恣其去留即日免遣者五六百
人（和熹后紀）

出宮人

殤帝延平元年皇太后詔司徒大司農長樂少府曰
朕以無德佐助統政夙夜經營懼失厥衷思惟治道

由近及遠先內後外自建武之初以至于今八十餘
年宮人歲增房御彌廣又宗室坐事沒入者猶托名
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及掖庭宮人皆為庶民以
舒幽隔鬱滯之情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
疲癃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殤紀又袁紀云詔免掖庭宮人六百餘人皆）
[illegible]人
順帝陽嘉中郎顗上疏曰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
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繇
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
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
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
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
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
容之閭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
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嗣多夭詩云敬
天之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
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
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郎顗傳）
桓帝延熹二年光祿勳陳蕃上疏曰比年收斂十傷
五六窮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
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
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

楚女悲愁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悲愁之感以致并陽水旱之困云云（陳蕃傳）

九年荀爽對策曰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禀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賦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荀爽傳）

東漢會要卷第二

東漢會要卷第三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　天麟　上進

禮樂一

吉禮上

建武三年光武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通鑑）

曹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爲博士從省狩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爲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琁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日改大樂官曰大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曹褒傳）

永平初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東平王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禮樂輿服志（注云其志今亡）

永平二年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於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儒林傳）

和帝永元九年張奮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于

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遜而化天
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
子夏曰禮以脩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又曰禮樂不
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其手足臣以
爲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
衆儒不達議多駮異臣累世台輔而大典未定私竊
惟憂下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
十二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
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
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
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成之
由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爲制誠無所疑久執謙
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宗祖功德建
太平之基爲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 張奮傳
臣天錫 曰自秦燔詩書殺術士而三代禮樂堙沒
不存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習
舊禮弦歌之音不絕此蓋聖人遺化僅存於好學
之國者也而漢初君臣不能博合名儒講習先王
制作之本故叔孫通所起朝儀謂之與秦儀雜就
往往適祖其尊君卑臣之陋習而樂家但有制氏
徒能紀其鏗鏘鼓舞而已由是稽古禮文之事君

子嘆其多闕焉賈誼請興禮樂而文帝謙遜未遑
董仲舒言改制作樂而武帝征討四夷未暇留意
禮文之事雖曰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
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史謂號令文
章煥焉可述者足以粉飾治平矣然甘泉寶奉泰
一之祠音律或雜鄭衛之聲以封禪則惑方士之
言以宗廟則混七廟之制大典既失未聞何議至
宣帝時王吉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
成帝時劉向因犍爲古磬之出請興辟雍設庠序
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以風化天下其言皆寢
而不行其後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
公駁難滯於正論以致罷數復紛紛不定先漢禮
樂散亡殆盡爲世祖中興張純定郊廟冠昏之制東
平王蒼制車服冠冕之儀殘缺之餘賴以正定建
武末年初建三雍顯宗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
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威儀甚盛
美矣然而中和之化未洽禮樂之文未備讖書猶
有讖焉永平三年始用曹充之言正大予樂而其
說乃出於尚書璇璣鈐肅宗時曹褒撰次禮制爲
百五十篇而乃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故張酺劾其
破亂聖術寢眾不行雖曹氏父子溺於時好而不
能守先儒純正之論要亦上之人實有以啓之也

故嘗謂禮樂之在天下有君無臣則不能明制作
之本臣能而君不能則議論無益於當時必得大
有爲之君而又有善制作之臣因治定功成之餘
而宣明中和之化則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禮儀

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時三輔吏士
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镼
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
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
識者皆屬心焉 紀本
建武初舊章多闕張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每有疑
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
重之 張純傳
建武五年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
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
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
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
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
正坐自講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
計 儒林傳
永平二年時中興三十餘年東平王蒼以爲天下化
平宜興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
度 東平王傳
曹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父業尤好禮事常感朝
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
召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
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尚書琁璣鈐曰
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予末小子託于數終
曷以纘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
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況予頑陋無以克
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恧焉褒知帝
旨欲有興作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
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
致禎祥爲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
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
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
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羣僚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
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
乃者鸞鳳仍集麒麟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
之類紀于史官朕夙夜祗畏上無以彰于先功下無
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
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歎息謂諸生曰
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
行之美也當仁不遜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

之本制改之意心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勑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褒乃作為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林左騎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褒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于世（曹褒傳）

安帝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張衡傳）

順帝即位尚書令劉光等奏言孝安皇帝聖德明茂早棄天下陛下正統當奉宗廟而姦臣交讒遂令陛下龍潛蕃國羣僚遠近莫不失望天命有常北鄉不永漢德盛明祿祚孔章近臣建策左右扶翼內外同心稽合神明陛下踐祚奉遵鴻緒為郊廟主續祖宗無窮之烈上當天心下厭民望而即位倉卒典章多缺請條案禮儀分別具奏制曰可（紀）

獻帝建安二年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應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應劭傳）

班固曰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改定京師于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乃營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如為山未成一匱止吾止也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臧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閒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寖以不章（[illegible]）

范曄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矣而終莫或用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專

命禮臣撰定國處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樂絕天算
議黜異端斯道竟復隆矣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
相沿樂所以咸英異調中部殊絕況物運遷回情數
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斯固
世主所當損益也且樂非變聲而新音代起律謝皐
蘇而制令亟易修補舊文獨何猜焉禮云禮云曷其
然哉 曹褒傳論

光武即位告天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為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
地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皆從未以祖配天
地共犢餘牲尚約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
降命屬秀黎元為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謀
同辭咸曰王莽篡弒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
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
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
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
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志

郊祀

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
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
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
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
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為壝重營皆
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
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
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
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
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
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
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壝也
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
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
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至七年五月
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
杜林上疏以為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
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
之語在林傳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
中壇上西面北上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
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
頭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
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及雲翹育命
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
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
月北斗無陛郭醊既送神燎俎實於壇南巳地

臣天麟按三代祭祀之禮至秦淪絶無餘漢興之初若子固望其復古矣而考之於史有可憾者自高祖因秦四時立黑帝祠而雍五畤之祠始具至文帝十五年始行親郊之禮又用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亦親郊拜焉及平以詐誅乃不復親祠而使有司以時致禮其後武帝又立后土祠于汾陰立泰一祠于甘泉於是甘泉泰一汾陰后土與雍五畤之祠歲歲迭舉而莫有識其非者成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天隨王者之居而饗之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議者王商師丹翟方進等亦以為聖王祭天地必於國郊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天子從之於是始定長安南北郊建始二年合祭天地而甘泉汾陰五畤陳寶諸祠皆罷焉其後感於禍福或復或罷迄于元始而王莽復奏宜如建始時復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謂周禮祀天地之樂有別有合故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而以冬夏日至使有司別祀天地于南北郊平帝雖可其奏而不及躬行其禮世祖中興制兆於洛陽城南頗采元始故事凡配食之位壇營之次神示之兆牲犢之數秩然有序其亦幾於古矣然中元之初又營北郊于雒城之北而別祀地祇焉則是天地之祠復析為二也且五嶽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神既已列敘于南郊矣今北郊又復奉祀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其斯之謂歟班固作郊祀志而備載元始之制亦可見其不以人廢言也

封禪

建武三十年張純等上言上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勒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成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三月上幸魯過泰山告太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

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
無即事之漸不祭配林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
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昚克用何益於
承誠善用之姦僞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
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初孝武
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僊於是
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封元年上以方士言
作封禪器以示群儒多言不合於古於是罷諸儒不
用三月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顛遂東巡海
上求僊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恐所施用非是
乃秘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

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
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
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
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
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
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石
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
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
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附
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
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又

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
松上疏爭之以為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
為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
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
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石工
宜取全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
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祕刻方石中命容
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
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
狩至于岱宗柴望秩於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后從
臣太尉憙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

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
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
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
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
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赤漢
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
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
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
德封刻政河圖提劉予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
九州平天下子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
符合帝際勉刻封書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

三建孝九會修奉故事行封岱青河雒命后經讖所
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遜與舜庶裔握機王莽以舅
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
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墮壞社稷喪亡
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楊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
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
里無煙無雞鳴狗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
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
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
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
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

二牲一死贄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
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
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謹
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
陰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茲一宇垂于後昆百僚從
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
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
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為驗又其
十卷皆不昭晢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
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二十二
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

南郊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
也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
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
處若祠泰山如親耕貙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
時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更衣早晡時即位于壇北
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
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
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
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
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
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

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嬴勿出
元年租芻稾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
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太尉奉匱以告高
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張純傳及祭祀志
范曄論曰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
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
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自上皇以來封
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柴祭告天
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
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
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

僞信方士之言造爲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所誠約而不貴者也故牲有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且唯封爲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爲必改乃當天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于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 祭祀志

臣天麟按虞書載舜循守岱宗柴望告祭蓋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初未始有檢玉泥金之事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於是封禪之說興焉管仲答齊威公以爲古封禪者七十二家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其說既已不經至秦皇漢武矜張治功爲欺世耀俗之舉然卒無補於治道光武中興初以大義拒却羣臣之請似猶知義理者然卒惑於讖緯之文張純梁松又從而附會之固不逃於識者之譏矣然武帝始與羣臣議封禪皆以禮典曠絕莫知其儀體乃盡罷諸儒弗用而率意行之不過如郊祠太一之禮及建武視升告功又特講求元封故事則知二君雖修舉曠典而威儀文物實出於私意之所裁定未嘗稽合於古聖之典是以言禮者無取焉

東漢會要卷第二

宣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

禮二 吉禮

北郊

光武中元元年初營北郊在洛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明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嶽在未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它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醊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四瀆共牛一頭羣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 祭祀志

明堂 辟雍 靈臺

光武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約屨以行事奏樂如南郊禮畢登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勑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吕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踖惟慙素性頑鄙臨事益懼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脩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 祭祀志

永平八年臨辟雍養三老五更

章帝建初三年正月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

元和二年二月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 本紀詳祭祀志

和帝永元五年祀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

永元十四年臨辟雍饗射

順帝陽嘉元年臨辟雍饗射

二年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鐘始復黃鐘作樂器隨月律

永和元年宗祀明堂登靈臺改元大赦

漢安元年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改元

靈帝熹平六年十月帝臨辟雍 並紀

明堂及靈臺令各一人掌守明堂靈臺丞一人掌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百官志〕

宗廟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四時祫祀高祖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太宗謂元帝〕則降其私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祭祀志及張純傳〕

光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為起廟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祭祀志〕

明帝永平三年十月蒸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祭祀志明帝紀〕

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祭祀志以光武史文〕章帝即位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功烈光于四海仁風行於千載而深執謙謙無起寢廟埽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臣以為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間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紀〕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永元中和帝追

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初有司奏言孝章皇帝崇弘鴻業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穡文加殊俗武暢方表戒惟人面無思不服巍巍蕩蕩莫與比隆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請上尊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曰可 本紀及祭祀志

和帝崩廟號穆宗 本紀

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以尚嬰孩故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 祭祀志

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 祭祀志

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奉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之號而稱恭宗 祭祀志

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 祭祀志

順帝崩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墓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將尊德有[illegible]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 東觀記

沖帝質帝皆小崩梁太后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就三公分祭之 志

桓帝以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 八王傳

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以河間孝王曾孫解犢侯即位亦追尊祖考 八王傳

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 [illegible]

初平中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宗廟前廟後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弈弈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不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 志

梁太后臨朝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從之遂下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為萬世法周舉傳又本紀

獻帝初二年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郎將蔡邕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

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比方前世得禮之宜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夏侯之直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祭祫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袁紀又本注

臣天麟按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之制則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三昭三穆以次而南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也前五廟而迭毀親盡之殺示有終也西都草創[illegible]未制[illegible]諸帝之廟各自居陵旁立之共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為專一廟之尊也郡國之立祖宗廟京師之立原廟猶皆遵古然獨幸能發於中世之後也元帝時貢禹建迭毀之議韋元成匡衡劉歆等皆據明白本末具在世祖中興固望其一正典禮以合先王七廟之制考之於史建武所立親廟四言若有議其非承平所立世祖廟又與高廟異處無復昭穆之位明帝臨終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章帝而下

莫敢或違徒為卹損之私而不知禮義之正末
年遂至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其瀆亂不經未有
如是之甚者嗟乎東都儒者如張純朱浮曹褒鄭元
之徒皆號稱明習典禮而獨不能復古人七廟之
制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
矣惜哉

禘祫

建武十八年光武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
昭穆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二十六年有詔問張
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純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
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

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
年再殷祭漢舊制三年一祫毁廟主合食高廟存廟
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
又建武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
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
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
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
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上難復立廟遂以
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
殷祭毁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為
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自是禘
祫遂定 又見純傳

章帝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
皇帝甲申中夜詔書云祖考來假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質
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
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
帝之坐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亦如在
而虛空不知所裁庶或饗之豈亡克慎肅雍之臣辟
公之相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
百官執事各有差 紀

東漢會要卷第四

東漢會要卷第五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上進

禮三

社稷（五祀）

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牆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疏自夏以上祀以爲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爲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爲稷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社稷云（志。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

靈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耕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志。[illegible]）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

六宗

安帝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故事謁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志）范曄論曰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爲失所難以爲誠矣（[illegible]）

祠孔子

建武五年十月光武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紀）

明帝永平二年養三老五更于辟雍郡縣行鄉飲酒禮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志）

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紀）

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

師增煇聖德至於此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 孔僖傳

安帝延光三年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 紀

肅宗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東平王傳 [illegible]

[illegible]

鍾離意為魯相出私錢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孔訢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垂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伯問果服焉 鍾離意傳

臣賢按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聖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行事必以幣然後釋菜則知古人建立學校未嘗不以先禮為先也高皇帝雖在倥傯猶能修其祠於過魯之日武帝興太學而獨未聞釋奠之禮焉明帝行鄉飲于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獨崇宣聖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則所以尊文之道者至矣使當時儒學之臣能以古人釋奠之禮陽准擬之則又何以加焉

高禖

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 禮儀志 [illegible]

飲酎

八月飲酎 禮儀志

章帝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 紀

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 禮儀志注

雜祭祀

仲秋之月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廟季秋之月祠星于城南壇心星廟 志

明帝永平二年十一月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謁陵園過式其墓 紀

六年十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陵 紀

十二月還幸陽城遣使者祠中嶽 紀

十年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 紀

十五年幸魯祠東海恭王陵至定陶祠定陶恭王陵 紀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四月還京都庚申告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志

殤帝延平元年四月詔罷祀官不在祀典者 本紀注云東觀記曰以太后性不好淫祀也

安帝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志

威帝即位十八年好神僊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罽爲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志

延熹八年四月丁巳壞郡國諸房祀 [illegible]

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 志

范曄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訖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眾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

齋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齋日內有汙染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汙穢災變齋祀如儀大喪唯天郊越紼而齋地以下皆百日後乃齋如故事 禮儀志

夕牲

正月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

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大火然有司告事畢 禮儀志

迎氣

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縑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

后土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
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旗服飾皆白
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
黑帝玄冥車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按本紀永平二年始迎氣於五郊
章帝建初五年冬以馬防上言始施行月令迎氣樂
詳見樂類
獻帝建安八年十月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服父服初
總章始復備八佾之舞紀

立春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
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春幡施土牛耕
人于門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唯武官不立春之日下
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謹微動作從之
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
用者如故事禮儀志
縣邑常以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一
童男冒青巾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
出則迎者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上

立夏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
衣黃郊其禮祠特祭儀

夏至

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絕止至立秋
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云

黃郊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
官皆衣黃至立秋迎氣於黃郊奏黃鍾之宮歌帝臨
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也

立秋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皁領
緣中衣迎氣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

立冬

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皁迎氣於
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

冬至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
而後省事絕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
絳至立春當以此時變服執事者先後其時皆一日
冬至夏至陰陽以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故使
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間竽或撞黃鍾之鍾
或度晷景權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或
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二十五絃宮處于中左右為
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日

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刻太史令
與八能之士郎坐于端門左塾太子具樂器夏赤冬
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爲端守宫設席于器南北面
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刻中黄門持
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
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以
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士以
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令
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
士曰以次行事閒音以竽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
闋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闋皆音
以竽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
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黄鍾之音調
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
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皁囊送西陛跪授尚書施當軒
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以
小黄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白禮畢制曰可太史令
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太官受賜陛者以次
罷日夏至禮亦如之

合朔

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
奉行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

月有變割羊以祠用救日月變執事者冠長冠衣皁單
衣絳領袖緣中衣　禮如故事

五供

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
之五供 禮儀志

親耕

正月始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耕時
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
耕力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是月令曰郡國守相
皆勸民始耕如儀志

漢舊儀曰春始耕於藉田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
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悌
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爲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
以給祭天地宗廟群神之祀以爲粢盛皇帝躬秉耒
而耕賀循曰所種之穀黍稷種稑 志注

農祥晨正土膏脉起乘鸞輅而駕蒼龍介馭間以剡
耜躬三推於天田脩帝藉於千畝供禘郊之粢盛以
致思於勤已兆人勸於殖場成懋力以耘耔 東京賦

明帝永平四年二月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
十三年二月帝耕於藉田禮畢賜觀者食
十五年二月帝耕于下邳
章帝元和三年帝耕于懷 並紀

順帝即位以後不行籍田之禮黃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群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闋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黃瓊傳

獻帝興平元年帝耕于籍田紀

親蠶

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祠先蠶以少牢漢舊儀曰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群臣妾從桑還獻於繭觀皆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群臣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法本注

丁亥漢儀曰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旒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闟戟雒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金鉦黃鉞五將導桑于蠶宮手三盆于繭館畢還宮月令曰蠶婦人無觀按谷永對稱四月壬子皇后桑蠶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注

祓禊

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本注

請雨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陽衣皁興土龍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反拘朱索社伐朱鼓禱賽以少如禮

桃印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懋其

禮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户代以所尚爲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謹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户飾以難止惡氣（並志）

貙劉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禮儀志）

又祭祀志云立秋之日使謁者以一特牲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囿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

臘 祖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禮儀志）

陳咸王莽時與三子悉解官歸鄉里猶用漢家祖臘（漢火行火盛於午故以午日祖火衰於戌故以戌日爲臘也）人問其故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陳寵傳）

何敞曰今賞賚過度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何敞傳注云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稉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爲祀門户直見漢官儀也）

馬防私贍三輔衣冠臘日遺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第五倫傳）

荀戎卒獻帝哀惜之祖日爲廢燕樂（謂祭祖神之日因爲燕樂也共工氏之子好遠遊死以爲祖漢以午日祖）

大儺

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百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爲儺人師訖設桃梗鬱櫑葦茭畢執事陛者罷葦戟桃杖

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禮儀志）

卒歲大儺驅除群癘方相秉鉞巫覡操茢（注）侲子萬童丹首元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注）飛礫雨散剛癉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捎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為之震慴況鬾蜮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韙（東京賦）

安帝永初三年鄧太后以陰陽不和詔減逐疫侲子之半（紀后）

土牛

十二月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志）

東漢會要卷第五

東漢會要卷第六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

禮四

行幸

光武中元元年行幸長安（紀）

肅宗元和三年行東巡狩（東紀）

臣天麟按前書史紀注云天子車駕所至臣民以為僥倖此但釋幸之義而未嘗釋行之義也蓋兩漢謂天子乘輿為行故尚紀云行如雒陽行自雒陽至此類甚多至范史猶然曰行幸東京幸云傳亦云行東猶行禮儀志云諸行出入皆鳴鐘作樂還明天子出入也而注家妄引春秋穀梁以為郡守行大夫之任誤甚矣

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涉渭灞涇洛佗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佗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禮儀志）

威帝元嘉元年四月己丑上微服幸河南梁胤府是日天大風尚書楊秉諫曰王者至尊出入有警蹕而行清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春秋諸侯入有私從之意志曰般遊諸臣之家隆尊亂卑等威無別宿衛守空

宮闈嚴秀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以薄學恭在勤請敢陳其愚（[illegible]）

（[illegible]）

循狩

世祖建武十七年四月乙卯南循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輔延公英東海公陽濟南公康東平公蒼從幸潁川進幸葉章陵五月乙卯車駕還宮（本紀）

十八年二月甲寅西循狩幸長安三月壬午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歷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

十九年九月南循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二十年二月戊子車駕還宮

二十年十月東循狩甲午幸魯進幸東海楚沛國十二月壬寅車駕還宮

三十年二月東循狩甲子進幸魯濟南閏月癸丑車駕還宮

中元元年正月丁卯東循狩二月己卯幸魯進幸太山北海王興齊王石朝于東嶽辛卯柴望岱宗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父四月癸酉車駕還宮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甲子西循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歷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癸卯車駕還宮

十年閏月甲午南循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十二月甲午車駕還宮

十五年二月庚子東循狩辛丑幸偃師進幸彭城還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辛卯進幸大梁至定陶四月庚子車駕還宮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西循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進幸槐里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造舟於涇而還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十一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掾以下十二月丁亥車駕還宮

元和元年七月丁酉南循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跱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宮賜從者各有差

二年正月丙辰東循狩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

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幸魯祠孔子於闕里四月乙卯車駕還宮

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循狩方岳崔駰上四狩頌以稱漢德本傳

三年正月丙申北循狩二月壬寅告常山諸郡太守相曰朕惟循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結冤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嶽東柴岱宗爲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肥田尚多以賦貧民進幸中山祠北嶽幸元氏祠光武顯宗于縣舍三月辛卯車駕還宮賜從行者各有差

章和元年八月癸酉南循狩戊子幸梁乙未幸沛庚子幸彭城辛亥幸壽春十月丙子車駕還宮

和帝永元十五年九月壬午南循狩賜所過二千石長吏以下三老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布各有差幸章陵祠舊宅十一月車駕還宮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丙子東循狩辛卯幸太山柴告岱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幸東平東郡歷魏郡河內壬戌車駕還京師並紀

朝會

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志胡廣曰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以其頻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朔盛暑省之

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公納薦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群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偪脛陪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爲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鄣日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燿日光以兩大絲繩係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於斗中鍾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群臣以次拜微行罷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廁以青翡翠一柱三帶韜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僚於此

自到偃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
律與天連雒陽宮閣簿云德陽宮殿南北行七十丈東
西行三十七丈四尺
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
萬國之貢珍内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置
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群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
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
饗
安帝永初四年以年飢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
車李賢曰元正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於庭以年飢故不陳

上尊號

建武元年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
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為相孫子為將猶恐無能
有益反水不收後悔無及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
稷何宜且還薊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
擊之乎光武驚曰何將軍出是言可斬也武曰諸將
盡然光武使出曉之乃引軍還至薊夏四月公孫述
自稱天子光武從薊還過范陽命收葬吏士至中山
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絕豪傑憤怒兆人
塗炭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
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綱紀盜賊日多群生危蹙大王
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參分天下

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
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
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為計萬姓為心光武又不
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
面受敵何遽欲正號位乎諸將乃出耿純進曰天下
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
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定
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
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衆一散
難可復合時不可留衆不可逆純言甚誠切光武深
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
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
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群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
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
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荅天
神以塞群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
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
望于群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
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辟不謀同辭
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
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
心下為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

德爲天子夷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僉曰皇天
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爲建武大赦天
下 紀

上壽

明帝永平十年修其降附屬平虔張奢旨來朝上壽引
見宣平殿 張衡書

十七年夏五月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
乃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
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
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 紀

拜皇太子

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坐
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
侍持皇太子璽綬東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謁
者贊皇太子臣某甲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
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供賜禮畢罷 禮儀志

拜諸侯王公

拜諸侯王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謁
者引當拜前當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
其以某爲某讀策書畢謁者稱臣某再拜尚書郎以
璽印綬付侍御史前東面立授璽印綬王公再拜頓
首三稽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除謝中謁者
報謹謝贊者立曰謝皇帝爲公興皆冠謝起就位供
賜禮畢罷

養老

顯宗永平二年三月 紀作十月 上始帥群臣養三老五更
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
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於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
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
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
更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王
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
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
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
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
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三
老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
遇大尊顯故也 禮儀志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顯宗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
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
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
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
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乃下詔曰光
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

業閒粢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
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
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
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肸蠁德何以
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
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
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
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
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帝紀
章帝紀及
永平八年十月丙子臨辟雍養三老五更 三老老人 知天地人曰

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見禮儀志
安帝以魯丕爲三老 典略
楊統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 楊厚傳
靈帝以袁逢爲三老賜以玉杖 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
欲老人之不噎也
譙周曰漢中興定禮儀群臣欲令三老答天子拜城
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
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
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
是皆不得視猶子也庶幾曰且據禮儀於門尸交禮
交禮即答拜中興議從鈞議後華之深得其旨也 通典

案比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玉杖
餔之糜粥八十九十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爲
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志
安帝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
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相
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
仁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 紀

冠

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
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皆於高祖
廟如禮謁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 志

和帝永元三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賜諸侯王將
軍特進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孫在京師奉朝請者
黃金將大夫郎吏從官帛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大
酺五日郡國中都官繫囚死罪贖縑至司寇及亡命
各有差 和帝紀
通典曰和帝冠乘金根車駕六元虯至廟成禮乃
迴軫反宮朝服以饗宴撞太蔟之鍾成獻壽爲
黃香頌云惟永元之盛代聖皇德之茂純躬烝烝
之至孝崇敬順以奉天以三載之孟春建寅月之
上旬皇帝時加元服甲子之元辰皇輿幸夫金

撰六元划之迎渙珽蟠龍以爲拆鳴節以之和鑾
既豫燠以成禮乃迴軫而反宮正朝服以饗宴撞
太簇之庭鍾作蕃釐與鼎輔暨夷蠻之君王咸進
爵于金罍獻萬壽之玉觴
初肅宗勅曹褒條正禮儀褒依准舊典撰次天子至
於庶人冠婚吉凶始終制度爲百五十篇奏上會帝
崩和帝即位褒乃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 曹褒傳
安帝永初三年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 紀
順帝永建四年正月丙子皇帝加元服賜王主貴人
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賜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人
一級爲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不
能自存帛一匹 紀
威帝建和二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 紀
靈帝建寧四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 紀
獻帝興平元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
爲賓加賜元纁駟馬貴人公主卿司隷城門五校及
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爲太子舍人 云
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户外以見父母
給事黃門侍郎劉瞻兼侍中假貂蟬加濟北王緫之
本傳

婚

威帝初立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王后在塗則稱后
今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illegible]作婚之際有命既集宜
備禮章時進聘幣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於是
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
乘馬束帛一如舊典 冀后

大射 鄉飲

建武中伏湛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 本傳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郡縣道行
鄉飲酒禮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於是
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 禮儀志
春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簴宮架金鏞賁鼓路鞀
樹羽幢幢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
坐而爲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厞司旌并夾既設
儲乎廣庭於是皇輿夙駕軨於東階以須消落明樀
朝霞登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
魚鏗華鍾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
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闋騶虞奏決拾既次彫弓斯
發進明德於常春昭誠心而遠喻 東京賦
順帝陽嘉元年臨辟雍饗射 紀

詔令

世祖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循吏傳
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百官志
璽書

中元元年鮑昱爲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鮑昱傳）

鍾離意敢諫爭數封還詔書（本傳）

永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周興曰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孝友之行著於閭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蘊櫝古今博物多聞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采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栖遲誠可歎惜詔乃拜興爲尚書郎（周榮傳）

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陳蕃傳 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

順帝拜陽球爲衛尉勅尚書不得稽留尺一（本傳）

李雲上書曰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本傳）

臣天麟按周禮御史掌贊書鄭元注云若今尚書作詔文則知三代之時雖王言惟作命亦必有代言之官公孫弘謂武帝詔書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然在西都初不著所掌之官武帝每爲淮南王報書必召司馬相如視草乃遣此亦一時眷遇之厚非常典也至范史始言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主作文書起草然則兩漢代言之任當在尚書元帝時揚興欲薦賈捐之爲尚書令謂捐之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至安帝時尚書陳忠薦周興亦曰與屬文著辭有可觀采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臣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與抱奇懷能隨輩栖遲誠可歎息漢世君臣其留意於代言之官若此宜乎王通氏謂漢制幾於典誥而兩漢賢主以七制稱良有以夫

章奏

民曹尚書主凡吏上書事（百官志）

凡群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漢雜事見胡廣傳注）

建武七年詔上書者不得言聖（紀）

明帝永平六年詔曰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閒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子蚩也（紀）

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 王符傳

東平王蒼上便宜其事留中 本傳

馮豹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勑令勿驚 馮衍傳

左雄改察舉之制使文吏試章奏 左雄傳

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李雲傳

封事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詔曰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紀

八年詔曰朕以無德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 按本紀省常每書以異詔令公卿上封事蓋自宣帝始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封有正有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而不奏後魏相奏去副封以防壅蔽

章帝即位日食詔有司各上封事 紀

靈帝詔蔡邕指陳政要具對經術以皁囊封上 邕傳張云文帝紀注以皁囊[illegible]文書六事以皁囊[illegible]自此[illegible]始[illegible]詔下[illegible]

建寧元年五月朔日有食之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

二年四月癸巳大風雨雹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

四年詔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事

東漢會要卷第六

東漢會要卷第七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　天麟　上進

禮五 賓禮

封先代後 孔子後

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為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公十三年改封常為衛公安為宋公以為漢賓在三公上 百官志

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為襃成侯追謚孔子為襃成宣尼公及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為襃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襃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元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 孔僖傳

禮六 軍禮

講武 校獵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立春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文官貙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乃逡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 禮儀志

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 志注

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貙膢白幕皆霜 志注

車駕數幸廣成苑鍾離意以為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 傳

十六年冬車騎校獵上林苑 紀

明帝欲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眾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揺仿徉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詔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宮 東平王傳

安帝初鄧太后臨朝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猾賊縱橫乘此無備馬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 馬融傳

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順帝永和四年十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而還 紀

桓帝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紀

六年十月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陳蕃上疏
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
殺禽助祭以崇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皋陶戒
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
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
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
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
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
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
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

顰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
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
也書奏不納陳蕃傳
靈帝光和五年校獵上林苑函谷關遂狩于廣成
苑靈紀
獻帝中平五年望氣者言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
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宕說大將軍何進曰
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為然
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
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
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
結營為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
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帀而還詔
使進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
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
騎都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
融為助軍校尉淳于瓊為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
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為元帥督司
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何進傳
東都賦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
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
日禮官正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路

乘時龍鳳蓋颯灑和鑾玲瓏天官景從祲威盛容山
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
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
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爓生風吹野燎山日月為之奪
明丘陵為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
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以命三驅班固傳
東京賦維歲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焉先期戒
事悉率百禽驅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御小
戎撫輕軒中畋四牡既佶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
迄于上林結徒為營叙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
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

火烈具舉武士星敷鵝鸛魚麗箕張翼舒抗陳推逆
匪疾匪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
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驅解罘放麟不窮樂以
訓儉不殫物以昭仁 文選

饗遣衞士

饗遣故衞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衞士入
自端門衞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
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
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 志

禮七 凶禮

帝陵

建武二年以皇祖考墓爲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爲
章陵因以舂陵爲章陵縣 城陽恭王中
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
司馬門寢殿鍾虡皆在周垣內隄封田十二頃五十
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記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
陰東南去雒陽十五里
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爲行馬四
出在殿北隄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記曰故富
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爲行馬
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
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
記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爲行馬
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
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
王世記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四十一里
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
馬門寢殿鍾虡在行馬中因寢殿爲廟園吏寺舍在
殿北隄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記
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爲行
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吏寺舍
在殿北隄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記曰高
十一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爲行馬
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寺吏
舍在殿東隄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帝王世記
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沖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爲寢殿行
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隄封田五頃八十畝帝
王世記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爲行馬四

出門寢殿鍾虡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爲廟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

威帝宣陵帝王世記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

靈帝文陵帝王世記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

獻帝禪陵帝王世記曰在河内山陽之濁城南去雒陽三百一十里

雜錄

先帝陵每陵園令各一人掌守陵園案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校長主兵戎盜賊事 百官志

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掌望晦祭祀 上

建武三年修西京園陵 紀

二十六年光武初作壽陵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永平十四年明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本紀

章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奉承無違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帝從而止 東平王傳

園寢 更考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具名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大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 志

更衣別室 明堂注云更衣者非正處也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側之別殿即更衣也

上陵

正月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鍾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侍中

尚書陛者皆神坐後公卿群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禮樂闋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志

建武六年四月丙子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同紀下

十年八月己亥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十一年二月幸章陵祠園陵

十八年二月幸長安三月壬午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二十二年閏月丙戌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中元元年三月行幸長安戊子祀長陵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

一年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於萬年

和帝永元三年十月幸長安十一月癸卯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順帝永和二年十月行幸長安十一月丙午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威帝延熹三年十月乙酉幸長安甲午祠高廟十一月庚子遂有事于十一陵

靈帝熹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焉如會殿之儀禮樂闋百官受賜爵計吏以次轉殿前上先帝御坐具言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蔡邕慨然歎曰吾聞古不墓祭而朝廷有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光武帝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之也袁紀文參邕本傳

大喪

詳見禮儀志下卷文多不載

服制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安帝元初三年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司徒劉愷獨議以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

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
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
於牧守則云不宜此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
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十一月丙戌詔聽大臣
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 劉愷傳
安帝初令大臣得行三年喪尚書陳忠因此上言孝
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
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
光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
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
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

東漢會要卷七　二一

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
夫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
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
也臣行之禮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
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
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群司營祿念私鮮循三
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
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宦官不便之
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 陳忠傳
建光元年十一月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桓帝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

永壽元年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
延熹二年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桓紀
九年至孝荀爽對策曰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
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
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
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今公
卿群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
義之行自上而始昔翟方進以身備宰相而不敢踰
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
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
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

以榮顯拜校尉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韋
彪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
數德子昂與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
銚期父卒服喪三年鄉里稱之
袁蕤麒曰記言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
之喪三月不從政公羊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
三年不呼其門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
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之漢興略因
此意以立法故大臣有寧告之科所以崇孝道厚
風俗也自文帝遺詔以日易月於是遂以爲常薛
宣爲丞相母死弟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

有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偕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逮翟方進繼母承用母死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宜方進俱位大臣而所行若此其俗可以見矣然考之宣紀地節四年令民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送終盡其子道哀紀令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揚雄傳注云漢律不為親行三年喪不得選舉凡此皆詳於七氏而略於百官公卿又何意耶光武中興遂絕告寧之典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至安帝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

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司徒劉愷獨言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尤宜尊重典禮書奏陳忠亦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繇令得葬送請依此太后皆從之而尚書令祝諷等奏以為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忠復上疏爭之而宦豎不便卒寢忠奏桓帝時荀爽又言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今以公卿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夫三子之言如此而卒不能復三年之制也

臣天麟按兩漢喪服之制雖不合於古禮然士大夫至孝出於天性者未嘗不服三年之喪在西都則公孫弘原涉河間王良在東京則桓榮韋彪銚期鮑昂及東平王敞東海王臻兄弟皆事親盡愛送終哀毀史書之以為罕見所以貶時俗之不能盡其通喪也

奪服

宗恭母先卒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齎牛酒釋服本傳注云奪情不令終喪

桓焉為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本傳

太尉張酺父卒既葬詔遣使齎牛酒為釋服傳

東漢會要卷第七

東漢會要卷第八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進

樂

樂舞

大予樂令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百官志

建武十三年四月景丹罷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紀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祭祀志

二十八年賜東海王彊虎賁旄頭鍾虡之樂紀

中元元年二月辛卯登封泰山用樂如南郊祭祀志

二年立北郊祀后土奏樂亦如南郊上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戊辰改大樂為大予樂時博士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帝問制禮樂云何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大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曹褒傳

十月烝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前書曰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其舞人執羽籥五行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其舞人冠冕衣服法五行色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行武以[illegible]今始[illegible]改之[illegible]

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取適子高五尺已上年十二到三十顏色和身體修治者以為舞人百官志注

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泰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德盛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舞與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

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事觀書見 祭祀志注）

十年閏月南巡狩至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紀）

章帝即位太尉趙熹等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采平于冒蒼上言昔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作舞樂上從王議（禮儀志注）

建初五年冬以馬防上言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東觀書 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以爲可因歲首之正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器費多獨行十二月迎氣樂也）

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祭祀志又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天子迎春於東堂倡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迎夏於南堂倡之以徵舞之以鼓鞀此迎夏之樂也迎秋於西堂倡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迎冬於北堂倡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至立秋迎氣於黃郊樂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禮儀志）

日冬至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間竽或撞黃鍾之鍾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閒九尺二十五絃宮處于中左右爲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能之士卽坐于端門左塾太子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爲端守宮設席於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閒音以竽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闋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

五聲皆音以學說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
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
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
板不合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皁囊送西陛跪授尚
書於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
受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白禮畢制曰
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命八能士詣太官受賜
陛者以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禮儀志）
春王三朝會同漢京食舉雍徹大師奏樂陳金石布
絲竹鍾鼓鏗鎗管絃曄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
八佾韶舞備太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

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熅調
元氣然後撞鍾告罷百寮遂退（東京賦）
每月朔歲首大朝受賀舉觴御坐前奏食舉之樂百
官受賜宴饗大作樂（詳見朝會類）
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作六代之樂（孔僖傳）
章帝增修羣祀又為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
而奏之（禮儀志）
祠靈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
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
和帝即位有司奏上尊章帝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
舞制曰可（紀）

順帝陽嘉二年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
鍾樂器隨月律（紀永和紀云於道月律作應鍾）
桓帝親祠老子用郊天樂（禮儀志）
諸行出入皆鳴鍾作樂其有災眚有它故若請雨止
雨皆不鳴鍾不作樂（見禮儀志劉昭注按此文云諸行出入言行者謂乘輿出入也故前書言天子所幸皆上行幸又錄云行自書所至者言不幸乃引甘泉鹵簿以為漢法郡守出入得鳴鍾皇覽代樂其後）
獻帝建安八年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
佾舞（因亂久廢今復備之見本紀）

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
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
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
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
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
則命奏鍾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
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
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
鼓以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
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黃門
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
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
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捷則令凱

樂車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熹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太予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禮儀志注）

詩頌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平王蒼獻光武受命中興頌（蒼傳）

章帝元和二年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志）

傅毅追美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文苑傳）

曹朔作漢頌四篇（劉陶傳）

班固兩都賦東都主人作詩五篇其辭云

明堂詩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皤皤國老迺父迺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溱溱庶卉蕃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兮於淳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四夷樂

板楯蠻夷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南蠻傳）

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繇貢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有犍爲郡掾田恭頗曉其言臣輒令譯其詞語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西南夷傳）

遠夷樂德歌詩曰

大漢是治（提官隗構）　與天合意（魏冒踰糟）　吏譯平端（罔譯劉脾）

不從我來（旁莫支留）　聞風向化（徵衣隨旅）　所見奇異（知唐桑艾）

多賜繒布（邪毗䋪鋪）　甘美酒食（推潭僕遠）　昌樂肉飛（拓拒蘇便）

屈申悉備（局後仍離）　蠻夷貧薄（僂讓龍洞）　無所報嗣（莫支度由）

願主長壽（陽雒僧鱗）　子孫昌熾（莫穉角存）

遠夷慕德歌詩曰

蠻夷所處（僂讓皮尼）　日入之部（且交陵悟）　慕義向化（繩動隨旅）

歸日出主（路且揀雒）　聖德深恩（聖德渡諾）　與人富厚（魏菌度洗）

冬多霜雪綜邪流藩　夏多和雨莋邪尋螺　寒溫時適藐潯瀘漓
部人多有菌補邪推　涉危歷險辟危歸險　不遠萬里莫受萬柳
去俗歸德術疊附德　心歸慈母仍路孳摸

遠夷懷德歌詩曰

荒服之外荒服之儀　土地墝埆犁籍憐憐　食肉衣皮阻蘇邪犁
不見鹽穀莫碭麤沐　吏譯傳風罔譯傳微　大漢安樂是漢夜拒
攜負歸仁蹤優路仁　觸冒險陜雷折險龍　高山岐峻倫狼藏幢
緣崖磻石扶路側祿　木薄發家息落服淫　百宿到洛理歷髭雒
父子同賜捕苣菌毗　懷抱匹帛懷稾匹漏　傳告種人傳室呼敕
長願臣僕陵陽臣僕

安帝即位罷魚龍曼延百戲本紀漢官典職曰作九賓含利之獸從西方來戲于庭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嗽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耀日光曼延者獸名也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曼延者以戲也

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陳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西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撣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陳禪傳

東漢會要卷第八終

東漢會要卷第九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上進

輿服上 附圖

玉路

天子五路以玉爲飾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日月升龍象天明也本志下同

乘輿

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漢承秦制御爲乘輿所謂孔子乘殷之路者

金根　安車　立車

乘輿按此乘輿二字蓋指言天子也金根安車立車輪皆朱班重牙貳轂兩轄金薄繆龍爲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𣝎文畫輈羽蓋華蚤建大旂十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鍐方釳插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氂牛尾爲之在左騑馬軛上大如斗是爲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白馬者朱其髦尾爲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爲副車

耕車

耕車其飾皆如之有三蓋一曰芝車置轐耒耜之箙上親耕所乘也

戎車

戎車其飾皆如之藩以矛麾金鼓羽析幢翳轊胄甲弩之箙

獵車

獵車其飾皆如之重輞縵輪繆龍繞之一曰闟猪車親校獵乘之

軿車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加交路帷裳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雲櫨文畫輈黃金塗五末蓋蚤左右騑駕三馬

長公主赤罽軿車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軿車大貴人加節畫輈皆右騑而已

青蓋車

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黑櫨文畫轓文輈金塗五末皇子為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

綠車

皇孫綠車以從皆左右騑駕三

皁蓋車

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皁繒蓋黑轓右騑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轓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後謙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景帝中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轓得銅五末軛有吉陽筩中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皁布蓋千石以上皁繒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皆有四維杠衣賈人不得乘馬車除吏赤畫杠其餘皆青云傳[?]字[?]其興 伍重騎乘赤帷賀為冀州刺史去襜帷謝承書曰 刁絢字巨卿新淦人州別駕從事車前舊有屏星如之 刺史車曲翳儀式時刺史行部鮫去日晏刺史然欲 去別駕近屏星南諫不別於去車前白發而別駕欲 去屏星毀麗貴儀比不可行別駕司之屏星不可省 而敢陳去車吏送歸謝請不肯還從吳遠不去屏星 光文司車當 當之屏字

夫人安車

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騑加交路帷裳皆皁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輜軿車銅五末

大駕 法駕 小駕

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大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東都唯大行乃大駕大駕太僕校駕法駕黃門令校駕乘輿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屬車四十六乘前驅有九斿雲罕鳳凰闟戟皮軒鸞旗皆大夫載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旁民或謂之雞翹非也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

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
屬車皆皁蓋赤裏朱轓戈矛弩箙尚書御史所載最
後一車垂豹尾豹尾以前比省中行祠天郊以法駕
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太僕
奉駕上鹵簿中常侍小黃門副尚書主者郎令史副
侍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
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其餘令以
下皆先行後罷

輕車

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
𨍰輒弩箙藏在武庫大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
以次屬車在鹵簿中諸車有矛戟其飾幡斿旗幟皆
五采制度從周禮吳孫兵法云有巾有蓋謂之武剛
車武剛車者為先驅又為屬車輕車為後殿焉

大使車

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
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百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
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減半

小使車

小使車不立乘有騑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近
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
捕考案有所敕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

輻赤衡軛其送葬白堊已下洒車而後還公卿中二
千石二千石郊廟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
它出乘安車

載車

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車加施組連璧交絡四角金
龍首銜璧垂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虡文
畫曲幡長垂車等太僕御駕六布施馬布施馬者淳
白駱馬也以黑藥灼其身為虎文既下馬斥賣車藏
城北秘宮皆不得入城門當用太僕考工乃內飾治
禮吉凶不相干也

導從卒

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
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主簿主記兩車為從縣令
以上加導斧車公乘安車則前後并馬立乘長安雒
陽令及王國都縣加前後兵車亭長設右騑駕兩璅
弩車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
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
文官辟車鈴下侍閤門闌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
多少隨所典領
驛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幘絳韝云古者軍出師旅
皆從奉省其卒取其師旅之名焉公以下至二千石
騎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劍持

從戰爲前列建弓弩九鞬諸侯王法駕官屬傅相以
下皆備鹵簿似京都官騎張弓帶鞬遮迾出入稱課
促列侯家丞庶子導從若會耕祠主縣假給辟車鮮
明有備其威儀導從事畢皆罷所假

車馬飾

諸車之文乘輿倚龍伏虎櫨文畫輈龍首銜軛車牙左右升
龍飛軨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櫨文畫輈轓吉陽筩朱班
輪鹿文飛軨旂旗九斿降龍公列侯倚鹿伏熊黑轓
朱班輪鹿文飛軨九斿降龍卿朱兩轓五斿降龍二
千石以下各從秩品諸轓車以上軛皆有吉陽筩諸
馬之文乘輿金鋄方釳插翟象鑣龍畫總沫升龍
赤扇汗青兩璈燕尾駙馬左右赤珥流蘇飛鳥節赤
膺兼皇太子或亦如之王公列侯鏤錫文髦朱鑣朱
鹿朱文絳扇汗青翟燕尾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青
翟尾當盧文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
有騑駕云

警蹕

警蹕 晉穆傳注云天子入警出蹕
王者至尊出入常有警蹕而行靜室而止 漢書傳

璽

建武三年閏月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
二月己未祠高廟受傳國璽 本紀

救留稱斬曰皇帝六璽皆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
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
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丞相李斯書其文曰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
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
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
始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 見本注
又徐廣曰傳國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漢舊儀曰璽皆玉螭虎紐凡六璽皇帝行璽凡封
之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召大臣天子行璽策
拜外國事天地鬼神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
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帶綬黃地六采
不佩璽璽以金銀縢組侍中組負以從秦以前民
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 志注
尚符璽郎中四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百官
熹平六年八月戊辰袁紹等誅諸宦官引兵入宮張讓
段珪等急迫劫少帝及陳留王小平津六璽不自隨
辛未帝還宮是日得六璽失傳國璽 紀注
袁術死軍破徐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
衛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爲方寸璽秦以來天子
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題是
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

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璽高祖即位乃佩之下秦
篡位就元后求璽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
莽敗時仍帶璽綬杜吳殺莽不知取璽公賓就斬
莽首并取璽詣宛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
更始奉璽上赤眉後建武三年盆子奉以上光武孫
堅從桂陽入雒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
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璽表術有僭盜意乃拘
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我在不
聽汝乃至此時璽得而獻之 徐璆
魏受禪遣使求璽曹后不與如此數輩后
乃呼使者入親數責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
天不祚爾左右莫能仰視 后紀
皇后璽綬 獻后紀注引蔡邕獨斷 皇后赤綬玉璽
諸侯王列侯封貴人薨皆令贈印璽 禮儀志
建武二十六年賜南匈奴單于金璽盭綬 南匈奴傳

百官印

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綟綬公侯金印紫綬九
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秋將作大匠
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
將諸郡都尉諸國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司直秩皆
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令御史中丞
治書侍御史公將軍長史中二千石丞正平諸司馬

中宮王家僕雒陽令秩皆千石尚書中謁者黃門冗
從四僕射都監中外諸都官令都候司農部丞郡
國長史丞候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僕秩皆六
百石雒陽市長秩四百石主家長秩皆四百石以上
皆銅印黑綬諸曹長揖丞秩三百石諸秩千石者
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石四
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縣國丞尉亦如之縣國三
百石長丞尉亦二百石明堂靈臺丞諸陵校長秩二
百石丞尉校長以上皆銅印黃綬縣國守宮令相或
千石或六百石長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以
銅印黃綬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祿大夫秩皆二
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書諫議大夫侍御
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百石小黃
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
太子舍人秩二百石 輿服志注
建武中馬援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伏字犬外
嚮城皋令印皋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
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
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
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東觀記見馬援傳註

節

符節令為符節臺率主符節郎事凡當從璽節

中平六年始復節上赤旄（百官志注）
臣嵩按漢初衛旄純赤武帝以衛太子持赤節乃更節加黃旄東都因之中平六年董卓議發立袁紹揖節於上東門而去卓以紹棄節乃改節一旄為赤旄也

符

符節令（見上）

尚符璽郎中掌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百官志 漢制曰銅虎符從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國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建武之初禁網尚闊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調發竹使而已聞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立虎符以絕姦端書奏從之（杜詩傳）

棨

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為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吏為封棨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百官志）

世祖召見杜詩賜以棨戟（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以木為之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

漢制假棨戟以為斧鉞（杜詩傳）

靈帝時竇武欲誅宦官曹節聞之驚起白帝請出御德陽殿取棨信閉諸禁門（竇武傳注云棨有衣戟也漢宮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門案其姓名當入者本宮為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之）

建武二十六年賜匈奴棨戟（匈奴傳）

關符

郭丹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郭丹傳 注前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以傳傳煩因裂繻帛分持後出合之以為符信也）

東漢會要卷第九

東漢會要卷第十

[illegible]博士臣　徐天麟　上進

輿服[illegible]

秦以戰國[illegible]天[illegible]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袀元

[illegible]秦[illegible]作都于上由始修三[illegible]正兆七

[illegible]冕衣裳文章赤[illegible]以

[illegible]致治平矣天子三

[illegible]初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

采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

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

[illegible]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皆袛服五嶽

[illegible]濟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袀元長冠五郊各

[illegible]不執事各服常冠袀元以從志

[illegible]有興禮周衰而其制漸[illegible]至

秦[illegible]天下收而用之上以供

[illegible]先王服章於是殘毀　漢初文

[illegible]冕輿服旗幟一承秦制故雖少改所

尚多　是天子依周官禮記制度冠冕衣裳佩玉

[illegible]漢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

[illegible]可采[illegible]書皐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

[illegible]以下[illegible]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

[illegible]沇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

[illegible]旒以其綬采色為組纓三公諸侯七旒青

玉為珠[illegible]黑玉為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

[illegible]色[illegible]繢郊天地祀明堂用冠之衣

裳[illegible]史公卿九卿以下皆織成陳

九

長[illegible]冠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纚為之制如板

以[illegible]高祖微時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楚

[illegible]也　謂之鵲尾冠非也祀宗廟諸祀則冠之皆

服袀元絳緣領袖為中衣絳絝袜示其赤心奉神也

五[illegible]衣幘絝袜各如其色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為祭

服尊敬之[illegible]

委貌冠　皮弁冠

委貌冠[illegible]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

[illegible]後[illegible]所謂安之所以道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皁

[illegible]為之[illegible]以鹿皮為之行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

[illegible]禮[illegible]委貌衣元端素裳執事者冠皮弁

緇麻[illegible]衣所謂皮弁素積者也

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繒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禮曰朱干玉鍼冕而舞大夏此之謂也

通天冠

通天冠高九寸正直頂少邪却乃直下爲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爲述乘輿所常服服衣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禮記孔子衣逢掖之衣縫掖其袖合而縫大之近今袍者也今下至賤吏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爲朝服云

遠遊冠

遠遊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橫之於前無山述諸王所服也

高山冠

高山冠一曰側注制如通天不邪却直立無山述展筩中外官謁者僕射所服太傅胡廣說曰高山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近臣謁者服之

進賢冠

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宗室劉氏亦兩梁冠示加服也

法冠

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纚爲展筩鐵柱卷執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監平也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爲冠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武冠

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建武時匈奴內屬世祖賜南單于衣服以中常侍惠文冠中黃門童子佩刀云

建華冠

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似縷鹿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絇春秋左傳曰鄭子臧好鷸冠前圓以爲此則是也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樂人服之

方山冠

方山冠似進賢以五采穀爲之祠宗廟天子八佾四時五行樂人服之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

巧士冠高七寸要後相通直立不常服唯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以備官者四星云

却非冠

却非冠制似長冠下促宮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之

却敵冠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衛士服之

樊噲冠

樊噲冠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冕司馬殿門大難衛士服之或曰樊噲常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視項羽

術氏冠

術氏冠前圓吳制差池邐迤四重趙靈王好服之今不施用官有其圖注

褐冠 緌蕤

諸冠皆有纓蕤執事及武吏皆縮纓垂五寸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系為緄加雙鶡尾立左右為鶡冠云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紗縠單衣虎賁將虎文絝白虎文劍佩刀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鶡者勇雉也其鬬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事奈施之焉

幘

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戰國文武並用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為絳袙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摞之施巾連題却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賾也頭首嚴賾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為耳崇其巾為屋合後施收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尚書幘收方三寸名曰納言示以忠正顯近職也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皁衣羣吏春服青立夏乃止助微順氣尊其方也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其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屋者示尚幼少未遠冒也喪幘却摞反本禮也升數如冠與冠偕也期喪起耳有收素幘亦如之禮輕重有制變除從漸文也

佩玉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

戢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
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
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
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爲大
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
以采絲其視冕旒爲祭服云

佩刀

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黃室
五色罽隱室華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黑室公卿
百官皆純黑不半鮫小黃門雌黃室中黃門朱室童
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
鮫爲鏢口之飾乘輿者加翡翠山紆嬰其側

佩印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
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
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縢貫白珠赤罽
諸侯王以下以綔赤絲蕤縢綔各如其印質刻書文
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
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
令夔化謹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
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前書注云以正月卯日作

黃赤綬

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淳黃圭長二丈九尺九寸
五百首
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綬皆與乘輿同皇后亦如之

赤綬

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
百首
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加特也

綠綬

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
一尺二百四十首

紫綬

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
首
公主封君服紫綬

青綬

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
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綬以上縌皆長三尺二寸與綬
同采而首半之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縌
紫綬以上縌綬之間得施玉環鐍云

黑綬

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
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

黃綬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圭一采長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縌綬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

青紺綸

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為一系四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為一文文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麤皆廣尺六寸

后夫人服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皂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翦氂蔮簪珥珥耳璫垂珠簪以瑇瑁為擿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皇爵以翡翠為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一橫簪之以安蔮結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焉皇后謁廟服紺上皂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以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云

貴人助蠶服純縹上下深衣制大手結墨瑇瑁又加簪珥

長公主見會衣服加步搖公主大手結皆有簪珥衣服同制

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為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為帶鐍飾以白珠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蔮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為簪珥入廟佐祭者皂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皆深衣制緣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緣袍特進列侯以上錦繒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練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以上五色采青絳黃紅綠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黃紅綠賈人緗縹而已公列侯以下皆單緣襈制文繡為祭服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襂閨緣加上之服建武永平禁絕之建初永元又復中重於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遂絕矣

車服雜錄

光武行司隸校尉時更始諸將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鑷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紀

凡冠衣諸服旒冕長冠委貌皮弁爵弁建華方山巧士衣裳文繡赤舃服絇履大佩皆為祭服其餘悉為常用朝服唯長冠諸王國謁者以為常朝服云宗廟以下祠祀皆冠長冠皂繒袍單衣絳緣領袖中衣絳

絳緣五郊各從其色焉
安帝立皇太子謁高祖廟世祖廟門大夫從冠
兩梁進賢洗馬冠高山罷廟侍御史任方奏請非乘
從時皆冠一梁不宜以爲常服事下有司尚書陳忠
奏門大夫洗馬職如謁者故皆服其服先帝之舊也
方言可許奏可謁者古者一名洗馬 志 並本
又將祀天郊報地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紞紘綖玉
笄綦會火龍黼黻藻繂鞶厲結飛雲之袷輅植翠羽
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紛颷悠以容裔六元虬之奕
奕齊騰驤而沛艾龍輈華轙金鍐 鏤錫方釳
左纛絲紛髦玉璅 鑾聲噦噦和鈴鉠鉠重輪貳轄

轂飛軨羽蓋葳蕤葩瑵曲莖順時服而設副戎
旂而繫纓立戈迆戛農輿輅木屬車九九乘軒
璫 弩車旂朱旄青屋奏引既畢先輅乃發鸞旗皮
軒通帛韜旌雲罕九斿闟戟轇輵髦頭被繡夫
戴鶡騎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總輕武於後
陳奏嚴鼓之嘈囋 戎士介而揚揮金鉦
黃鉞 東京賦
安帝永初四年以并涼饑饉正旦朝會不陳充庭車
郭賀爲荊州刺史顯宗賜以三公服黼行部去襜帷
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賀傳
靈帝時賈琮拜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
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
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 琮傳
光武賜東海王彊虎賁旄頭
馬援從弟子游願乘下澤車
安帝賜鄧弘駁犀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祭遵薨贈以朱輪容車介士
張湛對董卓曰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
爪畫兩轓遠近以爲非宜卓於是改乘皁車蓋 琰傳
梁冀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軿車埤幘狹冠折上巾
擁身扇狐尾單衣
銀艾

臣天麟按上天下澤而尊卑之分以明觀象者謂
而輿服之儀以備古先聖王所以制爲車蓋旂常
之文冕弁采章之飾者豈徒以備一代之制彰斧
藻之美而已所以明尊卑辨等列使之不得以相
踰者也故五車之制一定則乘車乘者不得擬於
篆纓五冕之制一立則服希冕者不得僭於
所以檢押人心維持名分者蓋於此乎寓焉三代
既衰六籍焚蕩秦人徒知尊君卑臣而不知有禮
制是以古人輿服制度浸以弗存西京禮文未與
秦儀雜就而車服之制因陋就簡見以班史無傳
焉東京自顯宗致意於明堂辟雍靈臺之事而輅

車冕旒其制始備故范曄序次本紀載永平二年宗祀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行事儒林序儒林又曰光武既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蓋自周衰歷數百年之後東京之制始彷彿乎三代之舊史氏嚴而志之蓋亦幸其能復古矣然其間名物度數或仍秦漢之舊而未能盡如舊正君子亦不能無遺憾也

東漢會要卷第十

東漢會要卷第十一

承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上

文學上

帝學

光武天鳳中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紀

光武受命中興群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召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眾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

顯宗十歲能通春秋及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
亘榮弟子何湯衬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
師爲誰湯對曰沛國亘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使授太
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拜太子少傅
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曰太子以聰叡之姿通明
經義覽觀古今儲君副主莫能精專博學若此者也
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
報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況
以不才敢承並命顯宗即位尊以師禮 (亘榮傳)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顯宗即位親行其禮饗射禮畢
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
橋門而觀者蓋億萬計 (儒林傳序)

肅宗即位下詔曰孝明皇帝博貫六藝不舍晝夜 (紀)

顯宗以亘郁先師子甚見親厚常居禁中論經書白
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 (亘郁傳)

章帝之爲太子也受尚書於汝南張酺元和二年帝
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
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 (張酺傳)

肅宗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
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
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條奏之 (賈逵傳)

和帝即位尚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
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曰天下之命垂
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
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
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
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
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
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
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
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亘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崇
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
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
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襃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
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郁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 (亘郁傳)

永元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選術藝
之士以充其官 (紀)

順帝即位口焉授經禁中

趙典侍講禁內

威帝初亘彬爲議郎入侍講禁中

張酺子蕃以郎侍講

楊秉爲任城相以明尚書召入侍講

楊賜劉寬侍講華光殿中 (本傳)

初成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黨錮傳）

靈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蔡邕傳）

獻帝頗好文學荀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

馬嚴勸學省中（本傳）

太學

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

七年朱浮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甸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召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帝然之（朱浮傳）

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桓榮傳）

和帝永元十二年三月壬子賜博士員弟子在太學者布人三匹（紀）

十四年司空徐防上疏以爲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勸勉學者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上從之（徐防傳）

延光三年幸太學（紀）

順帝永建六年將作大匠翟酺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頹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乃自繕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爲酺立碑銘於學云（翟酺傳）

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左雄傳）

又奏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
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
能通經術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左雄傳
成帝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襄楷上疏曰太學天
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
也 襄楷傳
靈帝熹平五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
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 紀
光和五年十二月幸太學 紀
獻帝初平四年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

觀其儀賜博士以下各有差 紀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
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
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
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
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
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
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
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
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

通天冠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
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
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
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
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
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會諸儒於白虎
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
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
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
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眾家孝和亦數幸東觀

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
勸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
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
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
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
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
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
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
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
此為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
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

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
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
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
以相參檢立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儒林序

宮邸學

明帝永平九年爲四姓小矦開立學校置五經師 本紀
四姓謂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以非列矦故曰小矦
安帝元初六年鄧太后召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
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
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
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乃詔從兄河南尹
豹越騎校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實
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偽滋生五經衰缺
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正失俗傳不
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
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
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矦皆令入學所以
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
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
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后紀

鴻都門學

初靈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

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
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
行趣埶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小事
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言古者取士
必使諸矦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
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
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
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
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
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
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
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
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
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
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
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光和
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
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
尚書侍中乃有封矦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
後夕詔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
圖像立贊以勸學者尚書陽球奏曰臣聞傳曰君舉
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

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俯眉承睫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蔡邕陽球傳

郡國學

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 班固東都賦

建武六年李忠為丹陽太守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 李忠傳

明帝永平十年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 紀

宋均調辰陽長為立學校 本傳

寇恂為汝南太守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 本傳

衛颯為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教 本傳

任延為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本傳

秦彭為山陽太守崇好儒雅修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遜之儀 本傳

鮑德為南陽太守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 鮑昱傳

東漢會要卷第十一

東漢會要卷第十二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上進

文學上

修史

永平十五年明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 東平王傳

馬嚴與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馬援傳

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 后紀

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班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彪卒子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作國史者有詔收固繫京兆獄固弟超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帝乃復令終成前書綜其行事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無不諷誦焉 班固傳

曹世叔妻名昭班彪女也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後又詔馬融兄續繼昭成之 列女傳

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張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初為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張衡傳

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 本傳

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鄧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曰皇太后正位內朝化流四海漢之舊典世有注記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帝從之 后紀

安帝時李尤受詔與劉珍等俱撰漢記 本傳

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劉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 劉珍傳

應奉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

本傳

桓帝元嘉中詔伏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為八卷(伏湛傳)

荀爽集漢成敗事可鑒戒者謂之漢語(本傳)

蔡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邕前書十志也律曆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帝嘉其才若還本郡及誅董卓司徒王允收邕付廷尉邕陳辭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蔡邕傳)

[illegible]與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補續漢記(盧植傳)

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荀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本傳)

長壽元年秘書丞令[illegible]言曰按後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又撰建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尤雜作建武以後至永初間紀傳又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單于西羌地理志又邊韶崔寔朱穆曹壽雜作[illegible]百官表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記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續為[illegible]漢記[illegible]

武陵太守謝承作後漢書一百三十卷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記一百卷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取眾書[illegible]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為後漢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秘書監袁崧作[illegible]一百卷至宋宣城太守范曄廣集學者[illegible]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世有剡令劉昭者補成之唐章懷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右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註范曄後漢書儀鳳初上之詔付秘書省傳之至今

圖書 校定

古今圖書學者稱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 竇章傳

藏書閣 曹大家傳 蘭臺 百官志蘭臺令史掌典及工部大書

石室 李固傳注下宜開石室陳圖書 秘館 賈逵傳

秘書 儒林傳序 中書 盧植傳

秘書監 桓帝置官 東觀郎 李尤傳

校書郎 馬融傳 校書郎 班固傳

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 儒林序

班固永平中爲郎與傅毅賈逵同校秘書 本傳

賈逵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秘書 本傳

建初二年賜東平王蒼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 本傳

和帝永元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 紀

鄧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錯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 后紀

安帝永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與校書郎劉騊駼馬融及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安紀及劉珍傳

太僕鄧康薦竇章入東觀爲校書郎 竇章傳

順帝永和元年詔伏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 伏湛傳

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拜郎中校書東觀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邕傳 洛陽記太學堂前石經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天爲日磾等名

盧植上書願得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裁定聖典刊正碑文歲餘拜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 盧植傳

吳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子祐諫乃止 吳祐傳

杜林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之每遭困阨自以不能濟於衆也猶握抱此經獨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耶濟南徐巡衛宏更受林以爲斯得一卷古文尚書林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爲此道將絕

何意二生復得之耶此道不墜於地矣（袁紀?）

董卓遷都關中王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王允傳）

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儒林傳）

經學

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威靈之閒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埶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儒林論）

光武中興未及下車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儒林傳）

祭遵奏置五經大夫（本傳）

章帝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紀）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

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
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
云鄭元論

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
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
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
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
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
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
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議論紛錯互相是非
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
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臣以爲博士
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
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
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
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 本傳

五經諸儒

馬融字季長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名重關西融
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
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元皆其徒也嘗三傳異
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
子離騷

井丹字大春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
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許慎字叔重少博學經籍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
許叔重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
義傳于世

蔡玄字叔陵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
千人順帝召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

鄭元少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
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
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西入關因
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融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
賈逵之徒爭論古文 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元
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盧植字子幹少與鄭元同事馬融能通古今好學研
精而不守章句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 並本傳

易家

前書曰田何傳易授丁寬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
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
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爲京氏學
又有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璜爲費氏學本以古
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
永爲高氏學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

家未得立

施氏易　劉昆

孟氏易　袁安 子京作[illegible]　洼丹　任安　夏恭

梁丘易　范升　楊政　張興

京氏易　戴憑　孫期　魏滿　郎顗

樊英

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尚書家

前書曰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尚書　歐陽歙　牟長　宋登　尹敏

楊震　桓榮　丁鴻　張奐

大夏侯尚書　張馴　賈逵　牟融

小夏侯尚書　王良

古文尚書　周防　孔僖　楊倫　杜林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詩家

前書曰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為作訓詁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

魯詩　高詡　包咸　魏應　陳重

齊詩　伏恭　任末　景鸞

韓詩　薛漢　召馴　楊仁　趙曄　李恂

毛詩　衛宏

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詩箋

禮家

前書曰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後儒者未有名家中興已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

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事在褒傳

大戴禮

小戴禮　鄭元

慶氏禮　曹充　曹褒　董鈞

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
周官注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
故爲鄭氏學元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
三禮焉

春秋家

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
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
人顔安樂彭祖爲春秋嚴氏學安樂爲春秋顔氏學
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
誼爲春秋左氏訓詁授趙人貫公

公羊嚴氏春秋　丁恭　周澤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樊儵　張霸
張楷

公羊顔氏春秋　張元　李育　何休

穀梁春秋

左氏春秋　鄭興　鄭衆　陳元　賈徽
賈逵　服虔　穎容　謝該
李封　吳祐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
疏欲爲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
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
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而因不復補

東漢會要卷第十二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

文學下

講論經義

建武二年召范升為博士時尚書令韓歆上䟽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蓺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己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范升傳

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戴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講經不窮戴侍中戴憑傳

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陳元聞之乃詣闕上䟽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蓺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今

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眾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眾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眾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元傳

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眾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

上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
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八異
㣲㣲顯隨時政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
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
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
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
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
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
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曆垂萬
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遊情六
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
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 賈逵傳

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
漢承暴秦襃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
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去聖久遠學
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
武中復置顏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
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
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大業
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令學者得以自助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
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
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
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上
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名儒丁鴻廣平王羨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皆與焉鴻
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善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
殿中無雙丁孝公 本紀及丁鴻傳

和帝永元十一年因朝會召見諸儒使中大夫魯
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
罷朝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
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
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
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
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芻蕘以言得罪幽遠獨有
遺失也 魯丕傳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
太學門外 靈帝紀 蔡邕傳

論讖

光武避吏新野宛人李通以圖讖說光武曰劉氏復
興李氏為輔 李通傳

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
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為
主群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

議同情周之白魚爲足比烏爲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帝猶固辭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乃即皇帝位紀

中元二年初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紀

世祖方信讖多以决定嫌疑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虚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黄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帝省奏不悦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决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桓譚傳

帝以尹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錄次比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尹敏傳

朱浮爲太僕與講圖讖傳

帝嘗問鄭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鄭興傳

賈逵曰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賈逵傳 [illegible]

[illegible]

肅宗即位有司言孝明皇帝聰明淵塞著在圖讖[illegible]

[illegible]

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訞言張衡以圖緯虚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

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勢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録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勢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張衡傳

自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是以通儒碩生忿其虛妄不經奏議懍慨以為宜見藏擯 方術序

臣 大麟 竊謂聖人之道如桑麻穀粟飢必食寒必衣不可外此而他求也自古揚墨申韓之流均為異端然卒有聖賢者出抵排擯斥而後人心正邪說息天下後世知其害道而不溺焉若夫讖緯之學託於六經以文其私說雜之以圖記證之以占驗始自哀平盛於建武上意所好下爭趨之由是東京之士波流風靡雖賈逵曹褒之倫亦且溺其習而不自覺獨桓譚尹敏張衡數君子奏議懍慨以為宜見藏擯嗚呼若數子者可謂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者歟

論浮屠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也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為而得為佛也佛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於是中

國始傳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楚王傳注

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楚王英奉黃縑白紈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中傳 楚王傳

威帝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 本紀論

延熹中襄楷上書言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婬女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襄楷傳

陶謙同郡人笮融聚眾數百往依於謙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 陶謙傳

范曄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之聞也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屠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威帝又脩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西域傳論

東漢會要卷第十三

東漢會要卷第十四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 天麟 上進

曆數上

律準

漢興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曆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召通知鍾律者考其意義羲和劉歆典領條奏班固取以爲志而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爲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爲能傳崇學耳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施弦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推常數及候氣而已

候氣

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炭效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曆

賈逵論曆 元和二年始用四分曆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曆稍後天朔先曆朔或在晦月見若其行日有退無進月有進無退建武八年朱浮許淑等數上言曆不正宜當改更時分度覺差尚微上以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

平五年官曆署七月十六日食待詔楊岑見時月食多先曆即縮用筭上爲日因上言月當十五日食官曆不中詔書令岑普與官課起七月盡十一月弦望凡九五官曆皆失岑皆中庚申詔令岑署弦望月食官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岑課歲餘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十二年十一月丙子詔書令盛防代岑著弦望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行是時盛防等未能分明曆元綜校分度故但用其弦望而已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章帝知其謬錯故召治曆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二月甲寅遂下詔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豈敢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曆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謬錯今改行四分以遵奉天之文於是四分施行行之未期章帝復使左中郎將賈逵問治曆者衛承李崇梁鮪嚴勗徐震蘇統及訢梵等十人以爲月當先小卽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明不可必梵等以爲當先大無文正驗取欲諧耦十六日月晚昏晦當滅而已又晦與合同時不得異日又上知訢等亦見勑毋拘曆已班天元始起之月當小定後年曆數遂正永元中復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驗無有差跌逵論集狀後之議者用得折衷故詳錄焉

永元論曆

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對案官所施漏法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夏曆漏隨日南北爲長短密近於官漏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節時分定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爲疏數以耦法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爲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昔太初曆之興也發謀於元封啟定於天鳳積百三十年是非乃審及用四分亦於建武施於元和訖於永元七十餘年然後儀式備立而此二家常挾其術庶幾施行每有訟者百寮會議羣儒騁思論之有方益於多聞識之故詳錄焉

延光論曆

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皆能曆數難誦豐或不對或言失誤衡興參案儀注考往校今以爲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卿詳議侍中施延等議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元和以從

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泓等四十人議四分曆最得其正不宜易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太初曆衆賢所立是非已定永平不審復革其弦望四分有謬不可施行兩曆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闊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前以為九道密近今議者以為有闕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上納其言遂改曆事

漢安論曆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世祖武皇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設清臺之候驗六異課效觕密太初為最其後劉歆推廣九道百七十一歲進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與天相應從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歲進退餘分六十三至永和二年小終之數寖過餘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見孝章皇帝改用四分更以庚申為元既無明文託之於獲麟之歲又不與感精符單閼之歲同詔下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曆宗訢等議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四分曆仲紀之元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誤此四分曆元光武皇帝草創其端孝明皇帝課校其實孝章皇帝宜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曆數十信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

熹平論曆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陳晃言曆元不正曆用甲寅為元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申為元者詔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議郎蔡邕以為曆數精微得失更互以承秦曆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曆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為非甲寅為是案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曆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四分之來者之行度密於太初延光元年中謁者亶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竟不施行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已行四分祥引河雒圖讖以為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光晃以為固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至於改朔易元

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亶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
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太尉耽司徒
隗司空訓以邕議劾光晃不敬詔書勿治罪

論月食

太初曆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以河平癸巳爲
元施行五年永元元年天以七月後閏食術以八月
其十二年正月十二日宗紺上書言今月十六日當
月食而曆以二月至期如紺言太史令循上紺有益
官用除待詔甲辰詔書以紺法施行五十六歲至本
初元年天以十二月食曆以後年正月於是始差到
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曆食者十六事常山長

史劉洪上作七曜術甲辰詔屬太史部郎中劉固舍
人馮恂等課效復作八元術固等作月食術並已相
參固術與七曜術同月食所失皆以歲在己未當食
四月恂術以三月官曆以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
中者丁巳詔書報可其四年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
術當復改今年十二月當食而官曆以後年正月到
期如言拜誠爲舍人丙申詔書聽行誠法光和二年
歲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
推計行度以爲三月近四月遠誠以四月奏廢誠術
施用恂術其三年誠兄整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
以四月史官廢誠正術用恂不正術詔書下太常其

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
中韓說博士蔡較穀城門候劉洪右郎中陳調於太
常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
未有獨中之異今宜施用誠術棄放恂術恂整誠各
復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整言不當復棄恂術爲洪
議所侵事下永安臺覆實皆不如恂誠等言劾奏謾
甚恂誠各以二月奉贖罪遂用洪等施行誠術光和
二年王漢上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今年九十三
歲合百九十六食與官曆河平元年日錯以己巳爲
元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漢所作注不與見食相應者
二事以同爲異者二十九事尚書召穀城門候劉洪

勑曰前郎中馮光司徒掾陳晃各以曆故議郎蔡邕
共補續其志今洪其詣修與漢相參推元謂分考校
月食審已巳元密近有師法洪便從漢受不能對洪
上言推元漢以己巳元則考靈曜旃蒙之歲乙卯元也
與光晃甲寅元相經緯於以追天作曆校三光之步
今爲疏闊甲寅己巳前已施行效後格而已不用河
平疏闊史官已廢之而漢以去事分爭殆非其意課
又不近密其說蔀數術家所共知無所采取遣漢歸
鄉里已上並本志

論曆元

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

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為上元太初曆到章帝元和旋復疏闊召能術者課校諸曆定朔稽元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為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曆者得開其說而其元皆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曆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為算述敘三光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術數略舉是以集錄為上下篇放續前志以備一家續志

宋治曆何承天曰曆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弊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悟徒云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假託讖緯遂開治亂此之為弊亦以甚矣劉歆三統法尤複疏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感其說採為太元班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司馬彪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之為曆幾乎不知而妄言者歟元和中穀城門候劉洪始悟四分於天疏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而造乾象法又制遲疾曆以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密矣宋志

東漢會要卷第十四

東漢會要卷第十五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上進

曆數中

服色

建武二年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本紀注云漢初土德上黃至此始明火德徽幟尚赤色服於是乃正

改元

光武中元元年正月丁卯東循狩四月癸酉車駕還宮己卯大赦天下改元爲中元

章帝元和元年八月癸酉詔曰朕道化不德吏政失和元元未諭抵罪於下寇賊爭心不息邊野邑呈不修永惟庶事思稽厥衷與凡百君子共弘斯道中心悠悠將何以寄其改建初九年爲元和元年

章和元年七月壬戌詔曰朕聞明君之德啓迪鴻化緝熙康乂光照六幽訖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風翔于海表威霆行乎鬼區然後敬恭明祀膺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貺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鳳凰仍集麒麟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朕夙夜祗畏上天無以彰于先功今改元和四年爲章和元年

和帝元興元年四月庚午大赦天下改元元興

安帝元初元年正月甲子改元元初

永寧元年四月丙寅立皇太子改元永寧

建光元年七月己卯改元建光大赦天下

延光元年二月丙午改元延光大赦天下

順帝陽嘉元年三月庚寅帝臨辟雍饗射大赦天下改元陽嘉

永和元年正月己巳宗祀明堂登靈臺改元永和大赦天下

漢安元年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天下改元漢安

建康元年四月辛巳立皇太子改年建康大赦天下

威帝和平元年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

元嘉元年正月癸酉大赦天下改元元嘉

永興元年五月丙申大赦天下改元永興

永壽元年五月戊申大赦天下改元永壽

延熹元年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熹

永康元年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悉除黨錮改元永康

靈帝熹平元年五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熹平

光和元年三月辛丑大赦天下改元光和

中平元年十二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中平

中平六年四月靈帝崩皇子辯即皇帝位改元爲光熹八月辛未改光熹爲昭寧九月甲戌董卓廢少帝爲弘農王是日陳留王即皇帝位是爲獻帝大赦天下改昭寧爲永漢十二月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

遷復中平六年

獻帝興平元年正月辛酉大赦天下改元興平

建安元年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

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 並本紀

時令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唯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謹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 禮儀志

侯霸明習故事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 本傳

明帝即位詔曰方春戒節人以耕桑其勅有司務順時令使無煩擾 紀

永平二年祀明堂禮畢登靈臺吹時律其令百僚師尹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紀

三年春正月癸巳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賊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紀

東平王蒼聞當遂校獵河內即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眾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宫 東平王傳

四年二月詔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 紀

十年四月詔曰方盛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以報農功百姓勉務桑稼以備災害吏敬厥職無令愆墮 紀

章帝建初元年詔有司順時令理冤獄 紀

元和二年正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孚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 紀

七月庚子詔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詳見斷獄

十一月壬辰日南至初閉關梁 紀

三年二月乙丑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

云滹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
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以明稱朕意 紀
章和元年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本紀
注 月令仲秋之令
和帝永元六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 紀
十六年有司奏以爲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
小事是歲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案薄刑 紀又見禮儀志
安帝元初四年詔曰夫政先京師後諸夏月令仲春
養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乏絶省婦使表正女
所以順陽氣崇生長也其賜人尤貧困孤弱單獨穀
人三斛正婦有節義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行 紀
順帝永建四年正月詔曰三朝之會朔旦立春務崇
寬和敬順時令遵典去苛以稱朕意 紀
陽嘉中郎顗上言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
違時反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
氣行罰 顗又言方春東作布德之元王者奉順時氣
宜務崇温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
冬之政行乎春夏殆非朝廷優寬之本 顗又言孔子
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
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
德順助元氣自立春以來未見仁惠有所施布但聞
罪罰考掠之聲云云 本傳

質帝本初元年正月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夫
瑞以和降異因逆感禁微慎失前聖所重頃者州郡
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
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令守闕訴訟前後
不絶送故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致災眚書云
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微敬始其敕有司罪非殊死
且勿案驗以崇在寬 紀

符命

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
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使卜者王
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
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
上言哀帝云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爲
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
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
字文爲白水眞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
陽遙望見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
兵還舂陵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
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爲天子其王者受命
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 紀
世祖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
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

上畏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何足比焉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 紀

祥瑞

建武十二年夏甘露降南行唐六月黃龍見東阿

十七年有五鳳凰見於潁川郟縣

中元元年夏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固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涯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為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孝明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夏四月甲子詔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姦不逢惡氣遭德則興遷于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淪亡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太常其以礿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

十一年漅湖出黃金廬江太守以獻時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十七年正月甘露降於甘陵是歲甘露仍降樹枝內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西南夷哀牢儋耳僬僥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慕義貢獻西域諸國遣子入侍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乃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 紀

永平中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賈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賈逵傳

章帝建初三年零陵獻芝草

四年甘露降泉陵洮陽二縣

五年零陵獻芝草有八黃龍見於泉陵

七年岐山得銅器形似酒罇獻之又獲白鹿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曷為來哉

元和二年正月乙未鳳凰集肥城五月戊申詔曰乃者鳳凰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烏神雀甘露屢臻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

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河南女子百戶牛酒令天下大酺五日

章帝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烏乎懿哉

和帝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

安帝延光元年九真言黃龍見無功

二年九真言嘉禾生（東觀記曰禾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三年濟南上言鳳凰集臺縣丞霍收舍木上賜臺長帛五十匹丞二十匹尉半之吏卒人三匹鳳凰所過郡無出今年田租賜男子爵人二級四月沛國言甘露降豐縣六月扶風言白鹿見雍七月馮翊言甘露降頻陽衙八月潁川上言麒麟一白虎二見陽翟九月濟南上言黃龍見歷城十月新豐上言鳳凰集西界亭十二月琅邪言黃龍見諸縣

四年正月東郡言黃龍二麒麟一見濮陽

桓帝建和元年二月沛國言黃龍見譙六月芝草生中黃藏府十一月濟陰言有五色大鳥見于巳氏

二年四月嘉禾生大司農帑藏七月河東言木連理

元嘉二年八月濟陰言黃龍見句陽金城言黃龍見允街

永壽元年四月白烏見齊國

延熹三年四月上郡言甘露降

八年正月己酉南宮嘉德殿黃龍見四月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

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永康元年八月魏郡言嘉禾生甘露降巴郡言黃龍見十一月西河言白兔見

靈帝熹平五年沛國言黃龍見譙

光和四年二月郡國上芝草七月河南言鳳凰見新城群鳥隨之

中平元年郡國生異草備龍蛇鳥獸之形（並出）

臣（天麟）按東觀祥瑞紀不紀者獨光武和帝多抑而不宣非卓然有見者能之乎觀何敞元和中辭太尉宋由府司徒袁安亦敬重之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為祥瑞敞通經傳能為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鸜鵒來巢昭公有乾侯之戹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答然則當時崇尚祥異有識君子固所不取也

渾儀

明帝永平十五年七月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以角為十三度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

十四四分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十八東壁十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以郭日月行參弦望雖密近而不爲注日儀黃道與度轉運難以候是以少循其事 律曆志中

安帝雅聞張衡善術學公車特召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琁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 張衡傳

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漢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爲正儀故靈憲作興衡集無算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 天文志注

順帝陽嘉元年衡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 張衡傳

東漢會要卷第十五

東漢會要卷第十六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

曆數下

天文變異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
見（本志下）
四年六月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
營頭之星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
光武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星犯車轄大星十一月
乙丑又犯車轄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
星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
止十二月己亥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軫且滅
時分為十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隱隱如雷
十二年正月己未小星流百枚以上或西北或正北
或東北二夜止六月戊辰小流星以上四面行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昴稍西北行入營室犯離
宮三月乙未至東壁滅見四十九日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
炎長五尺為彗東北行至紫宮西藩止五月甲子不
見凡見三十一日

三十一年七月戊午火在輿鬼一度入鬼中出尸星
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軒轅大星又七日間有客星炎
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
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三日
中元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去二寸
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如雷火犯太微
西南角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
南行光照地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
亢南百三十五日去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景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去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地
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三十六度犯軒轅刺天
船陵太微氣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建星至房南
滅見至五十日
十三年閏月丁亥火犯輿鬼質星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軒轅右角稍
滅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
十六年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見守

巳乃見
四月癸未太白犯畢
十八年六月巳未彗星出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入
太微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
寅彗星出天市長二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
日稍滅
二月九月甲寅流星過紫宮中長數丈散爲三滅十
二月戊寅彗星出婁三度長八九尺稍入紫宮中百
六日稍滅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八度歷閣

道入紫宮流四十日滅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有光
色黃白二月流星起天棓東北行三丈所滅色青白
壬申夜有流星起太微東蕃長三尺三月丙辰流星
起天津壬戌有流星起大將軍東北行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辛未水
金木俱在婁二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起紫宮東蕃
西北行五丈稍滅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
東北行至少微西滅有頃音如雷聲已而金在車轅
大星東北二尺所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雞子起太微
西東南行四丈所消

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桃起天津西行六丈所消十
一月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宮西行到胃消
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雞子起紫宮西南至北
斗柄間消
五年四月癸巳太白熒惑辰星俱在東井七月壬午
歲星犯軒轅大星九月金在南斗魁中火犯房北第
一星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宮中滅色青黃
有光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參戊寅金火俱在東井八
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十
二月己卯有流星起文昌入紫宮消丙辰火金水俱

在斗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氐西南行稍有光
白色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
北指軍市見積十日
十三年十一月乙丑軒轅第四星間有小客星色青
黃
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戊午客星
出紫宮西行至昴五月壬申滅七月庚午水在輿鬼
中十月辛亥流星起鉤陳北行三丈有光色黃
元興元年一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

亥有流星起斗東北行到須女七月己巳有流星起
天市五丈所光色赤閏月辛亥水金俱在氐流星起
斗東北行至須女
孝殤延安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婁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八月
戊申客星在東井弧星西南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後
星己亥太白入斗中十二月彗星起天菀南東北指
長六七尺色蒼白
四年六月甲子客星大如李蒼白芒氣長二尺西南
指上階星癸丙太白入輿鬼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
元初元年三月癸酉熒惑入輿鬼二年九月辛酉熒
惑入輿鬼中三年三月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
白入畢口七月甲寅歲星入輿鬼閏月己未太白犯
太微左執法十一月甲午客星見西方己亥在虛危
南至胃昴
四年正月丙戌歲星留輿鬼四月乙未太白晝見丙上
四月壬戌太白入輿鬼中己巳辰星入輿鬼中五月
己卯辰星犯歲星六月丙申熒惑入輿鬼中戊戌犯
輿鬼大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五年三月丙
申熒惑犯東井鉞星五月庚午辰星犯輿鬼質星丙
戌太白犯鉞星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輿鬼六月丙
戌熒惑在輿鬼中丁卯鎮星在輿鬼中辛巳太白犯
左執法
延光二年八月己亥熒惑出太微端門三年二月辛
未太白犯昴五月癸丑太白入畢九月壬寅鎮星犯
左執法四年太白入輿鬼中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
九月甲子太白入斗口中十一月客星見天市
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晝見三十九日閏月
乙酉太白晝見東南維四十一日八月乙巳熒惑入
輿鬼
六年四月熒惑入太微中犯左右執法西北方六寸
所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
尺餘西南指色蒼白在牽牛六度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
苑西南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八月庚子熒惑犯南
斗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
犯辛丑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色赤
黃有聲隆隆如雷三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丙午太
白晝見八月乙卯太白晝見閏月甲寅辰星入輿鬼
己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

四年七月壬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五年四月戊
午太白晝見八月己酉熒惑入太微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
指營室及墳墓星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長六尺癸未
昏見西北歷昴畢甲申在東井遂歷輿鬼柳七星張
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滅
漢安二年正月己亥太白晝見五月丁亥辰星犯輿
鬼六月乙丑熒惑光芒犯鎮星七月甲申太白晝見
孝質本初元年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四月辛巳太
白入輿鬼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
孝威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二年二
月辛卯熒惑行在輿鬼中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
太微右掖門留十五日出端門丙申熒惑入東井八
月乙亥鎮星犯輿鬼中南星乙丑彗星芒長五尺見
天市中東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晝見
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白晝見
永壽元年三月丙申鎮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
去左掖門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
門八月己巳熒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門
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見八月戊午太
白犯軒轅大星其三年四月戊寅熒惑入東井口中

其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
延熹四年二月甲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五月辛酉客
星在營室稍順行生芒長五尺至心一度轉為彗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
歲星八月庚戌熒惑犯輿鬼質星庚申歲星犯軒轅
大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卯辰星犯太白十
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質星壬午熒惑入太微
右執法閏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歲星犯
左執法十一月戊午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九年正
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六月壬戌
太白行入輿鬼七月乙未熒惑行輿鬼中犯質星九
月辛亥熒惑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日
永康元年正月庚寅熒惑逆行入太微東門留太微
中百一日出端門七月丙戌太白晝見經天
孝靈帝建寧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
南頭星
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
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宮蛇行有首尾無身赤
色有光照垣牆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氣
如一匹練衝北斗第四星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入

北斗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長數尺稍長
至五六丈赤色經歷十餘宿八十餘日乃消於天苑中
三年冬彗星出狼弧東行至于張乃去
五年四月熒惑在太微中守執法七月彗星出三台下
東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餘日而消十月歲星
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相去各五六寸如連珠
光和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十餘
日不見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
喜怒稍小至後年六月消
三年四月熒惑逆行守心後星十月戊午食心後星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宮後三出六十餘日
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椀出貫索西南行入天
市至尾而消
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長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觸
宦者星色白長二三丈後尾再屈食頃乃滅狀似枉
矢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
孝獻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
亢之南
四年十月孛星出兩角閒東北行入天市中而滅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輿鬼入軒轅太微
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
辰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
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
百餘日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
犯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后妃太微鋒炎指帝坐

隕石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隕石陳留四春秋僖公十

六年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董仲舒以為從高反
下之象或以為庶人惟星星隕民困之象也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鄠又隕石
二皆有聲如雷

五行災變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
淫雨 服妖 雞禍 青眚
屋自壞
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
訛言 旱 謡 狼食人
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

灾火　草妖　羽蟲孽　羊禍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鳴　魚孽　蝗
思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
地震　山崩　地陷　大風拔木
螟　牛疫
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
射妖　龍蛇孽　馬禍　人痾
人化　死復生　疫　投蜺
日蝕　月抱　日赤無光　日黃珥
日中黑　虹貫日　月蝕非其月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其詳見五行此不具載）

東漢會要卷第十六

東漢會要卷第十七

奉議郎武學博士　臣徐天麟　上進

封建上

封皇子

世祖初大司馬吳漢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建武十五年三月乃詔羣臣議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為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為後世法故詩云大啟爾宇為周室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厭眾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制曰可夏四月戊申以太牢告祠宗廟丁巳使大司空融告廟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蒼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荊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琅邪公紀

明帝永平二年封皇子建為千乘王羨為廣平王十五年封皇子恭為鉅鹿王黨為樂成王衍為下邳王

暢爲汝南王昞爲常山王長爲濟陰王初帝案地圖將
封皇子悉半諸國明德馬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
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
二千萬足矣 皇后紀
建初四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
千萬 章帝紀
皇子封王其郡爲國 百官志
諸王封者受茅土歸以立社稷 百官志

封宗室

王莽居攝以安衆侯宗室故不被刑誅及莽篡位立劉
氏爲侯者皆降稱子食孤卒後皆奪爵 城陽恭王傳
世祖建武二年十二月戊午詔曰惟宗室列侯爲王
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并復故國若侯身
已歿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 紀
十三年二月丙辰詔曰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閒王
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爲王不應經義其以興爲臨湘
侯得爲真定侯邵爲樂成侯茂爲單父侯其宗室及
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丁巳降趙王良爲趙
公太原王章爲齊公魯王興爲魯公 紀
臣天益按自昔聖王制世御極必建牧立監以藩
屏王室是以内外相維而國勢久安自秦人不師
古始罷侯置守而封建之法始廢漢祖龍興取周
秦之制而兼用之其亦有意於矯前世之弊矣惜
其措慮不遠封爵過制中世以後尾大之勢浸成
而遂兆吳楚七國之變斯則措置之失而非封建
之法不可行也故賈誼在文帝時建言欲天下治
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至武帝世主父偃復
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武帝從之於是藩
國始分而支庶畢侯列國之勢以銷弱終西都
之世無復反者光武中興因高文之舊爵之制封建
宗室故齊武當家汝陰率以功受成某食昔皇
以親皆能求時躍蓮保有其土蒲與于臺三明章
之世東平東海沛獻等各能謙抑以終爲一代賢
王其踰德綱者雖或有之然無西京亢冠之患光
武之慮後世不亦遠乎

封先代後 見賈紀

封□□後 見□□紀

封功臣

建武二年正月庚辰封諸功臣皆爲列侯梁侯鄧禹廣平
侯吳漢皆食四縣餘各有差下詔曰諸將業遠功大
誠欲傳於無窮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
上朕將差而錄之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
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
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

者也乃遣謁者即授印綬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

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帝令諸將各言所樂皆占美縣河南太守丁綝獨求封本鄉或問其故綝曰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其志封新安鄉侯後使郎中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 綝又勤傳

十三年大饗將士班勞策勳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 本紀

范曄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全其

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脩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肜
衛尉安成侯銚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錄功臣後

章帝建初七年車駕西循狩以章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循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褒顯先勳紀其子孫帝納之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為酇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湛為平陽侯故不復及焉（彪傳）

和帝永元三年十一月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壟循其遠節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以章厥功（[illegible]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

安帝永初六年下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滐思追惟勳烈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蓋為二十八宿）封傳繼於今況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狀上將及景風章敘舊德顯茲遺功焉於是紹封馮異孫衍子松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illegible]）

紹封

張純為純父安世封富平侯純少襲爵至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純傳）

諸紹封者皆食其國半租獨鄧康以太后廢食三之二（[illegible]）

分封

廣平侯吳漢嗣子哀侯成為奴所殺建武二十八年分漢封為三國成子旦為灌陽侯以奉漢祀旦弟

畀為筑陽侯，成弟鳳為新蔡侯

高密侯鄧禹，漢明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高密侯，龍為昌安侯，珍為夷安侯

西平侯鄧弘，鄧訓子，殤帝以廣德嗣後，以帝師之重，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按西京分封之例，東都此類不一，略舉[illegible]）

公主子封

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為列侯（馬定、獲嘉公主子襲封侯[illegible]陽公主[illegible]其類也），皆傳國於後。鄉亭之封則不傳（[illegible]）

宰相封

漢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蔡質漢儀）

容齋洪氏曰：漢初丞相選用列侯，至武帝用公孫弘，弘起自疏遠，未有爵邑，於是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此始。光武中興，猶仍前制，伏湛代鄧禹為大司徒，封陽都侯；湛免，以侯霸代之，止封關內侯。凡歷九年，而章帝始下詔曰：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因追封則鄉侯[illegible]。西京之制，雖未攜削，亦淪缺矣。自是之後[illegible]三公者，皆不復有茅土之封。惟靈帝初，陳蕃以太傅錄尚書事，竇太后優詔曰：蕃為高陽鄉侯，食邑[illegible]不受，又自

是宰相封侯之制遂廢

外戚恩澤侯

建武十三年，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紀）

顯宗在位，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紀）

章帝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謹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

宜及吾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
吉豈徒欲獲謙遜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
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
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
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
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
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
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
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
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
剛急有胷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淨

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四
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皆為列
侯廖等辭讓不得已受封爵而退 皇后紀
和帝元興元年追爵謚皇后父鄧訓為平壽敬侯司
空陳寵以非舊典也太尉張禹司徒徐防以為宜封
爭之連日乃從禹防議 寵傳
威帝元嘉元年以梁冀有援立之功欲褒崇殊典乃
大會公卿議其禮於是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
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齎賞宜
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空黃瓊獨建議曰冀
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亦加封賞昔周公

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啟土宇開地
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
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
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朝廷
從之 黃瓊及梁冀傳
延熹二年光祿勳陳蕃以封爵踰制內寵猥盛乃上
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
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
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
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
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

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
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
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
欲陛下從是而止 蕃傳
威帝時恩澤侯以無勞受封群臣不說而莫敢諫趙
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
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
舊典帝不從 趙典傳

宦者封侯

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
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

然除大憝遂享茅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臣按蕭振曹云衆首謀誅竇憲封鄛鄉侯食邑千五百戶）

延熹二年桓帝以梁冀兄弟專國召中常侍單超等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封超新豐侯二萬戶徐璜武原侯具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左悺上蔡侯唐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宦者傳）

順帝陽嘉四年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爲後世襲封爵（紀）

靈帝時例封宦者以中常侍呂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爲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呂強傳）

臣天麟按東漢之季閹宦擅權其子弟分虎符滿宮闈自朱穆抗言極諫而忠鯁之士相繼論列呂強身爲中常侍而能持論如此亦可以見是非之公在人心者不容泯也

東漢會要卷第十七

東漢會要卷第十八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　天麟　上進

封建下

列侯

列侯所食縣爲侯國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爲徹侯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後避武帝諱爲列侯武帝元朔二年令諸王得推恩分衆子土國家爲封亦爲列侯舊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賜位朝侯次五校尉賜位侍祠侯次大夫其餘以肺腑及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都者亦隨時見會位在博士議郎下（百官志劉昭曰胡廣曰是爲猥諸侯）

關內侯

承秦賜爵十九等爲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爲限（百官志劉昭曰案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之關內之邑）

爵

承秦爵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爲二十等（百官志）

劉劭爵制曰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鄉居則以田警則以戰秦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爲等級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例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九

等依九命之義也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義也關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也列侯者依古列國諸侯之義也然則卿大夫士下之品皆放古比朝之制而異其名亦所以殊軍國也古者以車戰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居右凡七十五人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為公士者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裊御駟馬者要裊古之名馬也駕駟馬者其形似簪故曰簪裊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為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大夫

大夫者在車左者也六爵為官大夫七爵為公大夫八爵為公乘九爵為五大夫皆軍吏也吏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貰與子若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非臨戰得公卒車故曰公乘也十爵為左庶長十一爵為右庶長十二爵為左更十三爵為中更十四爵為右更十五爵為少上造十六爵為大上造十七爵為駟車庶長十八爵為大庶長十九爵為關內侯二十爵為列侯自左庶長已上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為名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 百官志注

王侯號

靈壽王 彭城靖王恭封賜號靈壽王未有國邑依其美名

承安侯

重熹王

成義侯

興義侯

崇義侯

輔義侯

扶義侯

助義侯

褒義侯

褒親侯

褒德侯

歸德侯 劉颯

褒成侯

顯親侯

建策侯

建功侯

宣恩侯

討姦侯

折姦侯

征虜侯

破虜侯

不義侯

破羌侯

率衆王

率衆侯

臣天麟按漢世封侯皆以縣邑其後或以鄉亭皆視其所食之邑而名之至於功名顯著則有特加美名者西都信武冠軍富民博陸之類是也東漢因之時有美號至於彭寵蒼頭以奴弒主而封之不義侯夫果不義則不應封爵使其功可封則非可言不義矣光武於是失之

特進侯

高密侯鄧禹以特進奉朝請

固始侯李通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

夷安侯鄧康以病免加位特進

賈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

竇篤封郾侯進位特進（竇融傳）

鄧隲封上蔡侯位特進

竇固封顯親侯加位特進（注）

馬廖馬防馬光皆封列侯以特進就第

樊宏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illegible]）

陰識封陰鄉侯（[illegible]）位特進

陰就封新陽侯（[illegible]）位特進

梁棠梁雍梁翟梁商俱（[illegible]）侯位特進

朱儁封錢塘侯加位特進（朱暉傳）

後漢皇后（紀）父兄親屬特進侯朝會位次三公（輿服通典）

臣天麟按鄧隲傳云隲兄弟並奉朝請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注云亦特進及列侯之比此注謂也按[illegible]志云列侯以功德[illegible]特進者[illegible]將軍則此所謂特進在[illegible]列侯而賜位特進者耳

侍祠侯（[illegible]）

富平侯張奮來朝[illegible]以[illegible]侍祠侯（[illegible]）

鄧禹孫康以侍祠侯爲越騎校尉[illegible]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illegible]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illegible]小國侯以肺附及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見會（[illegible]）

小侯

四姓小侯（明帝永平九年爲四姓小侯立學校注云四姓謂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以非列侯故曰小侯按顏氏家訓謂以年小獲封故曰小侯）

鄧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以爲小侯（本傳）

四姓及梁鄧小侯（竇后紀建初二年詔）

馬鉅爲常從小侯（馬援傳）

王主

漢制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illegible]）

特封東平憲王蒼琅邪孝王京女爲縣公主（[illegible]）

婦人封號

順宗時東海王彊上疏言天恩既哀以臣無男之故

並臣三女小國侯之號（本傳注云[illegible]婦人封侯也若呂后[illegible]侯蕭何夫人[illegible]）（[illegible]）

安帝永初元年爵皇太后母陰氏爲新野君（紀）

安帝乳母王聖封野王君（楊震傳）

延光元年追尊閻皇后母宗爲滎陽君（續漢志曰婦人封君儀比公主油軿車帶綬以采組爲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加其首爲帶鐍）

順帝爵號阿母宋娥爲山陽君（[illegible]）

初順帝廢爲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遂封娥爲山陽君邑五千戶尚書令左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

阿母王聖爲野王君造生讒賊令阿母躬蹈儉約而與王聖同爵號違本操乞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帝卒封之傳

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之異李固對策曰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令宋阿母雖有大功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順帝覽其對即時出阿母還弟舍傳

順烈梁皇后母追封開封君五行志

威帝永興中封鄧皇后母宣爲長安君四年更爲昆陽君

靈帝封何皇后母興爲舞陽君何后紀

建寧二年爵號乳母趙嬈爲平氏君靈紀

梁冀爲大將軍或言冀有周公之功其妻宜爲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十萬冀一門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梁冀傳

四夷國

四夷國王率衆王歸義侯邑君邑長皆有丞比郡縣百官志

位次

列侯封邑小大不同而其位序則與公卿相祀蔡邕思何后紀注大縣侯位視三公小縣侯位視上卿鄉亭侯視中二千石蓋中二千石即九卿然百官志云舊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中興以來惟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賜位朝侯次五校尉賜位侍祠侯次大夫其餘以肺附及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者亦隨時見會位在博士議郎下而鄧禹傳注後六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朝侯在九卿下是三者前後參錯未知孰正也以傳志

戶邑

太子食湯沐邑十縣班彪傳

永平十五年明帝案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馬后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天子后傳

列侯所食縣爲侯國公主所食湯沐曰國百官志

臣天麟按西都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至封戶多寡之目則初無定制特視其功之大小以加之霍光封博陸侯所食才二萬戶去病封冠軍侯所食萬七千七百餘至後漢梁冀所食至三萬戶視西都爲益盛矣

國租

明帝封諸子但歲不過二千萬孝明八王傳

肅宗陸興川陶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印台王傳

順帝永和六年詔貸王侯國租一歲

漢安二年又貸王侯國租一歲

桓帝延熹四年貸王侯半租

五年損王侯租以助軍糧出濯龍廄錢還之（紀）

諸紹封者皆食故國半租鄧禹孫康襲父爵以太后戚屬獨三分食二（鄧禹傳）

茅土

諸王封者皆受茅土歸以立社稷禮也（百官志按蔡邕獨斷曰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者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社也）

朝賀

列士特進朝侯賀正月執璧（百官志）

大夫無員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賀正月（上）

北海敬王睦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北海王睦傳）

中元元年春正月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趙王盱皆來（光武紀下）

明帝永平二年九月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東海王政來朝

六年正月沛王輔楚王英東平王蒼淮陽王延琅邪王京東海王政趙王盱北海王興齊王石來朝

十一年正月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東平王蒼淮陽王延中山王焉琅邪王京東海王政來朝

肅宗建初七年正月沛王輔濟南王康東平王蒼中山王焉東海王政琅邪王宇來朝

東平王上疏請詔諸王朝各賜裝錢千萬東平王加五百萬（紀表）

安帝延光三年齊王無忌北海王普樂安王延來朝（紀）

朱暉辟東平王府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驕貴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請試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奏之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帝聞壯之（朱暉傳）

奉朝請

鄧騭兄弟俱以列侯奉朝請（安紀注列侯在京無職位者以奉朝請為名）

鄧豹以西華侯奉朝請（傳中）

就國

建武六年始遣列侯就國（紀）

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兄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

宋意以為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並朝見久留

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
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
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來為幸以文
應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乞
縣男女少長並以爵邑恩寵殊制禮敬過及春秋之
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
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
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
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為子孫基阯而室第相望
久磐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
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
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
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衆
望帝終之

和帝即位陳王羨彭城王恭樂成王黨下邳王衍梁
王暢始就國
殤帝延平元年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閒王開常山
王章始就國

王國官屬

皇子封王其郡爲國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本
注曰傅主導王以善禮如師不臣也相如太守有長
史如郡丞漢初立諸王因項羽所立諸王之制地既
廣大且至千里又其官職傅爲太傅相爲丞相又有
御史大夫及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國家
唯爲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至景帝時
吳楚七國恃其國大遂以作亂幾危漢室及其誅滅
景帝懲之遂令諸王不得治民令內史主治民改丞
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武帝改
漢內史中尉郎中令之名而王國如故員職皆朝廷
爲補不得自置至成帝省內史治民更令相治民太
傅但曰傅中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職如郡都尉
主盜賊郎中令一人僕一人皆千石本注曰郎中令
掌王大夫郎中宿衛官如光祿勳自省少府職皆并
焉僕主車及馭如太僕本注曰太僕比二千石武帝
改但曰僕亦千石治書比六百石本注曰治書
本尚書更名大夫比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掌奉王使
至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去節謁
者比四百石本注曰掌冠長冠本員十六人後減禮
樂長本注曰主樂人衛士長本注曰主衛士醫工長
本注曰主醫藥永巷長本注曰宦者主宮中婢使祠
祀長本注曰主祠祀皆比四百石郎中二百石本注
曰無員

侯國官屬

列侯每國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縣本注曰主治民

知令長不臣也但納租于侯以戶數爲限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本注曰主侍侯使理家事列侯舊有行人洗馬門大夫凡五官中興以來食邑千戶已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滿千戶不置家丞又悉省行人洗馬門大夫 百官志

卹典

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千萬布二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 中山簡王焉傳

自永初以後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爲千萬布萬匹嗣王薨五百萬布五千匹 [illegible]

東海恭王彊薨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 本傳

東平憲王蒼薨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元和三年東巡狩幸蒼陵爲陳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祠以太守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于陵前 本傳

東漢會要卷第十八

東漢會要卷第十九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撰

職官一

總叙

漢之初興承繼大亂兵不及戢法度草創略依秦制後嗣因循至景帝感吳楚之難始抑損諸侯王及至武帝多所改作然而奢廣民用匱乏世祖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所以補復殘缺及身未改而四海從風中國安樂者也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今其遺書所以觀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來事之範殆未有所窮也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倘說較略不究在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 漢承秦置官本末 訖于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世祖節約之制宜爲常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分以爲百官志凡置官之本及中興所省無因復見者既在漢書百官表不復悉載 百官志

太傅

太傅上公一人本注曰掌以善導無常職世祖以卓茂爲太傅薨因省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輒省 章紀注云武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由此始

錄尚書事 趙熹鄧彪張禹馮石桓焉趙峻陳蕃胡廣

太尉 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太尉公一人本注曰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亞獻大喪則告謚南郊凡國有大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國有過事則與二公通諫爭之世祖即位為大司馬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太尉長史一人千石本注曰署諸曹事掾史屬二十四人本注曰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西曹主府史署用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戶曹主

民戶祠祀農桑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法曹主郵驛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轉運事賊曹主盜賊事決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貨幣鹽鐵事倉曹主倉穀事黃閤主簿錄省眾事令史及御屬二十三人本注曰漢舊注公令史百石自中興以後注不說石數御屬主為公御閤下令史主閤下威儀事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報書記門令史主府門其餘令史各典曹文書

錄尚書事 牟融 宋由 尹睦 劉光 徐防 龐參 劉愷 李固 胡廣 陳蕃 周忠

在外除拜 中平三年始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

司徒

司徒公一人本注曰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遜順謙儉養生送死之事則議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省牲視濯凡國有大疑大事與太尉同世祖即位為大司徒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獻帝建安十三年罷司徒置丞相 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本注曰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置丞相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也 獻帝建安十八年復置司直不屬司徒掌督中都官不領諸州九年十一月詔司直比司隸校尉坐同席在上假侍御史二人書佐四人

錄尚書事 趙戒 許栩 胡廣 趙溫 王允

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每國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每歲州郡聽採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 志注

司空

司空公一人本注曰掌水土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墳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掃除樂器凡國有大造大疑諫爭與太尉同世祖即位為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四十二人 獻帝建安十三年罷司空置御史大夫 官注曰獻帝置御史大夫職如司空不領侍御史

錄尚書事 楊彪傳

三公雜錄

後漢唯有太傅一人謂之上公及有太尉司徒司空而無師保 蔡中郎集師保漢本無 太尉公主天部太常衛尉光祿勳司徒公主人部太僕鴻臚廷尉司空公主地部宗正司農少府而分部九卿並多以九卿爲之若天地災變則皆冊免自太尉徐防始焉 後漢本紀災異策免太尉自徐防爲太尉以天地災異三公皆免

漢制三公不與盜賊若領兵入見皆以戟叉頸而前 後漢虎賁執刃挾之也 朝臣見三公皆拜天子御坐則起在輿爲下凡拜公天子臨軒六百石以上悉會著事御贊拜御史授印綬三遜然後受至安帝時三府任輕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其災變咎則責免公台靈帝臨朝始遣使者就長安拜張溫爲太尉三公在外自此始也至獻帝建安十三年乃罷三公官 通典

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 孫寶傳

光武明帝自好吏事亦以譏數三公 朱浮傳

光武雖置三公事歸臺閣 仲長統傳臺閣謂尚書也

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 陳忠傳

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 伏完紀

故事三公不與賊盜 何敞傳

三公以災異策免自徐防始 本傳

順帝永建元年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 順帝紀

三公尊重足以鎮與不有大罪不加重罰

司隸校尉不察三公 陳忠傳詳見刺舉部

獻帝建安十三年六月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 紀

將軍 自公卿至將軍爲五府

將軍不常置 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初武帝以衛青數征伐有功以爲大將軍欲尊寵之以古尊官唯有三公皆將軍始自秦晉以爲卿號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成帝綏和元年賜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世祖中興吳漢以大將軍爲大司馬景丹爲驃騎大將軍位在公下及前後左右雜號將軍衆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明帝初即位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才以爲驃騎將軍以王故位在公上數年後罷章帝即位西羌反故以舅馬防行車騎將軍征之還後罷和帝即位以舅竇憲爲車騎將軍征匈奴在公下還復有功遷大將軍位在公上復征西羌還免官罷安帝即位西羌寇亂復以舅鄧騭爲車騎將軍征之還遷大將軍位如憲數年復罷自安帝政治衰缺始以嫡舅耿寶爲大將軍常在京都順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繼爲大將軍如三公焉長史司馬皆一人千石 本注曰司馬主兵如太尉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 本注曰職

參謀議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本注曰此皆府員職也又賜官騎三十人及鼓吹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爲副貳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其餘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其職吏部集各一人總知營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器械稟假掾史主稟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姦主罪法明帝初置度遼將軍以衛南單于衆新降有二心者後數有不安遂爲常守

大將軍錄尚書事 梁冀 竇武 何進

十日一入平尚書事 梁冀

建威大將軍 景丹　建威將軍 耿弇

建義大將軍 朱祐　振威將軍 宋登 馬武

彊弩大將軍 陳俊　彊弩將軍 陳俊

虎牙大將軍 蓋延　積弩將軍 吳增 傅俊

征南大將軍 岑彭　積射將軍 侯進

征西大將軍 馮異　征西將軍 段熲 馬賢 鄧騭

河西大將軍 竇融　征虜將軍 祭遵

西河大將軍 [illegible]　誅虜將軍 劉隆 王況

撫軍大將軍 王常　捕虜將軍 馬武

驃騎將軍 劉植 樊崇 劉歆 劉嘉　威虜將軍 馮駿

越騎將軍 劉宏　討虜將軍 王霸

復漢將軍 鄧曄　破虜將軍 鄧奉 董卓 賈復

輔漢將軍 于匡　破姦將軍 侯進

輔威將軍 臧宮　制戎將軍 祭遵

武威將軍 劉尚　游擊將軍 鄧隆

武鋒將軍 竺曾　樓船將軍 段志

平狄一作狄將軍 龐萌 朱鮪 孫咸　孟津將軍 馮異

赤眉將軍 [illegible]　都護將軍 賈復

中堅將軍 杜茂　揚化將軍 堅鐔

宣德將軍 梁統　忠義將軍 陰嵩

伏波將軍 馬援　揚武將軍 馬成

漢忠將軍 王常 一作漢中誤也　威寇將軍 嵩茂

度遼將軍 明帝已後常置　偏將軍 王霸

盪寇將軍 宗均 見曹卓傳　興義將軍 趙泰

安集將軍 董忻

太常 自太常至少府九卿

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大射養老大喪皆奏其禮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

丞一人比千石本注曰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著

皆專其署曹掾史隨事爲員諸卿皆然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
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
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丞一人明堂及靈臺丞
一人二百石本注曰二丞掌守明堂靈臺靈臺掌候
日月星辰晉屬太史
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僕射中興轉爲祭酒博士
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
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
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
本四百石宣帝增秩

秘書監（[illegible]）
校書郎（[illegible]爲校書郎中）
東觀郎（[illegible]）
五經大夫（[illegible]）
講郎（[illegible]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

太祝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凡國祭祀掌讀祝及迎
送神丞一人本注曰掌祝小神事
太宰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宰工鼎俎饌具之物
凡國祭祀掌陳饌具丞一人
大予樂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伎樂凡國祭祀掌
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丞一人
高廟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守廟掌案行掃除無丞
世祖廟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如高廟
先帝陵每陵園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園
案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本注曰校長主兵戎盜
賊事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
望晦時節祭祀
右屬太常本注曰有祠祀令一人後轉屬少府有
太卜令六百石後省并太史中興以來省前凡十
官

光祿勳

光祿勳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宮殿門戶典
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郊
祀之事掌三獻丞一人比千石
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五官郎五官
中郎比六百石本注曰無員
五官侍郎比四百石本注曰無員
五官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無員凡郎官皆主更直
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
左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左署郎中郎比六百石
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皆無員
右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右署郎中郎比六百石

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皆無員虎賁
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虎賁宿衛前書武帝置期門平帝更
名虎賁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比六百石本注曰
僕射主虎賁郎習射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
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
比三百石前書音義曰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漢制也節從虎賁比二
百石本注曰皆無員掌宿衛侍從自節從虎賁久者
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
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羽林郎宋衷又將四郎
將皆帥師征伐不知何時置皇甫嵩為東中郎將盧植為北中郎將獻帝以曹操為南中郎將羽林
郎比三百石本注曰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

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
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號巖郎前書曰初置名建章營騎後更名
羽林左監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羽林左騎丞一人
羽林右監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羽林右騎丞一人
奉車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掌御乘輿車
駙馬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掌駙馬
騎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本監羽林騎
光祿大夫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凡大夫議郎皆掌
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命所使
太中大夫千石本注曰無員
中散大夫六百石本注曰無員

諫議大夫六百石本注曰無員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為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為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
議郎六百石本注曰無員
謁者僕射一人比千石本注曰為謁者臺率主謁者
天子出奉引古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
常侍謁者五人比六百石本注曰主殿上時節威儀
謁者三十人其給事謁者四百石其灌謁者郎中比三
百石本注曰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本員七十人
中興但三十人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皆用孝廉年五十威容嚴恪能賓者為之
初為灌謁者滿歲為給事謁者[illegible]
右屬光祿勳本注曰職屬光祿者自五官將至羽

林右監凡七署自奉車都尉至謁者以文屬焉舊
有左右曹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書奏事平
省之世祖省使小黃門郎受事車駕出給黃門郎
兼有請室令車駕出在前請所幸徼車迎白不重
謹中興但以郎兼事畢罷又省車戶騎凡三將及
羽林令

衛尉

衛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宮門衛士宮中徼
循事丞一人比千石
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宮南闕門凡吏
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召詣公車者丞尉各一人本注

曰丞選曉習學知非法尉主闕門兵禁戒非常
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南宮衛士丞一
人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北宮衛士丞
一人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劍戟士徼
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丞各一人宮掖門每門司馬
一人比千石本注曰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北宮
門蒼龍司馬主東門元武司馬主元武門北屯司馬
主北門朱爵司馬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朔平
司馬主北門凡七門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
所屬宮名兩字為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
以事當入本宮長吏為封棨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

者言其官
右屬衛尉本注曰中興省旅賁令衛士一人丞
目錄曰太常三卿太尉所部
太僕
太僕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車馬天子每出奏
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丞一人比千石考工令一
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
執金吾入武庫及主織綬諸雜工左右丞各一人
車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輿諸車丞一人
未央廄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輿及廄中諸馬
長樂廄丞一人

右屬太僕本注曰舊有六廄皆六百石令中興省
約但置一廄後置左駿令廄別主乘輿御馬後或
并省又有牧師菀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
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菀但以羽林郎監
領
廷尉
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平獄奏當所應凡
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正左監各一人左平一人
六百石本注曰掌平決詔獄
右屬廷尉本注曰孝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
六所各令長名世祖中興皆省唯廷尉及雒陽有

詔獄
大鴻臚
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諸侯及四方歸義蠻
夷其郊廟行禮贊導請行事既可以命羣司諸王
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匡四方來亦屬
焉皇子拜王贊授印綬及拜諸侯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
封者臺下鴻臚召拜之王薨則使弔之及拜王嗣丞
一人比千石
大行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諸郎丞一人
治禮郎四十七人
右屬大鴻臚本注曰承秦有典屬國別主四方夷

狄朝貢侍子成帝時省并大鴻臚中興省驛官別
火二令丞及郡邸長丞但令郎治郡邸[illegible]

司徒所部

宗正

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序錄王國嫡庶之
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若
有犯法當髡以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illegible]
[illegible]丞一人比千石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
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本注曰其餘屬吏增減無常
右屬宗正本注曰中興省都司空令丞

大司農

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諸錢穀金帛諸
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
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
足丞一人比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部丞主
帑藏
太倉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受郡國傳漕穀丞一
人平準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知物賈主練染作
采色丞一人靈帝熹平四年改為中準使宦者為令列於內署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舂御米及作乾糒導
擇也丞一人
右屬大司農本注曰郡國鹽官鐵官本屬司農中

興皆屬郡縣又有廩犧令六百石掌祭祀犧牲鴈
鶩之屬及雒陽市長滎陽敖倉官中興皆屬河南
尹餘均輸等皆省

少府

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中服御諸物衣服
寶貨珍膳之屬丞一人皆千石
太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諸醫藥丞方丞各一
人本注曰藥丞主藥方丞主藥方
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御飲食左丞甘丞湯
官丞果丞各一人本注曰左丞主飲食甘丞主膳具
湯官丞主酒果丞主果
守宮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
用諸物及封泥丞一人
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苑中禽獸頗有民
居皆主之捕得其獸送太官丞尉各一人侍中比二
千石本注曰無員掌侍左右贊導眾事顧問應對法
駕出則多識者一人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本有
僕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或置或否[illegible]
[illegible]

御批

中常侍千石本注曰宦者無員後增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從入內宮贊導內眾事顧問應對給事

黃門侍郎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坐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改給事黃門侍郎為侍中侍郎去給事黃門之號旋復故舊侍中黃門侍郎以在中宮者不與近密交政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闈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也

獻帝即位初令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賜公卿以下至黃門侍郎家一人為郎以補宦官所領諸署侍於殿上

小黃門六百石宦者無員掌侍左右受尚書事上在內宮關通中外及中宮已下眾事

黃門令一人六百石董巴曰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本注曰宦者主省中諸宦者丞從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從丞主出入從

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丙署長七人皆四百石黃綬本注曰宦者各主中宮別處

中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黃門冗從居則宿衛直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

中黃門比百石本注曰宦者無員後增比三百石掌給事禁中永初元年詔減黃門鼓吹以補羽林士

掖庭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掌後宮貴人采女事左右丞暴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暴室丞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

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侍使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御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浣之屬丞織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

祠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典中小祠祀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鉤盾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諸近池苑囿遊觀之處丞永安丞各一人三百石本注曰宦者永安北宮東北別小宮名有園觀苑中丞果丞鴻池丞南園丞各一人二百石本注曰苑中丞主苑中離宮果丞主果園鴻池池名在雒陽東二十里南園在雒水南濯龍監直里監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濯龍亦園名近北宮直里亦園名也在雒陽城西南角

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丞一人

內者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布張諸褻物左右

丞各一人
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手工作御刀劒諸
好器物丞一人
尚書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
爲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
尚書曹文書衆事
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署尚書事令不在則
奏下衆事
尚書六人六百石本注曰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分爲
四曹常侍曹尚書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
二千石事民曹尚書主凡吏上書事客曹尚書主外
國夷狄事世祖承遵後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爲南主
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
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掌錄文書期會左丞
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
財用庫藏
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
書起草令史十八人二百石本注曰曹有三主書後
增劇曹三人合二十一人[illegible]
[illegible]爲郎
臣昭按元帝時蕭望之領尚書事建白以爲尚書
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
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
不近刑人之制方是時弘恭石顯相繼爲中書令
邪僻擅權元帝溺於近習不能有所改至成帝建
始四年懲恭顯之惡遂罷中書宦官置尚書員五
人分爲四曹光武中興稍更其制按晉書職官志
云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
曹爲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民曹主繕修功作鹽
池園苑事客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事二千石曹主
詞訟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合爲六曹并令
僕二人謂之八座據此所載與范史本注小有不
同然尚書雖有曹名而未以名官至靈帝以侍中
梁鵠爲選部尚書於是始入銜焉考之范史章帝
世李堯上言天下樞要皆在尚書尚書之選豈可
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
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
有名者順帝朝李固上言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
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
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誠宜
審擇其人以毗聖政由此言之尚書在東京權任
之重過於西漢而選任之輕若此宜乎政理日以
陵衰也
符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爲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

遣使掌授節銅虎符竹使符郎中四人本注曰舊二人在中
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符節令史二百石本注曰
掌書舊用[illegible]中平六
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
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及御史大夫轉為司空因
別留中為御史臺率後又屬少府
治書侍御史二人六百石本注曰掌選明法律者為
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侍御史十
五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
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則一人
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蘭臺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
奏及工印文書

右屬少府本注曰職屬少府者自太醫上林凡四
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屬焉承秦凡山澤陂池
之稅名曰禁錢屬少府世祖改屬司農考工轉屬
太僕都水屬郡國孝武帝初置水衡都尉秩比二
千石別主上林苑有離宮燕休之處世祖省之并
其職於少府每立秋貙劉之日輒暫置水衡都尉
事訖乃罷之少府本六丞省五又省湯官織室令
置丞又省上林十池監胞人長丞宦者昆臺佽飛
三令二十一丞又省水衡屬官令長丞尉二十餘
人章和以下中官稍廣加嘗藥太官御者鉤盾尚

方考工別作監皆六百石宦者為之轉為兼副或
省故録本官漢官曰[illegible] 三卿 司空所部

東漢會要卷第十九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上進

職官二

執金吾

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吾猶禦也丞一人比千石緹騎二百人本注曰無秩比吏食奉武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兵器丞一人執金吾緹騎服導從光滿道路羣僚之中斯最壯矣世祖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

右屬執金吾本注曰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車駕出掌在前清道還持麾至宮門宮門乃開中興但一人又不常置每出以郎兼式道候事已罷不復屬執金吾又省中壘寺互都船令丞尉及左右京輔都尉

太子太傅

太子太傅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職掌輔導太子禮如師不領官屬

大長秋

大長秋一人二千石本注曰承秦將行宦者景帝更為大長秋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凡給賜宗親及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

中宮僕一人千石本注曰宦者主馭本注曰太僕秩二千石中興省太減秩千石永屬長秋

中宮謁者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中宮謁者三人四百石本注曰宦者主報中章

中宮尚書五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文書

中宮私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藏幣帛諸物裁衣被補浣者皆主之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中宮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宮人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中宮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黃門冗從

中宮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宮清署天子數女騎六人丞復道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復道丞主中閤道

中宮藥長一人四百石本注曰宦者

右屬大長秋本注曰承秦有詹事一人位在長秋上亦宦者主中諸宦成帝省之以其職并長秋建後皇后當法駕出則中謁中宦者職吏權兼詹事奏引訖罷宦者誅後尚書選兼職吏一人奏引云其中長信長樂宮者置少府一人職如長秋及餘吏皆以宮名為號員數秩次如中宮本注曰帝祖母稱長信宮故有長信少府長樂少府位在長秋

上及職吏皆宦者秩次如中宮長樂又有衛尉僕
爲太僕皆二千石在少府上其崩則省不常置
永樂少府（劉昭曰永樂宮者靈帝明董皇后宮名也）
永樂太僕（孝仁皇后）
長樂五官史（大長官志）
太子少傅
太子少傅二千石本注曰亦以輔導爲職悉主太子
官屬
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職
似光祿
太子庶子四百石本注曰無員如三著中郎
太子舍人二百石本注曰無員更直宿衛如三著郎
中
太子家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倉穀飲食職似司農
少府
太子倉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倉穀
太子食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飲食
太子僕一人千石本注曰主車馬職如太僕
太子廄長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車馬
太子門大夫六百石本注曰舊注云職比郎將舊有
左右戶將別主左右戶直郎建武以來省之
太子中庶子六百石本注曰員五人職如侍中

太子洗馬比六百石本注曰舊注云員十六人職如
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在前導威儀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周衛徼循
太子衛率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門衛士
右屬太子少傅本注曰凡初即位未有太子官屬
皆罷唯舍人不省領屬少府
將作大匠
將作大匠一人二千石本注曰承秦曰將作少府景
帝改爲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
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丞一人六百石
左校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左工徒丞一人
右校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右工徒丞一人
右屬將作大匠
城門校尉
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二
所司馬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兵城門每門候一人六
百石本注曰雒陽城十二門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
北宮門屬衛尉其餘上西門雍門廣陽門津門小苑
門開陽門耗門中東門上東門穀門夏門凡十二
右屬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
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監五營

屯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
人千石
越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
人千石
步兵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
人千石
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胡
騎司馬各一人千石本注曰掌宿衛主烏桓騎
射聲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
人千石
右屬北軍中候本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
壘之事有胡騎虎賁校尉皆武帝置中興省中壘
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胡騎并長水虎賁主輕車并
射聲

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孝武帝初置持節
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元帝去節成
帝省建武中復置并領一州從事史十二人本注曰
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功曹從事主州選署
及衆事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則奉引錄衆事簿曹從
事主財穀簿書其有軍事則置兵曹從事主兵事其
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
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假佐二十五人本注
曰主簿錄閤下事省文書門亭長主州正門功曹書
佐主選用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
令師主平法律簿曹書佐主簿書其餘都官書佐及
每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各主一郡文書以郡吏
補歲滿一更司隸所部郡七 百官志

司隸校尉無所不糾唯不察三公 通典詳見輿服條

廷議處九卿上朝賀處九卿下 通典

鮑永爲司隸鮑恢爲都官從事並不避強禦詔策
曰貴戚且當歛手以避二鮑永子昱復爲司隸
初拜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問昱曰有所在否對曰
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爲司徒露布怪使
司隸下書而著姓也 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
子復爲司隸 本傳

中常侍王甫曹節等用事尚書令陽球常唾手拊
髀曰當令與球作司隸此輩敢爾後及拜司隸球
列車騎隨從當入司隸府雒陽賊捕掾皆衣黑綬
公府孫孝康此選見道側球怒曰雒陽都邑吏當
得熊虎敢搏噬者乃用猥鼠當校尉卑耶不足汙
鞭杖且舉撲之於是威風振烈明日詣闕謝恩遂
表劾王甫自臨考父子皆死於杖下乃磔甫屍
曰賊臣王甫於是權門懾慄皆雀目鼠步曹節見

甫屍乃收淚入言球罪帝從爲衛尉球叩頭曰願
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悉伏其辜
李膺字元禮拜司隸校尉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
殘無道畏膺而逃藏讓舍柱中膺率將吏破柱取
朔付獄殺之讓訴冤於帝帝召膺責膺曰昔仲尼
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旬懼
以淹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乞留五日克殄元
惡帝無所復詰遂曰汝弟之罪也自是宦官屏氣休沐不
敢復出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 並本傳

河南尹

河南尹一人〔小字〕京兆尹左馮翊右
扶風三人漢初都長安皆秩中二千石謂之三輔中
興都雒陽更以河南郡爲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
其號但減其秩其餘弘農河內河東三郡其置尹馮
翊扶風及太守丞奉各本位在地理志

刺史

外十一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秦有監御
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
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更爲牧二
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
州屬司隸校尉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
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皆有從
事史假佐本注曰員職略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
其功曹從事爲治中從事豫州部郡國六冀州部九
兗州部八徐州部五青州部六荊州部七揚州部六
益州部十二涼州部十二并州部九幽州部十一交
州部七凡九十八其二十七王國相其七十一郡太
守其屬國都尉屬國分郡離遠縣置之如郡差小置
本郡名世祖并省郡縣四百餘所後世稍復增之凡
州所監都爲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丞一人 百官志

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新置牧 紀

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治所中興所治有定
處 通典

光武十一年初斷州牧自還奏事不復自詣京師
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 通典

或謂刺史爲外臺謝夷吾爲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尋功簡能爲外臺之表聽察聲實爲九伯之
冠 上

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
理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
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
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
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
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

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
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
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
賂割損政令〔武帝所制詳見漢書注〕
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皆先下三公
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即位用法明察
不復委三府故權歸刺舉之吏〔通典〕
和帝初張酺上言臣聞王者法天熒惑奏事太微
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
年以來重貢道歸煩擾故時止勿奏事今因以為
常臣愚以為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典
時州中風俗恐好惡過所道事所聞見不據職
下官所告與所白異有忌者賞之其先無狀逆
詔書行罪法竄刑戒其餘令各敬謹所職於以表
成賢邪侵〔後漢書張酺傳〕
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唯置牧是時天下方亂豪
傑各欲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領州
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通典〕

列郡

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當邊戍者丞為
長史王國之相亦如之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
石丞一人本注曰凡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
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
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
計〔並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并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與
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又置三輔都尉各
一人譏出入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置屬國
都尉主蠻夷降者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
太守無都試之役省關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
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羌犯法三輔
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皆
置諸曹掾史本注曰諸曹略如公府曹無東西曹有
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其
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掾一人正門有亭長一人主
記室史主錄記書催期會無令史閣下及諸曹各有
書佐幹主文書

郡功曹　鮑宣　范式　雷義
決曹掾　黃昌　陳寵
賊曹掾
戶曹掾
奏曹掾　崔琰
門下掾
郡主簿　周嘉
典郡書佐〔百官志司隸校尉條〕

縣邑道

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本注曰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凡縣主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湯沐曰國縣萬戸以上為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本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姦宄以起端緒各署諸曹掾史本注曰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為廷掾監鄉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

縣主簿 蔡彤

鄉亭 里魁

鄉亭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姦盜本注曰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邊縣有障塞尉本注曰掌禁備羌夷犯塞

諸郡別置官

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士給均本吏本注曰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稅物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在所諸縣均差吏更給之置吏隨事不具縣員

使匈奴中郎將

使匈奴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護南單于置從事二人有事隨事增之掾隨事為員護羌烏桓校尉所置亦然

護烏桓校尉

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烏桓胡

護羌校尉

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西羌 並百官志

西域都護戊己校尉

明帝永平十七年初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章帝建初元年罷戊己校尉官和帝永元三年復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官安帝永初元年六月置西域都護 並班超

西域長史 班超 王林

西域假司馬 班超

西園八校尉

獻帝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袁紹傳
上軍校尉蹇碩　中軍校尉袁紹傳云佐軍校尉
下軍校尉鮑鴻　典軍校尉曹操
助軍左校尉趙融　助軍右校尉馮芳
左校尉夏牟　右校尉淳于瓊
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日五校按八校尉乃中世創置故百官志不載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一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

職官三

品秩

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真二千石丞長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丞尉四百石其六百石丞尉二百石長相四百石及三百石丞尉皆二百石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諸邊鄣塞尉諸陵校尉長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著秩志

奉祿

百官受奉例建武二十六年增奉如此志例以明也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延平中中二千石奉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月錢五千米三十四斛一千石月錢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月錢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月錢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月錢二千米十二斛一百石月錢一千米九斛百石月錢八百米四斛八斗獻帝起居注曰帝在長安詔書以三輔地不滿千里而運師用度非一公卿巳下不得奉除其諸

公田以秋石爲率減實令各自收其租稅

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續漢書曰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諸受奉錢穀各半

明帝永平四年賜公卿半奉明紀下

順帝漢安二年減百官奉

桓帝延熹三年九月詔無事之官權絶奉豐年如故

四年七月減公卿以下奉

五年八月詔減虎賁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奉勿與冬衣其公卿以下給冬衣之半

仲長統昌言曰夫選用以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共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饑饉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仲長統傳

官稱

五府樊準傳注云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將軍府也

四府趙典傳注云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

三府張酺傳注云三公也東京傳注云太尉司徒司空府

二府虞延傳注云謂太尉司徒也

公府史弼傳公府之類皆總言諸府也

宰府蔡扶傳前後宰府十辟道傳宰府孝廉士之高選

三司呂強奏張酺位居三司大臣總望又已而為車騎將軍假節儀同三司

二司袁紹傳擬虎歷典二司注云謂司徒司空也

二臺傳御史尚書郎也東忠專

三臺袁紹傳注漢官云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

三獨坐宣秉傳光武特詔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臺閣仲長統傳光武雖置三公事歸臺閣注云臺閣謂尚書也

宰相東平王蒼拜車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自以至親輔政遠不自安上疏言

臣宰也之位云云

宰士周榮傳辟司徒時稱宰士

監司左雄傳監司項背相望

州司史弼傳州司不敢辟舉

州宰左雄傳

州將張奐傳云得遇州將與司隸校尉段熲以盡

郡將皇甫規傳注云郡守也

郡尹第五倫傳

舉將謂舉主也見胡廣傳

考課

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司徒掌人民事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
而行賞罰司空掌水土事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
奏其殿最而行賞罰百官志
舉能案劇衛颯辟大司徒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
李忠爲丹陽守墾田增多三公考課爲天下第一牟
融爲豐令縣無獄訟爲州郡最司徒范遷上其理狀
魯恭爲中牟令螟不犯境河南尹袁安上書言狀　任
延爲五原守常爲邊郡最
賈琮爲交阯刺史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
祝良爲京州刺史政未踰時功效卓然並本傳
明帝永平九年四月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
長吏視事三歲以上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
不政理者亦以聞本紀
刺舉舉謠言
侍御史掌察舉非法見上卷
司隸校尉掌察舉百官見上卷
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
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
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即位以
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
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
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平決

於百石之吏本傳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
尤不政理者詳見上條
肅宗即位馬嚴上封事曰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
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已同則舉
爲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
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史倪説涼州刺史尹業等每
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
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
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馬嚴傳
安帝勑四府刺史二千石殘穢不勝任者按罪詔諸
州劾奏守令以下有乖擿遇人無惠者免官姦穢重
罪收付詔獄
延光元年八月詔三公中二千石舉刺史二千石令
長相視事一歲以上至十歲清白愛利能勑身率下
防姦理煩有益於人者無拘官簿刺史舉所部郡國
太守相邪墨綬隱親悉心勿取浮華紀
順帝詔幽并涼州刺史各實二千石以下至黃綬年
老劣弱不任事者上名紀
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等八人分行州郡舉實臧否
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
便輒收舉其有忠清惠利爲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

以狀上周舉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張綱獨
埋其車輪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冀河
南尹不疑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張綱傳
順帝末种暠為侍御史時所遣八使杜喬周舉等多
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事皆被
寢遏暠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為八使
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彰露宜伏歐刀又奏請
勑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為刺史二千石尤殘
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种暠傳
威帝詔長吏臧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
以縱避為罪紀
威帝時冀州盜賊以范滂為清詔使滂登車攬轡慨
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望風解印綬其所舉奏悉
厭衆議范滂傳
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
幸其殿每歲州郡聽採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
之是為舉謠言者也舉謠言者掾屬令史都會殿上
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
各爾銜枚大較皆取無名勢其中或有愛憎微裁黜
陟之闇昧也若乃中山祝恬踐周召之列當軸處中
忘謇諤之節憚首尾之譏懸囊捉撮無能清澄其與
申屠須責鄧通王嘉封還詔書邈矣乎百官志司徒注

威帝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時范滂為太尉黃瓊所辟
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
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
以汙簡札哉閒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
方便參實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范滂傳
靈帝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害者時
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其子弟貪汙穢濁皆
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
吏人詣闕陳訴議郎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
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劉陶傳
建武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
事下三府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
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
總己聽於冢宰近則高宗假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
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
己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
為明徼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
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
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
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
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
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

德勞心下士厲節侍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
帝從之（陳元傳）

世官

劉昆少習容禮子軼傳昆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
宗正焉（儒林傳）
張奮累世台輔（本傳）
吳雄三世廷尉為法名家（郭躬傳）
歐陽歙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為博士
（儒林傳）
陳忠世典刑法（本傳）
自楊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袁氏累世宰相俱

為東京名族（楊彪傳）
公孫瓚家世二千石（本傳）
蓋勳家世二千石（本傳）
袁紹累世台司（本傳）

久任

世祖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交易
紛擾百姓不寧朱浮上疏曰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
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
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効吏皆積久養
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
議之從豈不誼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
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
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
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
私怨苟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
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註）斯皆群陽騷動日月失行
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
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
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
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群臣多同
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朱浮傳）
順帝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為吏

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
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
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今典
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
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治己安民為劣弱奉法
循理為不治髡鉗之戮生於睚眥覆尸之禍成於喜
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
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
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
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
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

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
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賤祿薄車
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
紛不絶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
皆在此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
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
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
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
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
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絶送
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
民各得其所矣帝感其言復申與故去官之禁又下
有司考吏治眞僞詳所施行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
左雄傳

建武十三年馮魴爲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
爲太僕

成武孝侯順爲六安太守數年帝欲召之吏人上書
請留

王霸爲上谷太守在上谷二十餘歲

祭彤爲遼東太守在遼東幾三十年

鮑德爲河南太守在職九年

衛颯爲桂陽太守視事十年郡內清理

許荊爲桂陽太守在事十二年 本傳

黃瓊爲議郎且十年 左雄傳

吳祐在膠東九年

行領試守假

靈壽侯邳彤行大司空事 本傳

驃騎將軍行大司空事劉隆 紀

衛尉趙憙行太尉事 明紀

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 和紀

行度遼將軍事來苗 南匈奴傳

行度遼將軍朱徽 和紀

馬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眞 本傳

行車騎將軍馬防 西羌傳

行征西將軍司馬鈞 鄧騭傳

韋彪行司徒事

寇恂拜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伏湛爲司直行大司徒事

銚期爲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

侍中竇憲行征西將軍事

馮魴行衛尉事

班固行中郎將事 本傳注

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 任光傳

陳俊爲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

王丹領左馮翊

蕭勳領漢陽太守並本傳

守光祿大夫杜喬馮羨欒巴張綱周栩劉班順紀

馮羆守征虜將軍

王允守尚書令

欒巴守光祿大夫並本傳

呂种守沅陵長宋均傳

西域假司馬班超章紀

永元元年初令郎官詔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爲眞和紀

李固對策曰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它功德初拜便眞續漢志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眞

鄧遵以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爲眞將軍何敞傳注云自置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始爲正將軍也

容齋續曰凡官吏有試守之法平紀令吏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眞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迺爲眞食全俸平帝初即位故令如眞按順帝時李固言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它功德初使拜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故政一跌百年不復以是而推漢世官吏初除必多試守者矣又按趙廣漢守京兆尹滿歲爲眞尹翁歸守右扶風滿歲爲眞韓延壽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張敞守太原滿歲爲眞此類甚衆許云滿歲若與如淳說守一歲之說大爲相應唐世除吏尚循此制裴度自司勳郎中知制誥爲中書舍人白居易行其制曰臺郎滿歲班列當遷綸閣之職不宜眞授又韓愈權知國子博士三歲爲眞其所謂滿歲三歲者各有其制然大率皆漢制也故通典載貞觀令云散官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官階相等無行無守而本朝元豐中更定官制詔除授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法凡高一品以上爲行下一品爲守下二品爲試此皆放漢制以增廣之耳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一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二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上進

職官四

集議

凡國有大造大疑太尉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 百官志

議典禮

光武立親廟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當除今親廟四廟下有司議大司徒戴涉等議宜爲南頓君立皇考廟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時議有異者上可涉等議 詳見祭祀志及純傳

元和三年博士曹褒以爲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班固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議禮之家名爲聚訟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詳見褒傳

和帝西祠園陵詔大將軍竇憲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棱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韓棱傳

安帝永初五年尚書劉珍上言竊見永平初梁松言皇太后宜入廟與陛下交獻孝明皇帝使公卿博士議郎尚奏宜如松言光烈皇后於是入廟惟皇太后聖德通靈與神合契宜如光烈皇后故事事下公卿僉曰宜如珍言六年正月皇太后親祭宗廟與皇帝交獻 袁安傳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司徒劉愷獨議曰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太后從之 劉愷傳

元初二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陳忠因此上言宜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不可改忠復上疏云云宦官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等議 陳忠傳

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閻議郎陳禪以爲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爲宜周舉謂司徒李郃曰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何以令於天下郃即上疏陳之太后由此以安 周舉傳

永和元年災異數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議者多謂宜如詔旨司隸周舉獨對曰北鄉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謚司徒黃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

之
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新次在順帝下太常
馬訪奏宜如詔諫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
先殤後順詔下公卿周舉議曰殤帝在先於秩爲父
順帝在後於秩爲子呂勃議是也太后從之 上
元嘉元年威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從中朝二千石
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祝恬太中
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齎賞宜比周公
黃瓊獨建議曰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
於霍光朝廷從之 黃瓊傳

熹平元年將葬竇太后常侍曹節等欲別葬太后而
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
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忠曰議當時
定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
是無所疑公卿以下皆從球議帝曰竇氏雖爲不道
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於是議者乃定 陳球傳

議策立

質帝崩大將軍梁冀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
立李固胡廣趙戒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
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而中常侍曹騰說冀曰將軍
秉攝萬機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
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
明日重會公卿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
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說太后先策免
固持節迎蠡吾侯志即皇帝位是爲威帝 李固傳
董卓爲司空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欲
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
對卓又抗言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有敢沮大議者
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今上富於春
秋行無失德卓大怒罷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
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立陳留王是爲獻帝 董卓傳

議曆

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梁豐言當復用

太初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上侍中施延等議甲寅
元與天相應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
道河南尹祉等四十人議四分歷最得其正不宜易
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云云上
納其言遂改曆事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曆事詔書下三
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曆宗訢等議宜如甲寅
詔書故事奏可
靈帝熹平元年馮光陳晃言曆元不正詔書下三府
與儒林明道者詳議羣臣會司徒府議議郎蔡邕議
云云司徒隗司空訓以邕議劾光晃不敬詔勿治罪

蔡邕集載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面校尉南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向戶曹令史覽讀詔書公議蔡邕前坐侍中西曲近公卿朝廷處是非為衆人所見都尉導議之制

熹平以後孫誠張恂孫整言月食事詔書下太常其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効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中韓說等於太常府覆校記注平議難問耽以說等議奏聞章下永安臺覆實皆不如恂誠等言劾奏歆謾部書報各以二月奉贖罪 律曆志

議都邑

董卓東遷議遷都長安太尉黃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琬竟坐免 黃琬傳

議食貨

明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劉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置之不便帝乃止 劉般傳

章帝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又言宜自煮鹽及復均輸法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 朱暉傳

肅宗議復鹽鐵官鄭衆以為不可 鄭衆傳

桓帝時有上書言宜改鑄大錢者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民飢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帝竟不鑄錢 劉陶傳

議選舉

章帝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韋彪上議曰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 韋彪傳

議刑法

建武二年三月詔曰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其與中二千石中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紀

十二年梁統上疏以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刑峻法非帝王急務不可開許 梁統傳

永平中竇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請誅之顯宗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郭躬以明法律召之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從躬議 郭躬傳

章帝建初七年三月詔曰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爲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 紀

司隸校尉晏稱劾奏太尉張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酺位居三公作色大言不可以示四遠於是策免（張酺傳）

安帝時河閒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應劭追駮之據正典刑為駮議三十篇（應劭傳）

安帝初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是時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太尉劉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有詔太尉議是（劉愷傳）

獻帝時論者多欲復肉刑孔融建議曰末世陵遲風化壞亂而欲繩之以古刑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孔融傳）

議邊事

建武中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曰宜如孝宣故事受之帝從國議遂立比為南單于

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荅之宜班彪曰可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帝從之

北單于遣使貢獻求和親詔問羣僚議者以為不可班固議曰漢興已來兵纏夷狄綏御不一建武之世修復舊典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廷爭連日異同紛回臣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為策近長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楊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上疏云云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難倫以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帝從之（楊終傳）

元和三年南單于與北虜戰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言北虜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宜還所掠生口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可許司徒桓虞太僕袁安以為當與之弘因大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弘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眾定少加屈下尚何足病其各冠履（南匈奴傳）

和帝時竇憲欲立北虜降王阿佟為北單于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袁安與任隗以為不可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

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復上疏云云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毀詆安安終不移 上

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議者咸同虞詡說太尉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 上

熹平六年北地太守夏育請發兵出塞擊鮮卑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雖或破之不可殄盡帝不從 上

中平二年關隴擾攘發役不供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郎傅燮進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有司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無涼州則三輔危三輔危則京都薄矣遂從燮議亦不罪烈 紀合

侍講 勸學

趙典拜議郎侍講禁內 本傳

亘郁從入侍講 本傳

張酺子蕃以郎侍講 酺傳

亘彬為議郎侍講禁中

黃瓊為太常以選入侍講禁中

楊秉為任城相以明尚書召入勸講 並本傳

建寧初靈帝當受學楊賜侍講于華光殿中後帝徙南宮得賜前侍講注籍乃下詔封賜臨晉侯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同入侍講不欲獨受封賞乃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嘆復封寬及濟子 楊賜傳

馬嚴拜侍御史中丞勸學省中 馬嚴傳

上計

郡國歲盡遣吏上計 百官志 應劭漢官注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為正故

衆郡奉計 明紀永平

和帝永元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 本紀 按東觀書 [illegible]

威帝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楊秉上言[illegible]輒拜自此終威帝世無留拜者 楊秉傳

臣昭按武帝每因封禪泰山即受計于甘泉通典云漢制郡守歲盡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簿嚴助傳云臣守會稽願奉三年計最如淳謂舊法當使丞奉計今助躬自親入奉也至百官志則言遣吏上計而所遣計吏遂補郎官蓋與漢初郡遣丞奉計已不同矣兩郡天子親受計而所謂計簿則計相主之 [illegible] 東京亦但使司徒受計吏至於長揖不拜 [illegible] 則其制浸以輕矣

給事中

永平中鄭衆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 本傳

宜謂拜議郎給事中（漢弘）

臣天麟按漢世給事中必用儒學之臣此意甚美後世雖以名官而其職乃在外廷非復東都之本意也

待詔

魯恭待詔公車（本傳）

待詔馬援（援傳）

世祖即位以丁恭習見嚴氏春秋待詔（本傳）

圖功臣

永平三年明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見功臣封爵下）靈帝思胡廣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見本傳注）

省官

建武六年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是歲初罷郡國都尉官

七年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官

九年省關都尉官復置護羌校尉官

十一年四月省大司徒司直官是歲省朔方牧并并州

十三年四月罷左右將軍官

十五年復置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改青巾左校尉為越騎校尉（致當作置）

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

十九年復致函谷關都尉（致當作置）

二十七年五月丁丑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又改大司馬為太尉

明帝永平十二年罷益州西部都尉

官數

內外文武官七千五百六十七人（內一千五十五人外六千五百一十二人）內外諸色職掌人一十四萬五千四百一十九人都計內外官及職掌人十五萬二千九百八十六人其鄉有里魁里數及命數未詳（通典）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二

东漢會要卷第二十六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上進

職官八

奉使外國

建武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匈奴傳下同

十四年匈奴遣使奉獻遣中郎將劉襄報命

二十二年單于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

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

三十一年單于比薨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

永平八年北單于遣使求和親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聘

和帝永元二年十月遣行中郎將班固報命南單于

四年北匈奴右谷蠡王自立為單于款塞乞降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璽綬

案行災害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遣謁者分行稟貸三河兗冀青州貧民

十一年遣使循行郡國稟貸被災害不能自存者

十六年兗豫徐冀雨多傷稼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為雇犁牛直

安帝即位六州大水遣謁者分行虛實舉災害賑乏絕

永初二年二月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行冀兗二州稟貸流民

建光元年京師及郡國雨水遣光祿大夫案行賜死者錢二千賜今年田租

延光二年六月遣侍御史分行青冀二州災害督錄盜賊

順帝永建三年四月遣光祿大夫案行漢陽及河內[illegible]除漢陽郡今年田租口賦六月旱遣使者錄囚徒理輕繫

四年五月大水八月遣使實覈死亡收斂稟賜

永和四年太原郡旱遣光祿大夫案行稟貸

漢安元年正月詔曰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未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殺害民庶夷狄叛逆賦役重數內外怨曠惟咎歎息其遣光祿大夫案行宣暢恩澤惠此下民勿為煩擾

威帝建和元年荆揚二州人多餓死遣四府掾分行賑給

元嘉元年京師疾疫遣光祿大夫將醫藥案行 並紀

永壽中第五種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棄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 本傳

延熹九年司隷豫州飢死者什四五遣三府掾賑稟之 紀

班宣風化

肅宗聞學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篇悉封奏上帝善之

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 李郃傳

雷義守灌謁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 義傳

順帝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光祿大夫郭遵馮羨欒巴張綱周栩劉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風化舉實臧否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爲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周舉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八使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 張綱傳

戒官吏

和帝永元十二年三月丙申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能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執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在仍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殤帝延平元年七月敕司隷校尉部刺史曰夫天降災戾應政而至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

惡與懲置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
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貸之
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 紀

旌節義

王莽居攝譙元變易姓名歸家隱遁公孫述聘之不
肯起賜以毒藥子瑛泣血叩頭願奉家錢千萬贖父
死述聽許之遂隱藏山野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光武
策詔本郡祠以中牢勑所在還元家錢 獨行傳

李業以王莽居攝託疾去官遂隱藏山谷公孫述召
之業固疾不起述羞不致之賜之以藥業歎曰危國
不入亂國不居遂飲毒而死光武下詔表其閭 上

劉茂爲沮陽令王莽篡位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
建武二年歸漢於郡門下掾時赤眉攻郡縣殺長吏
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明年詔書求天
下義士福言茂御賊尤高宜蒙表擢詔書即召茂拜
議郎 上

元初中鮮卑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兵馬
掾嚴授前戰殁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
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赴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
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書褒歎厚加賞賜各除
子一人爲郎 劉茂傳

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
乘舡追之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illegible]
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詔書追
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爲郎中 上

溫序爲護羌校尉行部於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
拘序曰受國重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叱宇等曰何
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曰
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曰無令鬚
污土遂伏劍而死光武聞而憐之賜城傍爲冢地賻
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爲郎中 本傳

臣天麟按漢自中興以來崇獎節義於茲爲盛忠義之流恥
見纓紱如龔勝譙元郭欽蔣詡之徒皆棄華仕堅

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恢而保身懷方彌
相慕襲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之
招相望於巖穴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
黨王霸至而不能屈上之所以表顯崇隆若如此
故風俗承然俱以節義相高至顯宗時劉平王望
劉曠王扶俱以脩身行義而蒙顯擢肅宗亦禮鄭均
而召高鳳以成其節皆所以扶持世教欲使之久
久而不渝者也無何汝順以降威柄下移賢人君
子抱負奇蘊而不得施用於世於是始有不平之心太
甚如李膺陳蕃竇武之儻出焉則黨錮
之禍生於節義之過激則節義之在東京盛世之

美哉吁節義何負於人之國而在上之所以
亡國者如何耳之君能進明正人斥
近習使君子得行其道以興太平之則御嵩
風方且足以勵人心而壽國脉又焉有黨錮之禍
乎論至於此則知東漢之亡非節義之過也不肯
扶持節義者之過也

外戚與其禍

光武閔傷前代權臣太盛外戚與政上濁明主下危
臣子故後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
史王氏之半耳
明德馬皇后志在克己不以私家干朝廷兄侯
貴郎中防光為黃門郎訖明帝世不易官
章帝欲封爵諸舅明德馬太后不聽曰昔王氏五侯
一日俱封黃霧四塞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
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
氏比陰氏乎乃止
章帝建初三年立貴人竇氏為皇后竇憲兄弟親幸
並侍宮省賞賜累積遂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
田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
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
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和帝
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

匈奴有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
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
門賦斂吏民共為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二
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
安隗行素高亦未有以害之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
廷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遂與中常侍鄭衆定
議誅之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
閉城門收憲黨人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
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封為冠軍侯帝以太后
故不欲名誅憲而選嚴能相督察之憲自殺 本傳
和熹鄧皇后永元十四年立和帝每欲官爵鄧氏后
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和帝
崩鄧皇后迎立殤帝生始百日殤帝崩后與兄騭定
策禁中迎立清河王子祜是為安帝太后臨朝帝少
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
及太后崩有誣告后兄弟悝等嘗取廢帝故事謀立
平原王帝聞追怒鄧氏五侯皆廢為庶人徙封騭為
羅侯不食而死
建光元年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政事以閻皇后兄弟
顯景耀並為卿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又中常侍
江京李閏樊豐及乳母王聖聖女伯榮扇動中外競
為侈司徒楊震尚書翟酺諫皆不省二年王聖江

京樊豐等與閻后妄造虛無構讒太子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四年安帝崩閻太后臨朝貪立幼年與閻顯等定策禁中迎北鄉侯懿為嗣十月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召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中常侍孫程王康等十九人聚謀於西鍾下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是為順帝遣侍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弟耀晏並下獄誅遷太后於離宮封孫程等為列侯是為十九侯

初和帝母梁貴人為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為己子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張酺言狀帝感悟乃追尊為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為侯賞賜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梁氏自此盛矣順帝陽嘉元年立大將軍商女梁貴人為皇后六年商薨以冀為大將軍弟不疑為河南尹奉使張綱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冀不疑貪叨縱恣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時皇后寵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建康元年順帝崩沖帝即位梁太后臨朝永嘉元年沖帝崩冀與太后定策禁中立質帝年八歲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帝苦煩甚而崩冀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李固胡廣趙戒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親宜立為嗣而中常侍曹騰說冀曰將軍秉攝萬機多有過失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說太后先策免固持節迎蠡吾侯志即皇帝位是為桓帝太后猶臨朝政冀因誣李固杜喬罪皆死獄中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陳授因日食論冀冀殺之冀又遣客刺殺議郎邴尊帝大怒呼中常侍單超徐璜黃門令具瑗小黃門史左悺唐衡定議誅之使具瑗將左右廄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圍冀第冀及妻即日皆自殺悉收梁氏中外宗親無長少皆棄市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封單超等五人為列侯世謂之五侯

臣天麟按漢自成帝委政外家而王氏卒移漢鼎光武顯宗深鑒前事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

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而諸豪貴戚莫敢犯法章帝欲封爵諸舅而馬太后猶以王氏一日五侯黃霧四塞為言至再三有請然後封之當時抑損外戚不令在樞機之位似為得矣然竇憲恃宮闈之親伺奪主田帝雖比之指鹿為馬而終不能繩其罪故外戚強盛自茲以始及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憲以内幹機密出宣誥命父子兄弟充滿朝廷遂生不軌之謀皆章帝有以啓之也其後閻顯專廢立之權梁冀行弒逆之事專擅國柄威震中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雖其終不免於赤族之誅而漢之元氣亦索矣故甞謂東京外戚擅權往往多見於母后臨朝之日植立幼主自為固位之計及其敗也又必藉宦官以行誅討以暴易暴國家何利焉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三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四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進

職官六

宦官擅權

和帝永元四年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鄭衆遷大長秋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事中官用權自此始矣十四年初封大長秋鄭衆為鄛鄉侯衆與中常侍蔡倫等皆秉勢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

建光元年安帝以小黃門江京嘗迎帝於邸封為都鄉侯李閏為雍鄉侯閏京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等扇動内外競為侈虐司徒楊震連諫不從豐等遂共譖震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本郡震飲酖而卒

延光三年秋九月江京樊豐等廢太子保為濟陰王明年帝崩太后定策立北鄉侯即皇帝位有司奏樊豐等多作威福皆下獄死冬十月少帝薨閻顯及江京劉安陳達等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召諸王子乃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丁巳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是為順帝封孫程等為列侯是為十九侯陽嘉二年夏六

月洛陽宣德亭地坼李固對策曰詔書所以禁侍中
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
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
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它功德初拜
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
教一跌百年不復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
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
者給事殿中上覽對以李固為第一宦者疾之詐為
飛章以陷其罪因棄官歸
桓帝建和元年七月詔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為列侯
杜喬諫之書奏不省宦官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與
李固以帝不堪奉漢祀帝怨之後梁冀誣李固杜喬
與劉文劉鮪交通皆收繫死獄中
永興中朱穆為冀州刺史州有宦者三人以擬詔穆
穆辭不相見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為璵璠
玉匣偶人穆下郡案驗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
其家屬帝聞大怒召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
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
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召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
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
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
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

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愚臣以為可悉罷省更選海
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帝不納後穆因
進見口復陳曰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
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
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
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
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
左右傳出趣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
毀之延熹二年六月帝召中常侍單超徐璜小黃門
史唐衡左悺黃門令具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冀賞
誅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列侯世
謂之五侯又封尚書令尹勳等七人皆為亭侯又封
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勢專歸宦
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
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
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
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
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
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逮雲送黃門北
寺獄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
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管霸曰李雲野澤愚儒
出於狂贛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

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橫十月以單超爲車騎將軍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帝頗采其言但賜雋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三年春正月丙午新豐侯單超卒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通鑑考異云太子賢注兩墮謂隨意所爲不定也諸本兩或作雨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常處也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民不堪命多爲盜賊

八年春中常侍侯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臧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召參參於道自殺閱其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秉因奏曰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不宜復見親近帝不得已竟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縯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縯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尹勳等亦皆奪爵

李膺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

宛有富賈張汎者陳蕃傳作張汎劉承漢書作張子禁通鑑考異從蕃傳與後宮有親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埶縱橫岑晊勸成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坐下獄有司承旨奏瑨瓆罪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郡人張儉爲東部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罪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家

宅籍沒資財具奏其狀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能得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東海相汝南黄浮聞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於是宦官訴冤於帝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右校太尉陳蕃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小黄門趙津大猾況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劉瓆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營惑聖聽遂使必加刑謫已爲過甚況今伏歐刀乎翟超黄浮奉公不撓疾

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云云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巳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平原襄楷詣闕上疏曰竊見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而陛下乃遽加考逮今黄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爲此書上即召入詔尚書問狀尚書承旨奏楷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司正楷罪漯收送雒陽獄瑨瓆坐死獄中岑晊逃竄獲免

靈帝建寧元年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奬王室召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内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内典門户主

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内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冗豫未忍故事久不發蕃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旁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

反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為
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雒陽令武奏免黃
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收長樂
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
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瑨雜考颯辭
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
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
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
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
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
張亮等十七人喢血共盟謀誅武等曹節白帝曰外
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
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
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
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并殺勳出鄭颯還
兵劫太后奪璽書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使
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
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召會
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
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
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到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
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

蕃相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
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
掖庭宮人旬日之間貲財巨萬大臣若此為是道邪
公為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劍士收蕃蕃拔劍
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踧
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殺
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征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
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
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
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已而悉軍闕下與武
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
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
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
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收捕宗
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
夷其族宦官又譖虎賁中郎將劉淑故尚書魏朗云
與武等通謀皆自殺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
日南自公卿以下嘗為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
免官禁錮曹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王甫遷中常
侍黃門令如故朱瑀共普張亮等六人皆為列侯十
一人為關內侯於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光和二年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內外太尉段

罔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守令長皆布滿
天下所在貪暴甫養子吉爲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
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
其骨周遍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
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
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
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其姦言之司
隸罔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罔及中常
侍淳于登袁赦封羽等罪惡辛巳悉收甫罔等送洛
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
毒備極萌先嘗爲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
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
死不滅責乃欲論先後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
事吾父子如奴敢反汝主乎今日臨流相擠行自及
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於杖下罔
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書牓曰賊臣王甫
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欲以次表
曹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乃議
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辦之何須校
尉邪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
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
抆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

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
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
過之人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爲衛尉
時球見帝叩頭曰臣前雖誅王甫段罔蓋狐狸小醜
未足以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
辜叩頭流血至於再三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
勢復盛

初司徒劉郃兄侍中儵與竇武同謀俱死永樂少府
陳球說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
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
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徙衛尉
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
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
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
邪郃許諾亦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
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
節因共白帝曰郃與劉納陳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
大怒冬十月甲申劉郃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四年大長秋華容侯曹節卒中常侍趙忠代領大長
秋中平五年夏五月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
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
侍眞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

轉相招合言黑山賊攻刼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
北狩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徼刼誅諸常侍黃門因
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操曰夫廢立之
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
者伊霍是也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執因秉
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
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
危乎芬又呼華歆陶丘洪而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
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疏而不武此必無成
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
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召之芬
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
靈帝崩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臨朝封皇弟協爲渤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
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進旣秉朝
政忿諸宦官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爲
豪桀所歸信而用之復博召智謀之士何顒荀攸鄭
泰等二十餘人以顒爲北軍中候攸爲黃門侍郎泰
爲尚書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
典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
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
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
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與趙忠等議
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
之因悉領其屯兵驃騎將軍董重與何進權勢相害
中官挾重以爲黨助董太后每欲參干政事何太后
輒相禁塞董后忿恚詈曰汝今輈張怙汝兄耶吾敕
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聞之以告進五月
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
州郡辜較財利悉入西省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師請
遷宮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驃騎府收董重免官
自殺六月辛亥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七月袁紹復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
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畏服中人而竇氏
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
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此天贊之時也宜一爲天下除患以垂
名後世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
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
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
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爲中
官親近至尊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紹等又
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桀使並引兵向京城
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將軍總皇威握兵
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

速發雷霆行權立斷而反更召外助大兵聚會强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爲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時董卓駐河東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强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爲資援也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府掾王匡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鄉里募兵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承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邵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

事久變生復爲竇氏矣進於是以紹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讓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

殿前讓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欲引兵入宮閤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青瑣門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門道窗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為報讎乎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須而誤死者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董卓遂廢少帝又迫殺太后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何進傳

范曄論曰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

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臧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陷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蠧

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嚻怨協羣英之埶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昬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四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五

承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上進

職官七

黨錮始末

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

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畏豪彊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

逮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搒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㝢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

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爲八顧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爲八及刻石立墠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㝢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

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殁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延熹九年時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

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皐陶滂曰皐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桀恥不得與乃自上言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

之李杜故同時被繫
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魏郡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膺等誠陛下搜尚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正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信任忠良書奏霍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辯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脣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二年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耶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爲膺門徒未有錄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

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 黨錮傳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起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強對曰黨錮久積惡情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於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上

范曄序曰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謹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效己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彊梁褫氣片言違正則厮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爲雄弱者以詐劣受恥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珪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鈞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劒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僞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恩賜

祭戟 [illegible]

駮犀具劒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馮石

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 卓茂

冠幘襪鞾衣一襲 晉不

三公之服黼黻冕旒 胡廣史郭？

虎賁旄頭鍾虡之樂 東海王彊

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 東平王蒼

劒履佩刀 處姓

乘輿七尺佩劒 竇氏

肅宗賜尚書劒韓棱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
南椎成 韓棱傳
御衣及綬稟食公車 丁鴻傳
明帝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皁袍及侍史二人
鍾離意傳
威帝賜梁冀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贊謁不名
臘賜 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爲祀門戶直已上漢官儀見何敞傳注
常賜
錢帛　衣服　衣冠
安車　駟馬　什器
帷帳　養牛酒　羊酒
休沐
張禹爲太傅録尚書事五日一歸府
竇氏敗韓棱典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 韓棱傳
致仕
尚書鄭均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
以衣冠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前在機
密以病致仕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
明年賜尚書祿以終其身
太尉鄧彪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

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
之胙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
司馬均爲侍中以老病乞身和帝賜以大夫祿歸鄉
里 賈逵傳
劉愷爲司徒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
十萬以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
賣官
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
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
各有差 紀下同
威帝延熹五年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
大夫錢各有差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
入錢各有差 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
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
萬
中平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六年帝欲以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
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
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
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
位 羊續傳

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
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
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
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
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
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
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
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
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
論者不謂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
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 崔烈傳

劉陶爲京兆尹到職當出脩宮錢直千萬 時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脩宮錢也 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
宿重陶才原其罪 本傳

卹典贈官

吳漢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
故事
耿秉卒賜以朱棺玉衣將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營
騎士三百餘人送葬
祭遵薨祠以太牢司農給費
永平元年東海王彊薨遣司空馮魴持節視喪事賜
升龍旄頭鑾輅龍旂 [illegible]

梁竦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建塋陵旁
梁商薨帝親臨喪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
匣什物二十八種錢二百萬布三千匹及葬賜輕車
介士太傅胡廣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
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于原
陵 並本傳
司空袁逢卒賜以珠畫特詔秘器飯含珠玉二十六
品使五官中郎將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
進 袁安傳
太尉袁湯薨追贈特進 袁宏傳
司空楊賜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

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匹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
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
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
勑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
蓋勳卒賜東園秘器賻送之如禮 並本傳
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 羊續傳
袁夔祺曰漢自三公薨或追爵或賜謚或贈之印
綬以示寵龍之恩未有以官追贈者至於印綬亦
不過即其生之官爵以贈之爲翟方進薨贈以丞
相高陵侯印綬孔光薨贈以丞相博山侯印綬此
皆即其生之官爵以贈之而已世祖中興鮮以印

綬褒寵功臣獨祭遵薨博士范升上疏追頌遵功德贈以將軍侯印綬亦不過即其生之官爵以贈之無加於舊典也逮威靈之世劉寬以太尉袁逢以司空黃琬皆贈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以至朱穆以尚書而追贈益州太守悉非先朝舊典至于後世大臣有加贈之恩蓋出諸此

官制雜録

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來乃悉用宦者（朱穆傳）

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伏湛傳）

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鄭弘奏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爲長帝從其議（弘傳）

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埶（楊秉傳）

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爲牧人職（馮緄傳）

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李固傳）

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蘇不韋傳）

袁敞子漏泄省中語策免（敞傳）

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中書袁紀作錢帛）

元和元年十二月除諸禁錮不得仕者令得仕（袁紀）

明帝時政事嚴峻九卿皆鞭杖左雄上言曰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加以鞭杖誠非古典順帝即除之（袁紀按雄傳鞭杖作捶撲）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五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六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　天麟　上進

選舉上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建武六年十月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爲害彊弱相陵元元失所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勑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七年四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五年二月朔日有食之詔公卿巳下其舉直言極諫

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巖穴爲先勿取浮華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詔曰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悉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日有食之詔公卿內外衆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德之士明正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五年三月詔曰朕以不明統理失中思得忠良正直之人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順帝即位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漢安元年二月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賾索隱者各一人

沖帝即位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

威帝建和元年四月京師地震詔大將軍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三年六月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與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永興二年二月京師地震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延熹八年正月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永康元年五月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並上

博士弟子 甲乙科

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肅宗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 儒林傳

和帝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召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

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
師爲非義意説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
書實選本意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
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
高説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
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
書下公卿皆從防言
順帝陽嘉元年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
十人 今紀東京前書儒林傳成帝末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掌故東京因以舊制令更增各十人也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

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
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
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
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以次賞進 紀
靈帝熹平五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
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 紀

孝廉 東漢

郡太守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 百官志
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之光武始用孝廉爲尚
書郎 上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廉吏
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
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 百官志注
章帝建初元年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
以補長相 紀
和帝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
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爲不均下公卿會議
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
錯雜不得爲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
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
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
歲一人帝從之 丁鴻傳

永元七年四月詔曰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人有司
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
所選郎出補守目
十三年詔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
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安帝元初六年詔光祿勳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
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補令長丞尉
延光二年八月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
事三歲以上皆得察舉 並紀
順帝即位令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
廉吏 並紀

陽嘉元年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上書駮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刬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剥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采厥衷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異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却之 左雄等傳

閏月丁亥令諸以詔除為郎年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參廉選歲舉一人 紀

左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尚書張盛奏除此科黃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清洗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 黃瓊傳

二年張衡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 張衡傳

漢安元年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黃瓊傳

威帝即位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常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疲悴困於調發庶望羣吏惠我勞民蠲滌貪穢以祈休祚其令秩滿百戶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臧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偽請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將觀厥後 紀

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 宋閎傳

臣天麟按孝廉之舉始自西都當武元朔詔書云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令或至闔郡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

與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詳觀此文則孝之與廉當是各為一科故前書之
薛宣黃霸張敞等皆以察廉補長丞獨王吉京房
師丹孟喜皆以舉孝廉為郎劉輔舉孝廉為襄賁
令至東都則合為一科矣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
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
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矣西都未始限年至東都
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矣黃瓊言左雄所上孝
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選猶有所遺乃
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則知當時雖以孝
廉名科而未嘗責其孝行廉隅之實是又失設科
之本意也雖然漢世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為至重
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後世之所不能及

至孝

安帝永初五年舉至孝與眾卓異者 紀下同
桓帝建和元年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
士各一人 崔寔傳作至孝獨行
延熹九年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
獻帝建安五年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
守相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諱
臣 天麟 按荀爽傳太常趙典舉爽至孝對策陳便
宜靈帝詔舉有道之士而謝弼陳淳公孫度俱對
策除郎中由是觀之漢世諸科皆有制策有司因
以定其科第之等也

有道

安帝建光元年四月己巳令公卿特進侯中二千石
二千石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 紀
安帝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陳忠上疏言嘉
謀異策宜輒納用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
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
為侍中 陳忠傳
靈帝建寧元年詔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 紀
建寧二年舉有道之士謝弼與東海陳淳元菟公孫
度俱對策皆除郎中

淳厚質直

安帝元初元年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
郡守舉淳厚質直者各一人

仁賢

中興以後復增淳朴有道仁賢獨行高節質直清白
淳厚之屬 左雄傳論
鄧太后納樊準言屢舉方正淳朴仁賢之士 樊準傳

茂才四行

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
才四行 黃瓊傳

光祿舉四行吳祐傳四行惇厚質樸謙遜節儉也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光祿勳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一人漢官目錄見百官志注

鮑永舉秀才不應本傳按茂才西都本云秀才避光武諱改茂才

章帝建初元年詔曰茂才孝廉歲以百數紀

明經

章帝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元和二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

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

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次賞進

靈帝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並紀

計偕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并紀之

令與計吏偕上

安帝永初二年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並紀

將帥

永初五年七月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陳任將帥者

建光元年十一月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武猛堪將帥者各五人並紀

永和三年令大將軍三公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令長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左雄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臧受罪周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郡選武猛不使郡選貪汙也本傳

漢安元年十一月詔大將軍三公選武猛試用有驗任爲將校者各一人

靈帝中平元年舉列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陳之略者詣公車（並紀）

耆儒

順帝陽嘉元年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紀下同）

二年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及諸王國郎

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魯丕（魯丕傳）

獻帝初平四年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並紀　袁宏紀曰云即除郎罷者推恩之）

試尚書

安帝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孫懿稱病不試翟酺對第一拜尚書（翟酺傳）

試博士

太常卿一人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百官志）

建武中太常選博士四人陳元為第一（傳）

張元舉孝廉為郎會顏氏博士缺元策試第一拜為博士（傳）

蔡茂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紀）

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本傳注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朱浮上言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召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帝然之（浮傳）

童子

熹平中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本傳注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

黃琬以公孫為童子郎

左雄奏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童子郎（左雄傳）

任延年十二為諸生顯名太學中號為任聖童

張堪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

杜安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杜根傳）

黃香年十二博學經典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

畫

任子 公孫

安帝建光元年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為郎舍人 安紀

以父任為郎

亘郁　亘焉　周勰

景秉　馬廖　宋均

以父任為太子舍人

黃瓊　袁敞

黃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

臧洪以父功拜童子郎

洪壽比宗官方識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州縣 洪傳

何休以列卿子詔拜郎中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六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七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

選舉下

公府選舉

舉能案劾 袁安傳建武二年辟大司徒府舉能案劾除侍御史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 志注

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佞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 漢官儀見百官志注和帝永元五年注又作建初八年詔未知孰是

安帝永初二年九月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

元初六年二月詔三府選掾屬高第能惠利牧養者五人 紀注本

安帝時三府任輕陳忠上疏曰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

順帝陽嘉元年十二月詔曰閒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序先後精覈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 紀

二年郎顗上疏曰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復使對尚書顗對曰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

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贛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 郎顗傳

四年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汙免 袁紀

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李固與吳雄上疏言選舉稍習可歸有司帝感其言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之 李固傳

桓帝時陳蕃上言宮失其人則王道有缺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豈不責其 陳蕃傳

靈帝時呂強上言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各擇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 宦者傳

初朝廷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蔡邕上疏幽冀舊壤闕職經時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而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願謁除近禁無拘三互以差厥中書奏不省 邕傳

趙戩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 趙岐傳

公府辟除

漢初掾吏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 百官志

梁商爲大將軍在位所辟召皆四海英俊 袁紀

司徒楊賜坐辟黨人免 傳

永建三年太尉劉光以辟召非其人免 袁紀 按本傳云辟召禁錮者免

臣天麟按公府有辟命自西京則然矣然東漢之世公卿尤以辟士相高卓茂習詩禮爲通儒而辟丞相府史蔡邕少博學好辭章而辟司徒橋元府周舉博學洽聞爲儒者宗而辟司徒李郃府又有

五府俱辟如黃瓊者四府並命如陳紀者往往名
公鉅卿以能致賢才為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
秉為重是以譽望日隆名節日著而一歲末世苟
合輕忽之風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
以其所主其斯之謂歟

州郡辟除

從事史十二人皆州自辟除通為百石 百官志

臣天麟按東京入仕之途雖不一然由儒科而進
者其選亦甚艱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
胡廣之賢而不免仕郡為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
不免為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為郡決曹
吏王充之始進也刺史辟為從事徐穉之初筮也
太守請補功曹蓋當時入仕之路如此初不以為
屈也雖然豈特東京為然哉考之西都趙廣漢河
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
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一時卓絕儁偉
之才而卒不免由郡縣吏以進身以至博士弟子
丙科亦補掌故一藝以上但補卒史則知漢世仕
進之路大氐如此嗚呼安得以三代選舉之法而
語之乎

郡吏

每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以郡吏補歲滿一更 百官志

上計吏

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 紀 按黃□書郡國志
舊上計吏補上郡內占八事謂之計簿東都上計吏
多留拜郎官中間廢罷今又復也舊注乃引西漢
除孝廉過計階
因歲舉不顯欠

威帝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楊秉上言宜絕橫拜
自此終威帝世無復留拜者 楊秉傳

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 文苑傳

趙壹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吏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
百餘人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 文苑傳

聘處士

漢室中微士之蘊藏道義懷抱忠孝者是時裂冠毀冕相携
持而去者蓋不可勝數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
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
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
鄭均而召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
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
中行焉 逸民傳

逢萌王莽時解冠掛東都城門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
山養志修道詔書召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連聘不
起以壽終

周黨敕身修志託疾杜門建武中聘為議郎以病去

職復被丕不得已乃着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
書乂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許焉
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
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伏
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
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
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
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
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
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罷之初黨與同郡
譚賢鴈門殷謨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召並不
到 黨傳

王霸少有清節及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召
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以病歸連聘不至 傳
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以物色訪
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
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諫議大夫
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聘不至 逸
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人之書舉孝廉特聘皆
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元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
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燮與良俱辭疾而歸 傳
法眞博通圖典爲關西大儒順帝虛心欲致前後四
聘其深自隱絕終不降屈 傳
周燮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聘元纁備禮因辭發
疾 傳
黃瓊永建中與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聘瓊至
綸氏稱疾不進先是聘召處士多不稱望李固以書
遺之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召初至
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
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
太盛乎自頃禮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
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
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

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
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瓊傳
黃瓊上疏順帝曰臣前上疏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
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
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
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召錯等 瓊傳
樊英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安帝初召爲博士至建光
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李昺北海郎
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
等四人並不至永建元年順帝策書備禮元纁召之
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英不得已到京師帝不

能亟而敬其名 本傳

范曄論曰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元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 方術傳

李固上疏曰陛下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陵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 李固傳

徐穉字孺子恭儉義讓屢辟公府不起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陳蕃胡廣上疏曰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云云威帝乃以安車元纁備禮聘之並不至 徐穉傳

帝又召安陽魏亘其鄉人勸之行亘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亘嘆曰使亘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韓康遯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召不至威帝乃備元纁之禮以安車聘之康不得已辭安車自乘柴車因道逃遁 本傳

揚著以經行知名延熹二年公車備禮召至霸陵稱病歸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劾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家拜著東海相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 韋彪傳

荀爽鄭元中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召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亦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以爲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康時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爲違貞吉而履虎尾焉 荀爽傳論

范曄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脩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他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 方術傳上

臣大麟按世祖鑒高皇嫚罵儒生之失故下車之初側席幽人首訪嚴光聘周黨羅卓茂於密令而加諸三公之位由是嵌巖之彥始以廉隅自厲而風俗所師競以節義名高如薛方逢萌王霸譚賢王良王成之徒或聘而不至或至而不屈皆足以

激懦律貪明帝章帝亦旌禮劉平江革劉般毛義薛包之倫以勵忠孝之節下至安順諸君雖未必有尊賢重道之實意而元纁安車之聘亦不絕於郡國然其習往往實不免以副名才不足以康世史謂方召樊英楊厚待若神明及至竟無他異無亦聘召太濫而拘儒俗士俱得以蒙丘園之賁李固謂毀謗布流應時折減殆亦有由然則人主寤寐英傑固不可不搜抉幽隱而亦不可泛及於常流使弓旌玉帛之所招必皆抱道隱德之士然後足以為世所貴而終南嵩少不至為仕途捷徑矣

宣陵孝子

靈帝熹平六年市賈民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舍人蔡邕上封事曰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之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有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邕傳

選舉雜錄

范曄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

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駮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元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晧虛心以推士張綱

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爲盛。向使廟堂納其高謀，彊埸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威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衮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絜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遒，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左雄傳論）

章帝建初五年五月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紀）

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本傳）

元和三年，上問鄭弘欲止令三輔選前者御史兼茂才，餘郡不得選。弘對曰：虞舜出於姚墟，夏禹生於石紐，二聖豈復出於三輔乎？陛下但當明勑有司使得人耳。上善其言（袁安傳）

和帝永元五年三月戊子詔曰：選舉良才，爲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勑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漢官儀曰：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詔舊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脩，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姦，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自今已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實校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官事，書疏舉者，故不以實，法）

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著狀上。而宣示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勑，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爲憂，督察不以發覺爲負，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姦邪之傷，由法不行故也（紀）

鄧太后臨朝，樊準上疏曰：光武孝明多聘名儒布在廊廟。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臣愚以爲宜下明

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太后深納其言屢舉方正淳樸仁賢之士準傳

安帝永初二年七月詔曰閒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機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紀

順帝陽嘉元年十一月詔曰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序先後精覈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紀

靈帝時蔡邕上疏曰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邕傳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七

東漢會要卷二十八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　天麟　上進

民政上

戶口

漢興至于孝平戶口極盛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至光武中興百姓虛耗十有二存中元二年民戶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人永平建初之際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迄于孝和民戶滋殖及孝安永初元初之間兵飢之苦民人復損至于孝順頗增於前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墾田亦多單師屢征及靈帝遭黃巾獻帝即位而董卓興亂大焚宮廟劫御西遷京師蕭條豪傑並爭郭汜李傕之屬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陝津之難以箕撮指安邑之東后宮不全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剝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克平天下文帝授禪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 帝王世紀郡國志注

蜀志注

應劭漢官儀曰永和中戶至千七十八萬口五千三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記永嘉二千戶則多九十七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六應載極盛之時而所殊甚衆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謐校覈精審復非謬記未詳孰是豈此是順朝時書後史即為本乎 郡國志上注

伏無忌所記每帝崩輒最戶口及墾田大數今列于後以見滋減之差焉光武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帝永平十八年戶五百八十六萬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萬五千二十一章帝章和二年戶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七和帝永興元年戶九百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九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百四十步安帝延光四年戶九百六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萬七百八十九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二十三畝八十五步順帝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萬五百五十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沖帝永嘉元年戶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墾田六百

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八步質帝
本初元年戶九百三十四萬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
千七百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二墾田六百九十
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郡國志注）
列郡戶口數（並見郡國志今不具錄）

雜錄

建武十五年詔下諸郡檢覈戶口年紀（紀）
明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故吏稱其官民安其
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紀）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筭
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
歲著爲令（紀）
三年正月詔曰蓋人君者視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
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
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紀）
賈彪爲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
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
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寇賊害人此亦常理母子
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寇賊聞
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
所生也皆名之爲賈（本傳）

鄉三老

鄉置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
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百官志）
（三老賜爵見賜爵類）

鄉亭長

鄉置有秩游徼有秩郡所置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
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
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游徼掌徼循禁司姦盜又
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亭有長以禁盜賊（百官志）

民伍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
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有善事惡事以
告監官（百官志）

孝悌力田

明帝即位賜爵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注云三老孝
悌力田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
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紀下同）
元和二年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
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
功（餘見賜爵類）

勸農桑

明帝永平三年正月詔有司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
其螟蜮以及蝥賊

十年四月詔曰方盛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以報農功百姓勉務桑稼以備灾害吏敬厥職無令愆墮紀

永平中下令禁民二業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劉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濵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勑區種增進頃畝以為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可申勑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劉般傳

章帝建初元年正月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

三年二月詔曰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安帝永初三年七月庚子詔長吏案行在所皆令種宿麥蔬食務盡地力其貧者給種餉並紀

假民田苑

明帝永平九年四月甲辰詔郡國以公田賜貧人各有差明紀下

十三年汴渠成詔曰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濵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

章帝建初元年七月辛亥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

元和元年二月甲戌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飢色自牛疫已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為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筭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三年二月詔曰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種糧務盡地力勿令游手

和帝永元五年二月戊戌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稅九月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稅二歲

九年詔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取假稅

十一年令民得漁採山林池澤不收假稅

十二年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捕以助蔬食

十五年令百姓鰥寡漁採陂池勿收假稅

安帝永初元年二月丙午以廣成游獵地及被災郡國公田假與貧民

三年三月詔以鴻池假與貧民四月詔上林廣成苑可墾闢者與貧民

賜民爵

並下詔

建武三年閏月賜天下長子當為父後者爵人一級

二十九年二月庚申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年五月大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

明帝即位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粟人十斛

永平三年立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十一年五月丙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無家屬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五年四月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郎從官以下帛

十七年五月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郎從官以下帛有差

十八年四月詔以時雨不降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及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章帝建初三年立皇后竇氏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四年四月戊子立皇太子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

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人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元和二年嘉瑞屢臻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加賜男子爵人二級

和帝永元三年帝加元服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八年二月己丑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十二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元興元年立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一級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安帝永初三年正月皇帝加元服賜男子爲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爵人二級流民欲占者人一級

元初元年改元賜民爵人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民脫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貞婦帛人一疋

永寧元年立皇太子賜民爵及布粟各有差

延光元年改元賜民爵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一級加賜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二疋

二年鳳凰集賜男子爵人二級

順帝永建元年賜男子爵人二級爲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民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疋

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賜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一級爲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帛一疋

陽嘉元年正月立皇后梁氏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子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一人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永和三年四月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質帝本初元年六月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威帝建和元年賜吏更勞一歲男子爵人二級爲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疋

獻帝建安元年賜天下男子爵人一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八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九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

民政中

賜酺

明帝永平十五年令天下大酺五日

章帝元和二年令天下大酺五日賜洛陽人當酺者布戶一疋城外三人共一疋

和帝永元三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酺五日庚辰賜京師酺錢紀

臣天麟按周禮族師有春秋祭酺之文先儒謂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勸酬也史記趙惠文王三年大赦置酒酺五日秦始皇亦令天下大酺漢有賜酺之恩蓋本於此蓋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使得合聚飲食酺之為言布也言王者布德於天下也

復除

建武五年詔復濟陽二年徭役帝生於濟陽故復之

十九年幸汝南南頓縣令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二十年復濟陽縣徭役六歲

三十年復濟陽縣是年徭役

明帝永平五年常山三老言上生於元氏願蒙優復詔曰豐沛濟陽受命所由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而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拳拳其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掾史及門闌走卒

靈帝永康元年復潁川河間二郡比豐沛

靈帝光和六年復長陵縣比豐沛紀

臣天麟按漢之有復除猶周官之有施舍皆除其賦役之謂也然西京時或以從軍或以三老或以孝弟力田或以明經或以博士弟子或以功臣後以三民產子者大父母父母之年高者給崇高之祠者莫不與問復其間矣東京至多至東都所復不過濟陽南頓元氏數邑蓋專為天子之私恩矣

崇孝行

孝經師主監試諷百官志屬隸校尉

明帝時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樊準傳

毛義以孝行稱章帝初中山相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毛義傳

薛包以至孝聞建光中公車特召包稱疾不起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包傳

江革母老有輗車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後上書告歸

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褒拊曰諫議大夫江革
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
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
以終厥身有如不幸祠以中牢 本傳
荀爽舉賢良方正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
漢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講
孝經選吏舉孝廉蓋以孝爲務也 本傳
東平王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
鄧太后增邑五千戶 東平憲王傳
東海孝王臻及弟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皆順
帝美之詔曰東海王臻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

哀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有增戶之封今增臻
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土宇以酬厥德 東海恭王傳

戒奢侈

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
萌而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
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
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
而歸眞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
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
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不營嗜
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 東京賦

章帝建初二年春三月辛丑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飢
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
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
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
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
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
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四月癸巳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 紀
安帝永初元年九月庚午詔三公明申舊令禁奢侈
無作浮巧之物殫財厚葬 紀
元初五年七月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

務崇節約遭永初之際人離荒厄朝廷躬自菲薄去
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
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
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
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
立鷙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 紀
王符著潛夫論指訐時短其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
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
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塡塞道
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
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游

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
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
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飢寒並至則
民安能無姦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嚴酷數
加則下安能無愁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
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illegible]口
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為業或以遊博持掩為
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
土作彈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
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illegible]詩刺不
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
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
弱疾病之家懷憂憒憒皆易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
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
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巫之晚此
熒惑細民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
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眾縷繞帶
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
破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
能給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
帝躬衣弋綈革舃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
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

組綵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
魄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illegible]其
嫁娶者車軿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僮夾轂並引富
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
業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
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illegible]
桓帝永興二年二月詔曰比者星辰謬越坤靈震動
災異之降必不空發[illegible]度有踰侈長飾者皆
宜損省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

恤政一

建武二年秋九月關中饑民相食[illegible]
五年四月[illegible]五月丙子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
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
案見徒免為庶人[illegible]務進柔良退貪殘各正厥事焉
六年正月[illegible]辛酉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躍
其令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
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明帝永平十八年四月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
麥傷旱秋種未下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及流民
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
者粟人三斛理冤獄錄輕繫二千石分禱五嶽四瀆
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雨者長吏各絜齋禱請冀蒙

嘉澍
章帝即位初年牛疫京師及三州大旱詔勿收兗豫
徐州田租芻稾其以見穀賑給貧人
建初元年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稟
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覈尤貧者計所貸并與
之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稟令足還到聽過止官
亭無雇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
容姦妄而貞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
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
弘致勞來羣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
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
理冤獄
五年二月甲申詔曰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其令
二千石理冤獄錄輕繫禱五嶽四瀆及名山能興雲
致雨者冀蒙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
和帝永元四年十二月壬辰詔今年郡國秋稼為旱
蝗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芻稾有不滿者以實
除之
五年二月丁未詔曰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
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
衣履釜鬵為貲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實覈欲有以
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呼召會聚令失農作愁

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二月庚寅遣使者
分行貧民舉實流冗開倉賑稟三十餘郡
六年二月乙未遣謁者分行稟貸三河兗冀青州貧
民三月庚寅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實稟之其有販賣
者勿出租稅又欲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
八年四月詔賑貸并州四郡貧民五月河內陳留蝗
九月京師蝗詔百僚師尹勉修厥職刺史二千石詳
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弱
九年六月蝗旱詔今年秋稼為蝗蟲所傷皆勿收租
更芻稾若有所損失以實除之餘當收租者亦半入
其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收假稅
十一年遣使循行郡國稟貸被災害不能自存者令
得漁採山林池澤不收假稅
十二年二月詔貸被災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鰥寡孤
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採以助
蔬食
閏月賑貸敦煌張掖五原民下貧者穀
六月舞陽大水賜被水尤貧者穀人二斛
十三年二月丙午詔貸張掖居延朔方日南貧民及
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秋詔象林民失農桑業者賑
貸種糧稟賜下貧穀食
九月詔曰荊州比歲不節今茲淫水為害餘歲頗登

而多不均浹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芻稾有宜以實除者如故事貧民假種食皆勿收責

十四年四月庚辰詔貸張掖居延燉煌五原漢陽會稽流民下貧穀各有差是秋三州雨水十月甲申詔兗豫荆州今年水雨淫過多傷農功其令被害什四以上皆半入田租芻稾其不滿者以實除之

十五年閏月乙未詔流民欲歸還本而無糧食者過所實稟之疾病加致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強二月詔稟貸潁川汝南陳留江夏梁國燉煌貧民六月詔令百姓鰥寡漁採陂池勿收假稅

十六年正月乙卯詔貧民有田業而以匱乏不能自農者貸種糧二月己未詔兗豫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沽酒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爲雇犁牛秋七月詔曰今秋稼方穗而旱疑吏行慘刻不宣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決以奉秋令方察煩苛之吏顯明其罰辛巳詔天下皆半入今年田租芻稾其被灾害者以實除之貧民受貸種糧及田租芻稾皆勿收責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九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　天麟　上進

民政下

荒政下

殤帝延平元年六月詔曰自夏以來陰雨過節其減大官導官尚方內府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七月敕司隸校尉部刺史各實覈所傷爲除田租芻稾

安帝即位詔以宿麥不下賑賜貧人

永初二年正月稟河南下邳東萊河內貧民二月乙丑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行冀兗二州稟貸流民十月庚寅稟濟陰山陽元菟貧民十二月辛卯稟東郡鉅鹿廣陽安定定襄沛國貧民

三年三月京師大饑民相食詔以鴻池假與貧民

四年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以年饑故詔以三輔比遭寇亂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過更口筭芻稾稟上郡貧民各有差二月稟九江貧民七年郡國被蝗傷稼十五以上勿收今年田租不滿者以實除之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賑給南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飢民又調濱水縣穀輸敖倉

元初二年詔稟三輔及涼六郡流冗貧人

三年五月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詔方今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其務消災疫安輯黎元

建光元年秋京師及郡國二十九雨水遣光祿大夫
案行賜死者錢人二千除今年田租其被災甚者勿
收口賦十一月詔京師及郡國被水雨傷稼者隨頃
畝減田租
延光元年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大風殺人詔賜
壓溺者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其敗壞廬舍失亡穀
食粟人三斛又田被淹傷者一切勿收田租若一家
皆被災害而弱小存者郡縣爲收斂之
順帝永建元年十月詔以疫癘水潦令人半輸今年
田租傷害什四以上勿收責不滿者以實除之
三年正月丙子京師地震漢陽地陷甲午詔實覈傷
害者賜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被害郡縣爲收
斂勿收漢陽今年田租口賦四月遣光祿大夫案行
漢陽及河內魏郡陳留東郡稟貸貧人六月旱遣使
者錄囚徒理輕繫
五年四月京師旱詔郡國貧人被災者勿收責今年
過更
六年十一月詔曰連年災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實傷
贍恤窮匱而百姓猶有棄業流亡不絕疑郡縣用心
怠惰恩澤不宣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芻稾
陽嘉元年二月稟甘陵貧人大小口各有差京師旱
勑郡國二千石各禱名山嶽瀆遣大夫謁者詣嵩高

首陽山幷祠河洛請雨戊辰雩以冀部比年水潦民
食不贍詔案行稟貸勸農功賑乏絕詔冀州尤貧民
勿收今年更租口賦
三年二月詔以久旱京師諸獄無輕重皆且勿考竟
須得澍雨
永和四年太原郡旱民庶流冗遣光祿大夫案行稟
貸除更賦
質帝本初元年海水溢使謁者案行收葬樂安北海
人爲水所漂沒死者又稟給貧羸
威帝建和元年正月災害所傷什四以上勿收田租
其不滿者以實除之二月荊揚二州人多餓死遣四
府掾分行賑給
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飢窮流
冗道路至有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在所賑給乏絕
安慰居業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詔司隸校尉部刺史
曰蝗災爲害水變仍至五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
傷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京師蝗禁郡國不得賣酒
祠祀裁足
永壽元年二月司隸冀州飢人相食勑州郡賑給貧
弱若王侯吏民有積穀者一切貸得十分之三以助
稟貸其百姓吏民以見錢雇直王侯須新租乃償六

月洛水溢南陽大水詔被水死流失屍骸者令郡縣
鈎求收葬及所唐突壓溺物故七歲以上賜錢人二
千壞敗廬舍失亡穀食尤貧者稟人二斛
延熹九年正月詔曰比歲不登人多飢窮又有水旱
疾疫之困盜賊徵發南州尤甚災異日食譴告累至
政亂在予仍獲咎徵其令大司農絕今歲調度徵求
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復收責其災旱盜賊之郡勿
收租餘郡悉半入三月癸巳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
驚譟司隸豫州飢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遣三府
掾賑稟之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詔州郡賜溺死者七
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被害者悉為收斂其亡失穀
食稟人三斛
靈帝熹平元年六月弘農三輔螟遣守宮令之鹽監
穿渠為民興利令郡國遇災者減田租之半其傷害
十四以上勿收責
獻帝興平元年七月三輔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帝
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是時穀一斛五
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
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
無降帝疑賦卹有虛乃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
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
省閤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
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奴婢

建武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
聽之敢拘執論如律
六年十一月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為奴婢不應舊法
者皆免為庶人
七年吏人遭饑亂及為青徐賊所略為奴下妻欲去
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十一年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八月癸亥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為庶
民冬十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十二年三月詔隴蜀民被略為奴婢自訟者及獄官
未報一切免為庶民
十三年十二月甲寅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為
奴婢者皆一切免為庶民或依託為人下妻欲去者
恣聽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從事
十四年十二月癸卯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
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為庶民賣者無還直
殤帝延平元年詔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
疲癃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
安帝永初四年詔諸沒入為官奴婢者免為庶人

禁厚葬

建武七年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紀下

明帝永平十二年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illegible]祖考之意哉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安帝永初元年禁靡財厚葬

和帝永元十一年七月詔曰吏民踰僭厚死傷生是以舊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師尹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放日甚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王符著書以譏當時失得潛夫論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植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為棺葛采為緘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柏杶樗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為非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為不臣況於群司士庶迺可僭侈過天道乎王符傳

永元十六年司徒張酺薨酺病困勑其子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吾為三公不能使從制豈可犯之乎無起祠堂可作藁蓋廡祭而已張酺傳

趙咨遺書勑其子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黃帝始爰自陶唐逮于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復重以牆翣之飾表以旌銘之儀招復含斂之禮殯葬宅兆之期棺槨周重之制衣衾稱襲之數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頹陵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秦伯殉葬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槨之奢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并棺合槨以為孝愷豐貲重襚以昭恩厚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王孫裸葬墨夷露骸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況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故遠采古聖近

操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即葬平
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
戲小子其勉之哉
范冉 冉一作丹 臨終勑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
侈之俗生不得救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
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
埋其明堂之奠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
高下足令自隱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范冉本傳
張奐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通塞命也始終
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緜牢以釘
密吾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幅巾而已奢非

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奐本傳
臣天麟按竭資用以奉終西都錯亦已甚矣然觀
貢禹言於元帝曰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
過自上生楊王孫報鄭侯書亦曰厚葬誠無益於
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由此
觀之則末俗淫侈自西京已濫觴矣中興以後變
禮違制日以滋甚故自建武永平詔書數下明立
禁防而王符著論深譏當世生不極養死迺崇喪
往往貴戚豪右莫能易華返質獨高人達識不爲
流俗之所遷者如楊震鄭弘王堂鄭元皆遺令
薄葬以矯愚俗周磐著勑其子曰命終之日桐棺足

以周身外槨可以周棺斂形畢封窆衣幅巾編二
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示不忘聖道
趙咨將終告其故吏使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欲
令速朽不聽子孫改之蓋恐遵子者其特立獨行
不侚伸於流俗者歟

瘞遺骸

安帝元初二年詔謁者收葬京師客死無家屬及
棺槨朽敗者皆爲設祭其有家屬尤貧無以葬者賜
錢人五千 安帝紀
質帝即位以兵役連年死亡流離朕甚懸焉昔文王
葬枯骨人賴其德今遣使者案行若無家屬及貧無

資者隨宜賜恤以慰孤魂
本初元年二月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生者
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方春屆節掩骼埋胔之時
其調比郡見穀收葬枯骸務加埋恤以稱朕意
桓帝建和三年詔曰京師厮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
處處有之甚違周文掩胔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
葬者給直人三千若無親屬可於官壖地葬之表識
姓名爲設祠祭
永壽元年洛水溢鴻德苑南陽大水詔被水死流失
屍骸皆令郡縣鉤求收葬及所唐突壓溺物故七歲
以上賜錢人二千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終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一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　天麟　上進

食貨

田制

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尗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至五年野穀漸少田畝益廣焉紀

建武十五年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相增減廼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廼實首服十六年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傳

章帝建初三年秦彭為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塉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傳

王景為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廼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傳

仲長統昌言曰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榮樂過於封君力勢侔於守令皆由禁網疎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今當限夫田以斷兼并去末作以一本業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班祿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

帝廼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 [illegible]
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彊人占田踰侈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彊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彊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彊也孝武皇帝時董仲舒嘗言宜限人占田至哀帝時廼限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難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布列在豪彊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崔寔政論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今宜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

和帝永興元年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百四十步

安帝延光四年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二十三畝八十五步

順帝建康元年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

冲帝永嘉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單八步

質帝本初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 並郡國注

租稅

建武六年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紀

肅宗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今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王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 朱暉傳

安帝元初元年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算

威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稅斂錢 [illegible]

靈帝中平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 並紀

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廼詔調民田畝斂十錢陸
康上疏曰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
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國之法哉傳

算賦

漢法常以八月算人見皇后紀按西都之制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
為一算高祖四年八月初為算賦故漢常用八月算人也

明帝永平九年徙朔方者復口算紀下同

章帝元和元年人無田徙他界者除算三年

二年正月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
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
令

安帝永初四年除三年逋更口算

元初元年詔除三輔更賦口算

桓帝永壽元年復泰山琅邪更算

口賦

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
錢以食天子其三錢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光武紀注

建武二十二年地震壓死者其口賦逋稅勿收紀下同

安帝元初六年會稽大疫除田租口賦

建光元年郡國被災甚者勿收口賦

順帝永建元年勿收漢陽田租口賦

陽嘉元年勿收更租口賦

永和三年金城隴西地震被害尤甚者勿收口賦

更賦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
皆當迭為之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
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
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
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
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
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明帝紀注

明帝即位九月發天水三千人討叛羌復是歲更賦

永平五年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

和帝永元五年流民欲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

十四年詔復象林縣更賦田租二歲

安帝永初四年除三年逋更口算

元初元年詔除三輔更賦口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貧人被災者勿收責今年過更

陽嘉元年勿收冀州更租口賦

永和四年除太原民更賦

桓帝永壽元年復泰山琅邪更算

永平五年復元氏田租更賦

調度

大司農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

相給足 志百官
明帝即位敕隴西勿收今年租調
威帝延熹九年詔歲比不登其令大司農今歲調度
追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收 並紀
財用
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旦見錢穀
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
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
人主受郡國傳漕穀 百官志
建武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
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

十稅一如舊制 紀
肅宗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
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
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
可自鬻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
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
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
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
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
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人窮
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

以林等言爲然 朱暉傳
舊太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 鄧太后詔殺省珍費
自是裁數千萬 紀
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
七千四百八十萬
威帝時段熲言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
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今若以騎
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二冬二夏無慮用費五十四
億 傳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
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紀

中平二年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
以脩宮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
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宮錢
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
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
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
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
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當世之失即吞藥
自殺書奏帝爲暫絕脩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
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
帝本侯家宿貧每歎威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

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 張讓傳

時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為導行費 中署內府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之導引也 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廄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書奏不省 呂強傳

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陸康上疏諫曰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國之法哉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 陸康傳

錢幣

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建武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

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天下賴其便 馬援傳

建武時長安鑄錢多姦巧第五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傳

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猒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眾而無所食羣小競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有能救其危也帝竟不

鑄錢（劉陶傳）

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亂，錢果流布四海。（宦者傳）

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董卓傳）

鹽鐵

郡有鹽官、鐵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本注曰：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百官志）

肅宗建初中，議復鹽鐵官，鄭衆諫以為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傳）

元和三年，帝幸安邑，觀鹽池。（紀）

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鹽利歸官，則人貧怨，誠非明王所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為然。（朱暉傳）

和帝即位，詔曰：昔孝武皇帝致誅胡越，故權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其申勑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弘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紀）

永平十五年，復置涿郡故安鐵官。（紀）

禁沽酒

和帝永元十六年二月己未，詔兗、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沽酒。（紀）

順帝漢安二年十月丙午，禁沽酒。

桓帝永興二年，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蝗蟲滋生，饑饉荐臻，[illegible]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罷貢獻

建武十三年正月戊子，詔曰：往年已勑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勑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紀）

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循吏傳）

野王出歲獻甘醪膏餳，每輒擾人吏，以為市樊脩，臨終

奏乞罷之明帝從之 本傳

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 [illegible]

騶官 今省

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和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勑大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

安帝永初五年二月丁卯詔省減郡國貢獻大官口食 並紀

順帝永建四年五月壬辰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本紀 表紀作漢陽郡闕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一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二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

兵上

光武中興

初南頓令欽生三男縯仲秀秀隆準日角宛人李守好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遣軼往迎秀相與結約定謀議歸舂陵舉兵凡得子弟七八千人從新市平林兵與共攻宛漢兵大敗新市平林兵欲解去縯患之會下江兵至縯說下江將王常以合從之利常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兵合於是諸部齊心銳氣益壯更始元年正月漢兵遂圍宛舂陵戴侯曾孫元字聖公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氏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縯威明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聖公即皇帝位朝羣臣羞愧流汗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三月徧將軍劉秀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莽遣王邑王尋平定山東縱兵圍昆陽秀發兵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斬首數千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

怍也漢兵連勝遂殺王尋莽兵大潰王邑嚴尤陳茂
乘死人度出迸去盡獲其軍實輜重於是海內豪傑
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更始殺
劉縯遣將攻武關長安旁兵四會城下九月戊申兵
從宣平城門入己酉城中少年趙譁並和呼曰反虜
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莽避火宣室殿旋席
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旦
羣臣扶莽之漸臺餘賊眾兵上臺斬莽首分莽身節
解臠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傳莽首詣宛梟於市百姓
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更始拜劉秀行大司馬事邯
鄲卜者王郎自立為天子趙國以北遼東以西望風

響應二年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移檄邊
郡共擊郎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四月進攻邯鄲連戰
破之王霸追斬王郎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令罷兵
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景弇說曰王郎雖破銅馬
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
能辦也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百姓患苦
王莽思復劉氏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貴戚自
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
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
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招始貳於更始是時諸
賊各領部曲所在寇掠蕭王擊銅馬降之建武元年

蕭王北擊尤來大搶五幡追破之還至中山諸將上
尊號王不聽行南到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
將且出耿純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
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
志耳今大王不正位號恐士大夫絕望則有去歸之
思語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會儒生
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諸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
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請
六月己未即皇帝位於鄗南改元大赦九月封更始為
淮南王
呂大[illegible]竊嘗謂先漢之開基以父老苦秦苛法之

久東都之再造以人心思漢德澤之深夫以高祖
孝文寬仁結於人心者若此未泯而莽乃篡竊漢
鼎盜有神器三輔豪傑既共起而亡之矣嘗見之
時如王郎以詐冒盧芳公孫述之徒一夫大呼輒數
郡響應者何哉以民心思漢之切而彼皆以存劉
氏為辭故不擇賢否不別真偽但樂為之歸附也
更始盆子雖以宗室為眾所推然皆昏庸無立失
身盜賊故卒以無成豈知天命人心固有攸屬帝
王自有真宜其身濟大業時乘龍而御天也

光武平赤眉

始建國五年琅邪樊崇起兵於莒眾百餘人轉入泰

山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轉掠青徐間恐其眾與莽兵亂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更始二年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眾爲二部崇與逄安自武關徐宣謝祿楊音從陸渾關兩道俱入蕭王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建武元年赤眉二部俱會弘農與更始兵戰數敗赤眉眾遂大集西向長安以名號不可以久乃立宗室劉盆子爲上將軍諸將皆稱臣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眾拜恐畏欲啼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將相皆降赤眉赤眉下書曰更始降者封爲長沙王更始詣降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固請竟得封長沙王然常依謝祿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百姓不知所歸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命降者日千數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等深以爲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光武詔鄧禹葬之於霸陵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市里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置吏士奉守赤眉引兵欲西隴隗囂遣楊廣擊破之乃復還發掘諸陵鄧禹遣兵擊之反爲所敗赤眉復入長安禹兵敗走帝遣馮異代禹討之異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詔召鄧禹還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妄進兵三輔大饑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眾尚二十餘萬二年正月鄧禹率鄧弘等共攻赤眉大爲所敗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賊悉眾攻異異縱兵大戰伏兵卒起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赤眉餘眾東向宜陽帝親勒兵軍宜陽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眾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相攻決其勝負不欲相強服也徐宣等曰臣等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

光武平漁陽

更始元年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鄉人韓鴻爲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漢

漢以安樂令二年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上谷太守
景況約寵俱歸大司馬秀建武二年帝之討王郎也
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粮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
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
不平及帝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而寵
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如此我當爲王但爾
者陛下忘我耶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全有舊鐵
官寵轉以貿穀積珍寶益富彊幽州牧朱浮年少有
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寵不從其令浮密奏寵多聚
兵穀意計難量上詔召寵寵妻勸無行遂發兵反自
將二萬人攻朱浮於薊帝遣鄧隆助朱浮誘詔書寵寵

東漢詳節卷之三　又　貳

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三年涿郡太守張豐反自稱
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帝遣朱祐祭遵等擊豐劉喜
討張豐祭遵先至急攻豐禽之彭寵妻數有惡夢又卜
筮望氣者言兵當從中起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
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床斬寵及妻頭詣闕帝封子
密爲不義侯

光武平齊

更始元年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陽更始封爲梁王
都睢陽二年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傑攻下二十八
城拜張步爲輔漢大將軍建武元年永稱帝於睢陽
二年蓋延督馬武等四將軍擊永破之三年永立董

憲爲海西王張步爲齊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
故步得專集齊地據十二郡焉蓋延圍睢陽百日劉
永與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酇延追擊之急永將慶吾斬
永首降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爲梁王四年
上遣馬武王霸圍劉紆周建於垂惠五年蘇茂將兵
救建馬武爲茂建所敗龐萌反與董憲連和立詔景
弇進討張步六月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
蘭陵使龐萌自將輕兵晨夜馳赴龐萌等勒兵
挑戰二十日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
等皆至帝將率諸將進攻挑城四面攻之三日大破之
軍士斬劉紆以降張步聞吳漢令其將使其大將軍費

四十　東漢詳節卷之三　七

邑軍歷下又令兵祝阿鍾城以拒漢漢兵擊祝阿拔之
進攻臣里大破之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兵二萬
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弇進軍二城之
閒先攻臨菑拔之入據其城步與三弟將兵二十萬
乃攻弇弇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
鋒交乃自引精兵橫突步於東城下大破之是時帝
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陳俊謂弇曰劇虜兵
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
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
大戰復大破之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
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

破壓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之此皆齊之西
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
又難於信也帝進幸劇昇弇復追張步步奔平壽蘇
茂將萬餘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
爲列侯步遂斬茂詣弇軍門肉袒降弇傳入其城
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封步爲
安丘侯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

光武平隴蜀

更始初隗囂起兵應漢更始召囂至長安後
復亡歸天水招集其衆興修故業三輔士大夫避亂
者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馬援班彪之屬
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建武元年公孫述即帝位於
成都盡有益州之地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述盛陳
陛衛以延援入援曰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歸謂
囂曰子陽井底蛙耳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
使援奉書洛陽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
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公孫述聚兵十萬人數遣將間出囂囂與漢合執其
權從之述遣使以大司空印綬授囂囂斬其使出兵
擊之以故蜀兵不復北出初竇融自守河西聞帝威
德心欲東向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
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說融與隴蜀合

從融召豪傑議皆曰皇帝姓名見於圖書它姓殆未
能當也融遂決策遣劉鈞奉書詣洛陽帝賜融璽書
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
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因授融爲涼州牧時
關中諸將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囂言三輔單
弱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
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帝遣來歙諭囂遣子入侍囂
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爲胡騎校尉封鐫羌侯六
年帝積苦兵間以囂遣子入侍公孫述遠據邊垂
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休諸將於洛陽
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帝報以戒衆帝遣囂
欲從天水伐蜀囂言白水險阻棧閣敗絕須其惡孰
乃攻之帝知其終不爲用乃謀討之四月上幸長安
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五月隗囂遂發兵反
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馮異要其不意卒擊
巡軍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悉
畔囂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七年述
立囂爲朔寧王遣兵爲之援執八年來歙將二千餘
人襲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囂自悉其衆數萬人圍略
陽公孫述遣將助之累月不能下閏四月帝自將征
囂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帝召馬援問
之援因言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

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數道上隴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欲遂為黥布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囂窮困恚憤而卒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為王六月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出長安為援為之副八月歙率馮異王將軍討隗純於天水十月攻破落門周宗行巡等將隗純降十一年岑彭吳漢劉隆伐蜀冀攻浮橋因飛炬焚之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夏來歙與蓋延岑等克下辯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帝聞大驚以馬成代之帝自將征公孫述七月次長安岑彭進拔武陽勢若風雨蜀地震駭述

宮擊延岑大破之其衆悉降十月公孫述使刺客夜刺殺岑彭吳漢自夷陵泝江而上公孫述進攻廣都大破之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公孫述因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人以配岑岑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臧宮軍咸陽門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刺述洞胸墮馬其夜死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上詔讓責馱入朝吳漢自蜀振旅而還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二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三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　天麟　上進

兵上

宿衛

光祿勲卿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五官中郎將一人本注曰主五官郎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本注曰皆無員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

左中郎將本注曰主左署郎中郎侍郎郎中本注曰皆無員

右中郎將本注曰主右署郎中郎侍郎郎中本注曰皆無員

虎賁中郎將本注曰主虎賁宿衛（前書武帝置期門平帝更名虎賁[illegible]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戴[illegible]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焉）

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本注曰僕射掌虎賁郎習射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中郎虎賁侍郎虎賁郎中節從虎賁本注曰皆無員掌宿衛侍從虎賁久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羽林中郎將本注曰無員主羽林郎（漢末又有四中郎將皆帥師征伐不知何時置董卓為東中郎將盧植為北中郎將曹操為南中郎將）

羽林郎本注曰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漢官儀曰羽林郎百八人無常員府次虎賁府）

羽林左監一人本注曰主羽林左騎（漢官曰[illegible]）（[illegible]官[illegible]史吏皆自）丞一人（出羽林中有材者作）

羽林右監一人本注曰主羽林右騎丞一人

騎都尉本注曰無員本監羽林騎（[illegible]）

衛士

衛尉卿一人本注曰掌宮門衛士

南宮衛士令一人本注曰掌南宮衛士

北宮衛士令一人本注曰掌北宮衛士

左右都候一人本注曰掌劍戟士徼循宮（[illegible]）

[illegible]衛士儀（[illegible]）

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金吾徼於宮外相為表裏（百官志注）

金吾緹騎

執金吾緹騎二百人（[illegible]）

北軍五營

北軍中候一人本注曰掌監五營

屯騎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

越騎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

步兵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胡騎司馬各

一人本注曰掌宿衛主烏桓騎
射聲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並百官志
右屬北軍中候本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
壘之事有胡騎虎賁校尉皆武帝置中興省中壘
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胡騎并長水虎賁主輕車并
射聲

將軍領兵

將軍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大將軍次驃
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雜號
將軍衆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其領軍皆有部曲大
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

有軍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長一人其不置校尉部但
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為副貳其別營
領屬為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其
餘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
兵其職吏部集各一人總知營事兵曹掾史主兵事
器械稟假掾史主稟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姦主罪法
百官志

城門兵

城門校尉一人本注曰主京師城門每門候一人百官志

黎陽營

光武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
謁者監之又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
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百官志注引漢官儀
和帝時竇憲伐匈奴發黎陽雍營騎士竇憲傳
安帝永初四年初置長安雍二營都尉官本紀注曰扶風都尉居雍縣京兆虎牙都尉居長安
安帝以羌犯法三輔有園陵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
尉京兆虎牙都尉騎士百官志注引古今注而前書不載此郡置志云中
順帝永建元年罷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紀

西園軍

靈帝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

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
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
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
皆統於碩並本紀注

郡國兵

光武擊中山所發突騎弃命兵
以驍勇者為之弃命
選兵將將者乃北發十郡兵
以漢說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共聞也
建武五年詔將潁川安集荊徐揚部皆委輸
監諸將營傳

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 百官志
七年三月丁酉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
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 紀
光武使宋鈞兼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救劉尚 劉尚傳
明帝永平二年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就國 以
以虎賁官騎 中山王焉上疏辭報曰凡
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以從今五國
各官騎百人稱娖前行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
空發中必決眥所以重蕃職也王其勿辭 中山王傳
梁節王有罪上書還所受虎賁官騎 本傳
永平十六年竇固等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
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
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祭肜吳棠將河東北
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來苗
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
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 紀
馬防將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羌 本傳
永元六年發八郡迹射討叛胡 紀
鄧鴻將積射士三千人擊戰 傳
劉尚將三輔積射討西羌 傳
和帝時竇憲伐匈奴發緣邊十二郡兵 傳
廣柔縣蠻夷反殺長吏郡發積射士擊之 傳

安帝永初三年南單于反以大司農何熙將羽林五
校士及發緣邊十郡兵擊之 梁慬傳
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郡遣侍御史龐雄
督州郡兵討破之 同上
元初三年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叛遣侍御史任逴
督州郡兵討之
四年遼西郡兵與烏桓擊破之
延光元年詔罷漢陽屯兵
順帝永建元年十月告幽州刺史其令緣邊郡增置
步兵列屯塞下 同上
永和三年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
兵順帝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
班 發諸王
桓帝延熹三年趙岐言賊在宮有五陽之地宜發
五陽郡兵討之
靈帝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發天下諸郡兵征之 皇甫嵩傳

募罪徒戍邊

明帝永平元年募士卒戍隴右賜錢人三萬 紀
八年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
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
占著邊縣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之凡徙者賜弓

弩衣粮同紀下
九年三月辛丑詔郡國死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
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賜妻父若男同產一人復終
身其妻無父兄獨有 母者賜其母錢六萬又復其口
筭
十六年九月丁卯詔令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
罪一等勿笞詣軍營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隨父母同
產欲求從者恣聽之女子嫁為人妻勿與俱謀反大
逆以上不用此書
十七年八月丙寅令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及張掖屬
國繫囚右趾以下任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詣軍營
章帝建初七年九月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
邊戍妻子自隨占所在父母同產欲相從者恣聽之
有不到者皆以乏軍興論
元和元年改元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
邊縣妻子自隨占著在所
章和元年四月丙子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
詣金城戍七月詔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後捕
繫者皆減死勿笞詣金城戍
九月壬子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金城
戍
和帝永元元年冬十月令郡國弛刑輸作軍營其徒

出塞者刑雖未竟皆免歸田里
桓帝和平元年十一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永興元年十一月詔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二年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並紀

徙民實邊

建武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常
關居庸關以東 本紀又吳漢傳亦徙 云鴈字下谷有山字
明帝即位詔邊人遭亂為內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
切遣還邊恣其所樂 紀
賈宗為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為
居人所僕役不得為吏宗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
選轉相監司以摘發其姦或以功次補長吏故各願
盡死 傳

命將

建武四年拜馬成揚武將軍發兵擊李憲帝幸壽春
設壇場祖禮遣之 [illegible]
建初八年拜班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傳
徧元為度遼將軍假黃鉞 本傳
持節為將 [illegible]

兵法

[illegible]

畏懦（祭彤伐匈奴坐逗留畏懦下獄免）沮敗（[illegible]）

兵器

武庫令主兵器（[illegible]）

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

兵符

建武之初禁網尚闊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征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者蓋謂此也書奏從之（杜詩傳）

安帝遣[illegible]擊[illegible]等皆去符傳以[illegible]

馬政

太僕主車馬（[illegible]）未央廄令一人主乘輿及廄中諸馬舊有六廄中興省約但置一廄後置左駿令廄別主乘輿御馬後或併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林郎監領（百官志）

馬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䩭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illegible]）

和帝永元五年二月戊戌詔有司省減內廄及涼州諸苑馬

安帝永初元年廄馬非乘輿常所御者減半食

六年正月庚申詔越嶲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萬歲苑犍爲置漢平苑

順帝漢安元年始置承華廐（東觀記曰時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廐充滿始置）

靈帝光和四年初置騄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辜榷馬一匹至二百萬（辜榷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

中平元年詔公卿出馬弩殿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並本紀）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三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四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上進

兵六

屯田

建武四年劉隆討李憲憲平遂屯田武當（傳）

馬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傳）

六年王霸屯田新安（傳）

夏李通破公孫述于西域還屯田順陽十二月詔曰令軍士屯田糧儲差積（紀）

八年王霸屯田函谷關（傳）

建武中張純將兵屯田南陽（傳）

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百官志）

明帝永平十六年北伐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西域傳）

章帝建初二年罷伊吾盧屯兵（紀）

和帝永元二年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定西域復置戊己校尉（西域傳）

永元十四年安定降羌燒何種反曹鳳請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及省委輸之役上遂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

屯田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
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西羌傳
順帝永建四年虞詡上疏曰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
上且沃野千里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
利書奏帝乃復三郡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郡費歲
一億計明年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
群羌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馬續上
移屯田湟中羌意乃安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增
置屯田五部并為十部西羌傳

永建六年三月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
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平故事置伊吾司馬
一人紀

鄧訓擊敗迷唐諸羌咸信盛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
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
城郭塢壁而已鄧訓傳

陽嘉元年復置元菟郡屯田六郡紀

獻帝建安十四年七月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出肥
水軍合肥開芍陂屯田通鑑

衛覬為漢陽太守廣開屯田列置四千餘營傳

臣天麟按資治通鑑獻帝建安元年云中平以來
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
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
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
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潁川棗祗及
韓浩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
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
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
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
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噫屯田之利其博如此而
漢人不知為之顧使操藉此以為征伐之資可不
鑒哉

亭候 塢壁 烽燧

建武十年築亭候修烽燧光武紀注前書音義曰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乃舉烽

二十二年罷邊郡亭候吏卒紀

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百官志漢制十里一亭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

永初五年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
十六所西羌傳

元初三年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上

永和五年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上

樊準為河內太守修理塢壁傳

种暠為度遼將軍先宣恩信去烽燧塞候望傳

障塞

邊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 百官志

順帝永建元年詔幽并凉州刺史嚴勅障塞繕設屯備 紀

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單于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 南匈奴傳

盜賊

建武三年潁川盜賊群起郏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馮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鬭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髡剔負鈇鑕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爲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 馮魴傳

五年郭伋爲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盜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九年拜潁川太守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絶 郭伋傳

八年潁川盜賊群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純嘗爲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 純傳

十六年郡國群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 紀

安帝永初四年海賊張伯路復與勃海平原劇賊劉文河間文光等攻厭次殺縣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

青州刺史法雄討破之 紀

六年六月遣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 上

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尼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陳忠獨以爲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謹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塞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爲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彊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爲詔文切勑刺史嚴加糾罰 陳忠傳

卷三五 東漢會要三十四 六

順帝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廼以李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 李固傳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逕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廼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荊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廼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 張綱傳

卷三十一 東漢會要三十四 七

威帝永壽二年泰山琅邪賊公孫舉東郭竇等反聚
衆至三萬人寇青兗徐三州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
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司徒尹訟薦段熲乃拜中郎
將擊舉竇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 段熲
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
陽蒼梧南海交阯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脩募兵討
之不能剋豫章艾縣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
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縣令衆漸盛又
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
威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右
校令擢爲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
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
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
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
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鬭志尚計緩
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
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
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
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
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
陽等寶足富數世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何足介意
衆聞咸憤踊尚勑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

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
兵三年群寇悉定七年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
時荊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
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
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
固守拒之於是尚爲中郎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
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
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
度尚傳
延熹中山陽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
公車特徵皇甫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
賊悉平
抗徐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之人置於縣
下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爲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
擊太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遷太山都尉擊賊望風
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
楊琁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
攻郡縣賊衆多而琁力弱吏人憂恐琁乃特制馬車
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
兵車專張弓弩尅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
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
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

梟其渠帥郡境以清本傳
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
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
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
誑惑十餘年閒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
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
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
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
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
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
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

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
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
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宮省直衞及百姓
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
知事已露晨夜馳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摽
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殺人以祠天角稱天
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
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
之閒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勑州郡修理攻守簡練
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
諸關並置都尉召羣臣會議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

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
下精兵博選將帥以皇甫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
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
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
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
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
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
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
勑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閒出圍外縱火大呼城
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
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軍更戰大破

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儁乘勝進討汝南陳
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
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巳於倉亭生禽
卜巳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
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
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
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
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
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甚衆
角先已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
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萬

餘人築京觀於城南（皇甫嵩傳）

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氐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掾哉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𠁊之徒並起山谷間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髭者號于氐根大眼者為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趫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

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朱儁為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為袁紹所定（朱儁傳）

刻石紀功

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拜竇憲為車騎將軍北伐匈奴執金吾景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稒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景夔景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鞮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迺與執金吾景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

王君長之群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蒞以威神元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迺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類祭告功

和帝永元元年竇憲破北匈奴於稽落山詔曰匈奴背叛爲害久遠賴祖宗之靈師克有捷醜虜破碎遂掃厥庭役不再籍萬里清蕩非朕小子眇身所能堪有司其案舊典告類薦功以章休烈紀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四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五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

刑法上

法令

甲令 章帝紀注

令丙 箠令丙爲篇之次也前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 循吏傳序

建武中桓譚上疏曰今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省 本傳

建武十一年二月己卯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紀

十二年梁統在朝數陳便宜以爲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迺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後著爲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爲務政理以去亂爲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高帝受命誅

悉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寬惠柔克遭
世康平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若軰
武帝軍役數興豪桀犯禁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
律以破朋黨以懲隱匿宣帝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
哀平繼體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
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
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傅奏於左事下三公廷尉
議者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
所釐統今所定不宜開可統復上言臣之所奏非曰
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
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而盜賊浸多歲以萬
數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
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
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議上遂寢不報
統傳

十四年群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
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
杜林奏曰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
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破矩為圜
斲彫為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
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
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
士家無全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
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 杜林傳
十八年四月詔今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
殘吏妄殺之路其除此法同之內郡 紀
肅宗初陳寵為尚書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
廼上疏言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
以奉天心帝納寵言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解
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 傳
元和三年廷尉郭躬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
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
永元六年廷尉陳寵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
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
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
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
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
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
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
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
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
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
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
及施行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寵子

忠略依寵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獻又上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陳寵傳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張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可下三公廷

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皐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願陛下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和帝從之張敏傳

元初四年帝詔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漢法令蔡倫傳

蔡邕請除三互法見公府選舉

橋元乞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詔書下其章橋元傳

應劭刪定律令爲漢儀建安元年奏之曰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臣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又集駮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偉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雖未足綱紀國體宜給時用庶幾觀察增闡聖化帝善之應劭傳

刑制

腰斬 [illegible]

斷刀 [illegible]之刀也

殊死 [illegible]

髡笞 [illegible]宮刑[illegible]名有刑者[illegible]如[illegible]室因以名焉

鬼薪白粲 三歲刑也

六命 [illegible]

右趾 [illegible]

髡鉗城旦舂 [illegible]

笞者

完城旦舂 [illegible]刑也[illegible]不

輸作司寇 前書[illegible]刑也

輸作左校 [illegible]

輸作右校 [illegible]

輸作若盧 麗參爲左把法喻作若盧令

耐 光紀注云一歲刑爲罰作二歲已上爲耐耐音乃代反前書又音而

笞 元和元年詔二律云宗皆詳學得笞

箠 章帝紀令丙箠長短有數

施刑 光紀注云施讀曰弛謂有赦令去其鉗鈦赭衣本

隸臣妾

女徒顧山 光紀注云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

女子宮 光紀注云宮謂幽閉也

肅宗初陳寵爲尚書寵以帝新即位上疏言宜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奉天心帝納寵言詔有司絶鉆鑽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 本傳

陳忠上言除蠶室刑 見上 附令

建安中論者欲復肉刑孔融建議曰古者淳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絶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衞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孔融傳

贓罪

顯宗即位交趾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召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 鍾離意傳

安帝初收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襃廷尉張皓議依光比太尉劉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如使臧吏禁

錮子孫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有詔太尉議是 劉愷傳

永初中陳忠上言解臧吏三世禁錮事皆施行 本傳

袁安爲河南尹未嘗以臧罪鞫人常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 袁安傳

選舉不實

明帝即位詔曰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者 本紀注云舉非其人並正舉主之罪

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 吳漢傳

胡廣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 本傳又左雄傳云廣等十餘人皆坐

第五倫上言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俱以刻薄之資臨人等邑吏民愁怨非枝當坐豫協亦宜兼譴舉者

恤刑 贖罪附

建武二年三月下詔曰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罰

三年七月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女徒

雇山歸家（前書音義曰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

七年春正月丙申詔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見徒免為庶民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

二十八年十月癸酉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女子宮（蠶室閉也）

二十九年四月乙丑詔令天下繫囚自殊死已下及徒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各有差（[illegible]者不在此書）

三十一年九月甲辰詔令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

明帝即位詔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中二千石下至黃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效隴西囚徒減罪一等十二月甲寅詔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縑二十疋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疋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疋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

永平三年正月詔有司詳刑謹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四年詔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

八年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其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

下蠶室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

十三年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制曰今何以和穆陰陽消伏災譴刺史太守詳刑理冤存恤鰥寡勉思職焉

十五年二月詔亡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縑四十匹右趾至髡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

十八年三月丁亥詔曰其令天下亡命自殊死已下贖死罪縑三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吏人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

四月己未詔理冤獄錄輕繫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斷獄得
情號居前代十二（十斷其二言少刑也本紀）
肅宗初承永平故事吏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
陳寵上疏曰陛下即位數詔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
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旁
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
私逞縱威福今宜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群
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其後遂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
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人俗和平屢
有嘉瑞（寵傳）

建初五年二月甲申詔二千石理冤獄錄輕繫三月
甲寅詔曰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吏
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
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
議糾舉之

七年九月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戍妻子
自隨占著所在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
白粲已上皆減本罪各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贖死罪
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
寇三匹吏人有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

元和元年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
令丙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鉆鑽
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
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八月癸酉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
縣妻子自隨占著在所其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
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以上皆減本罪一等輸司寇
作亡命者贖各有差

十二月壬子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
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
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
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
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紀）

元和三年郭躬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
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
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
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
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
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
來捕得甚眾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
蕩宥卹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
以為赦前犯罪死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
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傳）

章和元年九月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
金城犯殊死若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
白粲已上減罪一等輸司寇作亡命罪贖縑二十匹右
趾至髡鉗城旦舂七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民犯
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
和帝永元三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令郡國中都官
繫囚死罪贖縑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
六年七月京師旱詔曰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謫其未
竟五月以下皆免遣丁巳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
八年八月辛酉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敦
煌戍其犯大逆募下蠶室其女子宮自死罪以下至
司寇及亡命者入贖各有差
十一年一月丙午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癃老小女
徒各除半刑其未竟三月者皆免歸田里
安帝永初元年詔死罪以下及亡命贖各有差
二年五月旱丙寅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
徒賜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屬以下各有差即日降雨
六年皇太后幸洛陽寺錄囚徒理冤獄
元初二年詔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馮翊扶
風屯妻子自隨占著所在女子勿輸亡命死罪以下
贖各有差其吏人聚為盜賊有悔過者除其罪
延光三年九月乙巳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

一等詣敦煌隴西及度遼營其右趾以下及亡命者
贖各有差
順帝永建元年十月詔減死罪以下徙邊其亡命贖
各有差
二年三月旱遣使者錄囚徒
永和五年五月丁丑令死罪以下及亡命贖各有差
漢安二年七月辛丑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殊死以下
出縑贖各有差其不能入贖者遣詣臨光縣居作二
歲
沖帝即位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徙邊謀反
大逆不用此令
質帝本初元年四月丙午詔郡國繫囚減死罪一等
勿笞唯謀反大逆不用此書
三年九月庚寅詔死罪以下及亡命者贖各有差
和平元年十一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永興元年十一月詔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二年閏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靈帝建寧元年令天下繫囚未決入縑贖各有差
三年十月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
熹平五年四月使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冤枉原輕
繫休囚徒
六年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

光和三年令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各有差

中和四年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 靈紀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五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六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 天麟 上進

刑法下

中都官獄

孝武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名世祖中興皆省唯廷尉及雒陽有詔獄 百官志

和帝永元九年復置若盧獄官 紀

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 見竇武傳

斷獄案罪

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謹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 禮儀志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孚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 紀

七月庚子詔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紀

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日而已

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爲斷獄不盡

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始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陳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

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他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躬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 陳寵傳

和帝永元十五年有司奏以爲夏至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是歲初令郡國以日短至案薄刑 紀

十六年詔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決以奉秋令 紀

初和帝末下令麥秋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魯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平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遣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于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按易五月始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

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于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係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係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魯恭傳

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魯恭議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

於斯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根黃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維古人之道助三正之欲著令蘘承天心順物命性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於衆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何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因如故事後卒施行陳寵傳

律學

治書侍御史二人選明法律者為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百官志

郭公父弘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斷獄深刻子延年亦明法律對父故言小也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為郡吏辟公府元和三年拜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子晊亦明法律政有名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官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郭躬傳

吳雄以明法律斷獄平恕自　致位司徒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

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王莽召為掌寇大夫咸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文書皆壁藏之寵明習家業少為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昱高其能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陳寵傳

陳忠為廷尉正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擢拜尚書

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政陳忠傳

鍾皓世善刑律以讀教授門徒千人

王渙習尚書讀律令循吏傳

赦宥

建武元年大赦天下即位　二年二月大赦天下

六月戊戌大赦天下禋太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六月壬戌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五年正月大赦天下　七年四月大赦天下

中元元年大赦天下封禪

明帝永平二年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祀明堂
十四年四月大赦天下
十五年四月大赦天下其謀反大逆及諸不應者者
皆赦除之祀明堂
章帝建初三年大赦天下祀明堂
元和二年大赦天下祀明堂
和帝永元十一年大赦天下
十四年三月大赦天下臨辟雍
元興元年大赦天下改元
傷帝延平元年大赦天下
安帝永初元年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四年四月大赦天下立太子　元和三年二月大赦天下
永寧元年大赦天下立太子　建光元年大赦天下
延光元年大赦天下　四年六月大赦天下
順帝永建元年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陽嘉元年大赦天下　五年五月大赦天下
永和三年四月大赦天下　漢安元年大赦天下
建康元年大赦天下改元
質帝即位大赦天下　本初元年六月大赦天下
桓帝建和元年大赦天下二年大赦天下
和平元年大赦天下　元嘉元年大赦天下
永興元年大赦天下　永壽元年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延熹元年六月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四年六月大赦天下
六年三月大赦天下　八年三月大赦天下
九年六月大赦天下
靈帝建寧元年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熹平元年五月大赦天下二年二月大赦天下
三年二月大赦天下　四年五月大赦天下
五年四月大赦天下　六年正月大赦天下
光和元年三月大赦天下二年四月大赦天下
三年八月大赦天下　四年四月大赦天下
五年正月大赦天下　六年三月大赦天下

中平元年十二月大赦天下
三年二月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六年四月大赦天下　八月辛未大赦天下
獻帝初平元年大赦天下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興平元年正月大赦天下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建安元年正月大赦天下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雜錄

建武二年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唯願陛下謹無赦而已本傳
王符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

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勑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疆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廷自明萬無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旣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十六七矣輕薄姦軌旣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蓄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可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除人害命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順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赦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論者多日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本傳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六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七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　天麟　上進

方域

都邑

建武元年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紀

建武中杜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迺作書一篇名曰論都奏之曰夫大漢之盛世籍雝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雝州本帝皇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衍功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嶔巖關函守嶢山東道窮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利器不可以久虛而國家亦不可忘乎

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渟瀯與 本傳

杜篤奏上論都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徐州刺史王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迺作金人論以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 循吏傳

建初中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班固迺上兩京賦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其辭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泰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主人喟然而嘆曰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夫大漢之云為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理永平之事且夫辟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領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子習秦阿房之造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 全文見本傳

獻帝中平六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迺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雒陽於今亦十一世案石包讖宜從都長安以應天人

之意百官無敢言者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燒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郤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

不荅司徒荀爽見卓意壯恐害㞐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耶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卓意小解

卓時欲從都長安乃謂陳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未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刑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從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復言 陳紀傳

卓議遷都長安太尉黃琬與司徒楊彪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啟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琬竟坐免 黃琬傳

初平元年二月丁亥遷都長安 紀

興平二年乘輿播遷建安元年楊奉韓暹奉駕至雒陽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墻壁閒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荀彧曰昔晉文公納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操乃將兵詣雒陽引董昭問計昭曰將軍入朝此下諸將未必服從今留輔衞軍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遂遷許

輿地圖

光武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迺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 禹傳

建武十五年議封皇子大司空上輿地圖 紀

永平十五年明帝按地圖封皇子 明帝紀 馬后紀

省併郡國

世祖建武十年省定襄郡徙其民於河西

十一年省朔方牧併并州

十二年省金城郡屬隴西

十三年二月丁巳併西京十三國廣平屬鉅鹿眞定屬常山河閒屬信都城陽屬琅邪泗水屬廣陵淄川屬高密膠東屬北海六安屬廬江廣陽屬上谷據此惟有九國云十三誤也

十二月復置金城郡

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

和帝永元二年五月庚戌分太山爲濟北國分樂成

涿郡勃海爲河閒國
六年十一月詔以勃海郡屬冀州
已上皆本紀所載者紀所不書而載於本郡之下
者有志可考兹不具錄
前書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縣邑數百後稍分析至
于孝平凡郡國百三縣邑道侯國千五百八十七世
祖中興推官多役煩迺命併合省郡國十縣邑道侯
國四百餘所至明帝置郡一章帝置郡國二和帝置
三安帝又命屬國別領比郡者六又所省縣漸復分
置至于孝順凡郡國百五縣邑道侯千一百八十

十三部上

河南尹 雒陽 河南 梁 滎陽 卷
原武 陽武 中牟 開封 苑陽
平陰 穀城 緱氏 鞏 成皋
京 密 新城 偃師 新鄭
平
河南郡 懷 河陽 波 沁水 野王
溫 州 平皋 山陽 武德
獲嘉 修武 陽樊 共 汲
朝歌 蕩陰 林慮
河東郡 安邑 楊 平陽 臨汾 汾陽
蒲坂 大陽 解 皮氏 聞喜

絳邑 永安 河北 猗氏 垣
襄陵 北屈 蒲子 濩澤 端氏
弘農郡 弘農 陜 黽池 新安 宜陽
陸渾 盧氏 湖 華陰
京兆尹 長安 霸陵 杜陵 鄭 新豐
藍田 長安 商 上雒 陽陵
左馮翊 高陵 池陽 雲陽 祋祤 頻陽
萬年 蓮勺 重泉 臨晉 郃陽
夏陽 衙 粟邑
右扶風 槐里 安陵 平陵 茂陵 鄠
郿 武功 陳倉 汧 渝麋

雍 栒邑 美陽 漆 杜陽
右司隸校尉部郡七縣邑侯國百六
潁川郡 陽翟 襄 襄城 昆陽 定陵
舞陽 郾 臨潁 潁陽 潁陰
許 新汲 隱陵 長社 陽城
父城 輪氏
汝南郡 平輿 新陽 西平 上蔡 南頓
汝陰 汝陽 新息 北宜春 灈强
灈陽 勵思 陽安 項 西華
細陽 安城 吳房 鮦陽 愼陽
愼 新蔡 安陽 富波 宜祿

平棘　欒城　九門　靈壽　蒲吾
井陘　真定　上艾
中山國　盧奴　北平　毋極　新市　望都
唐　安國　安憙　漢昌　蠡吾
上曲陽　蒲陰　廣昌
安平國　信都　阜城　南宮　扶柳　下博
武邑　觀津　徑　堂陽　武遂
饒陽　安平　南深
河間國　樂成　弓高　易　武垣　中水
鄚　高陽　文安　東州　成平
東平

清河國　甘陵　貝丘　東武城　鄃　靈
繹幕　廣川
趙國　邯鄲　易陽　襄國　柏人　中丘
勃海郡　南皮　高城　重合　浮門　東光
章武　陽信　修
右冀州刺史部郡國九縣邑侯國百
陳留郡　陳留　浚儀　尉氏　雍丘　襄邑
外黃　小黃　東昏　濟陽　平丘
封丘　酸棗　長垣　已吾　考城
圉　扶溝
東郡　濮陽　燕　白馬　頓江　東河

東武城范　臨邑　博平　聊城
發干　樂平　陽平　衛公　穀城
東平國　無鹽　東平陸富城　章　壽張
須昌　寧陽
任城國　任城　亢父　樊
泰山郡　奉高　博　梁甫　巨平　嬴
茌　萊蕪　蓋　南武陽　南城
費　牟
濟北國　盧　蛇丘　成　茌平　剛
山陽郡　昌邑　東緡　鉅野　高平　湖陸
南平陽　方與　瑕丘　金鄉　防東

濟陰郡　定陶　宛句　成陽　乘氏　句陽
鄄城　離狐　廩丘　單父　成武
右兗州刺史部郡國八縣邑公侯八十
東海郡　郯　蘭陵　戚　朐　襄賁
承　陰平　利成　合城　祝其
厚丘　贛榆
琅邪國　開陽　東武　琅邪　東莞　西海
諸　莒　東安　陽都　臨沂
即丘　繒　姑幕
彭城郡　彭城　武源　傅陽　呂　留
郎陵　弋陽　召陵　征羌　思善

宋公 褒信 原鹿 定潁 固始
山桑 城父
梁國 下邑 睢陽 虞 碭山 蒙
穀熟 鄢 寧陵 薄
沛國 相 蕭 沛 豐 酇
穀陽 譙 洨 蘄 銍
鄲 建平 臨睢 竹邑 公丘
向 龍亢 符離 虹 大丘
予秋
陳國 陳 陽夏 寧平 苦 柘
新平 扶樂 武平 長平

魯國 魯 騶 蕃 薛 卞
汶陽
右豫州刺史部郡國六縣邑侯國九十九
魏郡 鄴 繁陽 內黃 墟 黎陽
陰 安邑 館陶 清淵 平恩
沙 斥丘 武安 曲梁 梁期
鉅鹿郡 廮陶 鉅鹿 楊氏 鄡 下曲陽
任 南和 廣平 斥章 曲周
廣宗 列人 廣年 平鄉 南䜌
常山國 元氏 高邑 都鄉 南行唐 房子
齊國 臨菑 西安 昌國 臨朐 廣

般陽
右青州刺史部郡國六縣六十五
南陽郡 宛 冠軍 葉 新野 章陵
西鄂 雉 魯陽 犨 堵陽
堵望 舞陰 比陽 復陽 平氏
棘陽 湖陽 隨 育陽 涅陽
陰 酇 鄧 山都 酈
穰 朝陽 蔡陽 安衆 筑陽
武當 順陽 成都 襄陽 南鄉
丹水 析
南郡 江陵 巫 秭歸 中廬 編

當陽 華容 襄陽 邔 宜城
鄀 臨沮 枝江 夷道 夷陵
州陵 佷山
江夏郡 西陵 西陽 軑 鄳 竟陵
雲杜 沙羨 邾 下雉 蘄春
鄂 平春 南新市 安陸
零陵郡 泉陵 零陵 營道 營浦 泠道
洮陽 都梁 夫夷 始安 重安
湘鄉 昭陽 烝陽
桂陽郡 郴 便 耒陽 陰山 南平
臨武 桂陽 含洭 湞陽 曲江

漢寧
武陵郡　臨沅　漢壽　孱陵　零陽　充
沅陵　辰陽　酉陽　遷陵　鐔成
沅南　作唐
長沙郡　臨湘　攸　茶陵　安城　酃
湘南　連道　昭陵　益陽　下雋
羅　醴陵　容陵
右荆州刺史部郡七縣邑侯國百一十七
九江郡　陰陵　壽春　浚遒　成德　西曲陽
合肥　歷陽　當塗　全椒　鍾離
阜陵　下蔡　平阿　義成
丹陽郡　宛陵　溧陽　丹陽　故鄣　於潛
涇　歙　黝　陵陽　蕪湖
秣陵　湖熟　句容　江乘　春穀
石城
廬江郡　舒　雩婁　尋陽　灊　臨湖
龍舒　襄安　皖　居巢　六安
蓼　安豐　陽泉　安風
會稽郡　山陰　鄮　烏傷　諸暨　餘暨
太末　上虞　剡　餘姚　句章
鄞　章安　永寧　東部
吳郡　吳　海鹽　烏程　餘杭　毗陵

丹徒　曲阿　由拳　安　富春
陽羨　無錫　婁
豫章郡　南昌　建成　新淦　宜春　廬陵
贛　雩都　南野　南城　鄱陽
歷陵　餘汗　鄡陽　彭澤　柴桑
艾　海昏　平都　石陽　臨汝
建昌
右揚州刺史部郡六縣邑侯國九十二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七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八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撰

方域下

十三部下

漢中郡　南鄭　成固　西城　褒中　沔陽
安陽　錫　上庸　房陵
巴郡　江州　宕渠　朐忍　閬中　魚腹
臨江　枳　涪陵　墊江　安漢
平都　充國　宣漢　漢昌
廣漢郡　雒　新都　綿竹　什方　涪
梓潼　白水　葭萌　郪　廣漢
德陽

蜀郡　成都　郫　江原　繁　廣都
臨邛　湔氐　汶江　八陵　廣柔
綿虒
犍爲郡　武陽　資中　牛鞞　南安　僰道
江陽　符節　南廣　漢安
牂柯郡　故且蘭　平夷　鄨　毋斂　談指
夜郎　同並　談槀　漏江　毋單
宛溫　鐔封　漏卧　句町　進乘
西隨
越嶲郡　邛都　遂久　靈關　臺登　赤蛉

卑水　三縫　會無　定莋　闡
蘇示　大莋　莋秦　姑復
益州郡　滇池　勝休　俞元　律高　賁古
毋掇　建伶　穀昌　牧靡　味
昆澤　同瀨　同勞　雙柏　梇棟
秦臧
永昌郡　不韋　嶲唐　比蘇　楪榆　邪龍
雲南　哀牢　博南
廣漢屬國　陰平　甸氐　剛氐
蜀郡屬國　漢嘉　嚴道　徙　旄牛
犍爲屬國　朱提　漢陽

右益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邑百一十八

隴西郡　狄道　安故　氐道　首陽　大夏
襄武　臨洮　枹罕　白石　鄣
河關
漢陽郡　冀　望垣　阿陽　略陽　勇士
成紀　隴　豲道　蘭干　平襄
顯親　上邽　西
武都郡　下辨　武都　上祿　故道　河池
沮　羌道
金城郡　允吾　浩亹　令居　枝陽　金城
榆中　臨羌　破羌　安夷　允街

安定郡 臨涇 高平 朝那 烏枝 三水
陰盤 彭陽 淳觚
北地郡 富平 泥陽 弋居 廉 參䜌
靈州
武威郡 姑臧 張掖 武威 休屠 揟次
鸞鳥 撲劚 媼圍 宣威 倉松
鶉陰 祖厲 顯美 左騎
張掖郡 觻得 昭武 删丹 氐池 屋蘭
日勒 驪靬 番和
酒泉郡 福祿 表是 樂涫 玉門 會水
沙頭 安彌 乾齊 延壽

敦煌郡 敦煌 冥安 效穀 拼泉 廣至
龍勒
張掖屬國 候官 左騎 千人 司馬官 千人官
張掖居延屬國 居延
右涼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道侯官九十八
上黨郡 長子 屯留 銅鞮 德 涅
襄垣 壺關 泫氏 高都 潞
猗氏 陽阿 穀遠
太原郡 晉陽 界休 榆次 中都 于離
茲氏 狼孟 鄔 盂 平陶
京陵 陽曲 大陵 祈 慮虒

陽邑
上郡 膚施 白土 漆垣 奢延 雕陰
楨林 定陽 高奴 龜茲 候官
西河郡 離 平定 美稷 樂街 中陽
皋狼 平周 平陸 益蘭 圜陰
藺 圜陽 廣衍
五原郡 九原 五原 臨沃 文國 河陰
武都 宜梁 曼柏 成宜 西安陽
雲中郡 雲中 咸陽 箕陵 沙陵 沙南
北輿 武泉 原陽 定襄 成樂
武進

定襄郡 善無 桐過 武成 駱 中陵
鴈門郡 陰館 繁畤 樓煩 武州 汪陶
劇陽 崞 平城 埒 馬邑
鹵城 廣武 原平 彊陰
朔方郡 臨戎 三封 朔方 沃野 廣牧
大城
右并州刺史部郡九縣邑侯國九十八
涿郡 涿 遒 故安 范陽 良鄉
北新城 方城
廣陽郡 薊 廣陽 昌平 軍都 安須
代郡 高柳 桑乾 道人 當城 馬城

班氏　狋氏　北平　東安陽平舒
代
上谷郡　沮陽　潘　甯　廣甯　居庸
雊瞀　涿鹿　下落
漁陽郡　漁陽　狐奴　潞　雍奴　泉州
平谷　安樂　傂奚　獷平
右北平郡　土垠　徐無　俊靡　無終
遼西郡　陽樂　海陽　令支　肥如　臨渝
遼東郡　襄平　新昌　無慮　望平　候城
安市　平郭　西安平　汶　番汗
沓氏

元菟郡　高句驪　西蓋馬　上殷台　高顯　候城
遼陽
樂浪郡　朝鮮　䛁邯　浿水　含資　草
遂城　增地　帶方　駟望　海冥
列口　長城　屯有　服明　鏤方
提奚　渾彌　樂都
遼東屬國　昌遼　賓徒　徒河　無慮　險瀆
房
右幽州刺史部郡國十一縣邑侯國九十
南海郡　番禺　博羅　中宿　龍川　四會
揭陽　增城

蒼梧郡　廣信　謝沐　高要　封陽　臨賀
端谿　馮乘　富川　荔浦　猛陵
彰平
鬱林郡　布山　安廣　阿林　廣鬱　中溜
桂林　潭中　臨塵　定周　增食
領方
合浦郡　合浦　徐聞　高涼　臨允　朱崖
交趾郡　龍編　羸𨻻　定安　苟漏　麊冷
曲陽　北帶　稽徐　西于　朱䳒
封谿　望海
九真郡　胥浦　居風　咸驩　無功　無編

日南郡　西卷　朱吾　盧容　象林　比景
右交趾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
復九州
獻帝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illegible]）

宮苑

南宮　北宮（[illegible]）
長樂宮　邯鄲宮（[illegible]）
長信宮（[illegible]）　長秋宮（[illegible]）
永樂宮（[illegible]）　濯龍宮（[illegible]）

永安宮 何皇后紀
中宮 皇后宮
東宮 太子宮
章德前殿 章帝紀
嘉德殿 后紀在九龍門內
崇德殿 孫程傳
宣德殿 馬援傳
宣平殿 張奮傳
德陽殿 鍾離意傳
千秋殿 五行志
萬歲殿 五行志
黃龍殿 五行志
華光殿 劉寬楊賜傳講華光殿
章臺殿
溫飭殿
壽安殿
樂成殿 靈帝紀
靈臺殿 靈帝紀注
章臺下殿 馬防傳
平樂觀 鄧騭傳
蘭觀 禮儀志
上林苑 諸帝校獵于此

承光宮 中常侍傳
東宮前殿 明帝紀
桐宮 和帝陰皇后紀
椒房 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
玉堂殿 靈帝中平四年修
承福殿 五行志
安福殿 黃香傳
宣室殿 五行志
宣明殿 樊準傳
溫明殿 吳祐傳
却非殿 光武紀
和歡殿 五行志
合德殿
天祿殿
迎春殿
永寧殿 東京賦
壽安殿 梁后紀
北閣後殿 馬后紀
雲臺廣室 陰興傳
東觀 安帝紀云南宮有東觀
承祿觀 清河王慶居承祿觀
西苑 順帝陽嘉元年起

廣成苑 順帝陽嘉四年幸廣成苑
顯陽苑 延熹二年造
單圭靈昆苑 靈帝光和元年作
南園 官志云在雒水南
濯龍園 馬后紀
鴻池 成帝開在雒陽東二十里
永巷 後殿掖庭

鴻德苑 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令
平樂苑 洛陽宮殿有平樂
西園 靈帝紀
芳林園 東京賦
直里園 百官志
濯龍池 東京賦

宮掖門 觀闕附

平城門
元武門
南掖門
朔平門
南端門 南宮正門之名
崇賢門 東門也
崇龍門 德陽殿東門
九龍門 嘉德殿在內
象魏闕 東京賦云建象魏之兩觀[illegible]之高崇文選注[illegible]兩觀表之[illegible]
觀魏
朱雀闕 曹節傳
嘉德門 曹褒傳
承明門 陳蕃傳
青瑣門 百官志

蒼龍門 郎蒼龍闕
北門
東門
右十二門見百官志各置司馬屬衛尉
應門 中門也
金商門 西門也
神虎門 德陽殿西門
已上并見東京賦
永樂門 蔡邕傳
盛化門 蔡邕傳
盛饌門闕 五行志
鴻都門 酷吏傳

雒陽城門

平城門　上西門

雍門　廣陽門

津門　小苑門

開陽門　旄門

中東門　上東門

穀門　夏門

街市

雒陽二十四街一亭十二門門一亭（蔡質漢儀）

雒陽市長屬河南尹（百官志）

長安鑄錢多巧京兆尹閻興召第五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第五倫傳）

宮苑雜錄

行在所（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謂所居爲行在所）

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爲京師（翟酺傳）

建武十九年修西京宮室（紀）

永平三年起北宮及諸官府尚書僕射鍾離意上疏曰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狹小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勅大匠止作諸宮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傳）

肅宗時承平久宮室臺榭漸爲壯麗扶風梁鴻作五噫歌曰陟彼北芒兮噫覽觀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上聞而非之（袁紀）

順帝陽嘉元年修飾宮殿郎顗拜章曰宮殿官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計頗罷將作之官減雕文之飾（傳）

桓帝欲廣開鴻池趙典諫曰鴻池泛溉已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己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典言（傳）

靈帝欲造畢圭靈琨苑楊賜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且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壞沃衍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書奏帝欲止中常侍樂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楊賜傳）

中平二年造萬金堂於西園（紀）

河渠（水利）

建武七年杜詩爲南陽守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

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田土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傳）

任延為武威太守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傳）

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復其功聞許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證於此誠願以死效力晨大悅因補楊為都水掾使典其事楊立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許楊傳）

建武二十四年張純上穿渠引洛水為漕百姓得其利（張純傳）

鮑昱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本傳）

明帝永平十二年四月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自滎陽至于千乘海口（汴渠即莨蕩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滎陽山北一里遏汴以東積石為堤亦號金堤成帝陽嘉中所作也）

王景少好學多伎藝時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墕流去水迺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浸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堤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擁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常興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迺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迺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迺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史皆增秩一等（王景傳）

永平十三年四月汴渠成辛巳幸滎陽巡行河渠乙酉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

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瀁廣
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兗豫之人多被
水患迺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佗役又或以爲河流
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
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入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
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
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堤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
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潔牲以禮
河神東過洛汭歎禹之迹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
渠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
之作因遂度河登大江進幸上黨而還 紀

王景爲廬江太守郡界有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
驅率吏民修起蕪廢由是境内豐給 景傳
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
太原吏人苦役連年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
三年拜鄧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
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
費億萬計 訓傳
元和三年張禹爲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傍多
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
數百頃 禹傳
和帝永元十年三月壬戌詔曰隄防溝渠所以助順

地理通壅塞今廢慢懈弛不以爲負刺史二千石其
隨宜疏導勿因緣妄發以爲煩擾將顯行其罰 紀
何敞爲汝南太守修理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墾田
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 傳
安帝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
以溉民田二月詔三輔河内東上黨趙國太原各修
理舊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疇 紀
三年正月修理太原舊渠溉灌官私田 紀
虞詡爲朝歌長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
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按行川谷自沮至下辯
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僱借傭
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 虞詡傳

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爲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
回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餘頃 通典
靈帝熹平四年遣守宮令之鹽監穿渠爲民興利 紀

關梁

建武九年復致函谷關都尉
章帝元和二年十一月壬辰日南至初閉關梁 並紀
郭丹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
天井關 山名在大行
居庸關 光武紀
五阮關
常山關 光武紀

武關（劉虞傳）　白水關（李固解印綬於白水關）

玉門關（在敦煌郡。班超傳注云）

靈帝中平元年，黄巾賊起，自函谷、大谷、廣成、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皇甫嵩傳）

傳置

鄧訓乘傳到武威，拜張掖太守

光武遣馮異與銚期乘傳撫循屬縣（異傳）

武陵蠻圍劉尚，詔使宋均乘傳發江夏奔命往救之

刺史鄧盛馳傳辟王允為別駕（允傳）

衛颯為桂陽太守，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八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九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上進

蕃夷上

東夷

武帝滅朝鮮，於東夷始通上京。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遼東太守祭肜威讋北方，於是濊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通遠。永和多難，始入寇鈔。威靈失政，漸滋曼焉。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使驛不絕，故國俗風土可得略紀。（劉攽曰：驛，合作譯）

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里。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荅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民，後復歸附。永寧元年，迺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黄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威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賀獻貢。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餘人寇元菟，元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至靈帝熹平三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元菟，獻帝時其王求屬遼東云。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漢興已後，臣屬夫餘。

高句驪，東夷相傳以為夫餘別種。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為縣。建武八年，遣使朝貢。二十三年冬，高句驪

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
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肜
以恩信招之皆服款塞後句驪王宮數犯遼境和帝
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畧六縣太守耿夔擊破之
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貢獻求屬元菟元
初五年復與濊貊寇元菟攻華麗城建光元年春幽
州刺史馮煥元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
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物宮迺遣嗣子
遂成將二千餘人攻元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
人於是發廣陽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
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

隊殺掠吏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是歲宮死子遂成立
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元菟降遂成死子伯固立其
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元菟郡屯
田六部景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元菟
云東沃沮臣屬句驪又有北沃沮濊
元朔元年內屬建武六年封其渠帥爲縣侯韓有三
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
倭建武中元二年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並本傳

南蠻

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
程等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擊之尚軍大敗二
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
援等將兵擊破之單程等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
聽受降羣蠻遂平肅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蠻陳從
等反叛零陽五里蠻精夫爲郡擊破之三年冬漊中
蠻覃兒健等復反明年春發吏士五千餘人擊澧中
賊五年春覃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于宏
下大破之斬兒健等餘皆乞降乃受之于是罷武陵
屯兵和帝永元四年冬澧中漊中蠻潭戎等反郡兵
擊破降之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蠻結充中諸國攻城殺
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追擊破之皆散降漊中澧
中蠻四千人並爲盜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

人著赤幘稱將軍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蠻討平之順
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
增其租賦其冬澧中漊中蠻遂反遣武陵太守李進
討破之桓帝元嘉元年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
攸太守應奉以恩信招誘皆悉降散永壽三年十一
月長沙蠻反叛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又零陵
蠻入長沙冬武陵蠻寇江陵于是以度尚爲荊州刺
史討平之又遣馮緄討武陵蠻並皆降散靈帝中平
三年武陵蠻復叛寇郡界州郡擊破之
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慕化內屬
封爲歸漢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兎至

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麊泠縣雒將之女也嫁爲朱䳒人詩索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故反于是九眞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爲王交阯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阯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儲粮穀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一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馬援破交阯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眞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地里於是嶺表悉平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邑豪獻生犀白雉白鹿和帝永元十二年

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衆乃降于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開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蒼梧蠻夷反叛明年遂招誘鬱林合浦蠻漢數千人攻蒼梧郡鄧太后遣侍御史任逴奉詔赦之賊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眞徼外蠻貢獻內屬三年日南徼外蠻復來內屬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使調便金印紫綬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拜祝良爲九眞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

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衆由是嶺外復平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遂扇動九眞與相連結交阯刺史夏方開恩招誘皆降威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眞郡尉魏朗討破之靈帝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光和元年交阯合浦烏滸蠻反叛招誘九眞日南數萬人攻沒郡縣四年刺史朱儁擊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國復來貢獻巴郡南郡蠻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

蠻雷遷等始反叛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和帝永元十二年巫蠻許聖等反叛遣使者督荊州諸郡兵大破聖等乞降復徙置江夏靈帝建寧二年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光和三年復反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餘悉散降

板楯蠻夷

威帝之世數反太守趙溫以恩信降服之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蠻叛遣益州兵討之不能剋帝遣詔赦之即皆降服至中平五年巴州郡黃巾賊起板楯蠻夷因此復叛遣趙瑾討平之上並本傳

西南夷

夜郎國公孫述時保境爲漢光武嘉之並皆襃賞
威帝時伊珍從許愼應奉受經學成還鄉里教授于
是南域始有學焉滇王省武帝平之以其地爲益州
郡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姑復楪榆與栟棟連然
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史益州太守繁勝與
戰而敗退保朱提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
漢犍爲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
遂渡瀘水入益州界郡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尚獲
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皆破
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
人諸夷悉平靈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叛遣御史中丞

朱龜討之不能克太尉掾李顒建策討伐乃拜顒益
州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

哀牢夷　　卭都夷　　莋都夷

冉駹夷　　白馬氐

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好立功名宣示漢德白狼等
百餘國舉種奉貢輔遣從事吏護送詣闕并上其樂
詩帝嘉之下史官錄其歌焉 歌詞見樂類

西羌

西羌徒爰劒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爲種
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爲種號
滇良者燒當之元孫也更始赤眉之際寇金城扶風
隴西建武九年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窮恚
無聊故致反叛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
置領烏丸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今
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十年先零豪與諸種
相結復寇金城隴西遣中郎將來歙等擊之大破十
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
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
反援又破降之自燒當至填良素有恩信于種中于
是集會部落擊先零卑湳奪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滇
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參狼羌反隴西太守劉
盱斬其酋豪餘悉降時滇吾附落轉甚二年秋燒當

羌滇吾與弟滇岸寇隴西塞劉盱擊之爲羌所敗時
燒何豪有婦人比銅鉗者百餘歲多智筭種人皆從
取計策臨羌長收繫比銅鉗而誅殺其種六七百人
永平元年復遣竇固馬武等擊滇吾于西邯大破之
滇吾引去餘悉散降從七千口置三輔以竇林領護
羌校尉林爲諸羌所信而滇岸遂詣林降林謬奏上
滇岸以爲大豪承制封爲歸義侯加號漢大都尉明
年滇吾復降林復奏其第一豪與俱詣闕帝怪一種
兩豪以事詰林林辭窘乃僞對曰滇岸即滇吾隴西
語不正耳帝窮驗知之免林官滇吾子東吾立乃入
居塞內而諸弟迷吾等數爲寇盜肅宗建初二年迷

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共寇隴西漢陽於是遣行
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討破之於是臨洮索
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築索西城徙隴西南部都尉戍
之至元和三年迷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秋號
吾先輕入寇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
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
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遣羌即解散傅育發兵
擊之育戰死以隴西太守張紆代爲校尉迷吾既殺
傅育狃忕邊利章和元年復與諸種步騎七千人入
金城塞張紆遣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于
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遂將種人

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紆因自擊
伏兵起誅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以祭
育冢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寇隴西塞太守寇盱與
戰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屬國諸胡會集附
落種衆熾盛張紆不能討永元元年以張掖太守鄧
訓代爲校尉稍以賞賂離閒之由是諸種少解東吾
子東號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遣兵擊
迷唐敗之迷唐徙居于頗巖谷和帝永元四年聶尚
代爲校尉尚欲以文德服之乃遣譯使招呼迷唐還
居大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之
塞下爲設祖道令譯田汜等護送至廬落迷唐因而

反叛遂與諸衆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
塞五年貫友代爲校尉友以迷唐難用德懷乃遣兵
出塞攻迷唐于大小榆谷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
大船造河橋欲渡兵擊迷唐迷唐乃率部落遠依賜
支河曲至八年友病卒史充代爲校尉充至遂發湟
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羌迎敗充兵九年吳祉代爲
校尉其秋迷唐脅塞內諸種羌共爲寇盜擊破隴西
兵遣劉尚代討之迷唐引去明年王信領尚營屯枹
罕景譚領代營屯白石譚乃設賞購諸種頗來內附
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闕和帝
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十二年遂復背叛乃

脇將湟中諸羌胡寇鈔而去以周鮪代爲校尉明年
迷唐復將兵向塞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至允州與
迷唐戰羌衆折傷迷唐遂弱其種衆不滿千人遠踰
賜支河首依發羌居明年侯霸代爲校尉時西海及
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曹鳳上言以爲宜及此時
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
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
方之憂于是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將士徙屯龍耆
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
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帝皆
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

羌叛乃罷東號子麻奴立遂與種人大爲寇掠遣鄧
隲任尚將兵屯漢陽明年春鍾羌擊敗隲軍于冀西
其冬隲使任尚率諸郡兵與滇零戰平襄尚軍大敗
于是滇零等自稱天子于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
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遂寇鈔
三輔斷隴道朝廷不能制三年春復遣任仁救三輔
漢兵數挫四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燔燒郵亭大掠
百姓於是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軍營久出死功
乃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
士置京兆虎牙都尉于長安扶風都尉于雍時羌復
攻褒中鄭勤戰死于是徙金城郡居襄武五年羌遂

入寇河東至河內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
人並无守戰意皆争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
遂徙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
百姓戀土不樂去舊流散分離隨道死亡復以任尚
爲侍御史擊衆羌于上黨羊頭山破之其秋漢陽人
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入上邽
城琦自稱安漢將軍于是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賜錢
百萬漢陽太守趙博遣刺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
侯而杜季貢王信等將其衆據樗泉營侍御史唐喜
領諸郡兵討破之斬王信等六百餘級六年滇零死
子零昌代立年尚幼少同種狼莫爲其計策以杜季貢

爲將軍別居丁奚城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
擊零昌別部牢羌于安定元初元年零昌遣兵寇雍
城又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抄掠龐
參代爲校尉參以恩信招誘之二年春號多等率衆
七千餘人詣參降遣詣闕賜以印綬零昌衆種復分
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將南陽兵因發益州諸郡屯
兵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至秋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
殺叔都皆封侯司馬鈞與龐參分道擊零昌軍敗以
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遣任尚爲中郎將將羽林緹綺
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遣輕騎鈔
擊杜季貢于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三年度遼將軍

鄧遵率南單于及左鹿蠡王須沈萬騎擊零昌于靈
州斬首八百餘級封須沈爲破虜侯任尚遣兵擊破
先零羌于丁奚城四年春尚遣當闐種羌榆鬼等五
人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爲破羌侯秋任尚復募効功
種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爲羌王冬任尚將諸郡兵
與馬賢並進擊狼莫戰于富平河上大破之狼莫逃
走于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一千口詣鄧遵降五年鄧
遵募上郡全死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賜雕何爲羌
侯封遵武陽侯自零昌狼莫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益
州无復寇儆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
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

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六
年春勒姐種與隴西種羌號良等通謀欲反馬賢逆
擊之于安故斬號良及種人數百級皆降散永寧元
年春上郡沈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其夏馬賢將
萬人擊破之時當煎種大豪飢五等以賢兵在張掖
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
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率三千餘人復寇張掖殺傷
五同種大豪盧怱忍良等千餘戶別留允街而首施
兩端建光元年春馬賢率兵召盧怱斬之因放兵擊
其衆人忍良等皆亡出塞封賢安亭侯忍良等以麻
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

相結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諸縣
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兵敗麻奴等因脅將
先零沈氐諸種衆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諸種
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延光元年春馬賢追到湟
中麻奴出塞渡河馬賢復追擊戰破之種衆散遁詣
涼州刺史宗漢降麻奴等孤弱饑困其年冬將種衆
三千餘人詣漢陽太守景和降安帝假金印紫綬賜
金銀綵繒各有差三年麻奴弟犀苦立順帝永建元
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擊破之斬首千餘級皆率
種人降自是涼州無事陽嘉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
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諸衆馬續

遣兵擊良封斬首數百級四年馬賢又發隴西吏士
及羌胡兵擊殺良封賢復進擊鍾羌且昌且昌等率
諸種十餘萬詣涼州刺史降永和元年馬續遷度遼
將軍復以馬賢代為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馬羌攻破
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馬賢
又擊斬其渠帥饑指累祖等于是隴右復平明年冬
燒當種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塞馬賢將兵赴擊
那離等斬之召賢為弘農太守以來機為并州刺史
劉秉為涼州刺史機等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
且凍傅難種羌等遂反叛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
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于是發京師近郡及諸州

兵討之拜馬賢為征西將軍屯漢陽且凍分遣種人
寇武都燒隴關掠馬苑六年春馬賢將五六千騎擊
之到射姑山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于是東西羌
遂大合鞏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武威太守趙冲追
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秋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
涼部震恐于是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遣執
金吾張喬將兵萬五千屯三輔漢安元年趙冲為護
羌校尉冲招懷叛羌罕衆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冲
降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䜌北界三年夏趙冲與
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于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戶詣
涼州刺史降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光遂為諸羌

所誘將羌種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瑤追擊充等斬首八百餘級趙沖復追叛羌遇羌伏兵與戰歿沖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左馮翊梁並稍以恩信招誘之于是離湳孤奴等五萬餘户詣並降隴右復平自永和羌叛至于是歲十餘年閒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所斷盜牢稟私自潤入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是時西羌及湟中胡復畔爲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延熹二年段熲代爲校尉時燒當種入寇隴西熲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沈氐牢

姐諸種寇并涼及三輔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五年沈氐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甫規招之皆降至冬滇那等後攻武威張掖酒泉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之永康元年東羌岸尾首等脅同種連寇三輔中郎將張奐追破斬之當煎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滅之餘悉降散靈帝建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黄巾大亂乃與漢中羌義從胡北宫伯玉等反寇隴右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郭汜樊稠擊破自爰劒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爲附落其八十九種盛衰死常發羌唐旄等絶遠未嘗往來氂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者皆不可紀知也

湟中月氏胡舊在張掖酒泉地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于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中平元年遂寇亂隴右焉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九

東漢會要卷第四十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　天麟　上進

蕃夷下

西域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哀平間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光武以天下初定竟不許之永平中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通復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悉覆其衆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于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罷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和帝永元元年竇憲大破匈奴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滅西域因以超為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代部候居車師後部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于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晏駕西域皆畔安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朝廷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邊寇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遂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

人屯伊吾以招撫之于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于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曰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璫上書以為敦煌宜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帝納之迺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絕三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于是龜茲疏勒于寘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領已西遂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為于寘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叛攻屯田營自此浸以疎慢矣

拘彌國　于寘國　西夜國

德若國　安息國

大秦國　大月氏國

高附國　天竺國

東離國　栗弋國

莎車國　疏勒國

焉耆國　　蒲類國

移支國　　東且彌國

車師前王國　　後居王

南匈奴 北匈奴附

南匈奴醯落尸逐鞮單于比者呼韓邪單于之孫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也建武初彭寵反叛于漁陽單于與共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復擊之經歲无功匈奴轉盛十三年遂寇河東匈奴遣盧芳還降二十一年復寇上谷中山北邊無復寧歲初單于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爲左賢王左賢王次卽當爲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及單于蒲奴立比懷憤恨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因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斂八部衆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甚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

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景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全復邊郡帝從之其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二十五年春正月南單于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北部薁鞬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遂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餘里使者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于左右願使者衆中无相屈折也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薁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自立爲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襲衣車馬金帛甲兵什器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將弛刑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侍子入朝漢遣謁者前侍子送還單于庭賜單于及閼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合萬匹

歲以爲常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
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
之逆戰不利于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段
郴王郁留西河擁護之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
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
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北地
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
羅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
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
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
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

北虜懼于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
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
且不復來矣帝深然之中元元年十一月南單于比
死弟左賢王莫立爲丘浮尤鞮單于帝遣使齎璽綬
賜以衣冠及繒綵其後遂以爲常二年南單于莫死
弟汗立爲伊伐于慮鞮單于明帝永平二年南單于
比死單于比之子適爲醯僮尸逐侯鞮單于五年冬
北匈奴冠五原遂寇雲中南單于擊却之六年南單
于適死單于莫之子蘇立爲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
復薨單于適之弟長立爲湖邪尸逐侯鞮單于時七
年北匈奴猶盛數寇邊遣使求合市顯宗冀其通交

不復爲寇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匈奴單
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初大
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
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
交使内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
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迺上言宜
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
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
柏十七年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定車師而還
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爲都護司馬
耿恭爲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戊

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十八年春
二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
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爲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
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
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
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
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章帝建初二年春三月甲
辰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遣兵守其地八年夏六月
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餘人等款
五原塞降元和二年南單于長死單于汗之子宣立
爲伊屠于閭鞮單于冬南單于遣兵與北虜溫禺犢

王戰于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虜
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
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詔百官議
于朝堂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等以爲不可許司徒
亘虞及太僕袁安等以爲當與之弘因大言激厲虞
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
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弘等弘等皆上
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沉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
衆定誾誾侃侃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
居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能
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匈

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
曲其敕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
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復生計功受賞如常科章帝
元年冬十月北匈奴大亂屈蘭儲等五十八部部口
二十八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二年三月南單
于宣死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爲休蘭尸逐侯鞮單
于五月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秋七月南
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
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會竇憲遣客刺殺齊殤王子
都侯暢太后怒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
乙亥以憲爲車騎將軍伐北匈奴以執金吾耿秉爲

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
兵出塞和帝永元元年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雞
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皆
會涿耶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
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單于
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
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衆降者
前後八十一部三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里登
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
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時虜中乖亂汜
諷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以詔致賜單于稽首

拜受諷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喜悅即將其衆
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
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
其侍弟二年夏五月竇憲遣副校尉閻龔將二千餘
騎掩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復取其地秋七月北單
于以漢還其侍弟九月復遣使款塞稱臣欲入朝見
冬十月竇憲遣班固梁諷迎之會南單于復上書求
滅北單于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
出雞鹿塞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襲擊北單于
夜至圍之北單于被創僅而得免獲閼氏及男女五
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班固至私渠海而還長

時南部黨衆益盛領戶三萬四千勝兵五萬三年春正月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二月遣左校尉景夔司馬任尚出居延塞圍北單于于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以下五千餘級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封夔爲粟邑侯初北單于旣亡其弟右谷蠡王于除鞬自立爲單于遣使款塞竇憲請遣立於鞬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爲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旣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

于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承就其業況屯首倡大謀空虛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

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四年春正月遣大將軍左校尉景夔授于除鞬印綬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六年秋七月南單于師子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于是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一十餘萬人皆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民燔燒郵亭廬帳將車向朔方欲幕北九月癸丑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事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迹射緣邊兵馬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

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冬十一月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解圍去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烏桓要擊逢侯于滿夷各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而還八年五月南匈奴右溫禺犢王烏居戰畔出塞秋七月度遼將軍龐奮越騎校尉馮柱追擊破之徙其餘衆及諸降胡一萬餘人于安定北地十年南單于師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爲萬氏尸逐鞮單于安帝永初三年九月南單于圍中郎將景种

于美稷冬十一月以大司農陳國何熙行車騎將軍
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五營及邊郡兵二萬餘人又
詔遼東太守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共擊之以梁慬
行度遼將軍事雄夔擊南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四
年春正月南單于圍耿种數月梁慬耿夔擊斬其別
將于屬國故城單于自將迎戰慬等復破之單于遂
引還虎澤二月南匈奴寇常山三月何熙軍到五原
曼柏連營稍前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宗
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
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于是赦之遇
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

中者合萬餘人延光三年夏四月南單于檀死弟拔
立爲烏稽侯尸逐鞮單于順帝永建三年冬十二月
南單于拔死弟休利立爲去特若尸逐就單于永和
五年春二月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
招誘右賢王兵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吏夏五月度
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等發邊兵及羌胡合三
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
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與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
罪並以病召五原太守陳龜代爲中郎將龜以單于
不能制下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殺龜又欲
徙單于近親于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

大將軍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
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
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
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
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募賞明爲期約如此則
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迺詔續招降畔虜九
月匈奴句龍王吾斯等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
收羌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
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徙西河治離石上郡
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十二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
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戰于馬邑斬首三

千級獲生口甚衆車紐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
烏桓寇鈔漢安元年秋八月南匈奴句龍吾斯與薁
鞬臺耆等復反寇掠并部二年六月丙寅立南匈奴
守義王兜樓儲爲呼蘭若尸逐就單于時兜樓儲在
京師上親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
厚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于廣陽城門外祖會
饗賜作樂角抵百戲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遣
人刺殺句龍吾斯威帝建和元年南單于兜樓儲死
伊陵尸逐就單于車兒立延熹元年十二月南匈奴
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
龜爲度遼將軍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省息經用歲

以憶萬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爲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亘等匈奴烏亘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坑煙火相望衆兵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迺潛誘烏亘陰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迺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爲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靈帝時匈奴屢叛其後天下大亂單于白波賊合兵入寇建安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以紀傳及通鑑修

烏亘

烏亘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滅其國餘類保烏亘山因以爲號光武初烏亘與散類匈奴連兵爲寇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亘乘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二十五年遼西烏亘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詣闕獻朝封其渠帥爲侯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司徒掾班彪上言烏亘天性輕黠好爲盜賊宜復置烏亘校尉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于上谷甯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亘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鴈門烏亘率衆王無何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反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慬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亘稍復親附順帝陽嘉四年冬烏亘寇雲中度遼將軍耿夔追擊不利于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亘烏亘乃退永和五年烏亘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畔中郎將張耽擊破之威帝永壽中朔方烏亘與休著屠各並叛中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烏亘復與鮮卑及南匈奴寇緣邊張奐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亘大人上谷有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部烏亘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爲幽州牧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從子蹋頓代立建安初袁紹與蹋頓等上單于印綬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亘大破蹋頓于柳城斬之其餘衆悉徙中國云本傳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其言語習俗與烏亘同光武初匈奴率鮮卑與烏亘鈔寇北邊殆有寧歲建武二十

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肜擊破之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肜求自效因令擊北匈奴出兵持首級詣遼東受賞三十年鮮卑大人于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帝封於仇賁爲王滿頭爲侯和帝永元中竇憲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衆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十三年又寇右北平延平元年復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出塞追之遇虜伏發歿于陣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王印綬因築南北兩部質館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亘更相攻擊元初三年遼東鮮卑圍無慮縣復攻扶黎營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百姓烏亘大人于秩居等共郡兵擊大破之五年代郡鮮卑穿塞入寇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六年鮮卑入馬城塞度遼將軍鄧遵擊破之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率衆詣鄧遵降奉貢獻封烏倫爲率衆王其至鞬爲率衆侯建光元年其至鞬復叛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敗鮮卑于是圍烏亘校尉徐常于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爲兩道救之鮮卑累殺

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元年復寇鴈門定襄二年其至鞬自將萬餘騎攻南匈奴于蔓柏日逐王戰死三年復寇高柳擊破南匈奴順帝永建元年其至鞬寇代郡明年中郎將張國擊破之時遼東鮮卑亦入寇景曅擊破之鮮卑乃率衆種三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月頻寇漁陽六年景曅遣司馬將胡兵擊破之烏亘豪人扶漱官勇鞬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賜號率衆君陽嘉元年景曅遣烏亘親漢校尉戎朱廆率衆王侯咄歸等出塞鈔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爲率衆王侯長鮮卑後寇遼東屬國曅乃移屯無慮城拒之二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擊鮮卑斬獲甚衆後其至鞬死鮮卑鈔盜差稀威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勇健有智略盡據匈奴故地永壽二年遂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寇邊二年復入鴈門六年寇遼東九年分騎入緣邊九郡於是復遣張奐擊之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爲王檀石槐不肯受寇鈔滋甚靈帝立幽并涼三州死歲不被寇鈔熹平六年北地太守夏育欲調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乃召公卿議議郎蔡邕議曰邊陲之患手足之蚧搔雖或破之豈可盡殄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臧旻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奔

還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又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令捕魚以助粮食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才力不及父衆畔者半後出攻北地中弩死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本傳

東漢會要卷第四十終